

上海
普通高校
“九五”重点教材

现代汉语 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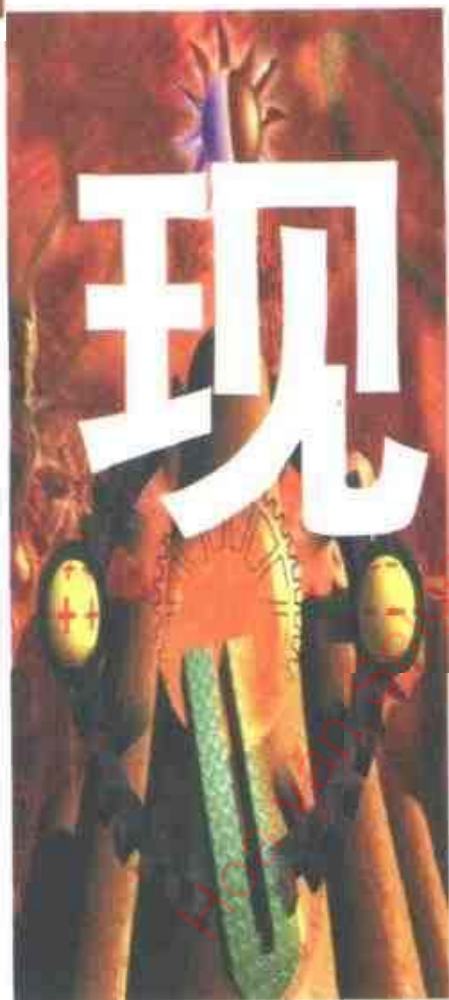
张斌 主编
陈昌来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银行贷款资助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组编



现代汉语 句子

张 斌 主编
陈昌来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句子/张斌主编,陈昌来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九五”重点教材

ISBN 7-5617-2336-9

I. 现… II. ①张… ②陈… III. 汉语-句法-高等学校-教材
IV. 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377 号

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九五”重点教材

现代汉语句子

主 编 张 斌

著 者 陈昌来

特约编辑 陈骁颖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 021-62571961

传真 021-62860410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0

插 页 4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2 月第二次

印 数 3101—6600

书 号 ISBN 7-5617-2336-9/H·164

定 价 (平):17.00 元 (精):27.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目 录

第一章 句子的性质和句子的种类	1
第一节 句子概说	1
一、从词法中心到句法中心	1
二、关于句子性质的研究	5
三、句子的性质	9
四、句子的类别	16
第二节 从交际角度看句子	18
一、两种句子	18
二、抽象的句子	20
三、具体的句子	21
第三节 从话语角度看句子	24
一、话语和句子的功能	24
二、始发句、后续句、终止句	26
三、句子功能分类研究的作用	28
第四节 从信息角度看句子	29
一、旧信息和新信息	29
二、焦点	31
三、凸显焦点的手段	33
四、问答句的焦点	37
第五节 句子的内部结构和句子的特点	38
一、从结构关系看汉语的句子	38
二、从构成成分的性质看汉语的句子	40

三、汉语句子的其他特点	42
第二章 句子结构和句子分析	46
第一节 句法结构和句法成分	46
一、句法结构、语义结构、语用结构	46
二、句法结构和句法成分	47
三、句子成分和句法成分	49
四、句法分析	51
第二节 语义结构和语义关系	52
一、语义结构和语义关系的研究	52
二、汉语句子的基本语义结构	54
三、汉语句子的扩展的语义结构	60
四、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	60
第三节 语用结构和语用分析	61
一、语用分析的提出	61
二、语用结构	62
三、语用成分	64
四、句子的语用变化	68
第四节 句子成分分析法	69
一、句法分析概说	69
二、句子成分分析法	70
三、句子成分分析法的优点和缺点	72
第五节 层次分析法	77
一、层次分析法的来源和性质	77
二、层次分析法的原则	78
三、层次分析法的运用	80
第六节 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和语义指向分析法	86
一、变换分析法	86
二、语义特征分析法	91

三、语义指向分析法	93
第七节 配价和句子的生成	96
一、谓词中心	96
二、谓词的配价	98
三、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关系	99
第三章 句型	105
第一节 句子分析和句型划分	105
一、句法分析	105
二、句子分析	106
三、句法分析和句子分析的关系	107
第二节 句型研究概说	108
一、早期关于句子类型的研究	108
二、句子类型研究的发展	109
三、句子类型研究的繁荣	110
四、句型划分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11
第三节 句型划分的原则和标准	111
一、句型的性质	111
二、句型划分与非句型因素	111
三、句型划分与层次观	113
四、各句法成分在句型系统中的价值	115
五、归纳句型的程序	116
第四节 主谓句	118
一、现代汉语句型系统	118
二、主谓句	119
第五节 非主谓句	125
一、名词性非主谓句	126
二、动词性非主谓句	128
三、形容词性非主谓句	129

四、叹词、拟声词非主谓句	130
第六节 句子的变化	131
一、省略	131
二、倒装	134
第四章 句式	137
第一节 特殊句式研究概说	137
一、特殊句式的性质	137
二、特殊句式的研究	137
三、特殊句式有多少	139
第二节 主谓谓语句	140
一、主谓谓语句的性质和研究	140
二、主谓谓语句的类型	141
三、主谓谓语句的语用功能	148
第三节 “把”字句和“被”字句	150
一、“把”字句	150
二、“被”字句	159
第四节 连动句和兼语句	166
一、连动句	167
二、兼语句	172
第五节 存现句和可逆句	180
一、存现句	180
二、可逆句	192
第六节 双宾语句	200
一、双宾语句的性质和研究	200
二、双宾语句的类型	200
三、双宾语句的层次分析	206
第五章 句类	210

第一节 句类的性质和句类的研究	210
一、句类的性质	210
二、句类的类别	211
三、句类的研究	211
第二节 感叹句	214
一、感叹句的性质	214
二、感叹句的表达手段	215
三、感叹句的结构	218
第三节 祈使句	219
一、祈使句的性质和类型	219
二、祈使句的句法结构	225
三、肯定性祈使句和否定性祈使句	228
四、祈使句的运用	230
第四节 疑问句	231
一、疑问句的性质和类别	231
二、表达疑问的手段	234
三、疑问句的疑问点	236
四、是非问句	238
五、特指问句	240
六、选择问句	243
七、正反问句	246
第六章 复句	251
第一节 复句概说	251
一、复句的研究	251
二、复句的性质	255
三、复句和单句的区分	259
第二节 关联词语和复句的类别	263
一、分句间的关系类型	263

二、关联词语	265
三、复句的分类	273
第三节 联合复句	273
一、并列复句	274
二、顺承复句	275
三、递进复句	276
四、选择复句	278
五、解注复句	280
第四节 偏正复句	282
一、因果复句	282
二、假设复句	284
三、条件复句	286
四、转折复句	289
五、让步复句	291
六、目的复句	292
第五节 多重复句	293
一、一重复句和多重复句	293
二、多重复句的分析步骤	295
三、多重复句分析的表示法	300
四、多重复句分析示例	302
第六节 紧缩句	305
一、复句的紧缩和紧缩句	305
二、紧缩句的类别	307
三、紧缩句的固定格式	308

第一章 句子的性质和句子的种类

第一节 句子概说

一、从词法中心到句法中心

(一) 传统语法重视对词法的研究

能说话是人类区别于其他自然物的重要特征之一。话总是一句一句说的,人们所说的话和所听到的话,就是一句一句的话的衔接。在一般人看来,语言就是人们说出的话,在普通人的感觉中,一句一句的话也就是句子。可见,句子是最基本的说话单位、交际单位,句子实际上也就是最基本的语言单位。正因为句于是最基本的语言交际单位,而语言交际涉及许多因素,有语言之内的,也有语言之外的,因而句子是什么或什么是句子就很难简单明了地表述清楚。这从古今中外的学者对句子所下的各种不同的定义中就可可见一斑。不仅如此,语法学家对句子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

一般把语法研究的发展分为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生成语法(生成语法阶段实际上已经是主流和多元的结合,生或语法虽然是主流,但其他各种学派也活跃在语法研究的舞台上)等几个阶段。

传统语法是在古希腊语、拉丁语、梵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古代印欧语形态发达的特性,使得传统语法十分重视对形态的研究,传统语法“以形态为依据,归纳出语言材料的类别(词法范畴)和句于成分的类别(句法范畴),然后说明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这就构

成语法系统”(1),也就是由形态而集范畴、集范畴而成体系。传统语法虽然把语法分为词法和句法两个部分,但传统上是不重视句法的,不重视对句子结构的研究。

从西方语言学史来看,语法学很早就产生了,但“西方古代语法描写以词和词形变化表模式为其框架”(2)。以词为基础的语法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步骤:1)划分出词这一可分析的语言实体,即从语言片段中分离出词;2)确定词类,就是对语言的词汇加以区别和分类,得出词类体系或系统;3)归纳出完备的语法范畴,以便描写和分析在相关形式构成的词形变化系列中的形态变化,以及描写和分析出词与词之间在句子结构中的句法关系。可见,在西方语法理论史上,最先形成的是形态学,可能的句法描写又以形态为基础,古典语法学家是通过词的格形式来研究句法的。

在西方语法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对词类和语法范畴进行了较早和较多的思考,其后的斯多噶学派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词类和语法范畴理论,约公元前一世纪的狄奥尼修斯所写的现存的第一部明确描写希腊语的著作《读写技巧》,主要分析了希腊语的词类和形态,后人认为它的主要不足是没有描述希腊语的句法。在公元500年前后,普里西安写成了拉丁语语法的代表作:18卷本的《语法原理》,后人认为,他尽管借用了希腊语的语法体系,对形态学的描述内容详尽、结构整齐,并且大部分也都很明确,但最后两卷对句法的描述,却比对形态学的描述差得多,现代拉丁语语法的某些结构上的特点,他都没谈到,也没有对拉丁语语法的句法结构进行系统的分析。可见,主观和客观上,罗马人也是重视词法、忽视句法的。

中世纪随着以摩迪斯泰学派为代表的思辨语法的兴起,句法才受到一定的重视,学者们批评了过去以词法为主的错误倾向,认为语法中的主要部分应该是句法,第一次出现了确定而清楚的句子结构理论。比如,他们归纳出可接受的句子的四条原则:1)物质上,词是语法类别的成员;2)形式上,词在各种结构中结合;3)效能上,以屈折形式表示的为结构所要求并且由说话者的意识所决定的不同词类间的

语法关系；4)结局上，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他们还总结出了可接受的句子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1)句中的词类必须能够组成句法结构；2)词必须表现出适当的屈折范畴；3)词作为个别词项可以组配。但在研究重点上，摩迪斯泰学派主要研究的依然是拉丁语语法的形态学部分，他们完全继承了普里西安《语法原理》中关于拉丁语形态学的所有内容。可见，客观上，句法研究还是不如词法受重视。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也称比较语法）也主要是通过内部结构即词形学（屈折和派生词形等语法形式）来进行亲属语言的比较的。

在东方，古代印度的语言学也是以研究词法为主的，约产生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的波尼尼语法主体部分也是对梵语构词规则的详细论述。

可见，传统语法学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最小的意义载体的词上的，而把句子仅仅看成是根据特定的命题类型把词组合起来的结果，从而忽视对句法结构和句子的研究。

（二）现代语法重视对句法的研究

由于索绪尔十分重视“结构”，并提出“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理论，句法结构在现代语言学中才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结构主义的发展，哈里斯断言语言分析就是确定成分，然后说明这些成分的分布情况。这样，在结构主义那里，传统语法的基本框架——语法分词法和句法两部分——就受到了彻底动摇，句法和词法的传统区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生成语法，把句法关系看成了语法的核心，在生成语法那里，词法被看作句法规则的一个子系统，词法几乎被完全放到了广义的句法里，句子的生成和句子的转换是生成语法的主要研究对象。可见，现代语法学（描写语法、生成语法、功能语法等）改变了传统语法以词法为核心的做法，把句子和句法作为语法研究的中心。这种改变，跟研究对象的特质的变化密切相关，现代语法学主要以现代英语为研究对象，现代英语形态日益贫乏的状况必然要使之转向对句法的研究，当然这一转向更是语法科学发展

的必然取向。

(三) 汉语语法学：从词法中心到句法中心

诞生于 1898 年的汉语语法学是在模仿拉丁语语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马建忠是在模仿西方传统语法学的基础上创立了汉语语法学的。尽管马建忠认识到汉语的词有“不变”的特性，在《马氏文通》里提出“是书本旨，专论句读”的编写体制，但从整书内容上看“字类”（词类）依然是全书的核心，全书共十卷，除“正名”卷外，八卷谈词类，谈句读（相当于句法）的仅一卷。《马氏文通》以后，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汉语语法研究，虽然有不少发展，但在体制上多继承了《马氏文通》的体系，把词类作为研究的中心。到 1924 年，由于受英语语法著作的影响，语法研究的重心开始由词法转向句法，《新著国语文法》就已明确提出了“句本位”语法，重视对句子结构和句子成分的考察。而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国现代语法》、《汉语语法论》等 40 年代的著作中，则明显有轻视词类的倾向，仅仅认为因为要讲清语句的组织结构才不得不给词分类，因而他们重视对句子分类、造句法、句式、句型、句子变化的研究。50 年代尽管有词类问题的讨论，但重视句于研究的倾向依然没有改变，“暂拟系统”的句法部分是多于词法部分的。进入 80 年代，结构主义的描写语法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句法结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词组本位”的倡导进一步从理论上强化了句法结构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核心地位。80 年代中期以后成为热点的“三个平面”理论更是以句于为研究对象的，强调对句于进行句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即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来分析、研究句子，诚如有的学者概括的“三个平面的语法以句子为研究对象。词和短语是造句的材料，当然也在研究之列”⁽³⁾。近年来有学者倡导的“小句中枢说”也明确提出：“汉语里，在由各类各级语法实体所构成的语法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小句，换句话说，居于中枢的地位的是小句。”⁽⁴⁾这里的“小句”实际上是基本句，即单句、简单句或核心句。

综观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句子的研究是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近20年来,析句方法的讨论、短语和小句的受重视、歧义研究的开拓、句型划分和句型描写的系统化和深化、句子变换和变化研究的拓展、特殊句式研究的深化、复句描写和解释的细化、三个平面理论的提倡和完善、句子外部功能及信息结构研究的开展、句子的生成和理解及解释因素的探讨等等,都表明现代汉语的句子和句子的句法、语义、语用、功能、生成、理解、解释的研究更加受到语法学家的关注。

(四) 句子是语法研究的重心

总之,随着语法研究的深入,语法学家把句子和句法结构看成是语法研究的核心内容,或者至少应该是中心内容之一。重视句子或句法结构的研究应该是语法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词和短语是造句的材料,词的形态、功能、用法等是词在句法结构里的外在体现;词和短语不是体现语言交际职能的语言单位,句子才是体现语言交际职能的最小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说话时的语气和口气、说话时用的材料如词和短语、说话所表达出的各种信息和情感态度等等跟语言交际有关的因素都在句子里才得到充分体现,这些因素实际上是受句子制约或由句子体现的;话语则是句子的衔接,不是最基本的语言单位。就应用来看,重视对句子的研究也是汉语信息处理的必然要求,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更主要的是对句子的理解。重视句子的研究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必然要求,字、词、短语的教学应该是为句子教学服务的。

二、关于句子性质的研究

(一) 西方语言学家关于句子的认识

在传统语法那里,由于受逻辑的影响,往往从意义和逻辑的命题结构上来界定句子,认为句子是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语言单位,结构上至少有一个主语和谓语(如果没有,就是省略),主语和谓语的确定

标准是逻辑的。这种从概念角度给句子下的定义,并不能解决句子的结构问题。结构主义则把句子看成是一个独立的、最大的语言形式,从结构和语音形式上来把握句子,如霍凯特认为:“句子是不跟任何其他语法形式处于结构中的一种语法形式,即句子是结构体而不是成分。”“在英语中,常常用语调标明一个语法形式独立于它前后的语法形式。”⁽⁵⁾莱曼也说:“在任何一种语言里,对各种句法项进行选择,按照排列、变化、语调的某些模式而联结成为一个序列。这种序列,就是句子。”“句子是以终端语调模式结尾的任何语素语符列。”⁽⁶⁾结构主义着眼于从句子形式角度来认识句子,有利于回答“句子是什么”这个问题,而对回答“什么是句子”来说是不全面的,因为句子无论如何首先是传达信息的语言单位,应该而且必须从意义上加以说明。在生成语法那里,句子也是最大的语言单位,被定义为一种句法结构,这种句法结构是由一种完善的语法的短语结构规则和转换规则生成的。在系统语法看来,句子是级阶层次中最上层的语法单位,由一个或多个子句构成。这些主要都是着眼于形式特点来认识句子的。

(二) 汉语语法学家关于句子的认识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马氏文通》以前已经有关于句子的认识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⁷⁾他认为句子是由字构成的,字在句子中有一定的位置。唐天台沙门湛然在《法华文句记》(卷一)中从意义角度给句子下了定义:“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⁸⁾

《马氏文通》继承了古人关于句子性质的认识并有所发展,认为:“凡字相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然而句之成也,必有起语两词也明矣。盖意非两端不明,而句非两语不成。”⁽⁹⁾从而从意义和结构两个

方面来看待句子。《国语法之研究》认为：“凡一个字，或合几个字，有名学上的主词和表词，而足以表示完整意义的，就叫他是句。”“句是意义的独立单位，所以毋论一个字或几个字，只要能表示完全的意思，都可以叫做句。”⁽¹⁰⁾金兆梓明确提出“一个字”也可以成句。《新著国语文法》则对句子的功用和意义作了进一步的细化，认为：“就一种事物述说它的动作，或情形，或性质、种类，能够表示思想中一个完全意思的，叫做‘句子’，通称‘句’。”⁽¹¹⁾并把句子的构成进一步分为主要成分（主语、述语）、连带成分（宾语、补足语）、附加成分（形容词性附加语、副词性附加语）六个成分，对复句也作了详细分类。《新著国语文法》明确提出了“句本位”语法体系，强调以句法统率词法。

三四十年代，有关句子的论述更为丰富，《中国语法要略》认为：“我们平常说话，是一句一句说的，所以‘句’可以说是语言的通常的独立表现单位。”把句子看作“独立表现单位”是过去的著作中所没有的。至于句子的表义功能和结构，《中国语法要略》分析道：“一个句子必得有个‘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然后还得说明这个人或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两部分缺一个就不成句（特殊情况又当别论）。我们给这两个部分定个名称：表示‘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的部分称为‘主语’，表示‘怎么样’的部分称为谓语。”⁽¹²⁾《中国语法要略》还从结构上把句子分为简句和繁句，从功能上分为叙述句、表态句、判断句、有无句等。《中国语法理论》还就句子的表述性提出了“有所谓”说。

五六十年代，《语法修辞讲话》比较了当时流行的两个有关句子的定义：具备主语和谓语这两个部分的是句子；句子是相对完整而又独立的语言单位。该书认为前者有用但不严密，后者周密而不实用，从而认识到给句子下定义的困难。《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撇开内部结构，明确指出：“句子是说话的单位。只要单独站得住，能够向对方传达一定意思的话，不论长短，都是一个句子……无论是一个字或几个字，无论是什么结构，只要独立说起来成话，就是句子，说什么结构是就内部构造说的，可以独立，可以不独立。一个结构要是包含在别的结构里头，无论多长多复杂，都不是句子。”⁽¹³⁾这显然受到结构主义

关于句子是最大的独立的语言形式的观点的影响。

属于传统语法范畴且又明显受到结构主义影响的《汉语知识》则认为：“句子是由词和词组构成的。它能够表达完整的意思，也就是说，能够告诉别人一件事，询问别人一件事，要求别人一件事，或者表示自己的某种强烈感情，让听的人明白。句子有一定的语调，表示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语气。在连续的说话之中，句子和句子中间有一个较大的停顿。把话用文字写下来的时候，句子末尾要用一个特定的标点来表示它的语调和停顿。”⁽¹⁴⁾这一定义综合了句子的内部构成、意义、功能、语音形式等几个方面的特点，有利于对句子的全面了解，尤其它把句子的语音标志作为识别句子的重要条件，不仅是针对书面语的，也是针对口语的。刘世儒《现代汉语语法讲义》认为：“句子是由词组成的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语言单位。”“每一句话说完了，一般都有一个隔离性的语音休止。”⁽¹⁵⁾发表于60年代末期的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接受了结构主义的句子观，认为：“句子是文法分析上一个重要的最大的语言单位。句子通常的定义是前后都以停顿为界的一段话……所谓停顿，应是指说话人有意的停顿，而不是实际的沉默。”“句子有一个开头跟结尾。”“句子因为前后都以停顿为界，所以是一个自由的语式。要是本来可以成为句子的语式，跟另一个语式连接面中间又没有停顿，原来那个语式就不再是一个句子，反而那个扩大了语式成为一个句子。”⁽¹⁶⁾赵元任还首次按结构把现代汉语的句子分为整句（有主语和谓语的句子）和零句（没有主语——谓语形式的句子）⁽¹⁷⁾，为后来的主谓句和非主谓句的划分打下了基础。赵元任关于现代汉语句子的观点对汉语语法研究很有影响。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区分了静态单位、备用单位和动态单位、使用单位。句子是语言的动态单位、使用单位，而且句子说出来必有语调。就结构来说，吕叔湘不再强调主语和谓语了，认为：“即使只是一个短语或一个词，只要用某种语调说出来，就是句子，听的人就知道这句话完了；即使已经具备主语和谓语，只要用另外的语调说出来，就不是句子，听的人就等着你说下去。”⁽¹⁸⁾朱德熙《语法讲义》认为：

“句子是前后都有停顿并且带着一定的句调表示相对完整的意义的语言形式。如果一个语言形式的前头或后头没有停顿,那就不是一个句子。”“句子是由词组成的,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最短的句子只有一个词。”⁽¹⁹⁾但这个词是句子层面上的,跟词层面上的不同。

可见,五六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句子的认识要全面多了,一是把句子看成使用单位、动态单位,强调了句子在语言实际使用中的功用,重视了语境对句子的限制作用;重视了对句子语音标志的确定,把语调(语气)和停顿看作识别句子的重要标准;认识到了句子作为语言单位的独立性,即认为句子是最大的语言单位、语法形式;看到了句子内部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承认了非主谓句的存在;对句子的分类也细致和深入多了。

三、句子的性质

(一) 当前的一般认识

确定一个语言片段是不是句子,不外是看句子的内部结构和形式标志,看句子的外部功能和表义特点。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几部通用教材的认识基本反映了学术界对句子的认识水平。

Bolinger《语言要略》认为:“句子是句法的基本单位……是语言中表达完整思想的是小组成部分;可以肯定句子必须具备某种完整性的含义……句与句之间是靠‘停顿点’(stop point)来划分的。”⁽²⁰⁾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认为:“句子是语言中最大的语法单位,又是交际中基本的表述单位……句子的最大特点是有一个完整的语调。说话中任何带有一个完整语调的语言片段都是句子。”⁽²¹⁾

王德春《语言学概要》认为:“句子是语法上定型的最小表述单位。句子的特征是述语性及其主要表达手段。……主谓词组加上语

调后就成为句子,其他词组,甚至单词有了述语性都可成为句子。”(22)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认为:“句子是具有一个句调、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的语言单位。”(23)

邢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认为:“句子由词、短语组成,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体现说话人的一个特定意图的语法单位。口语中的句子都有一定的语调,句子前后都有隔离性的语音停顿;书面语中,句子的末尾用句号、问号或感叹号表示语调和停顿。”句子是“语言使用单位”。(24)

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认为:“句子是语言的基本运用单位……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句子的特点在于它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的语言的基本运用单位。”“一个句子不仅具有一定的结构成分和结构方式,为了适应具体环境中的交际需要,它还必须有特定的语调。……每个句子都带有特定的语调,表示某种语气;句子和句子之间有较大的停顿。”(25)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的《现代汉语》认为:“一个词或词组(不论长短),只要单独站得住,同时能表达一定的意思,就是一个句子。说话的时候,每个句子都有一定的语调,表示不同的语气;句子和句子之间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书面上每个句子的末尾用句号、问号或感叹号来表示停顿和不同的语气。”“句子,从表达的角度说,是一个基本表达单位。……从语法的角度说,句子是最大的语法单位。”(26)

张斌主编的《现代汉语》认为:“句子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基本语言单位。”判断一个语言单位是不是句子不在于它的长短、繁简,而在于它有没有表述性,“表,指的是表达客观现实;述,指的是陈述主观意图。”句子有语气,“句子的语气在口语里主要由语调表示。书面语里表示语调的是标点符号。……口语里句子和句子之间有明显停顿,句号、问号、叹号都表示句末的停顿。”(27)

这些关于句子的认识,不仅反映了学术界目前对句子的认识水

平,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句子性质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二) 句子的性质

句子是说话的单位。说话涉及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往往都影响人们对句子的认识,因而对句子的认识应该照顾到有关句子的多个方面,以形成对句子多角度、全方位的认识。

1. 一般认为语素、词、短语(词组)、句子等是语法单位。这些语法单位作为语言单位有它们的共同性,它们都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有语音形式和语法形式,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这些单位处于不同的层级,语素是构词单位,短语由词构成,句子也是由词或短语构成的。所以,在这些语法单位中,句子一般被看作是最大的语法单位(当然,少数学者认为句群也是语法单位,这样,句群就成了最大的语法单位)。但这些语法单位,在语言交际中的地位和价值是不一样的,语素不能独立运用,词和短语本身不能用来交际,词和短语只有组成句子时或者说只有具备了交际职能成为句子时,才能发挥语言交际的作用。因而,一般认为语素、词、短语,是语言交际中的备用单位或静态单位,是备用的材料;句子才是语言的使用单位、运用单位,即动态单位。如“当心”“当心小王”作为词和短语,在“你要当心啊!”“你要当心小王啊!”中,它们只是构成句子的材料,不具备句子的特质——表述性,因而不是完成一定的交际任务的基本语言单位,由它们构成的句子才是可以完成一定交际任务、交际目的的语言使用单位,作为句子的“你要当心啊!”和“你要当心小王啊!”才起到了警示、警告的交际目的。而“当心!”“当心小王!”是句子,也就是说“当心!”和“当心小王!”具有了表述性,因为它们完成了一定的交际任务、交际目的——警示、警告。句子的表述性是说句子有陈述事实、提出问题、抒发感情、表示祈使的功能,并且在表达这些功能的语言单位中,句子是最小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因而,从功能或作用来看,句子是一个能表示相对完整意思的、具有一定表述功能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

2. 交际中的句子总是存在于一定的交际环境中的,也就是说句子是跟客观实际相联系的。句子跟现实联系的标志是句子的语调,语调表示了句子的语气,不同的语气显示了句子跟现实的不同联系方式:陈述语气一般使用降调,疑问语气一般用升调,感叹语气一般用曲折调,祈使语气一般用平直调或高升调(由于受到字调、情感、语境等因素的影响,现代汉语作为有声调的语言,其语气类型和语调类型并非整齐对应,同时汉语句子的语调类型还需要实验语音学的支持)。因而,语调,尤其是句调是句子的重要标志,同样的语言片段用不同的句调说出来,意思就不一样。

如“小王喝酒”这个片段,若用平调来读是告诉一个事实——小王能喝酒、小王会喝酒、小王喜欢喝酒等;用升调来读是询问——小王喝酒吗(?);用降调来读是下一个命令——要小王喝酒。

再如,同一个“好”字,用平缓的调子说“好。”表示应答、认可的意思;用升调说“好?”表示的可能是反问或回声问、是非问;若用曲折调或降调再配以一定的表情、手势,也可能表示赞叹、感慨、威胁、劝止等不同意思。

标示语气或语调的除了语调的高低升降外,还有语气词,句末的“了、的、啊、吧、吗、呢”等都是表示不同语气的语气词;书面语上句号、问号、感叹号也有标示语气的作用。

总之,每个句子、每类句子都有特定的语气和语调,使句子跟现实相联系,使句子具有表述的功能。

3. 句子的另一个外在标志是句子与句子之间有相对较大的语音停顿,也就是说在连续的话语中,每一个句子的前头和后头都有一个相对较大的语音停顿,这种停顿是句子的停顿,不是偶然沉默、不是词不达意的语音停止。句子末尾停顿的大小即停顿是不是句停顿,客观上说是相对的,句子之间停顿时间的长短跟说话人的正常说话速度、说话时的心情和感情、说话时的环境、说话的目的等都有关系,如演讲时的停顿跟朗诵时的停顿不一样、日常说话跟播音时的不一样、谈心跟争论时不一样、成年人跟青少年和老年人的不一样,因而

句停顿是相对的。句停顿虽然是识别句子的外在标志,但只是个相对标志,利用这个标志一定要跟语调、语气词、表述性等内在因素结合起来。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句子的识别标志是明显的,句号、问号、感叹号等句末标点符号是书面语句子的必要标志。

4. 句子在表义上应该有两个部分,传统语法认为句子有陈述对象和陈述两个部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陈述对象回答“谁”或“什么”的问题,陈述回答“怎么样”或“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句子一般有话题和话题陈述两个部分或者说主题和述题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从结构上看,一般分别构成句子的主语和谓语。

如“小王在北京工作”,“小王”是陈述对象,“谁在北京工作?”——“是小王”,也就是话题或主题;“小王怎么哪?”——“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工作”是对小王的陈述、说明,是陈述部分,也就是话题陈述或述题;同时,从句法结构看,“小王”是主语,“在北京工作”是谓语,句子是主谓结构的,由主谓短语构成。

再如:

我们学校 || 很美。

明天 || 国庆节。

鲁迅 || 浙江人。

小王 || 在哪里呀?

西双版纳 || 真是个好地方!

同学们 || 明天不要来上学啦!

学校 || 派他支边。

我们 || 送了他几本书。

你 || 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这些句子都是由主语和谓语两个部分构成的,双竖线是两个部分的分界线。这种有主语和谓语的句子就是主谓句,主谓句按赵元任的说法是所谓完整句(丁邦新的译名)或整句(吕叔湘的译名),“是连续不断的谈话里最普遍的一类,因此也可以说是中国语跟好些别种语言里最常用的句式”(28)。

有些句子在表层上看,有陈述对象部分、没有陈述部分,或者说有主题、没有述题。如:

钱!

票!

蛇!

敌机!

再如,指着小张介绍说:“小张。”或者喊:“小张!”又如文学作品中交代时间、地点、场所、环境或写景的句子:

早春三月。上海外滩。一个早晨。

杏花。春雨。江南。

黄昏。红绿灯。人流。

1937年寒冬的一个早晨。

这些句子都有指称即陈述对象,却没有陈述,有的即使有陈述,陈述也不在陈述对象或指称的后面,而在指称的前面。如:

多好的天气啊!

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

多么壮观的场面啊!

有的句子表面上看,只有陈述、述题,没有陈述对象、话题或主题。如:

出太阳了。

下雨了。

不许动!

太好了!

请坐!

干杯!

来吧。

去!

对!

小心点儿!

这些句子都有陈述部分,但指称或话题并没有在句子表层出现。而像“哎呀!”“砰!”等叹词句和拟声词句就更难分出两个部分来了。这些不能分出两个部分的句子从结构上看,也分不出主语和谓语。这种分不出主语和谓语的句子,现在一般叫非主谓句,即赵元任的小型句(丁邦新的译名)或散句(吕叔湘的译名)。承认非主谓句的存在,就等于认识到句子在结构上不一定非有主语和谓语两部分不可,这也说明一个词或一个短语都可以成为句子。所以,句子的内部结构并不是判定句子的必要标准,因为句子从内部结构看,有主谓句,也有非主谓句。

5. 句子在结构上有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之分,也有复杂和简单之分。但无论如何句子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语言单位,就是说句子不是一个更大的语法结构的构成成分,通俗点说句子不做句法结构的成分,否则就不是句子。如“小王考上了大学。”是一个句子,但在“我们知道小王考上了大学。”“小王考上了大学使全家非常高兴。”“小王考上了大学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等句子里,“小王考上了大学”就不是独立的语言单位,而成了句法成分。当然,一个独立的不包含在别的句法结构里的语言单位,不一定是独立的句子,它还可能是复句的分句。如:

因为小王考上了大学,全家都非常高兴。

只要小王考上了大学,他爸爸就答应给他买一台电脑。

小王考上了大学,但没有足够的学费去念。

“小王考上了大学”在这三个复句中都是复句的分句,也不是独立的句子。

总之,句子在表义、语调、停顿、结构上都有许多特点,了解这些特点有利于对句子的认知、理解和辨识,但由于句子是最基本的语言单位、使用单位,受语用、心理、各种语境等的限制,因而异常复杂、多变,再加上汉语句子缺乏必要的形式标志,使得汉语句子的认知和辨识更加困难和有弹性,这就要求认知和辨识句子要多角度、多侧面、

全方位,不能只局限于某一方面的特点。

四、句子的类别

分类有利于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句子是最大的语法单位,因而涉及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往往都能作为一定的标准来对句子进行分类,以显示句子的不同特点。句子既是实体,就有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还有一定的显露特征,更受制于一定的交际目的和交际环境,所以句子的类别既有实体类别、关系类别,也有特征类别。句子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的分类。

(一) 结构类

从结构上看,一般来说,句子按含有独立的句法结构的多少可以分为单句和复句,单句按是否由主谓短语构成可以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主谓句和非主谓句各按一定标准还可以进行下位分类,复句按分句间的关系也可以再进行下位分类。

(二) 语气类

句子作为交际单位可以按语气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其中疑问句按结构还可以分为是非问句、特指问句、正反问句、选择问句等。

(三) 表述类

句子有表述性,按谓语的表述类型,句子可以分为叙述句、描写句、判断说明句。叙述句的谓语主要是由动词性词语充当的;描写句的谓语主要是由形容词性词语充当的;判断说明句的谓语主要是由判断动词加体词性词语或直接由体词性词语充当的。从表述性来看,也有学者把句子分为动作句、表态句、说明句等。

(四) 结构标志类

句子按照结构上的某些特殊标志可以分出各种句式,如“把”字句、“被”字句、连动句、兼语句、主谓谓语句、双宾语句、存现句、“是”字句、“连”字句、“对”字句、“比”字句等,不同的句式在句法、语义、语用上有不同的特点。

(五) 功能类

按句子在话语中的功能,可以把句子分为始发句、后续句、终止句。通常把处于句群之首的句子叫始发句;跟在始发句后面,同始发句组合成句群的句子是后续句;出现在句群或段落末尾,起总结或结束某一话题作用的句子是终止句。

传统上关于句子的分类还有别的一些角度,如可以按句子成分是否省略,把句子分为完全句和省略句;按成分位置是否变化,可以分为常式句和变式句;按句子表示肯定意义或否定意义可以分为肯定句和否定句;按主动与否又可以分为主动句和被动句……

(六) 几种新的分类尝试

近年来,随着语法研究者视野的开阔,对句子分类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思路。

1. 按句子跟现实的联系是否实现,可以把句子分为具体的句子和抽象的句子。具体的句子跟现实的联系是实现了的,因而有形式、意义,也有内容;抽象的句子跟现实的联系还没有实现,是隐含的,因而,只有形式和意义,而没有内容。跟具体的句子和抽象的句子的分类相类似的还有言语的句子和语言的句子,语境句和孤立句,静态句和动态句等。

2. 按句子传达信息的目的可以把句子分为使信息储存的句子和使信息反馈的句子。陈述句和感叹句通常是使信息储存于听话人的大脑中的,属于使信息储存的句子;而疑问句要求对方用言语

反馈,祈使句要求听话人用行动反馈,一般属于使信息反馈的句子。

3. 有些句子的使用总是要有特定的环境,如“票!”“好!”“加油!”,离开特定的语境,这些句子都是站不住的,是不自足的,在一定的语境下成为具体的句子才自足;有些具体的句子由于缺乏必要的完句成分,如时间因素,成为不自足的句子。如:

他上大学。

他走。

鸡叫。

桃花红。

这些句子因缺少必要的时间因素是不自足的句子。可见,句子按是否自足可以分为自足的句子和不自足的句子。

4. 按句中动词的向(价)的多少,可以分为单向动词句、双向动词句、三向动词句。

可见,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句子类别,也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出句子的不同特点,观察句子的角度多了,对句子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全面和越来越深入。

第二节 从交际角度看句子

一、两种句子

句子是语言交际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交际中的句子是有表述性的,也就是说交际中的句子是跟现实相联系的,如下面的对话:

老张:“小王,你知道小李回来了没有?”

小王:“回来了,他是昨天下午从北京回来的。”

老张:“他哪天去的北京?”

小王:“15号,上个月15号。”

这段对话中,涉及人物(老张、小李、小王)、时间(说话时间、昨天下午、15号、上个月)、处所(说话地点、北京)、行为(知道、回来、去)以及交际目的(询问)、交际方式(谈话、问答)等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在交际中都是具体的,尤其人物、时间、地点、行为都是有所指的,人物、地点有具体指称对象自不待说,时间中的“昨天下午、15号、上个月15号”虽然没有明说是某年、某月的“15号”,没有明说是某个月的“上个月”,没有明说是某一天的“昨天下午”,但在这段话中却是具体的,这是由交际环境决定的。因而,理解或解释这段话中的句子,如“他是昨天下午从北京回来的。”不仅要知道句子中所使用的词的词义、句法结构、语义关系、层次、语气和口气等,还要知道句子可能有的预设和前提、社会意义、暗示和联想意义等,更要知道句子中“他”具体是谁、“昨天下午”具体是哪一天的下午、“北京”是什么地方、具体的说话时间和地点。同时在这段对话中,“回来了”“15号”从结构上看明显有省略,“上个月15号”明显又是追加上的,但并不影响理解和交际,也就是说句子还有变化。

而在语法课上,用于举例的句子,如老师说“明天国庆节。”是名词谓语句,“小王来了。”是动词谓语句,“她很漂亮。”是形容词谓语句,“太美丽了,那座山!”是倒装句,“小张买了一本书,小李也买了一本。”是省略句。“草原的夏天风光秀丽。”是主谓谓语句,“多好的小伙子啊!”是感叹句,“他结婚了没有?”是疑问句,“太好了,你!”是倒装句,等等,这些用于举例的句子中有词,词有词义,它们按一定句法规则组织起来,又形成了一定的句法关系、层次关系和语义关系,同时,也有一定的语气。但语法课上,说者老师和听者学生并不关心“明天”是具体的哪一天、“夏天”是哪一年的夏天、“国庆节”是哪一个国家的国庆节、“小王、她、小张、小李、他、小伙子、你”到底是谁、“那座山、草原”具体在哪里、“书”是什么书;当然对如何的“漂亮、秀丽、美丽、好”、跟谁“结婚”、在哪儿“买书”、怎样“来”的也不会关心。就是说,这些句子中的人物、时间、地点、行为并没有具体所指,但这并不影响语法教学和学生的理解。同样,定理、公理、公式、法令、制度中的

句子也往往没有具体的指称对象。

可见,句子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存在于具体交际环境中担负一定的交际任务的句子,一种是还没有实现其交际任务的句子,是潜在的句子。这两种句子是有差别的,前者一般称为具体的句子或言语的句子、语境句、动态句,后者称为抽象的句子或语言的句子、孤立句、静态句。

二、抽象的句子

抽象的句子是指脱离具体语境跟现实不相联系的孤立存在的句子,也被称为语言的句子、孤立句、静态句。

句子具有表述性,但抽象的句子的表述性是潜在的、隐含的,跟现实的联系还没有实现,如“他明天去开会。”作为抽象的句子,“他、明天、会”没有具体所指,同时从信息传输来看,信息量也不充分,如“去哪儿”或“在什么地方”开会并没有明确指出来。可见,抽象的句子作为语言单位是有形式和意义的,有组成成分如词、短语,词和短语有意义,成分之间有句法结构关系、层次关系、语义关系,也有抽象的语调类型,表达一定的语气。但,由于没有跟现实相联系,抽象的句子没有内容,即没有思想、感情和具体的信息内容。

作为抽象的句子,由于没有语境和上下文的帮助,句子的句法结构、语义关系必须是完整的,语序一般也是不能变化的,没有省略、倒装、强调、追补、添加的零碎、活用、修辞上的所谓超常搭配等现象,也就是说抽象的句子体现了语言的最一般的句法、语义、语用规律。对某种语言的语法(句子)规律的总结主要是依据抽象的句子,而抽象的句子存在于说话人的大脑中,是从交际中的具体的句子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当然,抽象的句子作为句子必须是自足的,要有必要的完句成分,如时间性因素等,如作为始发句“我吃饭”是不自足的,添加了必要的完句成分成为“我已经吃饭了。”才是自足的。

三、具体的句子

具体的句子是指跟一定语境或某种现实相联系句子，它是以动态的面貌出现的、在语言交际中实际使用的、能引起听话人或阅读者作出某种反应的句子，也被称为言语的句子、语境句、动态句。

具体的句子不仅有组成成分如词、短语，词和短语有意义，成分之间有句法结构关系、层次关系、语义关系，而且也有具体的语调类型，表达具体的语气，显示出丰富的口气，更主要的是跟具体现实相联系，有具体的指称和陈述，也就是说具体的句子作为语言单位不仅有形式和意义，更有内容，有思想和感情。理解具体的句子不仅要理解形式、意义，更要理解句子所体现出的内容，包括前提和预设、社会意义、暗示和联想意义，也包括说话人的态度和情感倾向。如某中学生对老师说：

老师，王林最近在看《金瓶梅》。

理解这句话，除了知道“老师、最近、在、看”等词的词义和词类，知道“老师”是独立语，知道“王林最近在看《金瓶梅》”的句法结构关系（主谓句）、语义关系（施事+动作+受事），知道动作发生的时间（最近）和动作的进程（正在进行），知道这个句子是陈述句等等以外，还要知道“老师、王林”具体是谁，知道“最近”是某年、某月的“最近”，知道说话的时间，还要知道说话人跟“老师”的关系；而对于这个句子更需要知道《金瓶梅》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禁书、中学生不宜看、不应该看、看《金瓶梅》对学生来说是不允许的、应该受到批评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这句话不仅仅是向老师陈述一件事，更主要是向老师“告状”——告王林的状。再如某人说：

你去叫小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这是个祈使句，听话人只要用行动反馈就行了，但它的联想和暗示意义却可能很丰富：“小李”要来“我办公室”做什么？受表扬、受批评？要提升、要降级或下岗？再如某人说：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这句话是个判断句,说明时间的,“今天”应该有具体所指。但在不同语境里这句话的含义可能不一样:如果是单位领导说的,可能是一般性的祝贺;如果某妇女在这一天上班,领导说这句话就可能是表扬或劝她回家;如果是丈夫说的,可能暗示妻子,今天不要她做家务,或者买了礼物献殷勤;如果是妻子对丈夫说的,可能是怨言。又如某人说:

她一百米跑了9秒30。

听话者了解了这个句子的形式和意义,知道“她”是谁、她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跑的、“跑”的成绩等等,还远远不够,只有当我们知道她跑得比世界记录还要快的时候,才算真正理解了这个句子,因为这个句子还有社会文化意义。

可见,具体的句子的表述性是十分丰富复杂的。

具体的句子的表述性总是具体的,但具体的句子在话语中的表现却是丰富多样的。从结构上看,一般来说,一个句子得有一个指称和一个陈述,指称加陈述一般构成主谓关系。但是,单个的指称形式也可以成句。如:

发票!

笔!

敌机!

谁?

在特定的语境中,这些句子是有所指的,表达了相对完整的意义。单个的陈述也可以成句。如:

请进!

下雨了。

快说!

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很好!

走不走?

有陈述,一定有指称,这些句子的指称可以通过具体的语境来确认。有的句子虽然有指称也有陈述,但也不一定构成主谓句。如:

好多的客人啊!

多么有趣的小伙子!

指称是中心语,陈述做了定语。以上这些句子在结构上都是非主谓句,或者没有陈述,或者指称隐含,或者陈述作了修饰语。但,语境提供了帮助理解句子的必要信息。

具体的句子由于语境提供了某种信息,才可以省略某些成分或词语,如一般所说的承前省、蒙后省、对话省、自述省等;为了强调某些方面,还可以倒装易位,如主谓倒装、宾语提前、定语或状语后置等;也可以在口语中利用重音来突出显示焦点——新信息的重点,如“小王昨天写了一篇论文。”一句,不同的重音位置显示不同的信息重点(着重号显示重音的所在位置):

小王昨天写了一篇论文。——“小王”是焦点

小王昨天写了一篇论文。——“昨天”是焦点

小王昨天写了一篇论文。——“一篇论文”是焦点

也可以利用对比结构来显示重点信息。如:

小王买了一本书,小李买了三本书。——显示的焦点信息就是数量

或者依靠表示强调的“是”的位置移动来显示不同焦点。

是小王昨天去了北京。——“小王”是焦点

小王是昨天去了北京。——“昨天”是焦点

小王昨天是去了北京。——“去了北京”是焦点

小王昨天去的是北京。——“北京”是焦点

具体的句子,为了使信息完整或表达特殊的语用目的,还可以添加一定的特殊成分,如一般所说的插说语和独立语;也可以追加补充一些信息或冗余信息。如:

你怎么了你!

你说什么说!

来了吗,都?

随着指挥棒的移动,上百人,不,上千人,还不,仿佛全部到会的上万人,都一齐歌唱。

在这个旧社会,哎,这个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没有饭吃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哎,那一阵好比,做临时工吗,也,也找不到。

具体的句子,在交际中,往往可以有不同的停顿。如:

他呀,昨天去了北京。

他昨天呀,去了北京。

他昨天去呀,去了北京。

具体的句子还有词类活用、各种超常搭配等修辞现象。如:

“我……我……”排长“我”了一阵,才战战兢兢地说出:“想活……”

我对着他们的话儿还未道全,
清凉的海风吹送了些睡眠来,
轻轻地吻着我的眉尖。

有时,一个合格的抽象的句子,在某特定的语境中并不一定可以使用,如作为抽象的句子“你别明天来”和“我来找你”都是合格的句子,但作为具体的句子“你别明天来,我来找你”,却是不正确的表达。

可见,具体的句子和抽象的句子还是有所不同的。区别抽象的句子和具体的句子,对句子性质的认识、对句子的理解和运用都有积极意义。

第三节 从话语角度看句子

一、话语和句子的功能

句子是最基本的语言单位,也是最大的语法单位,但不是最大

的语言单位。话是一句一句说的,但说话总不能只说一句,往往要说几句或更多句的话。就语言交际来说,完成一个交际任务的往往是一个由句子组成的言语片段,这个言语片段就是所谓的“话语”或“句群/句组”。话语是一个由句子组成的合乎逻辑、语法并借助语法、语义手段连接起来的语义—结构整体,句子是话语的组成单位。如:

a 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的是西府海棠。b 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c 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运用两句词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验微波上下潮。”d 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罢。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话语”或句段、句群,由四个句子组成,表达一个主题:爱西府海棠;也合乎逻辑:a句点题——最恋的是西府海棠,b句和c句写海棠的花色和花姿,解释最爱西府海棠的理由,d句通过“想”来收尾。就四个句子在这段话语中的功能来看,a句是起句,b句和c句是后续句,d句是结束句。

可见,句子在话语中要体现出一定的功能。吕叔湘曾指出:“一般讲语法,到句子为止,句子是最大的语法单位,因此句子只有结构分类,没有功能分类。其实这也是一种老框框。若干句子组成一个段落,句子和句子之间不仅有意义上的联系,也常常有形式上的联系,比如这、那等指示词,首先、其次、总之等关联词语,这些都应该算是语法手段。所以,按句子在段落里的功能来分类,不是不可能。”“要是按一个句子在一组句子里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按功能来分类”,句子可以分为始发句、后续句和终止句⁽²⁹⁾。如:

a 马克思还十分喜爱数学。b 他把研究和演算数学当作一种休息。c 在他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病重的时候,他被迫中断了科学研究工作。d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却写了一篇关于微积分的论文。e 看过这篇论文的专家们都认为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f 数学使马克思具有相当细密的科学分析的头脑。

这段话中包含 a、b、c、d、e、f 六个句子,其中 a 是始发句,引出话题“马克思十分喜爱数学”,b、c、d、e 是后续句,具体说明马克思是如何喜爱数学的,以及数学上的成就,f 是终止句,总结说明马克思喜爱数学的原因和学习数学的作用。

二、始发句、后续句、终止句

始发句、后续句、终止句是从句子在话语中的功能角度来划分的,但也有一定的形式标准。指示代词引导的句子往往是始发句,疑问代词也经常出现在始发句里。如:

这就是蝴蝶泉呀!据说当年泉边住着一户人家,有一个姑娘……

那是什么东西呢?好奇心促使我一步一步地走向它,去观察它、研究它。

人称代词尤其第三人称代词很少出现在始发句里。在记叙文体中,时间词语、处所词语经常出现在始发句里。如:

很久以前,一名叫阿巴里的高山族首领,打猎时追逐一只白鹿来到山里。白鹿突然不见了,却有一片……

夜里有些冷。早晨起来,拉开门一看,嗬!下雪了。

对面屋脊上一片白色,像下了一场小雪似的,院子里也白皑皑地铺上了一层寒霜。那棵枝叶婆婆地爬满了大半个院子的葡萄,肥大的叶子上,也布上了一层……

表示总量的数量词常出现在始发句里。如:

汉语语法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回答的人恐怕会各执一词。由于自己的积累有限,观察问题的角度与别人不尽相同,我想从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第一部分说明汉语语法的特点和语法分析的问题。……

第二部分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考察汉语语法。……

第三部分要说明的是对汉语语法的理性认识问题。……

第四部分谈方法和应用。……

其他,如由“关于、至于、对于”引导的句子、“有”字句、“是”字句、设问句(如上例)以及带“我以为、你看、你瞧、据说、据报道”和称呼语等话头的句子也经常作为始发句。始发句很少省略。

后续句是话语中传递信息的主体,数量大、类型多,很难概括出明显特点来,据吴为章的分析,把后续句跟始发句相比,后续句可有如下特点:句首经常出现表示时间先后和次序的副词或体词性成分,经常出现第三人称代词,量词或数量词组做主语的句子通常是后续句,经常省略主语,跟其他句子有回指关系的句子是后续句,“无定Np主语句”常为后续句,主谓谓语句中的“受事主语句”常为后续句,答句一定是后续句⁽³⁰⁾。

终止句是一个话语(句群)末尾起总结或结束某一话题的作用的句子。如:

以上,我们只是从主要方面考察了人们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实际上,人犯错误的原因不仅是这几个方面。比如……总而言之,由于主观条件和客观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犯一些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总而言之”引导的句子,在整个话语中起总括作用,就是终止句。跟后续句相比,终止句在形式上,可有如下一些标志:

句首有“总之、总而言之、总起来说、总的来说、一句话、这样、这样看来、在我看来、我们认为、归根结底、至此”等起总括、总结作用的词语的句子,常常是终止句,如上例。

反问句常可以用作终止句。如:

你们弄错了!我要是上班能和你们聊这么长时间?我是下班,昨晚加了个班,赶着结算来着。没瞧见我是从东往西走,是回家吗?

表示判断或评议的“是”字句:“这是……”,常用作终止句。如: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发现把事物孤立起来研究的方法有许多缺陷。同时,有一种……。在语言学方面,最

先接受这种思想的是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他强调语言的系统性,强调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他曾举例说……。这就是说,关系重于实体。

……从理论上讲,……。在实际运用时,……。小孩对“人”的认识,就是综合某些特征的结果。孤立地使用某一特征去规定事物的范围,好比盲人摸象。把许多特征综合起来认识事物,这些特征即使是非本质的,由于“模糊集合”的作用,也能达到精确的目的。这正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高明手段。

表示祈使、祝愿的“让”字句,往往用于终止句,如高尔基《海燕》的结尾“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三、句子功能分类研究的作用

具体的句子在话语中或交际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重视句子的功能分类,考察始发句、后续句、终止句在话语分析、语言理解、语文教学、写作实践、口语训练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考察句子的功能,还有利于观察句子的自足与否,比如有的始发句是自足的,不要求一定有后续句,如“请进!”“今天难道不是星期天吗?”有的始发句是不自足的,要求后续句出现。如:

出了门,……

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虽然小王来了……

据张斌考察“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不同,就在于前句作为始发句是不自足的⁽³¹⁾。

话语语言学重视对句子的实际切分,如把句子切分为主题(主位)和述题(述位)两部分,这样从话语角度看句子,对句子进行实际切分,还有利于解决语序问题、研究句子结构的交际功能、揭示言语内部构成规律、描写话语中的主题或述题连接方式。

第四节 从信息角度看句子

一、旧信息和新信息

作为交际的基本单位的句子要起到交流思想、交流感情的作用，因而句子要能传递信息，而信息的传递是一个极其辩证的过程，其中的根本矛盾就是旧信息和新信息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具体表现在：1)信息传递过程是一个交际双方不断地互相交换角色的过程，交际双方不断地轮流担任说者和听者；2)这一过程中，新信息要不断地转化为旧信息，特殊情况下，旧信息也可能转化为新信息；3)这一过程中，新旧信息不仅不断转化，而且互相联系，新旧信息要组成一定的信息结构才能传递出去和被接受。光有旧信息没有新信息，一般来说没有交际的必要；光有新信息没有旧信息，无法传递；或者旧信息如果数量太多，即冗余信息过多，听读者又会因觉得没有新意而感到厌烦。

言语交际涉及交际的双方，新旧信息也涉及说者和听者，但新旧信息的确定主要着眼于说者。一般把旧信息(已知信息)定义为说话人认定或假定在他说话时已经存在于听话人大脑中的信息，包括由这种信息可以联想到的相关信息；而新信息(未知信息)则是指说话人在说话时想要输送到听话人大脑中去的消息。如：

甲：小王去了北京。

乙：什么时候？

甲认定乙知道“小王”，但不知道小王“去了北京”，所以告诉乙“小王去了北京”，“小王”是旧信息，“去了北京”是新信息。再如：

甲：小王去了北京。

乙：什么？小王是谁？

尽管乙并不知道“小王”，但甲说“小王去了北京”时，是假定乙知道“小王”的。

就句子来说,新旧信息在句子中的分布是有规律的。一般来说,旧信息作为说话的起点或话题,多数处于句子前面,新信息一般处于句子的后半部。如:

清晨,苍青的山谷里,||静悄悄的。
破旧的大门洞||像一只张开的口。
对于这个问题,||大伙儿有不同的看法。
他的妻子||脸色苍白,眼神暗淡无光。
米饭,||他一顿要吃两大碗。
台上讲话的||是我们的校长。
这些钱,||你把它收下吧!

以上各例中双竖线前面的是旧信息,双竖线后面的是新信息。一般来说,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所以语序是确定汉语句式新旧信息分布的主要标准;在汉语句式中,停顿、句中语气词也可以帮助确定新旧信息。如:

他这人,||有口无心。
老王呀,||早去了北京。

需要注意的是句子的信息结构不等于句子的句法结构,所以,旧信息不一定是主语,如“昨天,校园里发生了一场车祸。”一句,“昨天,校园里”是旧信息,但不都是主语;又如“关于这个问题,他们还在研究。”一句,“关于这个问题”是旧信息,但不是主语。

当然,交际中的句子并不是总是“旧信息+新信息”一种结构模式,有时在问句中就没有新信息,像“W呢?”问句,答句中又多数没有旧信息。如:

甲:小王呢?
乙:去了北京。

或:

甲:你来了,小王呢?
乙:不知道。

多数非主谓句没有旧信息,只有新信息,旧信息在一定的语境中

隐含或省略了。如：

下大雨了。

好大的军舰啊！

注意黑板！

外滩。一个夏天的傍晚。蒙蒙的细雨。

句子的信息结构除了只有新信息或只有旧信息或“旧信息+新信息”外，从逻辑上看还应该有以下模式：

新信息+旧信息：哪个队赢了这场球？

旧信息+新信息+旧信息：小王知道我们做的这件事。

新信息+旧信息+新信息：到底哪个队赢了哪个队？都谁打了谁？

新信息+新信息：(本台最新消息)有35辆各种型号的汽车在事故中毁坏。(这是一条最新新闻的第一句话，全是新信息)

旧信息+旧信息：小王不过是小王。小王是我的朋友，这你是知道的。(这种句子虽然没有传达新信息，却有一定的语用含义)

当然，在问句、对比句、强调句中，新旧信息的分布会有更多的变化。

二、焦 点

张斌认为：“新信息的重点叫焦点(focus)。”⁽³²⁾并按其表现形式把焦点分为自然焦点、对比焦点、标记焦点。实际上，对比焦点也是有标记的焦点。确定焦点是句子理解和认知的重要内容。

(一) 自然焦点

由于句子信息的编排一般是依照从旧到新的原则，因而作为句子语义重心、中心的焦点，自然就落到句子末尾，所以句子末尾的词语往往是句子的焦点所在，这种焦点就是自然焦点。如“他们打败了对手。”一句的焦点是“对手”；而“他们把对手打败了。”和“对手被他

们打败了。”两句的焦点则是“打败”，尤其是“败”。再比较“我送了他一本书。”和“我把一本书送了他。”两句，前句的焦点是直接宾语“一本书”，后句焦点是间接宾语“他”。

(二) 标记焦点

有时焦点并不在句末，这样的焦点往往是有标记的(相对来说，自然焦点就是无标记焦点，也有人称常规焦点)。有标记的焦点的标记是多种多样的。一是用对比的方式。如：

我_·作_·业_·做_·完_·了_·，家_·务_·也_·做_·完_·了_·。

我_·零_·钱_·买_·书_·了_·，大_·票_·子_·存_·起_·来_·了_·。

自_·行_·车_·我_·能_·修_·，摩_·托_·车_·我_·不_·会_·修_·。

你_·能_·去_·，他_·不_·能_·去_·。

他_·在_·北_·京_·读_·书_·，我_·在_·上_·海_·读_·书_·。

以上句子中加点的部分是焦点，这种焦点是用对比的方式(对举句)来显示的。对比使得焦点可以处在句子中的不同位置。

另一种标记焦点是利用某些标记性副词或句式或重音(口语中)来凸显焦点的。如：

是_·小_·王_·告_·诉_·我_·们_·的_·。

告_·诉_·我_·们_·的_·是_·小_·王_·。

小_·王_·很_·能_·干_·，尤_·其_·在_·管_·理_·方_·面_·。

王_·国_·维_·是_·近_·现_·代_·著_·名_·的_·学_·者_·，也_·是_·著_·名_·的_·文_·学_·家_·。

他_·很_·忙_·，连_·星_·期_·天_·也_·要_·上_·班_·。

加点词语是焦点，“是”字句以及“尤其、也、连……也”等是用来凸显焦点的。下面句子加点的部分在口语中如果是特别重读的地方，也是焦点：

小_·王_·现_·在_·不_·在_·这_·儿_·。

小_·王_·现_·在_·不_·在_·这_·儿_·。

小_·王_·现_·在_·不_·在_·这_·儿_·。

三、凸显焦点的手段

(一) 预设和焦点

实际的话语中,句中焦点的选择往往是跟语用的预设有关密切关系的,焦点类型的不同和焦点位置的不同往往表明了预设的不同。如“他们打败了对手。”一句,如果预设是“某些人打败了对手”,则焦点是“他们”,可以重读“他们”,也可以说成“是他们打败了对手”来显示焦点。

如果预设是“他们打败了某些人”,则焦点是“对手”,可以重读“对手”或说成“他们打败的是对手”来显示焦点。

如果预设是“他们怎么样了对手”,则焦点是“打败”,可以重读“打败”或说成“他们把对手打败了”,“对手被他们打败了”来显示焦点。

可见,预设的不同带来了焦点的选择和位置的移动。在焦点的移动中,说话人可以采用不同的手段来凸显焦点。

(二) 凸现焦点的手段

上文的论述已经涉及凸显焦点的各种手段,这里再给予集中介绍。

1. 口语中,强调重音是凸显焦点的最重要和最简便的手段,句子中重音最突出的部分往往就是焦点的所在。句末的自然焦点部分正是句子要重读的部分,如下列句子末尾加点部分即是句末的自然焦点:

我们准备明天去乡下。

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这个小伙子很能干。

你真是我们的贴心人啊!

而口语中说话人为了突出所要传递的信息,也可以对句子其他

位置的词语施加强调重音,从而使焦点落在句子的不同位置,像“小王明天从北京乘火车来上海”一句,因强调重音位置的不同就可以形成不同位置的焦点:

小王明天从北京乘火车来上海。——凸显“小王从北京乘火车来上海”的时间

小王明天从北京乘火车来上海。——凸显“小王明天乘火车来上海”的出发地

小王明天从北京乘火车来上海。——凸显“小王明天从北京来上海”的交通方式

小王明天从北京乘火车来上海。——凸显“明天从北京乘火车来上海”的人

小王明天从北京乘火车来上海。——凸显“小王明天从北京乘火车来”的目的地

2. 运用某些词汇手段(虚词)也可以帮助凸显焦点,像范围副词“只、仅、仅仅、就、光、单”等往往把它后面的词语视为焦点,“才”可以把它前面或后面的词语视为焦点。如:

他们队只来了一个人。

房间里没有什么家具,仅一张床、一张桌子。

他就懂点语法。

光/单礼物就收了一屋子。

他星期一才交了论文。

小王才18岁。

他只会说。

“尤其、特别、尤其是、特别是”也可以用来提示它后面的词语是焦点。如:

他喜欢语言学,尤其对语法学情有独钟。

我们公司缺少科技人才,特别是高新技术方面的专家。

副词“也、还、甚至、连”往往可以凸显焦点,“也、还、甚至”往往要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或句子成分,即两个以上的部分,这两个

以上的部分中一般要有相同的部分,称为同项,也有不同的部分,称为异项,“也、连、还、甚至”连接异项,这个异项一般是焦点。如:

他会唱歌,也会作曲。

他提交了会议论文,还在大会上了发言。

他发表了大量论文,还出版了一部专著。

当今城市生活节奏变快了,甚至农村也改变了一些生活方式。

不少人法律观念淡薄,甚至无视法律的存在。

不少学者认为“连……也/都”是专用的强调句式,“连”后面的成分一般是句子的焦点。如:

他吃上了新鲜的大闸蟹。——连他也吃上了新鲜的大闸蟹。
/连新鲜的大闸蟹他也吃上了。/他连新鲜的大闸蟹也吃上了。

否定副词“不、没有、没”也可以帮助凸显焦点。如:

他没有在办公室聊天。

他在办公室没有聊天。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标记焦点的词汇手段多数是副词,副词又多只能出现在谓语之前做状语,这样当标记词之后有多个可能成为焦点的词语时,孤立地看就可能有歧义,如“我最近只发表了一篇语法论文。”一句,“只”后面有“发表、一篇、语法、论文”四个可能成为焦点的部分,这从下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我最近只发表了一篇语法论文,没有再写。

我最近只发表了一篇语法论文,却写了好几篇。

我最近只发表了一篇语法论文,没有发表修辞论文。

我最近只发表了一篇语法论文,没有出版语法著作。

而表示范围的副词如果用在句首主语或其他名词性词语前,就没有歧义了。如:

只小王一个人来了。

仅论文就发表了50篇。

光50篇论文就够他写了。

可见,依靠词汇手段来凸显焦点有一定的局限,在口语中还要跟重音配合,书面语上还要依赖上下文或其他方式。

3. “是”字句、“的是”句、“是……的”、“谁/什么/哪儿/哪个……也/都”、“一……不/没/没有”、量词重叠做主语句、“连……也/都”、对举等句式是凸显焦点的典型句式。

“是”字句和“是……的”句、“的是”句“是”后的词语一般是焦点,如:

是小王昨天打了小李。

小王是昨天打了小李。

小王昨天是打了小李。

是我同意小李去的。

我是同意小李去的。

我同意的是小李。

小李去是我同意的。

“谁/什么/哪儿/哪个……也/都”和“一……不/没/没有”句中的“谁、什么、哪儿、哪个、一 Np”是焦点所在,量词重叠做主语句的重叠量词是焦点所在。如: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

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

哪儿我都不去!

哪个领导也没有说过。

一个人也没有。

一棵小树都没有。

家家都有了余粮。

人人都得遵守宪法。

“连……也/都”句“连”字后面的部分是焦点、对举可以凸显焦点(见上文)。

4. 倒装是使焦点位置变化的一种方式,倒装的部分往往是焦

点。如：

非常喜欢这本书啊，这孩子！

六十岁了，老张。

他们走来了，从深山，从海岛，从穷乡僻壤。

他们去北京了，几天前就。

你去叫个学生，个子大一点的。

他还是来了，尽管下了很大的雨。

孩子考试没考好，因为感冒了。

5. 修饰语加中心语的感叹句中的修饰语往往是焦点所在。如：

多么好的小伙子啊！

好香的干菜啊！

四、问答句的焦点

疑问句是有疑问点的，张斌、胡裕树认为：“在问答中，疑问点暗示焦点，答句常常针对疑问点，而将旧信息省略。”⁽³³⁾可见，确定疑问点是确定问句和答句焦点的关键。据张斌、胡裕树的考察，特指问句、正反问句、选择问句的疑问点在句内，疑问词、可供选择的并列项、连用的肯定词语和否定词语都是疑问点的所在。⁽³⁴⁾这些句内疑问点在句内是可移动的，疑问点的位置就是焦点的位置，比如以特指问为例：

谁明天做关于语言起源的学术报告？

王教授哪天做关于语言起源的学术报告？

王教授明天有什么活动？

王教授明天做什么？

王教授明天做什么学术报告？

这些问句的简略回答可以分别是：王教授、明天、做关于语言起源的学术报告、关于语言起源的学术报告、关于语言起源。

是非问句的疑问点是由句外因素决定的，主要是预设，或者用

“是不是”句、“的是”句来帮助确定疑问点,比如:

问:王教授明天做关于语言起源的学术报告吗?

答:是/不是。

这里并不能看出疑问点之所在。对于上一个问句,如预设是“某人明天做关于语言起源的学术报告”,但不知是谁,则“王教授”是焦点;若预设是“王教授某天做关于语言起源的学术报告”,但不知是哪天,则“明天”是焦点;若预设是“王教授明天有某种活动”,但不知是什么活动,则“做关于语言起源的学术报告”是焦点;若预设是“王教授明天做某学术报告”,但不知是什么报告,则“关于语言起源”是焦点。焦点也就是疑问点。这些焦点都可以用“是不是”句或“的是”句来帮助凸显。如:

是不是王教授明天做关于语言起源的学术报告?

王教授是不是明天做关于语言起源的学术报告?

王教授明天是不是做关于语言起源的学术报告?

王教授明天做的是不是关于语言起源的学术报告?

王教授明天做的是关于语言起源的学术报告吗?

第五节 句子的内部结构和句子的特点

句子的特点是语法特点的主要体现之处,某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制约着其句子的特点,反过来,句子的特点也反映出某种语言的语法特点。

从句法上看,句子是最大的语法单位,这样,观察句子的结构就可以从结构关系和构成成分性质两个角度来进行。

一、从结构关系看汉语的句子

从结构关系上看,现代汉语句子的结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

(一) 主谓句

首先,相当数量的句子是主谓结构的句子,即由主语和谓语构成的主谓句,一般来说主谓句的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如:

天气 很冷。	小王 在看书。
鲁迅 浙江人。	明天 国庆节。
他 是个好人。	孩子 已经睡了。
他 去年牺牲在战场上。	犯人 逃出去了。
小王 在北京住了三年了。	

(二) 非主谓句

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句子不是主谓结构的,这种不是由主语和谓语构成的句子,一般叫非主谓句。有内部是偏正关系的句子。如:

好香的干菜啊! 多么难得的人才呀! 快走吧!
明天见。 很好! 突然吵起来了。

有内部是述宾结构的句子。如:

禁止吸烟! 下雨了。 出太阳了。

有内部是述补结构的句子。如:

累死了! 跑得满头大汗。 吃得太饱了。

有内部是其他结构类型的句子。如:

关于校园卫生问题。(题名) 在希望的田野上。(题名)

王校长!(呼语) 请进! 我的。

谁的? 请小王来一下。

跑步去! 去请愿。 金子的。

当然,还有单个的词。如:

谁?	我。	快!	走!
票!	钱!	哎呀!	轰!

二、从构成成分的性质看汉语的句子

从构成成分的性质来看汉语的句子,则充当汉语句子各成分的语言单位的性质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 先看非主谓句。非主谓句由单个的词或主谓短语以外的短语构成,从功能上看,有体词性的、动词性的、形容词性的、副词、叹词、拟声词。体词性的如:

谁? 我。 一个不眠的夜晚。

人呢? 这么多的鱼呀! 一个。

动词性的如:

走! 快跑! 上!

不许大声说话! 刮风了。 抓住他!

形容词性的如:

真漂亮! 太潇洒了! 多么畅快啊! 再高点儿。

叹词和拟声词如:

哎! 哎呀! 砰! 哗啦!

答句中副词也可以独立成句。如:

不。 差不多了。 大约嘛。

刚刚。 怪不得呢! 未必。

(二) 主谓句中,主语的特别之处首先表现在谓词性词语可以充当主语。如:

来上海读书 || 是正确的。 过分谦虚 || 就显得虚伪了。

撰稿 || 小王,播音 || 小李。 吃得太饱 || 不利于健康。

健康 || 就是美。 抽烟 || 对身体有害。

经常说谎 || 会引起众怒。 刷墙 || 老王,拖地板 || 小王。

少了一个人 | 没有什么影响。 研究语法 || 很辛苦。

其次是以谓词为中心的体词性词语可以做主语。如:

他的到来 || 令大伙儿开心。 狐狸的狡猾 || 是人所共知的。

谓语的特点也许更多,比如,体词性词语可以直接做谓语。如:

这孩子 || 转眼间都大学生了。

他 || 已经局长了。

山下 || 一片碧绿的菜园。

她 || 中等身材,圆圆的脸蛋,一副孩子气。

五毛钱 || 一斤韭菜。

家里 || 就他一个人。

茅盾 || 浙江人。

明天 || 国庆节。

这根木头 || 五米。

这套房子 || 四室两厅。

形容词及其短语不需要系词,可以直接做谓语。如:

他 || 很能干。

这孩子 || 挺聪明的。

这份工作 || 比较辛苦。

谓语的特点更多地体现在谓语可以由多种类型的词语构成,从而形成大量的有特殊标志的特殊句式,像“把”字句、“被”字句、兼语句、连动句、存现句等,尤其动词可以连用作谓语是现代汉语谓语构造的一大特点。

宾语是谓语中的一个句法成分,汉语的宾语最明显的特点是有所谓的谓词性宾语,而且有的动词还必须带谓词性宾语,如“觉得、显得、懒得、免得、予以、加以、给以”等。

补语是谓语中的一个句法成分,汉语的补语十分丰富而且复杂,是汉语句子的一个特点,补语不仅结构类型多样、结构关系缩略而不易分析,而且表义丰富、语义指向多维、语义浓缩、多是句子的语义重心——焦点。

(三) 主谓短语在汉语句子构造中有特殊地位,早期的语法研究认为主谓短语跟其他短语地位不同,所以当主谓短语处于被包含状态时,就认为是复句,即包孕复句。实际上,汉语的主谓短语跟其他短语一样都可以做句子成分或句法成分。如:

我们都听说小王考取大学了。

小王考取大学是全村的光荣。

小王考取大学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村。

对于小王考取大学，我们真有点不相信。

搞好伙食有利于小王考取大学。

小王考取大学那年，我都50岁了。

主谓短语这种多功能性，就使得主谓短语可以直接做谓语，形成汉语中一类极有特点的句式——主谓谓语句。如：

西湖 || 风景优美。

这件事，| 中国人民是有过教训的。

他那本书，|| 出版社又修订再版了。

上海 || 新建筑很多。

三、汉语句子的其他特点

(一) 从语序上来看，汉语句子的语序有固定性的一面，一般来说主语在谓语前，修饰语在中心语前，这是就静态的句子来说的；但交际中的具体的句子，语序又有灵活性的一面，同时，句子的成分常常可以省略。

句子内部停顿较多，尤其主语和谓语之间可以停顿，也可以有语气词，这说明主谓关系比较松散。如：

小王嘛，|| 就不要来了吧。

他呀，|| 早就溜掉了。

房型呢，|| 现在也比较被重视。

好书啊，|| 真的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二) 同一语义关系可以对应许多句法结构，造成大量的同义句式，这些同义句式各有不同的语用价值。如：

我们打败了对手——我们把对手打败了——对手被我们打败了——对手我们已经打败了

他熬夜熬红了眼睛——他熬夜把眼睛熬红了——他眼睛熬夜熬红了——眼睛被他给熬夜熬红了——眼睛他熬夜熬红了——他熬夜连眼睛都熬红了

大量同义句式的存在使得汉语句式灵活多变、构成成分可以因语用要求而移动、表义丰富细腻。另一方面,同一句法结构也可以对应许多语义关系,造成了大量的歧义句。如:

他忘了喂孩子的奶了。

这个人谁都不相信。

他没有在火车上写字。

我们没有学习文件。

(三) 音节影响句子的结构,比如“进行、给予、予以、加以”等不能带单音节宾语、单音节动词和形容词一般不能直接做谓语。还如双音节情态副词一般得修饰双音节的动词或形容词,如:安然返航/安然脱险(*安然回/返)、特地赶来/说明(*特地来/说)、相互帮助/批评(*相互帮/批)、欣然同意/前往(*欣然去/来)、勃然大怒(*勃然怒)。再如地名中的专名是双音节的可以不带通名单说,而专名是单音节的则不能单说,要与通名一块儿说,如“山东省烟台市”可以说成“山东烟台”、“安徽省定远县”可以说成“安徽定远”,而“湖北省沙市”则不能说成“湖北沙”、“河南省林县”也不能说成“河南林”。再比如“V+N”结构中,从音节上看,单音节V+单音节N一般是述宾式的:读书、看报、写信、写字、做鞋、开车、挖沟、打人、关门;单音节V+双音节N一般也是述宾式的:看报纸、挖水沟、开汽车、扫教室、关大门、写论文、剪报纸、游黄山、叫小王、补衣服;当N是三个以上音节时,一般也是述宾式的:学习党的文件、研究汉语资料、分析案件材料、进口美国的汽车、测量电子仪器、改良玉米品种;双音节V+单音节N一般来说则是偏正结构的,如:书写纸、复印纸、打印稿、打捞船、收发室、裁缝铺、降落伞;而双音节V+双音节N构成的“V+N”短语有的则可能是有歧义的,如:学习文件、研究资料、分析材料、进口汽车、申报项目。

汉语句子的这些特点,主要是受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这个总特点制约的,除了上述特点外,主语跟谓语、宾语跟动词的语义关系的复杂化以及句子的语气范畴丰富,时体特征复杂等等也都体现了汉语句子的一定特点。

注:

- (1) 张斌《汉语语法学》,3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 (2) 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31页,许德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 (3) 施关淦《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中国语文》1991年第6期。
- (4) 邢福义《汉语语法学》,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 (5) 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248页,索振羽、叶蜚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 (6) 莱曼《描写语言学引论》,185页,金兆骧、陈秀珠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
- (7)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转引自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194页,中华书局,1980年。
- (8) 转引自郑奠、麦梅翘《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208页,中华书局,1964年。
- (9) 马建忠《马氏文通》,24-25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新1版。
- (10) 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39页、55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新1版。
- (11)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5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新1版。
- (12)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6页、2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新1版。
- (13)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8-20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
- (14) 《汉语知识》,5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
- (15) 刘世儒《现代汉语语法讲义》,2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
- (16)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69页,丁邦新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17) “整句”和“零句”是吕叔湘的译名,丁邦新译为“完整句”和“小型句”。
- (18)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载《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501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第一章 句子的性质和句子的种类

- (19) 朱德熙《语法讲义》，2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 (20) Bolinger《语言要略》，236页，方立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年。
- (21)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 (22) 王德春《语言学概要》，189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 (23)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 (24) 邢福义《现代汉语》，26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 (25) 胡裕树《现代汉语》，313—31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 (26)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298~29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
- (27) 张斌《现代汉语》，369—370页，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年。
- (28)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72页，丁邦新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29)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载《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521--52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 (30) 吴为章《关于句子的功能分类》，《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1期。
- (31) 张斌《汉语语法学》，3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 (32) 张斌《汉语语法学》，8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 (33) 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81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 (34) 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140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参考篇目：

1.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
2.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
3. 张斌《汉语语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4. 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
5. 陆俭明《汉语句子的特点》，《汉语学习》1993年第1期。
6. 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7. 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规》，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
8. 范开泰《语用分析说略》，《中国语文》1985年第6期。
9.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丁邦新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第二章 句子结构和句子分析

第一节 句法结构和句法成分

一、句法结构、语义结构、语用结构

除单个的词构成的句子外,一个具体的句子总是由一定的构成成分组成的,这些构成成分在句子里是以一定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如:

小王 | 来了。——“小王”和“来”是这个句子的两个构成成分,两个部分是主谓关系

明天 || 是美好的。——“明天”和“是美好的”是这个句子的两个构成成分,两个部分是主谓关系

禁止 || 吸烟! ——“禁止”和“吸烟”是这个句子的两个构成成分,两个部分是述宾关系

句子中的这些关系,传统语法是用逻辑的观点来看的。传统语法把句子分成两个部分:陈述对象和对对象的陈述,分别叫主语和谓语,认为一个句子必须有主语和谓语两个部分,否则就是省略,而且主语和谓语是由词构成的,复杂一点句子,主语和谓语各自可能还有连带成分、附加成分、补充成分等等。结构主义语法,把句子的构成成分首先分成两个直接成分,这两个直接成分可以是主语和谓语,也可以不是,如述语和宾语、修饰语和中心语等等,这种关系被严格限定在句法结构的框架上。生成语法把句子看成是一个可以描写为 Np + Vp 的结构,着眼的主要也是句法结构。随着语法研究的深入和变

化,人们认识到句子中还有各种语义关系,这些语义关系在句子中形成了句子的语义结构;同时作为交际的基本单位的句子中还有语用关系,形成一定的语用结构。可见,在一个具体的句子中存在句法关系、语义关系、语用关系,存在句法结构、语义结构、语用结构,即三个平面,一个具体的句子总是有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这三个平面有联系、更有区别,进行语法分析应该区分这三个不同的平面。

二、句法结构和句法成分

从句法结构来看,汉语的句法结构按直接成分的切分情况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只能二分的,如主谓结构、述宾结构、偏正结构、同位结构、述补结构,一类是可以多分的,如联合结构、连动结构,还有一类是不易切分的,如兼语结构、双宾语结构、“述·宾·补”结构或“述·补·宾·补”结构等。

这些句法结构的具体情况,这里不准备详细叙述,它们是“短语”研究的主要内容。构成各个句法结构的直接成分就是句法成分。主谓结构有主语和谓语两个句法成分。如:

小王 || 来了 明天 || 国庆节
西湖 || 风景优美 台上 || 坐着主席团

述宾结构有述语和宾语两个句法成分。如:

吃了 || 一碗饭 禁止 || 吸烟
加以 || 限制 下了 || 一场大雨
觉得 || 很累 买了 || 一本

述补结构有述语和补语两个句法成分。如:

去了 || 一趟 跑得 || 满头大汗
倒 || 在地上 走 || 出去
说明 || 清楚 好得 || 很
恨 || 透了 说得 || 不好
吃 || 饱 说 || 不得

偏正短语按短语的功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体词性偏正短语,有定语和中心语两个句法成分。如:

我的 书	一本 书
未来 世界	木头 房子
新买的 汽车	游泳的 孩子
从北京来的 专家	沿着河边的 建筑
对于这个问题的 看法	他读书的 学校
语法 研究和探索	科学 发明
他的 到来	这本书的 再版
狐狸的 觉醒	外面的 世界

偏正短语的另一类是谓词性偏正短语,有状语和中心语两个句法成分。如:

很 害怕	高高兴兴地 上学
很 读了几本书	为人民 服务
给小王 送行	迫不及待地 说
非常 热闹	这么 走
长期 支持	一步一步地 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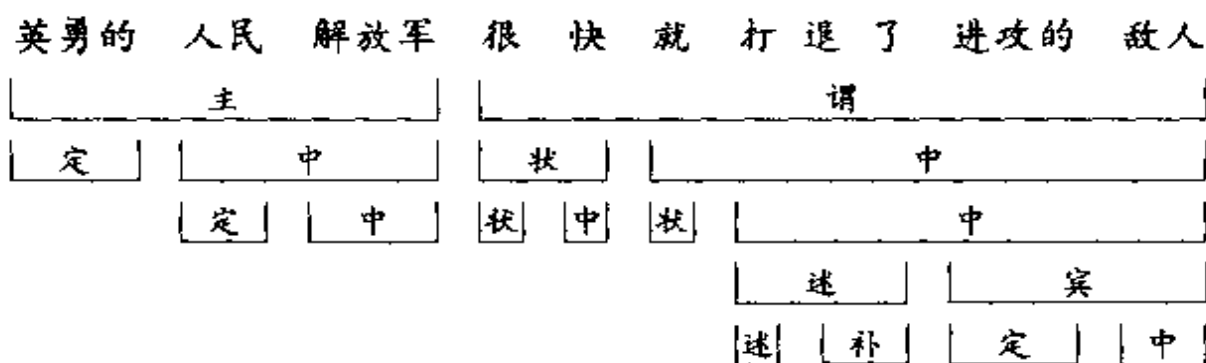
对于联合结构和同位结构的直接成分,一般的论著都没有给它们命名,大约因为它们只在句子中只充当一个成分,没有从短语的角度来考虑,范晓称之为并列语和同位语,如“春去 || 夏来”由两个并列语构成,“你 || 这个人”由两个同位语构成;兼语结构的直接成分的命名一般比照述宾结构,没有专门的句法成分名称;连动结构一般也没有专门的句法成分名称,范晓用顺递语来命名,如“排队 || 上车”是由两个顺递语构成的⁽¹⁾。

许多特征性短语的直接成分,也没有名称,如 1)“的”字短语:修理汽车 || 的、同学们 || 的;2)介词短语:关于 || 工资问题、对于 || 这个问题(有称为介宾短语的,即认为是“介词+宾语”,把词类名称跟句法结构成分名称并列);3)“所”字短语:所 || 想、所 || 感;4)比况短语:老虎 || 似的、被蛇咬 || 似的;5)方位短语:桌子 || 上、运动员 || 中;6)

数量短语、量词短语：一 || 公斤、五 || 吨、这 || 个、那 || 只。这些短语在析句时人们多是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但从句法结构来看，也是可以分析出直接成分来的。

三、句子成分和句法成分

传统语法只有句子成分的说法，《汉语知识》认为：“在句子中词和词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按照不同的关系可以把句子分为不同的组成成分。句子的组成成分叫作句子成分。”⁽²⁾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定语、状语等都是句子成分，如“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很快就打退了进攻的敌人”就被分析成“定语+定语+主语+状语+状语+谓语+补语+定语+宾语”，这样析句的结果，虽然让人们知道了词跟句子成分的对当关系，看到了词和词之间的关系，但看不出句子内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真正的层次关系，分不清成分间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也看不出句子的基本格局。吕叔湘认为：“现在一般都说句子成分有六大成分：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定语，状语，问题是这些是否都是句子的直接成分？这问题似乎简单，可并不简单。要按直接成分分析法来看……单就句子本身而论，它的直接成分也只有主语和谓语这两样。宾、补、定、状不是句子的成分，只是句子的成分的成分。”⁽³⁾胡裕树、张斌则明确区分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区分句子成分和句法成分，认为：“句法分析不等于句子分析，句子分析也不等于句法分析。主谓句的直接成分是主语和谓语。宾语、补语、定语、状语不是句子的成分，而是句子成分中的成分，它们可以离开句子而存在，所以只是句法成分即词组成分。”⁽⁴⁾可见，实际上，“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很快就打退了进攻的敌人”作为一个句子，只有两个直接成分：主语和谓语，主语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谓语是“很快就打退了进攻的敌人”，主语和谓语并不是词，而是短语，而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只是这个句子的主语或谓语中的直接成分，且不处在同一层次上，用下面的分析方式来显示就更清楚了：



可见,就“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很快就打退了进攻的敌人”这个句子来看,主语、谓语跟定语、状语、补语、述语、宾语、中心语是不一样的。主语和谓语是这个句子的句子成分,其他则是这个句子的句子成分的成分,有的还是句子成分的成分的成分,如“人民”作为定语,跟“英勇的”作为定语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很快”作为状语跟状语“很”“就”不在一个层次上,同是中心语“人民解放军”跟“解放军”不在一个层次上,这些就是所谓的句法成分,而且可能是不同层次的句法成分。就句子分析来看,区分句子成分和句法成分是必要的,否则,句子成分跟句法成分就会被看作处在同一层次上,从而掩盖了句子结构的层次性,模糊了句子结构的真实面貌。

当然,主谓句是由主谓短语构成的,所以主语和谓语又是这个主谓短语的直接成分。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主语和谓语也是两个句法成分,尤其当主谓短语做句子成分的时候,主语和谓语就只能看作是句法成分,如“我不知道他们已经走了”中的“他们已经走了”是主谓短语做宾语,其中的主语“他们”和谓语“已经走了”就只能看作是句法成分,不能看作是句子成分。可见,主语和谓语对于主谓句来说,是句子成分,就构成句子的短语来看,则是句法成分。

在非主谓句中,撇开单词句,由短语构成的非主谓句的句子成分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

多好的 || 小伙子啊! —— 定语 + 中心语

一条 || 美丽的小河。 —— 定语 + 中心语

太 || 好了! —— 状语 + 中心语

真 || 高兴呀! —— 状语 + 中心语

快点 || 跑! —— 状语 + 中心语
出 || 太阳了。 —— 定语 + 宾语
来 || 客人了。 —— 定语 + 补语
跑 || 快点! —— 定语 + 补语
清醒 || 一点! —— 定语 + 补语
为人民 || 服务。 —— 状语 + 中心语

可见,在非主谓句中,从句子层面看,定语、状语、补语、定语、宾语、中心语等也不是不能做句子成分,所以,笼统地说谁谁是句子成分,谁谁是句法成分,是不尽全面的。当然,非主谓句的直接成分如果还是短语,其内部还有句法成分。实际上,主语、谓语、定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中心语,从短语来看,都是句法成分;当它们作为直接成分所在的短语实现为句子时,从句子角度看,就是句子成分;只不过,主语和谓语经常做句子的直接成分而已。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主语、谓语、定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中心语等又都是句子的句法结构的构成成分,因而,从句法平面来看,实际上又都是句法成分。这里的句法成分是相对于句子语义结构的语义成分、语用结构的语用成分来说的。

四、句法分析

对句子的句法结构进行句法分析,要先排除非句法成分,如插说语、复说语、关联词语以及句子的特殊变化等,也要暂不考虑句首修饰语,主要是分析构成句子的短语内部的结构成分、结构层次和结构关系。关于句法分析,胡裕树、张斌等有过很好的论述:“词组分析……目的在于分清词语之间的层次和关系。”“句法分析的基础是词组的层次分析和结构关系的分析。”⁽⁵⁾“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对句法结构内部的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进行成分分析,也就是着眼于句子成分的确定和结构方式的判别。……另一方面,对句法结构内部的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层次关系

进行分析,也就是着眼于句法结构的层次切分。”⁽⁶⁾对句法结构不仅要进行层次分析,而且要分析结构关系、标明结构成分,这是汉语语法学家对层次分析法的发展,他们看到层次分析不是一种自足的分析方法,因而认为:“层次分析并不以找出内部直接成分为满足,还须在这一基础上探求语言单位与别的单位组合时的功能。我们在进行层次分析的时候,同时注明直接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⁷⁾句法分析着眼于结构层次和结构关系两个方面,有利于看清句法结构的实质,如“学习文件、出租汽车、进口商品、保留意见”等歧义结构和“我们没有学习文件”,“我们公司要出租汽车”等歧义句,若着眼于层次和关系就可以分辨清楚了。

第二节 语义结构和语义关系

一、语义结构和语义关系的研究

张斌、胡裕树认为:“句法分析是句子分析的基础,离开了句法分析,也无所谓句子分析。……当然,句法分析并不是自足的。就是说,单靠层次和结构关系的分析还不能完全达到了解语义的目的。”⁽⁸⁾这说明还要在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的基础上对句子进行必要的语义分析,以弄清句法成分间的语义关系。

实际上,对汉语句子的语义关系的研究一直都受到重视,《马氏文通》中就有“施”、“受”的概念;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里区分叙事句、表态句、判断句,从而在叙事句里分析出起词、动作、止词以及各种补词,如起事、止事、受事等等;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中使用了“主事者”、“受事者”的概念;而50年代的主语、宾语问题讨论实质上是以形式为标准还是以施事、受事为标准来确定主宾语的争论,讨论中不乏对句子语义关系本身的探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已经明确认识到在现代汉语句子结构中存在非施事的主语和非受事的宾语。

词语与词语的结合不仅受一定的句法规则制约形成一定的句法

结构,而且受一定的语义关系制约,形成语义结构。朱德熙在80年代一开始就提出区分显性语法关系和隐性语法关系,前者指主谓、述宾、偏正等结构关系,后者指动作和受事等语义关系。陆俭明则明确认为:“在语法研究中,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句子成分之间总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事实告诉我们,这两种同时存在而性质不同的关系总是同时影响着句子意思的表达。”⁽⁹⁾吕叔湘也明确指出:“语法结构是语法结构,语义结构是语义结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¹⁰⁾。范继淹在《句法·语义浅谈》中使用了“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两个术语⁽¹¹⁾。胡裕树、张斌在80年代初认识到语序和虚词所表达的意义有句法的、语义的和语用的,也认为句子中不仅有主语、谓语、宾语等句法成分,还有语义关系。

随着语法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语义结构和语义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明确,朱德熙认为:“进行语法分析,一定要分清结构、语义和表达三个不同的平面。……主语、宾语属于结构平面,施事、受事、与事、工具等等属于语义平面,话题、陈述属于表达平面。”⁽¹²⁾胡裕树、范晓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在语法研究中要区分句法平面、语义平面、语用平面,认为:“一个具体的句子,它总是句法、语义、语用的结合体,也就是包含着句法、语义、语用这三个侧面或三个角度或三个方面,也就是现在说的三个平面。……三个平面有三种结构,而结构总是由一定的结构成分组成,所以句法结构里有句法成分,语义结构里有语义成分,语用结构里有语用成分。”⁽¹³⁾

可见,句子的语义结构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那么,如何来进行语义分析呢?范开泰在《语义分析说略》一文里有过很好的建议,其中及物性关系义和非及物性关系义应该是观察句子语义结构的基础,这种关系义在句子中就集中体现在“述谓结构”或“谓核结构”、“动核结构”中⁽¹⁴⁾。范晓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对句子的语义结构和语义成分也进行过系统的阐述⁽¹⁵⁾。

二、汉语句子的基本语义结构

一个句子的语义结构可以视为由作为核心的谓词(动词或形容词)跟若干个相关的论元的组合,如“小王昨天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小说”,从语义结构来看,“买”是这个句子的语义结构的核心——述谓动词、谓词,“小王”是施事,“一本小说”是受事,“昨天”是时间,“新华书店”是处所,施事、受事、时间、处所都是述谓(或动核)的论元。不过,这些论元跟述谓动词的关系并不一样,在“小王昨天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小说”中,“小王”和“一本书”跟“买”是及物性关系,也就是强制性的语义关系,“小王”和“一本书”是“买”的强制性的名词性成分,而“昨天”和“新华书店”跟“买”之间是非及物性关系,即非强制性的语义关系。可见,不同的论元跟述谓(也称谓核、动核)的关系并不一样,其中强制性论元(强制性论元也被称为“动元”)跟述谓的关系最为重要,构成一个句子的基本的语义结构,加上非强制性论元(非强制性论元也被称为“状元”)则构成扩展的语义结构。述谓动词(谓核、动核)和与之相关的论元(动元或状元)就构成一个述谓结构(动核结构),句子的语义结构主要体现为述谓结构。

既然述谓动词(也包括形容词)是句子语义结构的中心、核心,那么,在句子语义结构的分析中就应该抓住述谓动词这个核心来建立句子的语义结构类型。述谓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决定了与之相关的论元的数量、性质和句法投射位置,也就是决定了句子语义结构的基本状况。这样着眼于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的分类就成了分析句子语义结构的关键。着眼于强制性论元的性质和数量,从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动词分为五类,并以此来考察现代汉语句子的基本语义结构和构成情况。

(一) 着眼于句子语义结构类型的动词类

着眼于对强制性论元的制约,首先可以把现代汉语动词分成:1)

动作动词,2)致使动词,3)心理动词,4)性状动词,5)关系动词五大类,它们分别有[动作]、[致使]、[心理]、[性状]、[关系]的语义特征。不仅如此,它们在语法特点上也有明显对立,如下表:

语法特点		了 ₁ 、了 ₂	着	过	来/去	!	VV	正/正在	用 Vp	VR	V ₁ V ₂	动量	把	被	很
动作		+	+	+	+	+	+	+	+	+	+	+	+	+	-
致使		+	-	±	-	+	+	±	+	+	±	-	+	+	+
心理	情绪	+	-	+	+	-	+	-	-	-	-	±	-	-	+
	认知	+	-	-	+	-	-	-	-	-	-	±	-	+	-
性状	状态	±	±	+	+	-	-	-	-	-	-	±	-	-	-
	性质	+	-	-	-	-	-	-	-	-	-	-	-	-	+
关系		-	-	-	-	-	-	-	-	-	-	-	-	-	-

(“了₁”表示开始,如:知道了、病了、稳定了;“了₂”表示结束,如:死了、推倒了;“!”表示可构成祈使句;“VV”表示动词重叠;“V₁V₂”表示连动;“用 Vp”表示可带工具格)

(二) 动作动词做述谓构成的语义结构

1. 有的动作动词只能带一个强制性论元——施事,这类动词记为 Va,是典型的不及物动词,其语义配置式为“Va{施事}”,在静态句中施事做主语。如:

孩子们不停地奔跑。	他们在办公。
雪花飞舞着。	小王出差了。
老王退休了。	侦察分队在行动。

2. 有的动作动词能带两个强制性的论元,其中一个为施事,另一个为受事或结果、与事等。

带受事论元的动作动词是典型的及物动词,记为 Vb,语义配置式为“Vb{施事;受事}”,在静态句中,施事做主语,受事做宾语。Vb

类动词在句法结构中最明显的形式特征是可以构成“把”字句,受事多能做“把”字的宾语。Vb类动词数量最多。如:

特务暗杀了老王。 猎人捕获了一只豹子。
他复制了一幅画。 我们邮购了一本书。
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建议。 领导提倡新的生活方式。

有些动作动词把结果(也有叫成事的)成分作为必有论元,这类动词记为Vc,其语义配置式为“Vc{施事;成事}”,在静态句中,施事做主语,结果做宾语。“Vc”和结果之间往往有“成”或可加“成”等作为形式标志,当结果在“把”后构成“把”字句时,Vc后一般要有“成”类语素。如:

孩子们编制了一个花篮。 他们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
他又写成了一本书。 他们捏造了一个事实。
科学家研制出了新产品。 妈妈烙了些饼。
他们把基地建成了。 我们把房子造好了。
他把事情做成了。 技术人员把新产品研制出来了。

事物存在的位置和位移运动的起点位置、经过位置、到达位置或指向位置,跟一般意义上的“处所”不一样,它们是部分动词构成的述谓结构的强制性论元,为区别于非强制性论元“处所”,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位事”(16)。能带位事的动作动词不多,主要是位移动词以及表存在的动词,这类动词记为Vd,语义配置式为“Vd{施事;位事}”,在静态句中,施事是主语,位事是宾语(“存在”类动词后的位事一般由介词“在”引导,也可以脱落;“位移”类动词的位事也可以由“从、到”引导,构成“从+位事+Vp”或“V+到+位事”)。如:

他们定居美国了。 小王漫步在街头。
小王下楼了。 我们路过上海。
他们已经到达目的地。 他离开了北京。
孩子们来到了北京。 游行队伍从大桥上经过。

有些动作动词有施事和与事两个强制性论元,与事一般由介词引导位于动词前做状语,施事一般做主语,这类动词记为Ve,语义配

置式为“Ve(施事;与事)”⁽¹⁷⁾。Ve类动词主要是针对动词和互向动词。如:

我们为你辩护。	共产党员要为人民服务。
他处处替老百姓着想。	小李跟小芳结婚了。
我们不和他来往。	我好久没同他通信了。

3. 有些动作动词要带施事、受事、与事等三个强制性论元,在静态句中,施事做主语,受事和与事一般分别做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少数与事由“和、跟、同”等介词引导做状语。这类动词较为复杂,有所谓交接动词、互向动词、称呼动词、认选动词、置放动词等,为简便起见,总记为Vf。如:

他递交给主管部门一份报告。	我们给了他一次机会。
上级授予小李一枚勋章。	我们跟他交换了意见。
他同小王商量好了这件事。	他和对方交涉了这个问题。
我们称她陈大嫂。	大家叫他老黄牛。
大家还当他为好人呢。	我和小王认了亲家。
他跟局长攀上了亲家。	小王和我套上了关系。
电工安墙上一个插座。	小李放桌子上上一本书。
他挂黑板上一幅地图。	

(三) 致使动词做述谓构成的语义结构

致使动词所带的强制性论元过去一般叫施事、受事。实际上致使动词的动作行为能使其支配的事物发生某种变化,具有某种新的性质、状态、动作行为,“V+Np”有“使+Np+Vp”的含义,致使动词所支配的事物不仅受到动词所施加的某种影响,而且本身也因此发生了某种变化或具有了某种性状或产生了新的动作,因而致使动词所带的强制性论元不同于施事和受事。可以把致使动作的发出者叫致事,致使动作所支配的对象叫使事,使事若再有变化,表示这种变化的成分可叫补事,以区别于动作动词的施事、受事、与事等。致使动词只带致事和使事的可记为Vg,语义配置式是“Vg(致事;使事)”,在

静态句中,致事做主语,使事做宾语。如:

响声惊动了老人。	他们已经端正了态度。
这些活动丰富了群众生活。	他们孤立了对方。
学校进一步完善了管理。	水灾震惊了全国。

致使动词若再带补事的可记为 Vh,语义配置式是“Vh(致事、使事、补事)”,这类动词构成的句子就是一般所谓兼语句。如:

响声使老人惊动了。	学校请王教授作报告。
上级派小王去上海。	对方强迫他们让步。
他们劝小李放弃竞选。	党指引我们前进。

(四) 心理动词做述谓构成的语义结构

心理动词所带的强制性论元,过去一般跟施事和受事不分,也有叫准施事、经验者、感觉者、现象、感知者、感知对象等。实际上,它们跟施事和受事很不一样,为区别于施事和受事,可以叫经事和感事⁽¹⁸⁾。

心理动词有的只有经事一个强制性论元,可记为 Vi,语义配置式是“Vi{经事}”,静态句中,经事做主语。如:

他迟疑了。	孩子悲伤极了。
他很悲痛。	老王十分可怜。

有的心理动词有经事和感事两个强制性论元,可记为 Vj,语义配置式是“Vj{经事;感事}”,静态句中,经事做主语,感事做宾语。如:

他很爱她。	我们同意他的意见。
大伙儿害怕他。	我们赞同改革。
我感到不舒服。	我知道这件事。

(五) 性状动词做述谓构成的语义结构

1. 性状动词包括性质动词(主要是形容词)和状态动词。有的性状动词是典型的不及物动词,只联系系事一个必有语义成分,即性状

的系属主体,记为 V_k ,语义配置式为“ $V_k\{\text{系事}\}$ ”,在静态句中,系事做主语。如:

局面安定了。	他昏迷了。
飞机消失了。	孩子失踪了。
王冕的父亲死了。	她的声音很响亮。

2. 有的性状动词带两个强制性论元,内部较为复杂,除系事外,另一个可统称涉事(关涉的另外事物),这类动词可记为 V_l ,语义配置式是“ $V_l\{\text{系事};\text{涉事}\}$ ”,在静态句中,系事做主语,涉事做宾语(涉事的句法位置较为复杂,除了做宾语外,有的还必须由介词引导做状语或补语)。如:

这样做不符合政策。	这个工作适合他。
计划合乎要求。	他受到了冷遇。
孩子着了风寒。	小王遭受了一次打击。
这个声音我很耳熟。	这个人我有些面生。
他忠诚(于)教育事业。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
大雾笼罩着山谷。	大街朝着河岸。
我跟他相识。	这条边跟那条边相等。
你跟他同姓。	小王淋了雨了。

3. 有些性状动词带三个强制性论元,记为 V_m ,语义配置式为“ $V_m\{\text{系事};\text{涉事};\text{与事}\}$ ”,一般来说,系事做主语,涉事和与事分别做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或者与事在动词前做状语。 V_m 也很复杂。如:

小王该他不少钱。	小王欠他不少钱。
小王拖欠他不少钱。	我少他一些钱。
我和小王分属两个班。	北京和上海相距千里。

(六) 关系动词做述谓构成的语义结构

关系动词有起事(关系双方的起方)和止事(关系双方的止方)两个强制性论元,记为 V_n ,语义配置式为“ $V_n\{\text{起事};\text{止事}\}$ ”,一般来

说,起事做主语,止事做宾语。如:

我是一个兵。

他姓王。

一个顶俩。

他有一本好书。

这本书值五块钱。

小王像他爸爸。

三、汉语句式的扩展的语义结构

述谓成分除了联系强制性论元外,还可以联系非强制性论元,如时间、处所、工具、材料、方式、原因、目的以及关涉对象、比较对象等。如:

小王明天去上海——“明天”是时间

小王在北京读大学——“北京”是处所

歹徒用绳子勒死了小王——“绳子”是工具

她用那块布料做了一套西装——“那块布料”是材料

由于他的迟到会议没能如期举行——“他的迟到”是原因

为了祖国的明天我们要加倍努力——“祖国的明天”是目的

对于这件事中国人民是有经验的——“这件事”是关涉对象

小王比小张高——“小张”是比较对象

非强制性论元对语义结构来说不是必需的,而是可有可无的。

四、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

(一) 语义结构分析的相对性

述谓成分和强制性论元构成句子的基本的语义结构,加上非强制性论元则是扩展的语义结构。述谓成分、强制性论元、非强制性论元的数量有多少,在过去的研究中,结论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述谓成分、强制性论元、非强制性论元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主要是由动词分类的层次多少决定的。动词(包括形容词)都有一定的句法语义属性,按句法语义属性的类别的不同,可以把动词分成不同的类

别,而这个类别系统是有层级的,可以概括些,也可以具体些,这就决定了述谓成分和强制性论元数量的相对性。上文把现代汉语动词分为五大类,也就是五类述谓成分,当然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如 Va—Vn;涉及的强制性论元有施事、受事、成事、与事、位事、经事、感事、致事、使事、系事、涉事、起事、止事等,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概括或细分;非强制性论元也是如此。

(二) 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

句子的语义结构跟句法结构有联系更有区别,各语义成分(无论强制性论元还是非强制性论元)跟句法成分也是有联系又有区别,不是一一对应的。早期的语法研究往往用语义成分来确定句法成分,正是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对应性。实际上,在动态句中,作为句法成分的主语或宾语,都可以由不同的语义成分来充当;反过来,作为语义成分的施事、受事、与事、工具等,也可以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

语义结构描写和语义关系说明只是句子语义分析的一部分,虽然是重要的部分。句子的语义分析还有模态语义、型式语义、关联义等⁽¹⁹⁾,还有动词、形容词、名词的配价以及语义指向、语义特征、歧义、领属关系、从属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对句子进行语义分析时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节 语用结构和语用分析

一、语用分析的提出

对句子语用平面的研究是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的新问题。80年代初,胡裕树、张斌认为:“分析句子时,分清了语用成分和非语用成分,才可以进行句法分析。”⁽²⁰⁾他们在稍后的关于句型确定的论述中,明确排除了语气、省略、添加、倒装等语用因素对句型确定的

影响。此后,胡裕树、张斌、范晓、范开泰等对句子的语用平面内涵和语用分析进行了详细的讨论⁽²¹⁾。综合各家的观点来看,句子的语用平面的语用分析主要包括句子语用结构的分析、句子语用成分的确
定、句子语用变化的描写和解释等方面。

二、语用结构

“主题—述题”是句子的基本语用结构。句子是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语言交际主要是传递和接受信息,句子所传递的各种信息在交际双方的心理上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已知信息、旧信息,有的是未知信息、新信息。语言交际的双方总是从双方共知(或假定共知)的话题开始交际,这种共知(或假定共知)的话题传达出的一般是旧信息,也就是说句中句子的主题(也称话题);而对主题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才是要传达的新信息,这种对主题的陈述和说明一般称为述题。在句子中,一般情况下主题在前,述题在后。如:

小王 || 还没有来。

这里的环境 || 很优美。

书, || 我们已经买来了。

据陆俭明考察汉语里的话题(主题)是有一定的形式标志的,如话题不是句子的自然重音所在;能在其后加“是不是”形成反复问句;能在其后加上前置连词,使句子成为一个分句⁽²²⁾。这样看来,位于句首可以成为焦点的都不是主题(但是主语)。如:

谁 || 把东西打坏了?

哪里 || 能买到这本书?

什么时间 || 开会?

是小李 || 打坏了东西。

只小李一个人 || 去了北京。

电话 || 联系吧,不要总是写信。

谁 || 去? ——我 || 去。

用什么东西 || 盛? —— 大碗盛。

谁 || 也说服不了他。

一句话 || 他也不说。

哪儿 | 我都不去。

以上句子的双竖线前的体词性成分都不是主题,它们都是焦点。这样看来,汉语中就有非主题句,下面这些句子也只能认为是非主题句——不仅没有主题,也很难找到述题:

我! (答句)

票!

钱!

而“出太阳了、下雨了、不许走”等可视为主题省略。

“天多么晴朗啊!”一句是主题+述题句,但“多么晴朗的天啊!”一句中还有没有主题和述题呢?对“多么晴朗的天啊!”一句,也不妨把“天”看作主题,述题成了修饰语;再如“好香的干菜呀!”“好气派的大楼啊!”等句子也可以这样分析。

句子从语用结构看,还有焦点成分,一般是述题即新信息的重点部分,这在前文已经介绍,此不赘述。

区分主题和述题,这在句子分析中很有意义,一是有利于分析句子的信息结构,有利于从主题和话题的联系的角度来看句子的衔接和连贯,这是话语语言学十分关心的课题;二是便于区分句子的三个不同的平面,不至于把句法因素、语义因素、语用因素混在一起,比如说,主语、施事、主题虽有联系但也有区别,它们各是不同平面上的概念。主语是句法范畴的概念,它既是必有论元又是陈述对象,一般由表示必有论元的词语充当,位置在动词之前,前面不能有介词,动词前若有多个必有论元,则施事优先充当主语。汉语语法学界对如何确定主语尽管有争议,但主语、施事、主题并不一致的观点,在当前却已是共识。像下列句子中介词引导的词语就是主题而不是主语: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我来说几句。

对这篇文章的观点,王教授不太赞同。

有关这件事,我们还在研究。

对于北京的气候我们真是不敢恭维。

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思考好。

“对、对于”引导的主题还可以位于主语后面:

我们对于北京的气候真是不敢恭维。

王教授对这篇文章的观点不太赞同。

至于所谓的“主谓谓语句”的主题和主语问题,由于争论较多、分歧较大,这里暂不涉及。

同时,下列句子中的施事成分(加点词语),也不是主语:

台上坐着主席团。

他家来了客人。

监狱里逃走了一个犯人。

小王的戏唱得很好。

三、语用成分

主题、述题、焦点作为句子语用结构的组成成分当然是语用成分,不过,这些语用成分一般同样也是句法成分。汉语句子里另外有些语用成分是专门的语用成分,不能充当句法成分,这些语用成分多是句法分析应该排除的。这些语用成分综合起来看,大致有如下几类:

(一) 语气词

句子末尾或句子中间的语气词是典型的语用成分,由语气词表达的语气或口气是句子跟现实相联系的重要方式,语气词的不同运用,反映了句子的表达用途和说话者的言语行为类型的不同。同样的句法语义结构,因语气词的不同而有各种微妙的语气差别和用途差别。如:

他很忙的。——陈述语气

他很忙啊！——感叹语气

他很忙吗？——疑问语气

他很忙吧！/?——测度语气

走！——命令语气

走吧！——请求语气

走吗？——疑问语气

有些语气词可以用在句子中间表示停顿，有使语气舒缓、提示主题的作用，或者表示说话者的情绪和情状，如边思索边说话等。如：

他这个人呀，我们是了解的。

小张吧，这个人哪，还是有能力的。

这件事嘛，你自己做主吧。

语气词和语气类型、语气范畴，是很复杂的，详见“句类”部分。

(二) 口气

口气是表达思想感情的种种方式，如肯定和否定、强调和委婉、迟疑和蛮横、活泼和泼辣等等。口气反映了说话者对所述内容的主观情态。口气的表达方式很多，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副词、表示口气的副词（也许、大约、难道、究竟、幸而、竟然……）、表示强调的“是”和“是……的”以及“毫无疑问、不用说、不可否认、说实在的、老实说、不错”等词语、双重否定格式（不得不、不……不、没有……不）、委婉表达格式“不太、不大”以及某些修辞的方法。句子中表示某种口气的词语，过去一般分析为状语，看作句法成分。这些词语实际上有双重功能，从句法上看，有修饰作用，从语用上看表达了各种口气，“毫无疑问、不用说、不可否认、说实在的、老实说、不错”等词语人们已经把它们看作专门的语用成分——插入语，成了独立成分，不再看作句法成分。

(三) 评议语

某些句子中往往有说话者对某个事物、事件、情状、情感、态度进

行评议的词语,这些评议性的词语反映了说话者的意见、看法和情感、态度,应该是一种很重要的语用成分。评议性的词语主要是所谓的助动词,含有评议性词语的句子叫评议句,这种句子只是对将要出现的动作行为或事情等从可能性、必要性、主观意愿、客观要求等方面进行评议、议论。“能、能够、可能、可以、会”等是表示可能的评议语。如:

小王不可能来了。

她会做衣服。

这样做不可以。

可能小王已经走了。

“要、愿意、愿、情愿、肯、敢、敢于、勇于”等是表示意愿的评议语。如:

这孩子要去上学。

她不情愿永远做配角。

老王敢说大话。

“该、应、应该、应当、必须、须、要、得”等是表示应该和必要的评议语。如:

生存权应当是目前中国人民争取的基本权利。

小李也该回来了吧。

我们必须赶快离开危险地区。

会不会小王已经回来了?

“许可、许、准、准许、得”等是表示允许的评议语。如:

军事重地,闲人不得入内。

这里不准许乱扔垃圾。

“值得、值、配、容易、难、难于”等是表示值得、难易的评议语。如:

这本书值得读。

我们难于启齿。

评议语,“暂拟体系”把它们跟之后的主要动词合称“能愿合成谓语”,后来的论著一般分析为状语(也有分析为谓宾动词的);吕叔湘

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里把它们分析成由高一级谓语转换成的前谓语；李临定正式提出并详细论述了“双谓语”说，把评议语看作“前谓语”⁽²³⁾；陈爱文认为助动词可以脱离动词，可以叫“中动语”⁽²⁴⁾；陆丙甫则进一步认为句中的助动词是个结构上相当自由的成分，干脆叫“情态语”，是非句型成分⁽²⁵⁾。这些认识都说明人们看到了助动词不同于状语和谓语。范晓、胡裕树则把句中的助动词称为“评议语”，是语用成分⁽²⁶⁾。

(四) 插说语

插说语在句子里位置不固定，不跟其他成分发生句法关系，在结构上不是必要的，但在表意上往往是必要的，在加强语势、变化语气和口气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插说语是典型的语用成分。

插说语表示呼应、应答、感叹、引起对方注意、对情况的推测与估计、特定的口气、消息或情况的来源、总括、举例、变化语气、语意未尽等作用。如：

老李，前边有危险！

对，就是这本书。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呀！

前面正在修路，当心！

这篇文章，少说也有1万字。

你这样做，尤其是你今天的行为，严格地说，是不符合规定的。

这间房子，据前人传说是杨贵妃出生的地方。

这个人，归根结底是要倒霉的。

首先，语法是语言的组织规则，比如，……；此外，……

在这件事上，你是不对的，换言之，处理方法不当。

(五) 复说语

如果两个词语同指一个事物，一个用在句首或句末，另一个用在

主语或谓语里,这句首或句末不属于主语或谓语的那个词语就是复说语,用在句首的复说语一般是句子的主题,用在句末的是补充语意的。如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都是复说语:

大学教授,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崇敬的称呼啊!

我们班的同学,有的在教室看书,有的在操场打球。

我了解他,你的那个同学。

大学生的生活有三个点:宿舍、食堂、教室。

(六) 句首修饰语

句首修饰语是一个泛义说法,表示口气的词语、评议语、插说语、复说语都有在句首的,除此以外,句首还有表示时间、地点、范围、关涉的修饰语。如:

至于工资问题,我们还会研究的。

在我们这些同学中,他是优秀的。

星期天,在外滩,我们见一次面吧。

这些表示时间、地点、范围、关涉的修饰语,过去一般看作状语,这样从层次分析来看,这些成分就跟后面的成分构成偏正关系,从而不利于归纳句子结构类型。若把句首修饰语看作语用成分,对确定句型有利,如上面的句子都是主谓句。

四、句子的语用变化

句子的语用变化,主要指在一定语境中为一定的语用目的,改变句法成分的位置,这种句法成分的位置变化有两种,一种是句式变换,如“主语+动词+宾语”句变换成“把”字句、“被”字句、主谓谓语句等等,形成系列的同义句式,这是一种跟句法、语义有关的影响句型的句式变换,不同的句式有不同的语用价值;另一种是跟句法、语义无关的句法成分的移动,这就是一般所谓的倒装句,这是纯粹的语用现象。

为了经济、简洁和语意连贯等语用目的,句法成分往往可以省略。(有关倒装和省略的具体内容,请参看“第三章”)

句子的语用结构和语用成分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如语用分析还应该不应该包括指称和陈述、定指和不定指、预设和前提、指代和照应等内容等,都需要进一步思考。

第四节 句子成分分析法

一、句法分析概说

句法分析是句子分析的基础,也是句子理解和解释的关键。传统语法、描写语法以及生成语法不区分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其所谓句子分析主要是指句法分析,并在不断的语法研究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句法分析方法——析句方法。析句方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也备受重视,汉语语法研究方法的发展,实质上也可以归结为析句方法的发展。

从《马氏文通》开始,汉语语法研究就对句子进行成分分析,但从《马氏文通》到20世纪4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主要是在传统语法的框架里进行的。传统语法是起源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法体系,它以逻辑语义为标准来进行语法分析、凭意义来划分词类、以施受来确定主语和宾语等句法成分、在句法分析上主要采取句子成分分析法。《马氏文通》用起词、语词、转词等术语来分析句子成分,到《新著国语文法》就发展成了著名的六大成分,“暂拟体系”把句子成分分析法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描写语法的引入,五六十年代,国内有学者开始尝试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汉语句子,《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开始使用了直接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稍后朱德熙在他的一系列论文中运用描写语言学的基本方法具体分析了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吕叔湘、方光焘、黄景欣等人参与了有关描写语言学方法的讨论。80年代初随着析句方法讨论的开展和哈尔滨“全国语

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的召开,句子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进行了一次正面交锋,从此描写语法的层次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句法分析方法。同时,变换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在句法分析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分析句子首先必须以句法分析为基础,句法分析就是要揭示句子的句法结构的内部构造规律,句法结构的内部构造涉及许多方面,析句就是要通过一定的分析方法和程序把它们揭示出来;析句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复杂的、大量的、具体的句子中归纳出句子的构造规律和构造特点;析句也是句子理解和解释的基础,更可以帮助人们发现并改正句子结构上的毛病,正确地使用句子;析句方法的优劣、分析结果的正确与否,还直接影响汉语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句子的信息处理。

句法分析方法的选择是基于对句子结构本质特点的认识的,一定的析句法反映了析句者对句子的认识和他的句法观。因而,评价析句法主要看它是否能揭示出句子句法结构的本质特点和某些特殊点,看它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分析不同类型的句子,看它对句子的理解和解释力有多强,同时分析方法本身是否简明、好用。

二、句子成分分析法

传统语法主要采用句子成分分析法来分析句子,这种析句法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句子是由词构成的,词进入句子以后跟其他词发生结构关系就充当句子成分,词跟句子成分有对当关系。这可拿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及“暂拟系统”为代表。《新著国语文法》认为:“若干个词组合起来成为一个短语,若干个词或短语连系起来成为一个句子;就句子或短语来考究其中大小观念联结配置的方式和所担任的职务(可用图解表明),归纳成几个简单的部分,这就是句法成分。”⁽²⁷⁾这里的“句法成分”实际上就是“句的成分”即句子成分。《新

《新著国语文法》认为某些“短语”可以做句子成分,如名词语(相当于名词的动词性短语等)、形容词语(相当于形容词的短语)、副词语,联合短语在句中可能做复成分,这样实际上只有非偏正短语、非主谓短语才有可能做句子成分,因而实质上《新著国语文法》主要是把词跟句子成分对应起来的。《汉语知识》说得就更加清楚了:“在句子中词和词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按照不同的关系可以把句子分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句子的组成部分叫作句子成分。”“从语法构造方面看,词在句子里,地位不同,有的充当基本成分,有的充当连带成分。”“主语部分里的主要的词是主语,谓语部分里的主要的词是谓语。”“句子由词构成……用来帮助、补充的词是连带成分。”“句子是用词组成的。一个词用在句子里就要同别的词发生一定的关系:有的词是说明别的词的,有的词是被说明的;有的词是修饰别的词的,有的词是被修饰的;等等。……词在句子里同别的词有了一定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句子成分。”⁽²⁸⁾这就明确认为句子是由词构成的,因而句子成分跟词是对应的。传统语法分析句子就是要找出由词充当的各种句子成分。

句子成分有多少呢?《新著国语文法》认为句子成分可以分为三组:主语和述语(即谓语)是主要的成分,宾语和补足语(主要是表语)是连带的成分,形容词性的附加语(简称形附,也称定语)和副词性的附加语(简称副附,也称状语,后附于述说词的也称补语)是附加的成分(以上依1992年新1版),这就是有名的六大成分。《汉语知识》也是六大成分:主语和谓语是基本成分,宾语、补语、定语、状语则是主要成分的连带成分。60年代以后,有学者又把宾语升级为主要成分,跟主语、谓语同级。《汉语知识》还把句子首先分成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两个部分,它们各自的主要的词分别是主语和谓语。

分析程序又是怎样的呢?由于认为各句子成分在句子中的地位不同,有的是主要的、有的是连带的、有的是附加的,或者有的是基本的、有的是连带的,因此,分析句子成分时,要有所区分。在析句时可以用找中心的办法来确定句子成分,先把句子按照逻辑语义关系分析为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两个部分,然后在主语部分找出主语部分

的中心词——主语，在谓语部分找出谓语部分的中心词——谓语，主语和谓语就是句子的主要成分或基本成分。其次是找出主语和谓语各自的连带成分：主语之前的修饰语是定语，谓语之前的修饰语是状语，谓语之后的补充成分是补语，动词之后的受其支配的成分是宾语（宾语若有修饰语也是定语）。然后，按找出的句子成分总结句子的格局。这样，析句就完成了。由于析句要求一举找出全句的两个中心词，让其他成分依附于中心词，所以，又把这种句子成分分析法叫做中心词分析法。“句子成分分析法”是从句子构造即析句依据上来命名的，“中心词分析法”是从分析程序上来命名的。句子成分分析法的析句结果还可以用图解法来直观显示。《新著国语文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首创了图解法，后来变为符号法，如：主谓之间用“||”隔开、“__”表示主语、“_”表示谓语、“()”表示定语、“〈 〉”表示补语、“[]”表示状语、“~~~~”表示宾语，像“人民解放军迅速打退了进攻的敌人”一句就可以分析为：

(人民)解放军 || [迅速]打〈退〉了(进攻的)敌人

这个句子的格局是：定语—主语 || 状语—谓语—补语—定语—宾语。

三、句子成分分析法的优点和缺点

(一) 句子成分分析法是传统语法的主要析句方法，在汉语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帮助建立了汉语语法学尤其帮助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教学语法体系，对推动汉语语法研究、普及语法知识、深化语法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它重视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构造关系，反映了句子构造的某些方面的特点；词与词之间的构造关系的说明有利于建立基本的句法结构类型，构造关系的说明也有助于区分“学习文件、进口商品”这样的歧义格式；句子成分分析法及其图解法和符号法对于简单的句子的分析有直观、简洁的好处，六大成分的说明也便于学习和掌握；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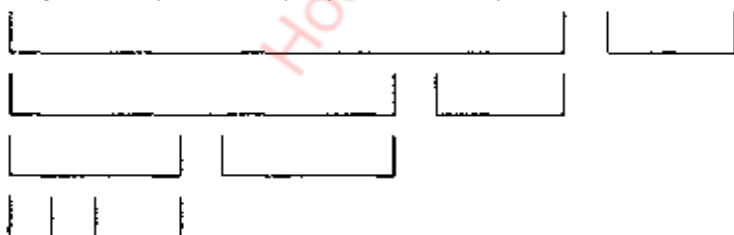
中心的方法便于寻找句子的主干,这对正确理解句意、纠正语病有很大帮助,如“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言的要素,是研究词语的构成、意义、用法的学问”。一句的主干是“词汇是材料,是要素,是学问”。从“词汇是学问”就可以看出语病的所在了。正因为如此,句子成分分析法至今仍然在教学语法领域以不同方式被运用着。

(二) 句子成分分析法的缺点也是明显的。首先,它认定句法分析就是分析一个句子(单句)的句子成分,没有区别句子成分和句法成分,用六大成分来分析句子,并把六大成分平铺在一个平面上,这就抹杀了句子句法结构的层次性。面层次性正是句法结构的本质属性之一,如果抹杀了层次性,就会抹杀不同层次关系的句法结构的差异。比如复杂的名词性短语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

(1) 一辆 新式的 永久牌 自行车



(2) 我 同学 的弟弟的 同学的 自行车



(3) 我 和弟弟的 自行车



(4) 漂亮 而又 轻便的 自行车



(5) 我 才 买的 自行车



(1)是递加的定语,即中心语是偏正短语的体词性短语;(2)是顿加的定语,即修饰语是偏正短语的体词性短语;(3)和(4)是列加的定语,即修饰语是并列关系,共同修饰中心语;(5)是主谓短语做定语。同是偏正短语,内部层次差别很大,成分跟成分之间有的是直接关系,有的是间接关系,而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并用符号法来显示,这种偏正短语的内部层次关系和结构差异就很难显示出来。实质上,六大成分在句子里是处在不同层次上的,以上文曾经举过的例子可以说明: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很快就打退了进攻的敌人”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并用符号法显示只能是这样的: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 || (很快)(就)打(退)了(进攻的)
敌人

有学者认为六大成分被分为主要成分、连带成分、附加成分或基本成分、连带成分,并不是不讲层次。这实际上是按成分在结构、语义上的重要性所作的类别划分,而不是自然层次的切分,因而体现不出直接成分关系来,如上句按句子成分分析法“解放军”是主语、“打”是谓语,但它们并不是直接成分,只有“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和“很快就打退了进攻的敌人”才真正是直接成分关系。

其次,由于不重视层次关系,一些语言现象运用句子成分分析法无法分析,如对由于层次关系不同造成的歧义结构,就无法分析,如“这堵墙垒高了一点儿”,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只能分析成:

(这堵)墙 || 垒〈高〉了〈一点儿〉

实际上“垒高了一点儿”是有歧义的,原因就在于它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垒高了|一点儿,或者,垒|高了一点儿,层次不同意思也就不同。

再如,某些句法结构由于层次不同因而结构关系不同,若只用成分分析法也无法很好地说明。如:

反对拍马屁的老王:反对|拍马屁的老王,或者,反对拍马屁的|老王

关系到学校进一步发展的规划:关系到|学校进一步发展的规划,或者,关系到学校进一步发展的|规划

再次,坚持找中心词,否定短语的造句功能,不能反映句子结构或句意的本来面貌。汉语的短语结构类型复杂多样,功能也复杂多变,除偏正短语外,许多短语都很难找出中心词,若强找中心词,则使许多句子的分析结果令人难以接受,如:“端正态度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主语部分是个述宾短语,要找中心只能是“端正”,谓语部分的中心也只能是“是”,这样,主语和谓语并不能搭配:*端正是。即使加上宾语部分的中心“步”,形成“端正是步”,也是很奇怪的组合。有些动词是粘宾动词,宾不离动,动不离宾,摘不出中心,如:“问题要加以解决”、“他显得很累”、“我姓王”、“小王善于谈判”;有些偏正短语的中心语不能离开状语,如:“我们为孩子着想”——*我们着想、“这个数字跟你那个数字相等”——*这个数字相等;有些述宾短语是述补短语做述语再带宾语,中心词跟宾语不能搭配,如:“熬红了眼睛”——*熬了眼睛、“坐驼了背”——*坐了背、“涨红了脸”——*涨了脸、“笑痛了肚子”——*笑了肚子;有些体词性谓语必须是短语,如:“这孩子大眼睛,黄头发”——*这孩子眼睛,头发;带否定的词语的谓语,丢弃了否定词,意义大变;尤其某些表示相互关系的判

断句,找出的中心词的搭配是荒唐的:“于福的老婆是小芹的娘”——老婆是娘、“他的表妹是小王的老婆”——表妹是老婆、“我的好朋友是小王的哥哥”——朋友是哥哥、“小王的舅舅是小王妈妈的大哥”——舅舅是大哥、“小芹的妈妈是小二黑的丈母娘”——妈妈是丈母娘。

再次,同一句法结构析句时作不同处理,缺乏一贯性。坚持句子成分分析法的学者,面对短语的造句功能和找中心的难处,不得不承认某些短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做句子成分。如述宾短语做主语、宾语、定语等可以分析为整个短语做句子成分,不再找中心,如在“研究语法是很有价值的”、“他想研究语法”、“研究语法的学者很清贫”等句法结构中,述宾短语“研究语法”分别做主语、宾语、定语,这样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又不能一一贯之,述宾短语做谓语时则不再分析为整个述宾短语做谓语,而分析为谓语和宾语,如“我们必须研究语法”是主语+状语+谓语+宾语。再如偏正短语处在主语、谓语、宾语位置时,分析为定语+主语/宾语、状语+谓语,如“人民解放军”在“人民解放军迅速打败了敌人”中是“定语+主语”,在“那是人民解放军的汽车”里是整个做定语;“最幸福”在“他最幸福”里分析成“状语+谓语”,在“他是最幸福的人”里则是整个偏正短语做定语。为什么相同的结构在不同的句法位置要有不同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结果呢?这主要是由于句子成分分析法总是不希望短语能够做句子成分,力图使词跟句子成分对应。

再次,用六大成分的排列来显示句子的格局是不科学的。由于六大成分在句子中是处在不同层次上的,因而句于成分分析法用六大成分的平而排列来显示句子格局,就不能科学地反映出句子的结构类型,因为句型是个层次系统。由于句法结构有递归性,扩展在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如果按成分的排列来确定句子格局,每增加一个扩展的成分,就是一个新的句型,这就失去了句型的以简驭繁的概括性,如“小王吃饭了”、“小王吃了一碗饭”、“小王今天吃了一碗饭”、“我们单位的小王今天吃了一碗饭”、“我们单位的新来的小王今天在

食堂吃了一碗新米饭……”按句子成分分析法归纳句型的方法,就应该归纳为不同的句型。

最后,句子成分分析法只能适用于单句的成分分析(详细阐述已见上文),它不能用来分析词法、复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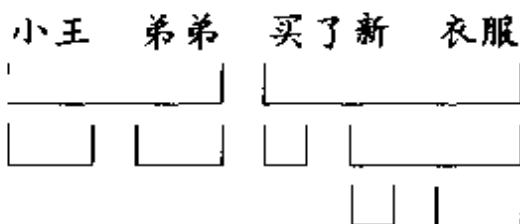
正因为句子成分分析法存在如此多的问题,改革或选取新的析句方法势在必行。

第五节 层次分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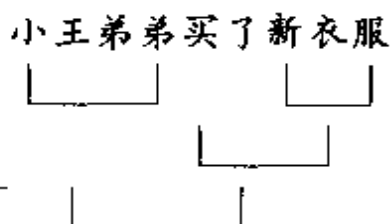
一、层次分析法的来源和性质

层次分析法是基于语言单位的层次性而采取的一种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最早是由美国描写语言学创始人之一的布龙菲尔德提出来的,他曾以“Poor John ran away”为例对层次分析方法作了具体说明。描写语法利用层次分析法来分析语言单位之间的层次关系。在汉语语法学界最早运用层次分析法的论著是50年代丁声树等在《中国语文》上连载的《语法讲话》(60年代初出版单行本叫《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后来朱德熙在60年代初的一系列论文中介绍和运用了层次分析法,1979年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里又对层次分析法作了详细的论述,80年代初的析句方法讨论和哈尔滨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使得层次分析法成了继句子成分分析法之后的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要析句方法。

任何一个复杂的语言单位都是由较小的语言单位组成的,但不是一下子组成的,而是由小到大逐层逐层组织起来的,如“小王弟弟买了新衣服”是“小王”和“弟弟”组合成一个偏正短语、“新”和“衣服”组合成一个偏正短语、“买”再和“新衣服”组合成一个述宾短语、“小王弟弟”和“买了新衣服”最后组合成主谓短语,这种层层组合关系可以显示为{(小王+弟弟)+[买+(新+衣服)]},也可以显示为:



或



既然层次性是句法结构的本质属性,那么析句就应该反映出这种层次特性。层次分析法实际上就是顺次逐层地找出一个语言结构体的直接组成成分的方法,如“小王弟弟买了新衣服”作为主谓结构,“小王弟弟”和“买了新衣服”就是它的两个直接成分,“小王弟弟”作为偏正结构,“小王”和“弟弟”就是它的两个直接成分,“买了新衣服”作为述宾结构,“买了”和“新衣服”就是它的两个直接成分,“新衣服”作为偏正结构,“新”和“衣服”就是它的两个直接成分。由于分析结果是要找出结构体的直接组成成分——直接成分,因而层次分析法又叫直接成分分析法;又由于一个结构体一般只有两个直接成分,所以又叫“二分法”(并列结构可以多分,如:多|快|好|省、工|农|兵|学|商);直接成分的英语拼写是 Immediate components,所以又简称 IC 分析法。

二、层次分析法的原则

描写语言学讲究发现程序,为层次分析制定了一系列的分析标准,来控制层次切分的正确性。若以词为最小的语言单位,那么,两个词的结构体当然只有一种切分可能,三个词的结构体就有两种切分的可能,四个词的结构体就有三种切分的可能,N 个词的结构体就有“N-1”种切分可能,但正确的切分除了歧义结构以外,一个结构体

只能有一个。为得到正确的切分,层次分析一般须遵循三个原则。

(一) 结构的原则

对结构体进行层次切分,切分出的各个直接成分除了词以外,首先都必须是某种语法中客观存在的合法的语言单位或结构体,如果是,则切分符合结构的原则,否则,则不符合结构的原则。如:

a. 小王很|高 b. 小王|很高

“a”的切分,作为直接成分的“小王很”(名词+程度副词)不是汉语中合法的结构体,因而“a”的切分是不正确的,“b”的切分符合结构原则。再如:

a. 吃|得很饱 b. 吃得|很饱

“a”切分出的直接成分“得很饱”(结构助词+副词+形容词)不是汉语中合法的结构体,因而切分不正确,“b”的切分符合结构的原则。又如“很读了几本书”只能切分在“很”的后面,不能切分在“几本书”的前面,因为“很”不能修饰“读”,“很读”不是汉语中合法的结构体。

(二) 功能的原则

对结构体进行切分,切分出的直接成分不仅要是合法的结构体,而且应该能够搭配,即要符合某种语言的语法单位的搭配原则。如果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在语法功能上是可以搭配的,就合乎功能的原则,是正确的切分,否则,不符合功能的原则,就是不正确的切分。如:

a. 那间|房子的住户 b. 那间房子的|住户

“a”的切分,“那间”作为指量短语不能修饰“住户”,“住户”不能用“间”来计量,不符合功能的原则,所以是不正确的切分,“b”的切分符合功能的原则。再如:“肥大的运动员的衣服”只能切分在“运动员”的前面,不能切分在“运动员的”后面,因为“肥大”不能修饰“运动员”,只能修饰“衣服”;而“高大的运动员的衣服”只能切分在“运动员的”后面,不能切分在“运动员的”前面,因为“高大”只能修饰“运动员”,不能修饰“衣服”。

(三) 意义的原则

对结构体的切分,要符合意义的原则。这包括:1)切分出的直接成分本身要有意义,2)切分出的直接成分的意义要符合其在语段中的原有意义,3)切分出的各直接成分在语义上要能搭配,并且它们的搭配要合乎原语段的意义。否则,对结构体的切分就不符合意义的原则,也就是不正确的切分。如:“电子计算机”若切分成“电子计”和“算机”,每个直接成分本身没有意义,切分成“电子”和“计算机”是正确的;“捉拿歹徒的公安干警”若切分成“捉拿”和“歹徒的公安干警”,每个直接成分都有意义,但“歹徒的公安干警”是不合事理的,切分成“捉拿歹徒的”和“公安干警”是正确的;“熬红眼睛”若切分成“熬”和“红眼睛”,虽然每个直接成分本身有意义,意义也合乎事理,但不合原结构体的意义,也不能搭配,因而是错误的切分,只有切分成“熬红”和“眼睛”才是正确的;“北京大学的学生”若切分成“北京”和“大学的学生”,直接成分有合乎事理的意义,也能搭配,但直接成分搭配后的意义不合原结构体的意义:“(北京)大学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切分成“北京大学的”和“学生”是正确的;“打死了小王的猫”若切分为“打死了小王的”和“猫”,直接成分有意义,但直接成分的搭配不合事理,只能切分成“打死了”和“小王的猫”。可见,层次切分在意义上的要求是严格的,意义标准的表现也是复杂的,但无论怎样,不合意义的层次切分总是不可接受的,意义标准是对层次切分正确与否的最后认定。

除了结构、功能、意义的原则标准外,层次切分还涉及许多可加以利用的因素,如语感、语音停顿、替代、扩展、概率统计等,范继淹曾对这些因素做过专门的评述⁽²⁹⁾。

三、层次分析法的运用

(一) 层次分析法对句子等语言单位进行逐层顺次的分析,反映了语法结构的自然层次,体现了语言结构的层次性,相对于句子成分

分析法来说,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也有助于对句子结构的理解和解释。如理解“熬红了眼睛”必须知道“眼睛”是“熬红”这个述补结构的宾语,而不是“熬”的宾语,这些信息的理解就是层次分析提供的。“坐了腰”不说,“坐驼了腰”可以说,原因就在于“腰”是述补结构“坐驼”的直接成分,“腰”不能是“坐”的直接成分,层次分析可以很自然地显示这些信息,帮助理解。“中国医学研究”有歧义,原因就在于层次不同:中国|医学研究或中国医学|研究。再如“对售货员的意见”、“咬死了猎人的狗”、“四个大学的学生”、“反对拍马屁的老王”、“穿好衣服”等歧义结构都可以通过层次分析来加以分化:

对|售货员的意见;对售货员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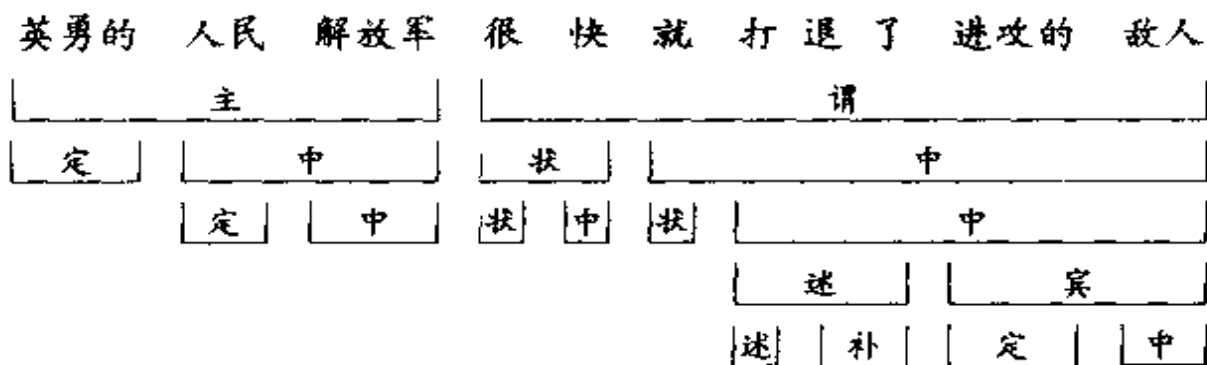
咬死了|猎人的狗;咬死了猎人的|狗

四个|大学的学生;四个大学的|学生

反对|拍马屁的老王;反对拍马屁的|老王

穿|好衣服;穿好|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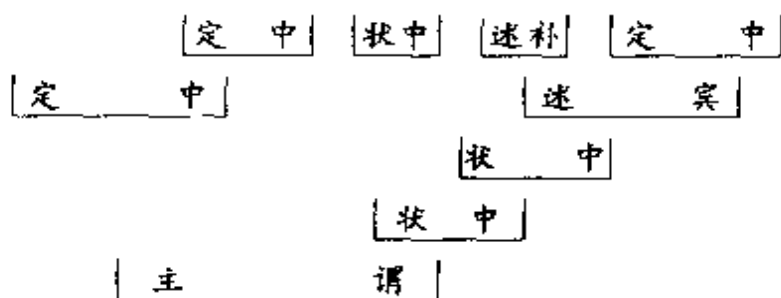
(二) 层次分析的目的在于显示句子结构的自然层次,若不特加说明,难以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对直接成分之间关系的说明,是句子分析和句子理解的重要内容之一,句法结构关系也是句法结构客观属性之一,所以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句法结构时,还应该同时说明结构关系。不少学者提倡层次分析法要结合句子成分分析法是有道理的。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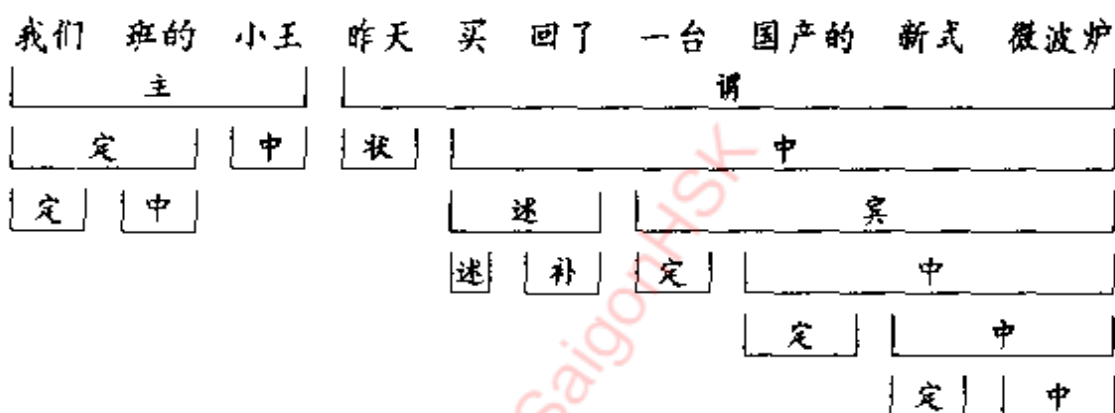
(三) 层次分析的结果可以用图解法来显示,图解的方式即标示符号有许多种,有从大到小的,如上句的图解;也有从小到大的。如:

现代汉语句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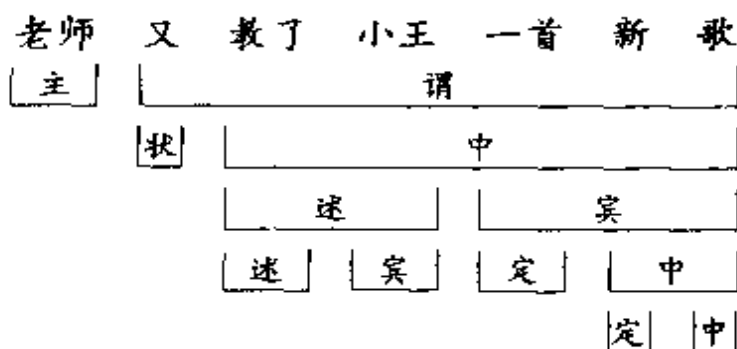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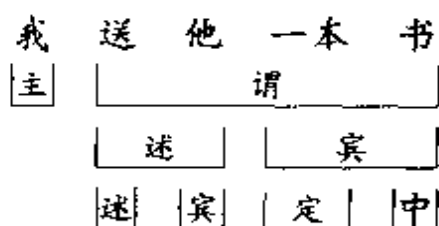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很快就打退了进攻的敌人



教学中一般采用从大到小的图解方式。如：



双宾语句、兼语句、连动句、述·宾·补结构、述·补·宾·补结构等句法结构的层次切分有争议，撇开理论上的问题，从教学角度看，可以采用下列切分方法（各举两例示例）：



第二章 句子结构和句子分析

上级 派 小王 去 工地
 [主] [谓]
 [述] [宾]
 [主] [谓]
 [述] [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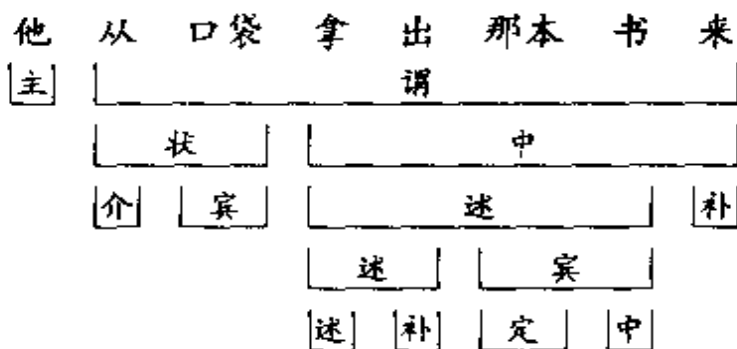
我们 邀请 鲁教授 作 报告
 [主] [谓]
 [述] [宾]
 [主] [谓]
 [述] [宾]

小王 去 图书馆 看 书
 [主] [谓]
 [连] [动]
 [述] [宾] [述] [宾]

他 调 回 上海 工作
 [主] [谓]
 [连] [动]
 [述] [宾]
 [述] [补]

我 拉了 他 一把
 [主] [谓]
 [述] [补]
 [述] [宾]

现代汉语句子



(四) 多直接成分、不止一种切分的可能、句首状语的分

联合结构若联合项超过两个、连动结构若连续动作超过两个，就有不止两个的直接成分。如：



有些句法结构可以有不止一种的切分可能，且不同的切分都不违反层次切分的三个原则，也没有产生歧义，如“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言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可以有几种切分可能：a.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言研究所第一研究室、b.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言研究所第一研究室、c.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言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再如“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上海师范大学”也可以有几种切分可能：a.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上海师范大学、b.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上海师范大学、c.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上海师范大学。当然偏正结构并不是都能这样切分的，多数只有一种切分，如“北京大学|学生”。一些“状·动·宾”结构也有多种切分的可能，不同的切分既没有违反三个原则，也没有产生歧义，如“慢慢地吃完了饭”：a. 慢慢地|吃完

了饭、b. 慢慢地吃完了|饭；“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a. 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b. 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是所有“状·动·宾”结构都有两种切分的可能，如“很|读了几本书”。这种有多切分可能的结构是客观存在的，不必强行规定哪一种是正确的，哪一种是不正确的。

句首状语跟中心句按说应是偏正关系，进行层次切分时理论上应该考虑句首状语，但在确定句型时，可以不考虑句首状语，句首状语是非句型成分。当然还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解释，认为句首状语是语用成分，不是句法成分（相当一部分句首状语只能是语用成分）。

（五）层次分析法不是一种自足的分析方法，这不仅表现在在进行层次切分时还要标明句法关系，而且它在语义关系判定、句型划分、句子切分的深度、层次相同的歧义的分化、间接成分的关系的辨识等方面也存在问题。

直接成分之间有语义关系，理解句子还必须在层次关系、句法关系的基础上理解语义关系：“鸡不吃了”层次和句法关系只有一种解说，语义关系却有二种；“在火车上写字”的语义关系有二种不同理解；“山上架着大炮”的语义关系也可有二种不同理解。间接成分没有句法关系，但有语义关系：“他凉凉地喝了一碗茶”、“这孩子圆圆地划了一个圈”，“凉凉地”跟“一碗茶”、“圆圆地”跟“一个圈”虽不是直接成分关系，却有语义关系。再如句子中的副词和补语都可以指向其非直接成分。这说明还必须在层次分析和成分分析之外探索更新的分析方法。

对句子进行层次分析，原则上讲可以切分到语素，但从语法教学角度看，现在一般切分到词，而且相当于词的词汇单位如惯用语、成语及其他固定短语也不必再切分。同时，在归纳句型时，更需要注意层次切分的深度，并不是层次切分的所有结果——直接成分都是句型成分。

第六节 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和语义指向分析法

一、变换分析法

(一) 汉语变换分析的发展

由于语言中存在大量的同义格式、同形格式(歧义格式),使得语法学家不得不运用格式之间的可变换关系来探讨某些语法问题。据考察,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刘复在其《中国文法通论》1923年的“四版附言”中就已经运用变换的方法来区分“在”的用法;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专门研究了“结合”和“组合”的转换,被誉为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的先驱;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也研究了“鸟飞——飞鸟”、“国大——大国”的转换问题。不过,60年代以前的变换或转换跟现在说的变换分析方法的“变换”不同。作为句法分析方法的“变换”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后期的代表人物海里斯(Z. Harris);真正使变换分析成为汉语语法分析的一种重要方法的是朱德熙的研究成果,朱德熙在《说“的”》和《句法结构》等文中具体运用了变换分析方法⁽³⁰⁾,并在《句法结构》一文中论述了变换问题,朱德熙《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一文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变换分析问题,并把变换分析确立为语法分析的方法⁽³¹⁾;此后,袁毓林、陆俭明、李临定、方经民等对变换分析的来源、理论基础、原则、运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³²⁾。

(二) “变换”的性质和变换分析的原则

朱德熙认为:“变换可理解为存在于两种结构不同的句式之间的依存关系。”⁽³³⁾变换可以用来作为一种语法分析的手段。陆俭明则把这种依存关系限定在同一层面上,认为:“‘变换’是指同一层面上

不同句法结构之间结构上的依存关系。”⁽³⁴⁾这说明“可变换”是某些句法结构之间依存关系的一种体现。而“变换分析是利用某一句式同相关句式之间可能存在的变换关系对该句式进行语法分析的一种方法。”如“在黑板上写字”可以变换为“把字写在黑板上”，“把字写在黑板上”也可以变换为“在黑板上写字”，这说明“在黑板上写字”和“把字写在黑板上”之间有可变换关系，它们之间，意义相同，构成各句法结构的实词相同，但句法结构不同；正因为“在黑板上写字”可以变换为“把字写在黑板上”，我们也就此可以证明“在黑板上写字”的“黑板上”是“写”的结果“字”存在的处所。“在食堂里吃饭”不能变换为“把饭吃在食堂里”，这说明“在食堂里吃饭”和“把饭吃在食堂里”不存在变换关系，同时也就没有利用变换关系来对它们进行语法分析的可能。

再如“台上坐着主席团”可以变换为“主席团坐在台上”，“主席团坐在台上”也可以变换为“台上坐着主席团”，两者意义相同、构成句法结构的实词相同，但句法结构不同，这说明“台上坐着主席团”和“主席团坐在台上”之间有可变换关系。变换分析法正是利用句式之间客观存在的这种可变换关系来进行语法分析的。

再如“他谁都不相信”可以变换为“他不相信谁”和“谁都不相信他”，变换后的两个句子意义不同，但都跟原式有可变换关系，这说明“他谁都不相信”是歧义句。可见，变换分析可以帮助认识和分化歧义句。

语法研究实践证明变换分析是一种有效的句法分析方法，为保证变换分析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必须遵循平行性原则，这一原则据朱德熙、陆俭明、方经民等⁽³⁵⁾的研究可概括如下：

1. 变换是句式的变换，不是个别具体句子的变换，具体句子的变换只是句式变换的实例，而且原句式或变换式都应该集合了许多实例，这些具有变换关系的实例分行排列就可以形成一个变换矩阵。如：

A: NL + V + 着 + Np → B: Np + V - 在 + NL

↓	↓
台上坐着主席团→	主席团坐在台上
教室里站着几名学生→	几名学生站在教室里
绳子上晾着衣服→	衣服晾在绳子上
衣柜里挂着大衣→	大衣挂在衣柜里
墙上贴着标语→	标语贴在墙上
树上歇着老鹰→	老鹰歇在树上
院子里堆着玉米→	玉米堆在院子里

在这个变换矩阵里的句法结构,在句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平行性。

2. 原句法结构,即箭头左边的句法结构 A 式,各竖行的句法结构中所包含的相对应的词的词性相同,词序相同,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相同,句法结构关系相同,各句法结构所表示的语义关系一致。如上一个变换矩阵,A 式都是处所名词·方位词+动词+着+名词(或名词短语),都是存在句。矩阵里的变换式,即箭头右边的句法结构 B 式,各竖行的句法结构中所包含的相对应的词的词性、词序、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句法结构关系等都要相同,各句法结构所表示的语义关系也要一致。上一变换矩阵的 B 式正是这样。

3. 横行句法结构之间即 A 和 B 之间是变换关系,要求横行的句法结构之间即 A 和 B 之间句法结构不同,也就是说原式跟变换式句法结构应该不同。上一变换矩阵符合这一要求。

4. 所有横行箭头左右两侧的句法结构即 A 和 B 在结构上和语法意义上的差异一致;而每一横行箭头左右两侧的句法结构即 A 和 B 其相对应的同现词之间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关系也要一致,这包括同现的相对应的词(主要是实词)要是同一个词,词性要相同、义项要同一,这样才能保证 A 和 B 两个句法结构的基本语义结构和语义关系一致。

5. 这个平行性原则,对变换关系来说,具有验证作用;对于变换矩阵的实例来说,具有鉴别作用。

构成变换关系的两个句法结构的构成成分(主要是实词)在语义上和语法上保持同一,这是鉴别变换关系存在的关键。实际上,语义上不仅要求同现的相对应的实词必须是同一个实词、义项相同、词性相同,而且同现的相对应的实词所属的类的次类也必须保持同一,尤其核心动词及其次类和变换常项要保持同一。这样才能保证变换前后句法结构的基本语义结构一致。“台上坐着主席团”和“主席团坐在台上”具有可变换关系,符合同一性的要求;“台上唱着椰子戏”之所以不能变换为“椰子戏唱在台上”,是因为“Np + Vp + 在 + L”格式中,Vp 要是[+静态]的,L 是事物存在的处所,而“椰子戏唱在台上”中的动词“唱”是[+动态]的,“台上”是动作进行的处所。可见,不仅大类而且次类的语义特征也影响了可变换关系的存在。

(三) 变换分析的运用

变换分析法利用不同句法结构之间客观存在的可变换关系来进行句法分析,这就使语法研究从静态的形式分析发展到动态的形式分析,从孤立的句法分析扩展到对不同句法结构之间客观存在的依存关系的研究,从而达到从更高层次、更广阔的空间来观察句子的目的,为探讨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对应关系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方法。

首先,变换分析可以用来确定严格意义的同构,可以用来分化同形结构或歧义句式。如“NL + V + 着 + Np”可以对应两种变换式→ A: Np + V + 在 + NL B: NL + 正在 + V + 着 + Np,但从变换实例来看,有的只能变换为 A,不能变换为 B,有的只能变换为 B,不能变换为 A。如:

- | | | |
|----------------------|---------------------------|---------------------------|
| 1) NL + V + 着 + Np → | A: Np + V + 在 + NL → | * B: NL + 正在 + V + 着 + Np |
| 台上坐着主席团 → | 主席团坐在台上 → | * 台上正在坐着主席团 |
| 床上躺着老人 → | 老人躺在床上 → | * 床上正在躺着老人 |
| 黑板上贴着标语 → | 标语贴在黑板上 → | * 黑板上正在贴着标语 |
| 2) NL + V + 着 + Np → | B: NL + 正在 + V + 着 + Np → | * A: Np + V + 在 + NL |
| 台上唱着椰子戏 → | 台上正在唱着椰子戏 → | * 椰子戏唱在台上 |

训练场上打着大炮→训练场上正在打着大炮→ *大炮打在训练场上
外面刮着大风→ 外面正在刮着大风→ *大风刮在外面

通过变换式可以发现“NL+V+着+Np”是一个歧义格式,而且词的数目、词性、词义、词序、句法结构层次和句法关系都相同,若运用成分分析或层次分析是无法对它进行分化的。通过它对应A和B(从变换实例看,A和B是对立的)两种变换式的情况,可以把“NL+V+着+Np”分化为两类。

从具体实例来看,有的“NL+V+着+Np”句可以作两种变换,这说明这种句子是有歧义的。如:

山上架着大炮→大炮架在山上→山上正在架着大炮
操场上摆着训练器材→训练器材摆在操场上→操场上正在摆着训练器材

像“这个人谁都不相信”、“在汽车上写字”、“鸡吃完了”等类型的歧义句都可以利用变换分析法来分化。

其次,通过变换可以确定句式之间的同义关系,发现和了解句子之间的同义联系。可变换句式之间的平行性原则决定了可变换句式之间的同义关系。如:

我们打败了对手→我们把对手打败了→对手被我们打败了
→对手我们把他打败了→对手让我们打败了→对手我们打败了。

同义句式的存在为研究句式的语用价值提供了可比较的基础。

再次,变换为句法结构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手段。如“他吃光了饭”可以变换分解为“他吃饭,饭光了”,“他吃饱了饭”可以变换分解为“他吃饭,他饱了”,变换分解式不同表明同为述补结构,语义关系则有所不同。再如“他看了那部小说”和“他写了那部小说”,表面上看不出差别,通过变换式就可以看出差别来了:

他看了那部小说→那部小说他看完了→他把那部小说看完了
→ *他把那部小说看成了→ *他把那部小说看好了→那部小说他看过了

他写了那部小说 → 那部小说他写完了 → 他把那部小说写完了 → 他把那部小说写成了 → 他把那部小说写好了 → * 那部小说他写过了

通过变换,可以看出两句的核心动词“写”和“看”在动词的次类上一定有差异。

再次,通过变换分析可以确定某些结构成分的性质或某些句法结构的性质。如“他是昨天去的北京”的“的”的词性不易确定,但“他是昨天去的北京”可以变换为“他是昨天去北京的”,可见,把“的”看作语气词是有道理的;“我通知他们回家”可以变换分解为“我通知他们,他们回家”,而“我知道他们回家”就不能变换为“我知道他们,他们回家”,可见,“我通知他们回家”和“我知道他们回家”是不同的句法结构,前者是兼语句,后者是主谓短语做宾语句。

当然,变换分析作为一个句法分析方法,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变换分析是利用句式之间的可变换关系来进行句法分析的方法,这样必须预先了解变换式才能以此来分析原式,或预先了解原式才能以此来分析变换式,这样使用时容易受到限制;另外,有可变换关系的句法结构毕竟有限,因而变换分析在适用而上有一定限制;再次,变换式和原式是否有真正的平行性,往往不易确定,这样就可能带来变换分析的滥用;更重要的是变换分析是揭示句法结构之间的差异和联系的有力方法,却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差异和联系,如“台上坐着主席团”和“台上唱着梆子戏”通过变换可以揭示其差异,但为什么有差异,或造成差异的原因何在,变换分析本身难以提供解释。

二、语义特征分析法

上文说过,通过变换分析可以揭示出“台上坐着主席团”和“台上唱着梆子戏”的差异,说明“NL+V+着+Np”是一个歧义格式,它对应着两种变换式 → A: Np+V+在+NL B: NL+正在+V+着+Np。但是,造成这种歧义的原因在哪里呢?人们通过分析发现,原

来是句子中核心动词的语义特征的不同造成的,能进入“NL+V+着+Np”格式的动词在语义特征上有两类,一类具有[+附着]的语义特征,如“坐、躺、挂、贴、写、站、放、蹲”等,一类具有[-附着]的语义特征,如“唱、演、打、跳、炒”等,前者(记为Va)构成的“NL+V+着+Np”可以变换为A式,不能变换为B式,后者(记为Vb)可以变换为B式,不能变换为A式。可见,“NL+V+着+Np”实际上可以分化为两种次类句式:

A:NL+Va+着+Np

B:NL+Vb+着+Np

动词语义特征的差异带来了次类句式的差异,显示了句子语法意义的差异,A式的处所词语是事物存在的处所,句子表示存在,是静态的;B式的处所词语表示动作进行的场所,句子表示活动,是动态的。如果具体句子中的动词具有[±附着]的语义特征,则该句是有歧义的,如“山上架着大炮”:大炮架在山上、山上正架着大炮。

这种利用某类或某次类词的语义特征来进行句法分析的方法就叫做语义特征分析法。朱德熙在《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³⁶⁾等论文里较早地使用了这一方法。此后马庆株较多地使用这一方法来分析具体问题,并取得突出的成果⁽³⁷⁾。陆俭明在《语义特征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³⁸⁾等论著中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总结。

语义特征分析中所利用的“语义特征”不是个别词的具体义素,而是从一类词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共性义素,这种义素更多地具有语法性质,因为它是同词的潜在的组合可能性结合在一起的,如:谓语动词具有[+给予,-取得]语义特征的“给”字句可以作如下变换:

送一批书给图书馆→送给图书馆一批书

拿一块钱给小王→拿给小王一块钱

写一封信给他→写给他一封信

而谓语动词具有[-给予,+取得]语义特征的“给”字句则不能作这样的变换。如:

买一批书给图书馆→*买给图书馆一批书

取一块钱给小王→*取给小王一块钱

抢一块钱给小王→*抢给小王一块钱

再如“吃了饭”可以变换为“把饭吃了”、“把饭吃完/光”，但不能说“把饭吃好/成了”、“把饭吃出来了”，而“做了饭”可以变换为“把饭做好/成了”、“把饭做出来了”，却不能变换为“把饭做了”、“把饭做完/光了”；可以说“吃饱/光饭”，不能说“做饱/光饭”；可以说“做出饭来”，不能说“吃出饭来”。“吃饭”和“做饭”这种句法形式上的差异，正是由“吃”和“做”的语义特征决定的，“做”具有[+制作]的语义特征，“吃”具有[-制作]的语义特征。下列述宾结构的差异也都是由这两对语义特征的差异造成：读书/写书、煮饭/买饭、裁布料/裁西装、认字/写字、乘坐汽车/制造汽车。

语法上的语义特征分析法正是根据这种语法单位(主要是关键性实词)的概括性语义特征跟它的可能的组合特征之间的相互制约性来解释词语的搭配能力,解释造成歧义结构的原因或区别同形同构而语法意义不同的句式的。

三、语义指向分析法

由于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使得句法结构中不仅直接成分之间有语义上的关系,而且一些间接成分之间也有语义关系。如“小王慢慢地走上领奖台”的状语“慢慢地”跟“走上”或“走上领奖台”有直接成分关系,是偏正关系,也有语义关系,是修饰关系;而“小王羞愧地走上领奖台”的状语“羞愧地”跟“走上”或“走上领奖台”有直接成分关系,是偏正关系,但语义上“羞愧地”则指向“小王”。再如述补结构中的补语跟述语是直接成分关系,但补语在语义上则可以指向不同的句法成分,这些成分跟补语有的是直接成分关系,有的则是非直接成分关系,如“砍倒了”的“倒”一般指向受事,“砍累了”的“累”则指向施事,“砍钝了”的“钝”又指向了工具,“砍

快了”的“快”才真正指向述语，而“砍破了”的“破”则既可能指向受事，也可能指向施事，还可能指向工具，这说明单个的“砍破了”是有歧义的，这里的歧义就在于补语“破”有不同的语义指向的可能。

这里的“指向”就是语义指向，语义指向是指句法结构中某一成分跟另一成分或几个成分在语义上的直接关联性，而通过分析句法结构中某一成分的语义指向来揭示并说明、解释某一或某些语法现象的句法分析方法就叫语义指向分析法。

由于汉语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使得汉语语法学家很早就注意利用语义指向来分析某些语法现象。40年代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在分析副词的“范围修饰”时指出：“凡指称事物，有时候用得着说明其范围。主语和谓语，甚至目的位，其范围皆有可指。例如‘他们都来了’，‘都’就是指明‘他们’的全体；又如‘我只买了苹果’，‘只’就是指明我的行为只限于买苹果，并没有买别的东西。……范围副词可分为三种：（一）指示主语的范围者。……（二）指示谓语的的范围者。……（三）指示目的位的范围者。”⁽³⁹⁾王力用“指明”“指示”来分析副词的语义指向，并对不同副词的语义指向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如“指明‘他们’的全体”，“指明我的行为只限于……”，“指示主语”，“指示谓语”，“指示目的位”，这已相当于多指、单指、前指、后指等。60年代文炼在《论语语法学中“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李临定在《带“得”字补语句》⁽⁴⁰⁾中分析到述补结构的补语语义关系时，都谈到补语可以“说明”不同的成分。吕叔湘在1966年发表的《单音形容词用法研究》一文中已经运用了“指向”一词，他在比较动形组合和形动组合时说：“动形组合的作用是表示某一事物通过这一动作取得某种性质或状态，‘形’指向有关的事物，而形动组合的作用只是用‘形’来说明动作，不联系事物。”在说明“水烧得热”这一格式时说：“‘形’所着重说明的则多为前边的名词。”⁽⁴¹⁾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有了“论结构关系，A应该属于B，但是在语义上A指向C”的说法。这些思想在8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一种有效的句法分析的方法——语义指向分析法，刘宁生在1984年首次使用了

“语义指向”这一术语⁽⁴²⁾，陆俭明、沈开木、卢英顺、周刚等对这种分析方法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总结⁽⁴³⁾。

补语、状语、定语、谓语动词都有语义指向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语、状语上，本节开头举的两组例子分别属于状语和补语的语义指向。“他晚年过着幸福的生活”的“幸福”指向主语“他”，“他干了一整天的活”的“一整天”指向“干”，“孩子们每人买了两块钱的菜”的“两块钱”指向“菜”，“他做了50块钱的衣服”的“50块钱”在语义指向上有歧义，既可能指向“衣服”，是说“衣服价值50块钱”，也可能指向“做”的行为，意思是“他做衣服得到的报酬是50块钱”——这些都属于定语的语义指向。“我找个老师问一下”的“问”指向“我”，“我找个老师教一下”的“教”指向“老师”，“我找个老师讨论一下”的“讨论”指向“我”和“老师”——这是述语动词的语义指向。有时语义指向受到语用因素的制约而移动，如“我没做什么，只买了一本书”的“只”指向“买一本书”这个行为，“我没买什么，只买了一本书”的“只”指向“一本书”，“我没买多少书，只买了一本书”的“只”指向“一本”；“只”是指向焦点的，所指对象则随焦点的移动而移动。

语义指向分析的运用深化了对句子语义结构的研究，如述补结构语义关系多样性的研究以及其他非直接成分之间语义关系的研究都得益于语义指向的分析，语义指向分析为进一步探讨和发现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手段。

语义指向分析也可以帮助分化歧义结构，如“别打破了！”和“他上了一天的课。”前例上文分析过了；后例的“一天”指向“课”则指“一天里的课时量”，若指向“上(课)”的行为，则指上课的时间。交接动词(给、拿)是有明显指向的，若指向不明就有歧义，如“我借了他100元钱”、“我租了他一间房”，“借”和“租”在语义指向上指向主语和间接宾语是两可的。

利用语义指向还可以帮助确定某些句法结构或句法成分的性质，如“我找个老师问一下”、“我找个老师教一下”、“我找个老师讨论一下”都是“ $N_{P_1} + V_{P_1} + N_{P_2} + V_{P_2}$ ”结构，但“我找个老师问一下”的

“问”指向“我”，是“我找老师+我问老师”，因而“我找个老师问一下”是连动句，“老师”是宾语；“我找个老师教一下”的“教”指向“老师”，是“我找老师+老师教我”，因而“我找个老师教一下”是兼语句，“老师”是兼语；“我找个老师讨论一下”的“讨论”指向“我”和“老师”，是“我找个老师，我和老师讨论”，因而难以确定句法结构性质，需要进一步研究。

由于副词的语义指向涉及语境、焦点、预设、新旧信息，就使得语义指向分析跟语用研究有一定的联系，从而使得句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能有机结合，这样就开拓了语法研究的视野。

以上介绍了汉语句法分析中常用的几种句法分析方法及其析句方法的演变过程和对汉语语法分析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句法分析方法的演变是一个逐渐深化发展的过程，每一种新方法的出现都弥补了前一种方法在某些方面的欠缺，解决了前一种方法不能很好解决的一些问题，探索了一些新的问题，带来了语法研究的深入，这也说明句法分析的每一种方法对前一种方法都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一种深化和发展关系，同时也说明还必须继续探索新的方法，如配价分析就是一种新的方法，而利用认知分析的方法来探讨和解释某些汉语语法现象也正在成为汉语语法学家关注的热点。句法分析方法的演变也反映了汉语语法研究从形式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从静态到静态和动态相结合、从单纯句法分析到句法和语义、语用相结合的发展过程。

第七节 配价和句子的生成

一、谓词中心

句法和语义的关系问题是当代语法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中外大多数语言学家都倡导动词中心说。就汉语来说，这个中心还应该包括形容词，所以最好称谓词中心。所谓谓词中心就

是说谓词是句子的句法语义的中心,因为谓词的活动能力最强,其他词类都要跟谓词发生关系才能进入句子,尤其谓词本身所具有的句法语义属性决定和支配了与其相关的其他成分的出现和出现的顺序、位置,句子的基本句法语义结构就取决于谓词的性质。谓词具有构造句子的功能,谓词本身的句法语义属性决定了它需要多少和需要什么样的其他成分,这样就在谓词周围形成一定的空位,构句时只要将这些空位按照谓词的要求填上就可以形成基本的句法语义结构了。

如“游泳、走动、休息、办公、奔跑”等是动作谓词,它们在构句时只能支配一个必有的名词性成分,而且只能是施事,在静态句中施事一般位于谓词前做主语,如“小王在游泳”、“小王不停地走动”、“小王休息了”、“小王在办公”、“小王奔跑着”。“病、渴、安定、失败、死、漂亮”等是表示性状的谓词,它们也只能支配一个必有的名词性成分,但这个成分是这个性状的系属对象——系事,在静态句子中,系事一般做主语,如“小王病了”、“小王很渴”、“小王安定了”、“小王失败了”、“小王死了”、“小王很漂亮”。“杀、霸占、采集、改造、吃”等表示动作的谓词,能够支配两个必有的名词性成分:施事和受事,在静态句中施事做主语、受事做宾语,如“小王杀了一只羊”、“小王霸占了他人财物”、“小王采集了一些标本”、“小王改造了这个犯人”、“小王吃了一碗饭”。“约会、吵架、打架、拥抱、分工”也支配两个必有的名词性成分:施事和与事,在静态句中,施事做主语、与事由介词引导做状语,如“小王跟小李约会了”、“小王跟小李吵架了”、“小王跟小李打架了”、“小王和小李拥抱了”、“小王同小李分了工”。“送、给、拿、赠送、请教”等支配三个名词性成分:施事、与事、受事,在静态句中施事做主语、与事做间接宾语、受事做直接宾语,如“小王送小李一本书”、“小王给小李一本书”、“小王拿小李一本书”、“小王赠送小李一本书”、“小王请教小李一个问题”。

由此可见,谓词和受其支配的必有成分就可以构成一个最小的句子语义结构,这个语义结构能投射成一个具有独立表述性的简单句(成句还要有完句成分)。可见,谓词本身的句法语义属性决定和支

配了其他成分,谓词的句法语义属性包括它所支配的成分的数量、所支配的成分的语义性质、支配方式、所支配的成分的句法功能。正因为如此,谓词的句法语义属性研究即谓词的“词项标记”研究很受当代语法学的重视。

二、谓词的配价

谓词的句法语义属性集中体现在谓词的配价上,如上文的“游泳”组和“病”组是一价谓词、“杀”组和“约会”组是二价谓词、“送”组是三价谓词,同价谓词的差别由价语(支配成分)的语义性质决定。因而研究谓词的配价对研究句子语义结构有极重要的意义,可以以配价为中心来建立句子的最基本的语义结构。

配价语法来源于法国语言学家泰斯尼耶尔(L. Tesnière),他在50年代末提出从属关系语法,借用化学上的“价”(或译为“向”)来说明动词或形容词、名词对必有成分的支配能力。70年代末汉语语法学界开始引进配价语法来研究汉语语法的一些问题,近十几年来配价语法受到汉语语法学界和计算语言学界的重视,已在现代汉语动词、形容词以及名词的配价研究上以及利用配价对某些语法现象的解释上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汉语语法学界对配价性质的认识仍有不同看法。

配价,实际上不单纯是句法的,也不单纯是语义的,配价是词主要是谓词在语义上对必有的成分的支配能力,同时这些必有的成分在静态的句法结构上应该体现为必有的句法成分。所以,配价既是语义的,也是句法的,确定动词配价的依据是动词在语义上所联结的必有成分的数量,而确定配价的标准最好是利用句子中必有的句法成分,句法成分是看得见的,是显露的,不过要排除语用的干扰。这种排除了语用干扰的句子,语言学上叫核心句、简单句、单一谓语句等,或者叫静态句、意义自足的最小主谓句抽象词等。如:

“休息”一般得说“某人休息”,也可以说“休息一会吧!”但后一个

句子是在一定语境中省略了施事,所以“休息”是一价的;“吃”一般得有吃的主体施事和吃的对象受事,如“小王吃了一碗饭”,但在一定语境也可以说“小王吃过了。”甚至“吃了吗?”这是在语境中的省略,所以“吃”是二价的;“结婚”语义上得有一个施事(谁结婚)和一个与事(跟谁结婚),如“小王同小李结婚了”,但也可以说“小王结婚了。”“小李结婚了。”没有与事,或者“小王、小李结婚了。”“他们俩结婚了。”前者与事省略了,后者与事融合到施事一起了,所以“结婚”依然是二价的。时间、地点、工具、方式、原因、目的等词语不决定配价类属,它们是可有成分,如“昨天小王在北京为了金钱跟小李结婚了。”中的“昨天”是时间、“在北京”是地点、“为了金钱”是目的,是所谓的自由说明成分。

换一个角度看,决定配价的必有的强制性成分从格语法看都是句子中的必有格,是必有的语义角色,如施事、受事、与事。这样,谓词的配价就决定了跟谓词同现的必有的语义角色的数量和性质,如一价动作谓词要带一个必有的语义角色——施事,构成“施事+动词”的基本语义结构;二价动作谓词带两个必有语义角色——施事、受事,构成“施事+动词+受事”的基本语义结构;三价动作谓词带三个必有语义角色——施事、受事、与事,构成“施事+动词+与事+受事”的基本语义结构。可见,依靠谓词的配价类型和它的必有语义角色就可以确定谓词所构成的基本语义结构。本章第二节把谓词分成5类,并建立了汉语句子语义结构类型,这些类别的谓词每类从配价角度还可细分,如动作动词有一价动作动词、二价动作动词、三价动作动词,相应的就可以有一价动作动词句(小王在休息)、二价动作动词句(小王在吃饭)、三价动作动词句(小王送小李一本书)。

三、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关系

由谓词和受其支配的必有语义角色构成了基本的语义结构,这些基本的语义结构投射到句法结构就是所谓的核心句或简单句。语

义结构如何映射/投射为句法结构这是当代语法研究的核心问题,许多语法流派都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或假设。语义结构投射为句法结构实际上是给语义结构中的语义角色指派句法功能或句法位置的问题,而由于每个核心句或简单句都要有主语,所以给主语指派语义角色又成了关键。

综合国内外关于语义结构投射为句法结构的准则,可以得到如下共识:1)就核心句或简单句、典型静态句来看,一个句子总是有主语的;2)一个语义结构中不允许出现两个同类语义角色,一个语义角色由一个词汇形式指称,一个词汇形式也只能指称一个语义角色;3)一个语义角色只能投射为一个句法成分;4)撇开语用因素,语义结构中的各个语义角色一般必须全部投射为一定的相应的句法成分。由此,可以总结出汉语基本语义结构投射为核心句的对应规律,比如动作谓词为核心的语义结构投射为句法结构的规律可以概括如下:

a. 一价动作动词:

施事+谓词

↓ ↓

主语+谓语

(如:小王在休息)

b. 二价动作谓词(1):

施事+谓词+受事

↓ ↓ ↓

主语+述语+宾语

(如:小王在吃饭)

c. 二价动作谓词(2):

施事+与事+

谓词

↓ ↓

主语+状语(介+宾)+述语

(如:小王跟小李结婚了)

d. 三价动作谓词:

施事+谓词+与事+

受事

↓ ↓ ↓ ↓

主语+述语+间接宾语+直接宾语

(如:小王送小李一本书)

基本语义结构再增加时间、处所、原因、目的、关涉对象、工具等成分时,可以叫扩展的语义结构,这些扩展的成分都是可有成分。汉语中可有成分投射到句法结构成为句法成分时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最大限度地投射到谓语谓词的前面做状语——句首状语或句中状语;投射到谓词后做补语是有条件的,如“时段时间”,在不及物动词句中,时段时间、动作发生的时间可以在动词后,在及物动词带宾

语句中,时段时间词若要出现在动词后,句法结构要相应变化,如:看书看了三个小时、看了三个小时的书。

语义结构投射为句法结构,真正成为交际中的句子还要受到语用制约,也就是说具体语句的最终实现,不仅要为语义成分指派句法功能,还要为其指派语用功能,经语用指派后语义成分有可能偏离正常的句法位置或被省略掉。语用指派使得句法结构发生变化,除倒装、省略外,还有:

(1) 被动化。被动化后,受事居主语位置,施事或删略或经过词汇增添构成“被+施事”做状语。

(2) 受事第二主题化。受事经过第二主题化居于施事之后谓语之前,成为“施事+受事+谓语”句或“把”字句。

(3) 一般主题化。主题化后被主题化的成分移到句首,可被主题化的成分很多。如:

我读过《红楼梦》——《红楼梦》我读过

司令派小王去前线——小王司令派去前线了/小王司令派他去前线了

他忘掉了那件事了——那件事他忘掉了/那件事他把它忘掉了

西湖的风景优美——西湖风景优美

我给了小王钱——钱我给了小王/小王我给了他钱/钱我把它给了小王

我用这把刀切肉——这把刀我切肉/这把刀我用它切肉

我去过上海——上海我去过

我认为这个计划不够完善——这个计划我认为不够完善

小王的父亲死了——小王死了父亲

我对这件事有看法——这件事我有看法

这孩子剥了那条蛇的皮——那条蛇这孩子剥了它的皮

其他如供使句、气象句、“Np 受+Vp”句、存现句等的变化都跟语用指派有关系。汉语的语义结构投射为句法结构的研究还很薄弱,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语用指派规律、完句成分多少等。

注:

- (1) 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句法成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
- (2) 《汉语知识》,5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
- (3)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61—6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 (4) 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53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 (5) 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53页、41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 (6) 胡裕树、范晓《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 (7) 张斌《汉语语法学》,4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 (8) 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36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 (9) 陆俭明《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
- (10) 吕叔湘《狙公赋芋和语法分析》,《语法研究和探索》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 (11) 范继淹《句法·语义浅谈》,《语文教学通讯》1981年,第1、3、4、5期。
- (12) 朱德熙《语法答问》,3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 (13) 胡裕树、范晓《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 (14) 范开泰《语义分析说略》,《语法研究和探索》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 (15) 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1998年。
- (16) 陈昌来《汉语处所价语的初步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3期。
- (17) 陈昌来《论语义结构中的与事》,《语文研究》1998年第2期。
- (18) 陈昌来、金珍我《论句子语义结构中的经事和感事》,《烟台师院学报》1998年第3期。
- (19) 范开泰《语义分析说略》,《语法研究和探索》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 (20) 胡附、文炼《句子分析漫谈》,《中国语文》1982年第3期。
- (21) 胡裕树、范晓《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范晓、胡裕树《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92年第4期;张斌《汉语语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范晓《汉语的句

第二章 句子结构和句子分析

- 子类型》，书海出版社，1998年；范开泰《语用分析说略》，《中国语文》1985年第6期。
- (22) 陆俭明《周遍性主语句及其他》，《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
- (23) 李临定《判断双谓句》，《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 (24) 陈爱文《汉语词类研究和分类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 (25) 陆丙甫《从心理学角度看句型问题》，《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年。
- (26) 范晓、胡裕树《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92年第4期；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1998年。
- (27)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6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新1版。
- (28) 《汉语知识》，56页、117页、118页、126页、14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
- (29) 范继淹《汉语语法结构中的层次分析问题》，载《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选》，语文出版社，1986年。
- (30) 朱德熙《说“的”》，《中国语文》1961年第12期；《句法结构》，《中国语文》1962年第8、9期。
- (31) 朱德熙《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中国语文》1986年第2期。
- (32) 袁毓林《论变换分析方法》，《汉语学习》1989年第1期。陆俭明《变换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年。李临定《汉语比较变换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方经民《论变换分析的平行性原则》，《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变换分析的理论基础》，《烟台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变换分析的同—性原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变换分析的约束性原则》，《湖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句法变换和语义分析》，《汉语学习》1992年第2期；《汉语语法变换研究——理论·原则·方法》，东京白帝社，1997年；《汉语语法变换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33) 朱德熙《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中国语文》1986年第2期。
- (34) 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24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
- (35) 朱德熙《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中国语文》1986年第2期。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年。方经民《汉语语法变换研究——理论·原则·方法》，东京白帝社，1997年；《汉语语法变换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36) 朱德熙《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方言》1979年第2期；《“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期。
- (37) 马庆株《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
- (38) 陆俭明《语义特征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汉语学习》1991年第1期；《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年。
- (39)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33—13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新1版。
- (40) 文炼《论语法学中“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2期；李临定《带“得”字补语句》，《中国语文》1963年第5期。
- (41) 吕叔湘《单音形容词用法研究》，《中国语文》1966年第2期。
- (42) 刘宁生《句首介词结构“在……”的语义指向》，《汉语学习》1984年第2期。
- (43) 卢英顺《语义指向研究漫谈》，《世界汉语教学》1995年第3期；沈开木《论“语义指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陆俭明《关于语义指向分析》，《中国语言学论丛》第一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周刚《语义指向分析刍议》，《语文研究》1998年第3期。

参考篇目：

1.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
2. 朱德熙《语法从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
3. 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
4. 张斌《汉语语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5. 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年。
6. 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
7. 龚千炎《析句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8. 范开泰《语义分析说略》，《语法研究和探索》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第三章 句 型

第一节 句子分析和句型划分

传统语法没有区分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以至把句子成分和句法成分混为一谈,把句法成分当作句子成分,从而模糊了句法结构的层次性。句法分析主要分析句法结构的层次、直接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从句法平面进行句子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确定句子的结构格局——句型。目的不同,分析程序和要求乃至对某些语法现象的处理也不一样。

一、句法分析

句法分析也就是短语分析,不涉及句子的语气、语调,不必考虑句末和句中语气词;也不涉及时体成分,不必考虑指称、陈述、主题、述题、焦点、预设、新旧信息等问题;同时,短语分析也不必考虑纯语用因素,如省略、倒装等语用变化以及复说语、插说语、关联语、评议语、追补语、重复成分、冗余成分等特殊信息所标示的语用成分等;短语的语序比较固定。这些都是因为短语是备用的语言单位、是静态单位,不具备表述性,没有跟现实相联系,没有语境的制约和帮助,也没有交际者的主观意识的参与及节律提示和非语言信息的利用。

正因为此,句法分析或短语分析中应特别注意对歧义短语的分析,许多歧义现象在句子中往往不复存在,尤其在交际中的具体的句

子里,上下文、各种节律因素和非语言信息等限制了歧义的产生。如作为短语的“出租汽车”是有歧义的,但作为招呼句的“出租汽车!”是没有歧义的,在“我们公司没有出租汽车的业务。”中也没有歧义;“鸡不吃了”在“大伙儿鸡不吃了,专吃鱼。”和“鸡不吃了,它们大概是生病了。”等句子中也是没有歧义的;“这个人谁都不相信”在“这个人谁都不相信,单单会信任你?”和“这个人谁都不相信,就你相信他!”中也是没有歧义的;“对售货员的意见”在“我们公司领导要认真考虑顾客对售货员的意见。”和“对售货员的意见,好的、可行的,我们这些管理人员也要采纳。”等句子中也是没有歧义的。当然,这不是说句子中就不存在歧义现象,只不过是说在短语分析中要特别注意歧义现象的分析,以达到通过对歧义现象的分析来寻找深化形式和意义对应关系研究的突破口。句子中,尤其抽象的句子或孤立句、静态句中也有常常有歧义,如“对售货员的意见,我们要认真研究。”“我们今天没有学习文件。”

层次分析或短语分析就是要按照层次切分的原则和标准,从大到小(当然也可以“从小到大”),顺次逐层找出句法结构或短语的直接成分并标明其句法关系,再用一定的图解法把分析的结果显示出来。

二、句子分析

句子分析就不同了。首先,分析的对象不同,句子分析分析的是句子,句子具有指称性和表述性,因而有语气、语调,有句末和句中语气词,语序比较灵活,有变化,有省略,有倒装。“来”不能成为短语,但可以成为句子:“来!”没有“宾+述”、“谓+主”、“中+定”的短语,但有“宾+述”、“谓+主”的句子,或者句子中有“中+定”短语。句子不仅有复说语、插说语等特殊成分,而且有句首修饰语以及其他语用成分。总的来说,句子要比短语复杂得多、内涵也丰富得多,句子分析不仅要分析其直接成分的层次、句法关系,而且要分析其语义关系和语

用价值。

其次,即使从句法平面来分析句子,句子分析的目的也不同于句法分析。句法平面的句子分析是要建立句子的结构类型——句子的格局,也就是说要通过句子分析划分句型,所以如果说句法分析等于短语分析,则句子分析也就是句型分析。

由于分析目的不同,对某些语法现象的处理也就不一样,如“对这个人的心理,我一直摸不透”和“按照法律,他将受到严厉惩处”,从句法角度看都是偏正结构,但从建立句型的角度来看,其中的句首修饰语可以不考虑,它们都是主谓句。一般来说,定语、状语在上位句型中可以不考虑,但句法分析则必须考虑。

在分析程序上,句子分析即句型分析,方法是按照结构类型并结合成分的性质,从上到下,依次认定。上下位句型系统体现了句子分析的结果。

再者,从句法分析看,主谓结构的短语跟其他结构的短语不是对立的,没有主谓短语和非主谓短语的对立,而从句子分析来看,主谓结构的主谓句和其他结构的句子却是对立的,有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之分。联合短语、介词短语、助词短语、方位短语等结构形式只能进行句法分析,不能进行句子分析。

三、句法分析和句子分析的关系

传统语法混淆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以至将句法分析所得到的不同层次上的句法成分都看作句子成分,模糊了句子结构的层次性,这当然是不合适的。不过,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是密切相关的。

句子分析是以句法分析为基础的,一个句子要认定它是主谓句或非主谓句首先得进行句法分析,如“脾气很好。”是主谓句,“他脾气很好。”是主谓谓语句,“多好的脾气啊!”是非主谓句,这是依靠句法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时对一个句子通过句子分析得出了句型类属,如果该句子的两个直接成分还比较复杂,还可以拿出来再进行句法分

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句子,第二层次以下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句法分析了。如“人民解放军迅速打退了进攻的敌人”作为句子是主谓句,从句子成分看只有主语“人民解放军”和谓语“迅速打退了进攻的敌人”,由于主语和谓语都还复杂、是短语,还可以再进行句法分析,只有再经过句法分析才可能得出定语、状语、述语、宾语、中心语等句法成分。

句法分析是句子分析的基础,但不能以句法分析代替句子分析,更不能把句法分析和句子分析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句法分析所得到的所有句法成分都看作句子成分。只有区分句法分析和句子分析才能建立具有抽象概括作用的句型系统。建立科学实用的句型系统正是从句法平面对句子进行分析的最终目的。

第二节 句型研究概说

一、早期关于句子类型的研究

分类是对某一对象研究的必然阶段。《马氏文通》以“读”的使用为标准,把句子分为三大类:与读相联者、舍读独立者、不需读惟需顿与转词者,大体指主谓短语(读)做句子成分的句子、两个以上的主谓短语(读)互不包含的复句、句子中没有主谓短语(读)的简单句;其中舍读独立的复句又分四类:排句而意无轩轾者(相当于联合复句中的并列复句)、叠句而意别深浅者(相当于联合复句中的递进、选择、取舍复句)、两商之句(相当于偏正复句)、正反之句(相当于转折复句、让步复句)。《马氏文通》从结构角度来观察句子是正确的,但以“读”(主谓短语)的使用为标准来给句子分类则没有抓住句子结构的本质,主谓短语在汉语中跟其他短语的功能是一样的。《新著国语文法》从结构上把句子分为单句和复句,复句分为包孕复句、等立复句、主从复句;又从语气上把句子分为决定句、商榷句、疑问句、祈使句、惊叹句。早期关于句子分类的研究主要是从结构和语气上进行的。

二、句子类型研究的发展

30年代以后,句子分类研究有所发展,不仅分类更细致了,而且开拓了新的分类角度。《中国语法要略》以“词结”(主谓短语)的运用来划分句子类型,包含一个词结的句子是简句,含有两个或更多词结的句子为繁句,又把词结以“构造的结合”组合成的繁句叫狭义的繁句,即主谓短语做句子成分的句子,以区别于以“关系的结合”的复句。这两种“繁句”确实不同,前者跟单句没什么不同。《中国现代语法》也以“句子形式”(主谓短语)的使用把句子区分为只有一个句子形式的句子(单句)和两个或两个以上句子形式的包孕句、复合句。把包孕句区别于复句是一个进步。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国语法要略》和《中国现代语法》以谓语的表述类型来给句子分类,如《中国语法要略》把句子分为叙事句、表态句、判断句、有无句,《中国现代语法》分为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这种分类把句子的表述类型和谓语构成成分的语法性质结合起来,对后来的句子分类研究影响很大。

40年代末,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中正式使用“句型”这一术语,在50年代的《普通语言学》和《语法理论》中又提出区分句型、句类、句模三个不同的分类侧面,分别对应从语气、谓语性质、结构成分三个不同角度来给句子分的类。如句子从语气角度可以分为陈述句、疑惑句、询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否定句、肯定着重句等,这是句型;根据句子的意义核心和谓语可以分为名句、形容词句、动句,这是句类;根据句子成分的各种组织情况或句子成分的结构状态分出的是句模,如单部句和双部句、完整句和省略句、简单句和复杂句、单纯句和复合句等。可见,这里的“句型”不同于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句型”。

代表“暂拟系统”的《汉语知识》从句子成分的配列角度把单句的结构格局分为18种,这是70年代以前从结构角度给句子格局所作的最细致的归纳,可惜缺乏层次观念,受到后人的批评。

三、句子类型研究的繁荣

80年代以后,随着语法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句子特点的认识也越来越丰富,句子分类研究繁荣起来了。不仅发表了一定量的论文,出版了好几种专著,而且还在1985年专门召开了全国性的“句型和动词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句型和动词》论文集⁽¹⁾。但在给句子分类时却往往把根据句子不同特点进行的分类都叫句型,如有学者把根据句子的结构特点、语气、谓语的性质、句子成分的多少、词组的样式、结构的繁简以及在句群中的作用和地位等等不同角度进行的分类都叫句型,使得“句型”这一概念负载了多种不同层次、意义的信息。较流行的分类是从语气和结构两个角度分出语气型和结构型,合称句型。不过,新时期更多的学者试图区分句型、句例、句式、句类、句模等不同概念,以使句型内涵单一化。

句例是交际中的具体句子,句型是若干句例的抽象概括的模式。句型、句类、句模被认为是句子的不同平面的分类。句型是句子的结构格局,如单句、复句,单句中的主谓句和非主谓句等,句型是句法平面的;句类是以表达目的即语气为依据的分类,如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句类是语用平面的;句模是句子语义平面的类别,句模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句式是根据句子在结构上的某些特点分的类,如果说句型是关系类别,句式就是特征类别,如“把”字句、“被”字句、双宾语句、连动句、兼语句、存现句、主谓谓语句等等,所以,句式又叫特殊句式。

在句型研究上,张斌、胡裕树从区分句法分析和句子分析入手,把句型严格限制在句子的结构类型上,并对确定句型的方法和原则提出了独到的看法⁽²⁾。范晓从三个平面理论出发,区分句子的三个不同平面的类型,也就是说句子的类型包括句法平面的类别——句型、语义平面的类别——句模、语用平面的类别——句类,这一认识集中体现在《汉语的句子类型》⁽³⁾一书里。

新时期有关句子分类的研究中,句子的结构类型——句型——

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四、句型划分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如果把“句型”定义为句子的结构类型,从句型研究的历史来看,句型研究中存在如下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

- 1) 什么是句型?
- 2) 句型因素和非句型因素。
- 3) 句型与层次观。
- 4) 各句法成分在句型系统中的价值。
- 5) 归纳句型的具体标准。
- 6) 句型描写。

第三节 句型划分的原则和标准

一、句型的性质

句型作为语法学上的术语应该具有术语的特点,就是说名称(能指)和概念(所指)之间的关系要具备单义性,一个术语的名称要与一个而且仅与一个所指对象相对应。句型应该具有明确的单义性,有严格单一的内涵和分明整齐的外延,划分标准要统一。这样,那种把所有有关句子的分类都称作句型的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句型应该同句类、句式、句模等有所区别。一般认为,作为语法学术语的句型是句子的结构类型,是句子的结构格局,确定句型是从句法平而作句子分析(区别于句法分析)的最终目的。

二、句型划分与非句型因素

句型既然是句子的结构类型,那么一切与句子的句法结构无关

的因素都不应该影响句型划分。下面从反面看看哪些与句子有关的因素不影响句型的划分。

(一) 句子的语气、语调、口气以及表达语气、口气的语气词(包括句中语气词)不影响句型划分。这些都属于句子语用方面的因素,只要句子的句法结构相同,语气、口气虽异,也属于同一句型。如“小王走了。”“小王走了吗?”“小王走!”“小王走了啊!”都是主谓句。“走!”“走吗?”都属于动词性非主谓句。

(二) 句子中的插说语、复说语、追加成分、连续反复的重复成分、冗余重复成分等不影响句型划分,它们也是句子的语用成分。如“小王来了。”和“听说小王来了。”属于同一句型;“我认识小王。”和“我认识小王,你的那个好朋友。”是同一句型;“你说什么!”和“你说什么你!”是同一句型;“您经常几个小时地这样急促地走着。”和“您经常几个小时地、几个小时地这样急促地走着、走着、走着。”是同一句型;“他已经来了。”和“他、他、他已经来了。”是同一句型。

(三) 单句内部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停顿、述语和宾语之间的停顿以及强调重音交替等节律形式不影响句型划分。如“他这个人,是嘴辣豆腐心。”跟“他这个人,是嘴辣豆腐心。”是同一句型;“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和“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是同一句型;“小王昨天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书。”可以有不同的强调重音、提示不同的焦点,也可以在不同的成分使用焦点提示成分“是”,但这些都是语用因素,不影响该句的句型划分。

(四) 句中同功能词语的替换一般不影响句型划分,如“小王买了一本书。”“小张吃了一碗饭。”“老李写了几篇论文。”等是同一句型。由于目前语法学界对词语的功能划分较为概括,因而在使用这一原则时还要注意同功能词语的结构因素,如述宾短语、述补短语、状中短语、连动短语、兼语短语等都是动词性短语或谓词性短语,但这些短语做谓语时却属于主谓句的不同的下位句型。

(五) 归纳句型时不必考虑隐含的语义(不是省略的)。

(六) 深层语义结构不影响句型划分。同一句法结构可以表示不

同的语义关系,如“鸡不吃了。”的“鸡”有施事和受事两种可能,是有歧义的结构,但句法结构上“鸡不吃了。”只是主谓句;就歧义句来说,只要不是结构关系、结构层次不同造成的歧义,都不影响句型划分。同一语义关系用不同句法结构来表达,构成同义句式,同义句式之间具有变换关系,这种变换关系影响句型,如“我们打败了对手。”“我们把对手打败了。”“对手被我们打败了。”等就是主谓句的不同的下位句型。

(七) 句首状语可以是不同意义的词语。从句法分析来看,句首状语是后面主谓结构的修饰语,但从句子分析来看,归纳句型可以不考虑句首修饰语。关于这个问题,文炼最近有个很好的解释:“句子分析是在句法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二者并不完全等同,关键是修饰语不影响句子的结构类型。如果要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可以认为所有的语言单位都带有修饰语,包括零修饰语。也就是说,单个的名词属于名词短语(Np),单个的动词属于动词短语(Vp)。”⁽⁴⁾

(八) 纯语用因素的句子的变化不影响句型划分。如省略句和完全句是同一句型、倒装句和常式句属于同一句型。

(九) 句子的表述功能、语用作用不影响句型划分。无论是表示叙述、判断、描写、说明、存现、领属,还是表示施事动作、主题评论,只要句法结构相同就属于同一句型。

(十) 句子在句群或话语中的地位或作用不影响句型划分。无论是始发句、后续句、终止句,还是独立句,是否是同一句型,只看结构是否相同。

排除上述这些跟句法结构无关的句子中的其他因素,句型要素就清楚了,即只有与句法结构有关的因素才是句型划分的要素。但是,由于对句法结构要素的认识不同,使得在句型划分的具体标准和程序上还有差异,也使得人们对句子的结构类型——句型——的认识不尽相同。

三、句型划分与层次观

对于句型与层次及层次分析的关系,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法和

层次分析法有不同的看法。句子成分分析法论者认为层次分析法不利于归纳句型,并把这一点作为否定层次分析法的论据之一。持层次分析观的学者则认为在重视层次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汉语句型系统是可能的,描写句型应做到既能反映一种句型的基本面貌,又要跟句子结构的自然层次吻合。在这一点上,张斌、胡裕树的认识是值得注意的,他们认为研究和建立句型应“着眼于‘生成’能力,而不是着眼于不必要的细致的描写。把一个句子先分成许多最小单位,然后层层归纳,描写是细致的,可不一定是必要的,因为离‘生成’的目的还远。遇着句子,竭力去找中心词,给中心词和它的连带成分(连带成分还能带连带成分)加上各种术语,以为这就是句子的语法分析的全过程,结果往往层次不清,规律不明,更谈不上培养‘生成’能力了。”“在归纳句型方面,单用层次分析法是不行的。”但“这决不是说讲格局就不必讲层次了。”⁽⁵⁾

归纳句型必须讲究层次。因为,任何语句都是由一定材料按一定规则构成的,但多个构成成分不是在一个平面上一下子组织起来的,而是由小单位组成大一些的单位逐层逐级构成的,层次性是语言结构的本质特点,因而归纳句型就不能把组成句子的各种成分放在一个层面上处理。句子的各个成分处于不同的层面上,句型系统应体现出句子组成的自然层次来。可见,讲层次不仅仅是方法问题。

由于句子是层层组成的,大层次包含小层次,因而归纳句型时,只按大层次(上位层次)的特点归纳出的是上位句型,若要体现小层次(下位层次)、再小层次(再下位层次)的结构特点,则可按小层次(下位层次)、再小层次(再下位层次)的特点归纳出下位句型、再下位句型,类推下去,就可以构成一个由上下位关系组成的有层级的句型系统,并且这一句型系统能跟句子结构的自然层次对应起来。如:

小王送了我一本书。→单句

↓

主谓句→上位句型

↓

动词谓语句→中位句型



双宾语句→下位句型

可见,一个具体的句子按其结构情况可以处在不同的句型系统中,或者说可以用不同层级的句型名称来称说,不同层级的句型名称体现了句子不同层次的结构特点。当然,从信息蕴涵来看,下位句型名称已经蕴涵了上位句型的信息,如就上面例句来说,主谓句一定是单句,动词谓语句一定是主谓句,双宾语句一定是动词谓语句。

当然,句型划分讲究层次,也不能对句子进行无限制的切分,或者说也不能把层次切分的全部因素都作为句型因素。切分到第几层、哪些因素是句型因素,是由建立句型系统的目的制约的,如科学语法和教学语法不同、人用语法跟机用语法不同。再说,由于短时记忆规律的制约,句子的切分实际上也应是有限切分。可见,句型系统也应是一个有限的层级系统。

不过,句型划分不仅要讲层次,也要讲成分,让各句法成分处在不同的层次中,同时还要讲中心,因为结构中心最能体现句子的结构特点:因为讲中心,句首状语可以不被考虑,因为讲中心,定语、状语可以不影响上位句型,因为讲中心,主谓句的下位句型可以以谓语的特点来确定。这样,根据归纳句型的目的,按各成分所处的不同层次,侧重结构中心,使句子处于不同的句型层级中,各层之间有加合关系,因而这种句型系统只有上下位句型之分,没有基本句型和非基本句型之分。讲中心,这也是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的不同。

四、各句法成分在句型系统中的价值

对传统的六大成分及其他句法成分,是否是句型成分,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由于句型是一个层级系统,而各句法成分处在不同层面,高层由低层成分组成,每层的直接成分都有中心(除少数外),每

个句子也有个中心,各句法成分离句子的核心又有远近的不同,因而不同的句法成分在句型系统的不同层级中的价值是不同的,有的是上位句型成分,有的只是下位句型成分或更下位句型成分。如主语和谓语是主谓句这个上位句型的成分,宾语只能是动词谓语句这个下位句型的更下位句型的句型成分。

从理论上讲,句子的所有句子成分或句法成分都应是句型成分,只不过是不同层级的句型成分罢了。但由于划分句型的不同,人们往往不考虑某些离核心较远的成分,这也就是不少学者认为扩展不影响句型的主要原因,如定语、状语处理为非句型成分就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但若要体现主语和宾语的特点,在某一层级的下位句型里定语也可以成为句型标志,如定中主语句、定中宾语句等;尤其在名词性非主谓句、体词性谓语句中,定语倒成了重要的句型标志了。如果说状语一定不是句型成分,则非但影响谓词性非主谓句的下位句型的确立,而且句型系统中也无法体现出“把”字句和“被”字句这样极有价值的句式了。

可见,成分的取舍跟划分句型的目的和具体句子的特点有关,也不必句型成分和非句型成分的分别,只需有上位句型成分和下位句型成分之分:上位句型成分体现上位句型的特点,下位句型成分体现下位句型的特点。

五、归纳句型的程序

在句型研究中,句型的称说反映出句型划分的具体标准,或者说句子结构特点的具体体现,如结构层次、结构关系、结构成分、结构体的功能(性质)、结构成分的功能(性质)、结构体的特殊标志等因素的取舍使得对句子的结构类型划分有一定的分歧。《汉语知识》用句子成分名称及其排列来归纳单句格局的做法已被放弃,但还有用构成句子的核心的词或短语的性质及语义关系为标准归纳句型的,也有以词类范畴加表示范畴之间的关系和层次的符号为标准来归纳句型

的,也有以主谓组合情况来归纳句型的,还有从谓语、述语、宾语、主语、介词结构、结构格式、代表字、变换、语气、语义等多方面的特点来归纳句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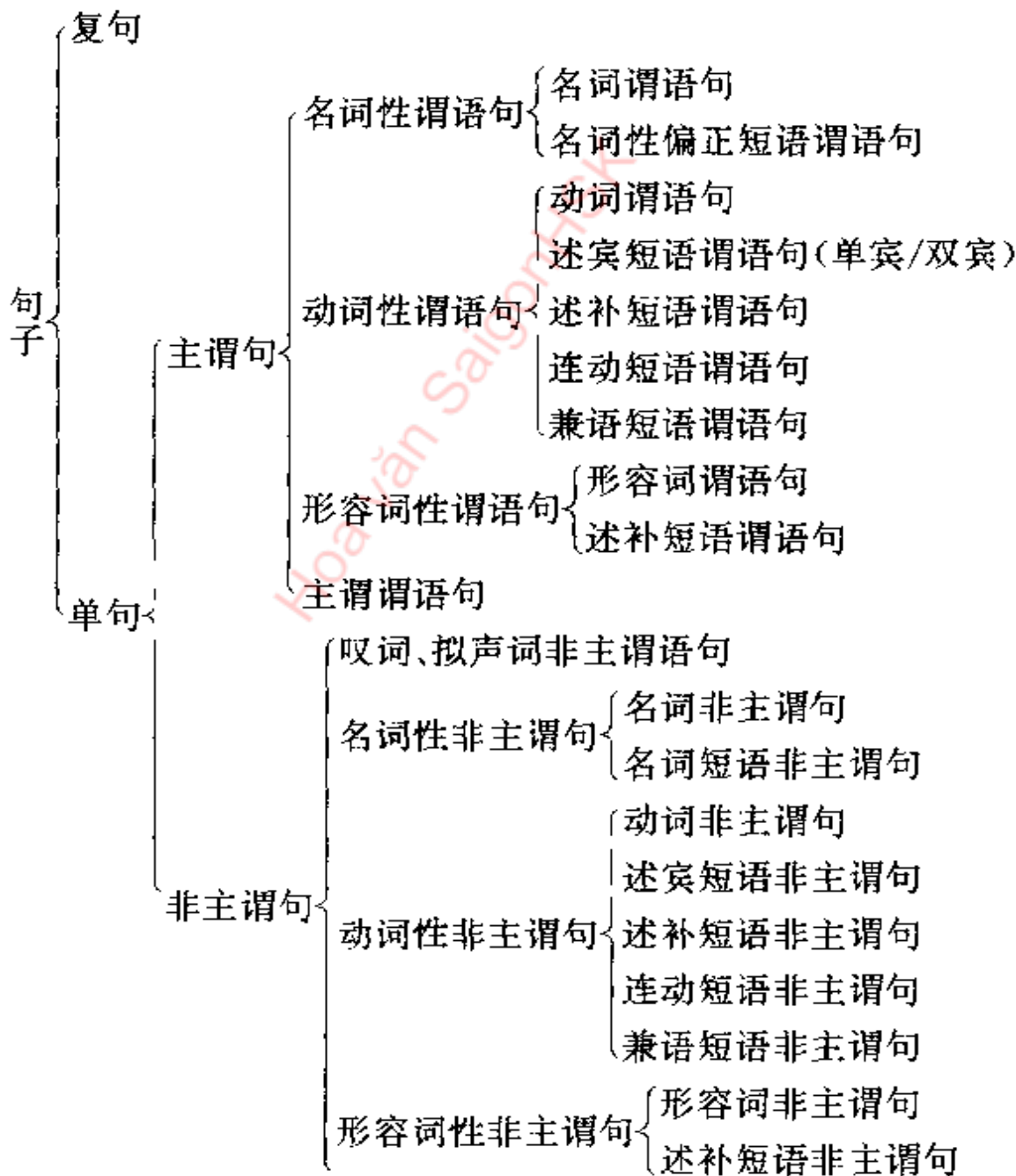
归纳句型,理想的要求是标准单一,但由于句子结构特点有多方面的体现,难以使用单一标准。在句子结构的各种特点中,结构关系和构成单位(或结构体)的性质(功能)体现了句子结构的主要特点,应该抓住这两个方面,视层次的不同,侧重主要成分(中心成分),在不同层次交叉使用结构关系和结构成分(结构体)的性质功能等两项标准来归纳句型。

目前归纳单句句型的常用方法就大体是这样的:采用结构关系标准归纳出单句的上位句型——主谓句和非主谓句;对主谓句,侧重核心成分谓语,采用构成成分的性质功能标准,得出主谓句的下位句型:名词性谓语句、动词性谓语句、形容词性谓语句、主谓谓语句等;对非主谓句,采用结构体的性质功能标准,得出非主谓句的下位句型:名词性非主谓句、动词性非主谓句、形容词性非主谓句、叹词和拟声词非主谓句等。主谓句中的动词性谓语句最有特点、也最复杂,因而又可以用谓语的結構关系为标准分出主谓句中的动词性谓语句的下位句型:动词(单动)谓语句、述宾短语谓语句、述补短语谓语句、连动短语谓语句、兼语短语谓语句以及状中短语谓语句等;如果哪一个下位句型还有特色,还可以进行更下位的分类,如述宾谓语句可以再分为单宾谓语句、双宾谓语句,状中谓语句中可以分出“把”字句、“被”字句等;非主谓句及其他句型如果有必要都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下位分类,如动词性非主谓句就可以分出动词(单动)非主谓句、述宾短语非主谓句、述补短语非主谓句、连动短语非主谓句、兼语短语非主谓句以及状中短语非主谓句。如此从上到下,层层归纳,就可以建立现代汉语的句型系统。这种侧重核心成分,在不同层级视情况不同,交叉使用结构关系和结构体的性质功能标准而概括出的句型简明实用,有层次,有中心,体现了结构关系,具有科学性。

第四节 主谓句

一、现代汉语句型系统

按照上述确定句型的原则可以建立一个现代汉语句型系统(主要是单句。复句的具体情况见第六章):



单句和复句的区分标准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大体上来说分句

是一个独立的句法结构,不做别的句法结构的成分,也就不包括在别的句法结构中,单句无论复杂与否,内部结构成分是互相包含的。如“小王病了”在“小王病了,我们准备去看看他。”中是分句,而在“我们知道小王病了。”“小王病了的消息传遍了校园。”等中分别做宾语和主语,所以不是分句。

主谓句和非主谓句的区别是基于结构关系的差异,由主谓短语构成的主谓关系的句子是主谓句,由非主谓短语构成的非主谓关系的句子是非主谓句。

二、主 谓 句

主谓句是较为常见的句型,因为谓语是句子结构的核心,所以着眼于充当谓语的词语的功能可以把主谓句分为四个下位句型:名词性谓语句、动词性谓语句、形容词性谓语句、主谓谓语句。

(一) 名词性谓语句

名词性谓语句是由名词或名词性偏正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现代汉语中名词性词语充当谓语是有条件的,尤其单个的名词充当谓语限制更多。名词直接作谓语主要是用来说明日子和天气的短句。如:

今天端午节。

昨天晴天。

明天元旦。

名词直接做谓语可以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添加“是”,否定时一定要加“是”,如上三句:

今天是端午节——今天不是端午节

昨天是晴天——昨天不是晴天

明天是元旦——明天不是元旦

普通名词直接做谓语在语义和句法上都有些特殊要求,有的只

有在对举的情况下才可以说。如：

小王经理，小李董事长，老王会计。

王芳李玉和，小张李铁梅。

表示身份、职衔、学历、职称等的名词做谓语时，谓语前要有副词“都、才、已经、刚”等，有的句末要有语气词“了”。如：

小王才讲师。

小张都教授了。

老王已经局长了。

小李刚助教。

名词性谓语句主要是名词性短语做谓语的句子，用以说明数量、时量、时点、年龄、价格、重量、容貌、性格、特征、环境、籍贯、处所、所属等。如：

一米 100 厘米。

这学期共 18 周。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六点整。

小王都 15 岁了。

这件衣服才 50 块钱。

一人就一本。

老王一副热心肠。

这孩子好运气/好脾气。

老王一团孩子气。

这个姑娘长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苗条身材。

老人满头白发，花白胡子，一身戎装，挺直的腰板。

这张桌子就三条腿。

小王的右手六个手指头。

他一只眼。

山下一片草地。

门前几块水田。

鲁迅浙江人。

他北大出身。
她清华学生。
这件衣服我的。
你哪个学校的?
房间里净水。
作文里许多错别字。

表示容貌、性质、特征、环境等的名词性谓语带有很强的描写性，一般得是偏正短语，单单中心语名词不能直接做谓语。如：

- * 这个姑娘眉毛,眼睛,鼻梁,身材。
- * 老人白发,胡子,戎装,腰板。
- * 这张桌子就腿。
- * 小王的右手手指头。
- * 他眼。
- * 房间里水。
- * 作文里错别字。

名词性谓语句主要是对主语从某些方面进行说明、解释、描写，语义关系上主要是判断关系，因而多数可以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加“是”；包括描写性强的，少数可加“有”。

代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代词即代谓词的代词往往可以做谓语。如：

小王怎么啦?
小王的病怎么样了?

(二) 动词性谓语句

动词性谓语句是由动词性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是主谓句的主体，由于动词性短语类型多，结构复杂，所以动词性谓语句也最为复杂多样，是现代汉语句子特点的主要体现所在。按照充当谓语的动词性短语的结构可以把动词性谓语句分为如下几类：

1. 动词谓语句

这里的动词谓语句指的是单个动词做谓语句。汉语中单个动词做谓语是有条件的，这种动词多数是不及物动词。如：

小王牺牲了。
孩子们睡了。
犯人逃跑了。
登山运动员失踪了。

单个不及物动词做谓语是有限制的，主语是受事，或者施事泛指，或者对举句。如：

饭好吃钱难挣。
饭做了开水烧了。

或者施事不明、施事无须说出。如：

门开着呢。
录取名单落实了。

或者施事做了受事主语的定语。如：

小王的书出版了。
孩子的作业完成了。

以上举的例子中动词后面往往有时体助词或语气词，若是光杆动词做谓语，条件就更加严格了，一般得是对举句或并列句，或者是标题句，或者是问答句、祈使句。如：

他们休息，我们工作。
《印度洪水泛滥》
谁去？ 我去。
你滚！

2. 述宾短语谓语句

谓语是述宾短语，按宾语的数量有单宾句和双宾句两种。单宾句中有的动词必须带宾语，如：进行、加以、显得、懒得、免得、善于、乐于、从事、属于、姓、意味着等；有的能带宾语，但在具体的句子中也可以不带，如：吃、看、打、说等大多数动词。按宾语的性质单宾句还可以分为：

(1) 体词性宾语句。如：

小王买了一本书。

他最近读了一本书。

他又写了一篇论文。

小张去北京了。

(2) 谓词性宾语句。如：

我们认为你错了。

我懒得搭理他。

对犯罪分子一定要给予严厉打击。

有些动词只能带体词性宾语，有些动词只能带谓词性宾语，如上

(1)(2)类句中的动词，有的则既能带体词性宾语，又能带谓词性宾语。如：

a. 我们都喜欢她。 b. 我们都喜欢吃冰淇淋。

a. 我们老是担心孩子的身体。 b. 我们老是担心晚上到不了目的地。

双宾语句将在第四章详细介绍。

3. 述补短语谓语句

动词性述补短语有多种情况，从形式上看有带“得”和不带“得”的，从语义上看补语有表示结果、程度、情状的，有表示趋向、数量、时间、方式手段的等。如：

小王说明白了。——结果补语

小王渴坏了。——程度补语

小王穿得整整齐齐的。——情状补语，带“得”

小王长不高了。——可能补语

那笔生意做不得呀！——可能补语，带“得”

小王流下了热泪。——趋向补语

《红楼梦》我又读了一遍。——数量补语

赵州桥修于宋代。——时间补语

小王出生在北京。——处所补语

4. 连动短语谓语句

5. 兼语短语谓语句

连动短语谓语句和兼语短语谓语句将在第四章详细介绍。

动词性谓语句中的谓语往往是状语加中心语的偏正结构,如“小王已经睡了。”“小王昨天去了北京。”“小王突然倒了下去。”“你明天去请老王来。”从理论上讲,也应该有状中短语谓语句,“把”字句、“被”字句等是其下位句型,但由于状语的层次两可(修饰动词,还是修饰短语),且其他动词性短语中都可有状语,故而在动词性谓语句的下位句型中就没列状中短语谓语句。不过,像“小王很读了几本书。”“小张很写了几篇论文。”等少数动词性谓语句的下位句型只能是状中短语谓语句,述宾短语谓语句是其再下位句型。

(三) 形容词性谓语句

由形容词性词语充当谓语的句子是形容词性谓语句。按照谓语的結構状况可以分为两个下位句型:形容词谓语句、述补短语谓语句。

1. 形容词谓语句是指由单个形容词充当谓语的句子。单个形容词尤其是性质形容词单独充当谓语是有一定限制的,一般要求是对举句(有比较意味)或有前后句,或者在问答句中。如:

小王胖,小李瘦。

这间屋子大,那间小。

这件贵,那件便宜。

我喜欢女孩,女孩文静。

天冷了,出门要多带些衣服。

哪间房子大? -- 这间大。

句末有“了”时,或形容词并列做谓语,均可以自足成句。如:

小王胖了。

天晴了。

这孩子老实憨厚。

他谦虚谨慎。

状态形容词单独作谓语时相对自由些。如：

外面冷清清的。

他的脸色铁青。

房间里干干净净的。

2. 述补短语谓语句

以形容词为述语的述补短语做谓语的句子，其补语也较复杂。

如：

小王冷得浑身发抖。——情状补语，带“得”

这会儿小王心里塌实多了。——程度补语

她渐渐消瘦下去了。——趋向补语

我的声音高一些。——数量补语

形容词性谓语句中的谓语也可以带状语。当形容词是二价的时候，往往构成“对”字句或“对于”句，形容词前一般有程度副词，如“他对业务很熟悉。”“吸烟对健康有害。”“对于这项工作我比较在行。”

(四) 主谓谓语句

主谓谓语句较为特殊，将在第四章详细介绍。

第五节 非主谓句

早期的语法论著往往从逻辑出发，认为一个句子必须有主语和谓语两个部分，如果少了一个就是省略；或者认为像“下雨了”、“刮风了”一类是倒装，应该是“雨下了”、“风刮了”，连“台上坐着主席团”一类的存现句也是主语后置句。后来又有了无主句、无谓句的说法；或者把句子分为双部句、单部句，但依然把主谓二分作为认识句子的出发点。60年代末赵元任在《中国话的文法》里把句子分为小型句和完整句（也译作零句和整句）；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里把句子按结构关系分为主谓句（赵元任的完整句或整句）和非主谓句（赵元

任的小型句或零句)。此后,非主谓句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不少学者甚至认为非主谓句在实际语言交际中占优势,也有学者认为承认非主谓句的存在在理论上有价值,否定了生成语法的短语结构基础 Np+Vp。新时期,短语本位语法也从理论上证明了非主谓句是客观存在的,句子是短语在交际中的实现,短语中大量存在着非主谓短语,句子中就应该有非主谓句。非主谓句是由词或主谓短语以外的短语构成的句子,句法分析上分析不出主语或谓语,由于主语和谓语是相待的,无“谓”就无所谓“主”、无“主”也就无所谓“谓”,因而无主句、无谓句的说法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非主谓句按词语的功能一般分为四个下位句型:名词性非主谓句、动词性非主谓句、形容词性非主谓句、叹词和拟声词非主谓句。

一、名词性非主谓句

名词性非主谓句有的是由单个名词、代词、数词或数量词构成的,这类句子对语境的依赖性很强,如问答、祈使、叫卖等;多数名词性非主谓句是由名词性偏正短语构成的。由于这两类句子依赖的语境一致,下面放在一起介绍。

(一)用于剧本或小说、散文,以说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场景。如:

1937年。上海外滩。

北京的一家老式茶馆。一个深秋的下午。

(二)用于写景描写。如:

杏花,春雨,江南。

车流。人群。红绿灯。

元人马致远小令《天净沙·秋思》前面几句是传唱已久的由名词性非主谓句构成的复句(可加如下标点):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也可以用于写人。如:

高高的个子,四方脸,浓眉,大眼,笔挺的西装,名牌皮鞋,潇洒的举止,这就是我们的小王。

(三) 表示感叹,一般得是偏正短语。如:

好香的干菜呀!

多好的小伙子啊!

我那苦命的孩子呀!

(四) 表示突然出现或发现的事物。如:

敌机!

血! 啊,你流血了。

老虎! 快跑!

(五) 用于标题。如:

《三千里江山》

《老人与海》

《现代汉语语法》

(六) 表示祈使、叫卖。如:

钱!

工作证!

大饼! 油条! 热腾腾的小米稀饭!

五块啦! 五块啦!

(七) 表示招呼、应答、问答、斥责。如:

小李!

谁? ——我!

几斤? ——三斤。

(这衣服谁的?) ——我的。

(这位是?) ——王教授。

你爸爸呢？
我的书呢？
什么东西！
狗屁！混蛋！
臭钱！

二、动词性非主谓句

动词性谓语句有单个动词构成的，但多数是动词性短语构成的。这样动词性非主谓句可以分出动词非主谓句、述宾短语非主谓句、述补短语非主谓句、连动短语非主谓句、兼语短语非主谓句等下位句型。如：

走！——动词非主谓句
出太阳了！——述宾短语非主谓句
走回去吧！——述补短语非主谓句
叫小王进来！——兼语短语非主谓句
站起来说吧。——连动短语非主谓句

按依赖的语境，动词性非主谓句也可以分为几类。

（一）用于叙述自然界发生的现象，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气象句”，主要是由述宾短语构成，宾语也可以移到动词前成为主谓句。如：

下大雨了。
出太阳了。
起风了。

如果在动词前添加表示时间或处所的词语，就成了存现句，不再是非主谓句，如“烟台下大雨了。”“北京下雪了。”

（二）叙述突然发生或发现的事物。如：

着火了！
漏水了！

跑掉了!

(三) 说明事实情况或叙述存在、出现、消失的事物。如:

又上课了!

已经下班了。

从教室里传来了琅琅的书声。

在1998年7月的一天下午发生了一桩抢劫案。

(四) 表示祈使、命令、要求,或用于标语、口号、熟语。如:

请!

禁止随地吐痰!

欢迎光临!

起立! ——坐下!

来人!

走吧!

学习,学习,再学习!

打倒反动派! 解放全中国!

有钱难买不卖的。

(五) 用于叫卖、问答。如:

卖鱼啦! 卖新鲜的活鱼啦!

修理雨伞了!

走吗? ——走!

(你到底还去不去?) ——去!

三、形容词性非主谓句

形容词性非主谓句有单个形容词构成的,但多数是形容词性短语构成的。这样形容词性非主谓句可以分出形容词非主谓句、述补短语非主谓句等下位句型。如:

好! ——形容词非主谓句

好极了! ——述补短语非主谓句

形容词性非主谓句所依赖的语境主要有如下这些：

(一) 用于应答、问答，用于应答的主要是“好、行、对”等形容词。

如：

你看这样做好不好？——好，行！

这本身对你来说也是个锻炼嘛。——也对，也对。

孩子们，这个房子漂亮不漂亮？——漂亮！

(二) 表示感叹或论断，这是形容词性非主谓句最主要的用法。

如：

太美了！

多么宏伟啊！

真糟糕透顶！

讨厌死了！

太贵了。

比他好。

(三) 表示祈使。如：

安静点儿！

快点吧！

四、叹词、拟声词非主谓句

由叹词和拟声词构成的非主谓句是叹词、拟声词非主谓句。拟声词用以模拟声音，如“扑通！”“哗啦啦！”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叹词非主谓句使用场合很多，表意也较复杂。如：

(一) 表示呼唤、应答、问答的。如：

喂！（过来一下。）

听说你最近要结婚？——嗯。

小张！——哎！

(二) 表示愤怒、鄙视、斥责等。如：

哼！

呸!

(三) 表示感叹、喜悦、高兴。如:

啊!

哈哈!

哇!

(四) 表示惊讶、领悟、哀叹。如:

啧啧!

噢!

嗟!

唉!

叹词只有声音和内容,而没有意义。一个叹词用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表达不同的内容,如“啊!”就可以用在不同场合;反过来,同一场合也可以用不同的叹词。

第六节 句子的变化

具体的句子在一定的语境中往往会发生许多变化,如句法成分的省略、倒装、追补等,这些虽然不影响句型划分,但对句子的理解、解释和运用有很大的影响,跟句子的句法、语义、语用也都有一定的关系。

一、省 略

传统语法从逻辑出发,忽略语法结构的独立性,往往滥用省略,以至后来人怕用“省略”来解释某些句法现象。实际上,滥用省略当然不对,如“下雨了。”“禁止吸烟。”(标语)“蛇”!(突然发现蛇的惊叫)等过去不少论著都认为是省略句,前两句省略主语。但省略的具体词语是什么呢?如“下雨了”到底是省略了“外面”、“天”,还是别的?都有可能。“禁止吸烟”到底省略了“此处”、“这里”,还是别的?也都有可

能。“蛇!”是“我看见蛇了”的省略,还是“这儿有蛇”的省略,亦或是“蛇来了”的省略?很难说。这说明若认定上述三句是省略句,确定省略了什么是困难的,所以,不好说是省略句,第一句作为说明天气这一自然现象的句子、第二句作为标语、第三句作为对突然出现的事物的反映,都无须主语或谓语,仅陈述或指称就可以完整地表达出一个意思,无须补出指称或陈述,也无法准确补出。还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深种茄子浅栽葱。”“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等泛指格言、谚语,也谈不上省略主语。

但,甲对乙说:a.“别吸烟!”b.“过来一下!”c.“可找到你了!”d.“我买到那本书了,你买到了吗?”这四句是交际双方面对面的交谈,在前三句中可以明确补出主语“你”或“我”,后一句在“买到”后也可以明确补出宾语“那本书”,补出的成分是句法结构必需的,而且只有一种补法。所以,这四句是省略句。

可见,是不是省略或省略句是有条件的。省略是适应语用上经济原则的要求,在一定语境中某个必不可少的句法成分没有出现的现象,这个省略掉的成分可以添补出来,而且只有一种添补的可能。省略跟隐含不同,隐含的成分是语义上有的但句法上一般不出现的语义成分,如“他要求参军”是“他要求某人让他参军”的隐含,“你一言,我一语”是“你说一言,我说一语”的隐含,但两句中的“某人、他、说”一般在句法表层不出现。再如“我的心水似的”一类也是语义隐含,不能算是省略。

省略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出现的语用现象,按照省略出现的具体语境,可以把省略分为如下类型:

(一) 会话省

作为交际双方面对面的言语活动,一问一答,最容易省略。如(用方括号标示省略成分):

甲:[你]吃饭了吗?

乙:[我]吃[饭]了。

甲:[你]在哪儿吃的?

乙:[我在]学生食堂[吃的]。

甲:[你]吃的[是]什么饭?

乙:[我吃的是]包子。

甲:[你吃的包子是]什么馅的?

乙:[我吃的包子是]三鲜[馅]的。

(二) 上下文省

所谓上下文省是指在一定的篇章话语中,依靠上文或下文提供的信息而省略某个成分,按照依靠上文还是依靠下文可分为两类:

1. 承前省略

为叙述的简洁,上文已经出现的事物,下文可以省去。如:

他只有一个儿子,[]在北京读书,[]不常回来。

老王是个庄稼人,[]种地是一把好手,[]农活样样精通,[]为人也忠厚。

小王在北京工作,小李也在[]。

上海的夏天比烟台[]热多了。

2. 蒙后省略

蒙后省略较少见。如:

[]饭还没有吃完,小王就急急忙忙赶去上班了。

[]展望新的世纪,我们充满无限的希望。

从省略的成分来看,有主语、谓语、修饰语、中心语,有的甚至是跨结构的。如:

甲:[你]在哪儿吃的?

乙:[我在]学生食堂[吃的]。

(三) 自述省

在书信、发言、日记等自述性说话语境中,往往可以省略一些词语。如:

[]收到[]来信,[]很高兴,[]谢谢[]! ——写信
上午,[]参加了一个会议,[]议题是新世纪语言学的展
望。——日记

二、倒 装

同样,“倒装”在传统语法那里也曾被滥用过,如“台上坐着主席团。”“饭吃完了。”曾被看作主语后置和宾语前置,“小王买了一件大衣,款式很新颖的。”曾被认为是定语后置,像这样用“倒装”来解释某些语法现象,当然不合适。但,如果就此否定倒装也是不客观的。倒装是句法成分颠倒了正常位置,如主语到了谓语的后面、宾语到了动词的前面、修饰语到了中心语的后面等。

句法成分的倒装是有条件的。首先,倒装的成分可以复位。如:

多么幸福啊,你们这一代! ——你们这一代多么幸福啊!

其次,语音上,倒装的部分往往重读,有停顿,书面上倒装的部分一般与其他部分之间用逗号隔开。如:

进来吧,你!

都去了吗,你们?

再次,倒装往往是说话人情绪激动时,要强调的部分脱口而出,然后再追补原来应该先说的部分,因此,表达重心在前置的部分,而后置的部分则带有申述或追补的意味。

按句法结构类型,倒装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 主谓倒装

主语在后,谓语在前,这是最常见的倒装现象,这种倒装句谓语和主语之间一般有停顿,书面上用逗号隔开,疑问句、感叹句较多。如:

来了吗,孩子们?

演得多逼真啊,这个演员!

已经去上课了,他们。

后退五步,第三排!

(二) 状语后置

他走上了领奖台,慢慢地,羞怯地。

代表们都来了,从新疆,从西藏,从海南岛,从鸭绿江边,从祖国的四面八方。

他退休了吧,大概。

滚出来,给我!

小王高一些,比小李。

(三) 宾语前置

宾语前置是有一定的格式限制的,语义上有周遍性,语用上有很强的色彩。如:

我谁也不认识。

他哪儿也不能去。

他一本外国小说也没看过。

小王一个风景名胜也没参观过。

对定语能否后置,争议较大,但像“我买了一台电脑,586的。”“我们要反对机会主义倾向,‘左’的和右的。”也不妨看作是定语后置。

句子的变化除省略和倒装外,还有一些,如“你怎么啦你?”“你听见了没有你?”等追加现象。

注:

(1) 《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年。

(2) 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

(3) 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1998年。

(4) 文炼《谈谈句法分析和句子分析》,范晓等编《语言研究的新思路》,上海教

育出版社,1998年。

(5) 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48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参考篇目:

1. 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
2. 张斌《汉语语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3. 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1998年。
4. 邢福义《论现代汉语句型系统》,《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5. 《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年。
6. 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1986年。
7. 陈建民《现代汉语句型论》,语文出版社,1986年。
8. 陈昌来《试谈句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第四章 句 式

第一节 特殊句式研究概说

一、特殊句式的性质

语言单位的类别可以分为实体类别、关系类别和特征类别,其中特征类别是实体类别或关系类别中的特殊类,比如从句型看,动词性谓语句作为一个大类可以分出几个下位句型,但这些下位句型中的“把”字句、“被”字句、连动句、兼语句在结构上很有特点,可以而且有必要做特别研究,这样,“把”字句、“被”字句、连动句、兼语句等就成了动词性谓语句下的几个特征类别。语法学上一般把这种着眼于句子结构上的某种特殊性而形成的句子类别叫做句式或特殊句式,以区别于句型。所以,特殊句式实质上是以句子结构的某一特征为标志划分出来的句子结构的特征类别,同时,相对而言,特征类别又在结构、语义、语用上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特殊句式研究在汉语语法学中向来受到重视。

二、特殊句式的研究

(一) 特殊句式研究的开始

汉语谓语很复杂,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每一个语法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因而汉语语法学一诞生就开始思考谓语的复杂性。《马

氏文通》在“实字卷之五”、“动字相承五之三”节里总结了古代汉语中动词相承连用的规律；《新著国语文法》第五章 62 节“副词语”中涉及连动句，第十一章中涉及介词的特殊用法：“把”字句、“对于”句、“连”字句、“得”字句，在第四章涉及“被”字句等；《中国文法要略》对“把”字式、被动式作了详细研究。这些说明特殊句式研究很早就受到重视。

（二）特殊句式研究的发展

真正对特殊句式十分重视并作系统研究的是《中国现代语法》，该书以表彰中国语的特征为目的，以造句法为中心，用谓语形式来综括各种复杂谓语，从而对汉语中的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紧缩式、递系式以及次品补语和末品补语等结构上有特殊之处的句子进行了详细描写和分析，而且朱自清在《中国现代语法》的“序”中就已使用了“特殊句式”这一名称。此后，特殊句式在汉语语法著作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使用了连动式、兼语式、紧缩式等名称，也专门讨论了“把”字句和“被”字句；“暂拟系统”的“简述”专列了“复杂的谓语”一部分，《汉语知识》分“谓语的连续”和“谓语的延伸”来说明复杂的谓语，“汉语知识讲话”丛书也专书讨论了复杂谓语、“把”字句和“被”字句；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教材、著作也多专章或专节讨论了复杂的谓语以及连动句（连动结构）、兼语句（递系结构）、“把”字句、“被”字句等；五六十年代的汉语语法学界还对一些特殊句式展开了讨论，如对兼语句、连动句的讨论，对“把”字句、“被”字句的讨论，也开展了对一些新的句式的研究，如存在句、表“每”的数量结构对应式、“得”字句等。

（三）特殊句式研究的繁荣

新时期，随着句型研究和动词次类研究的发展和深入，特殊句式研究出现繁荣景象。首先，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对更多的有特色的句式进行了描写，像可逆句、“比”字句、“对”字句、“连”字句、“有”字

句、受事主语句、主谓谓语句、存现句等等都有了专门研究；其次，描写更加细腻，占有了更多的材料，发现了许多新的语法规律，补充和完善了过去的一些观点，特殊句式研究是新时期语法事实调查描写所取得的成果的主要体现；再次，在静态的句式描写基础上开展了对句式间变换关系的动态考察，如傅雨贤、吕文华⁽¹⁾等的论文，而李临定、宋玉柱等在句式变换方面的研究着力尤多⁽²⁾；再次，在结构类型描写基础上更着重于语义关系的概括和分析，力求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以寻求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此外，还尝试运用语用分析或话语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特殊句式，如张旺熹《“把字结构”的语义及其语用分析》和《主谓谓语句结构的语义模式》、金立鑫《“把OV在L”的语义、句法、语用分析》和《“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语境特征》等⁽³⁾；最后，语法教学或教学语法极为重视特殊句式的教学，特殊句式是语法教材中的重要内容。

新时期，关于特殊句式的研究，不仅发表了大量论文，在大量著作、教材中专列句式或特殊句式章节，而且出版了一定量的专著，如宋玉柱《现代汉语特殊句式》、邢欣《现代汉语特殊句式研究》、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吴启主《连动句·兼语句》、饶长溶《把字句·被字句》、李珊《现代汉语被字句研究》、华宏仪《主谓谓语句》⁽⁴⁾等。

三、特殊句式有多少

句子结构的特殊点的概括有宽有严、有一定的相对性，因而特殊句式的数量可多可少。过去的研究中，研究较多的句式有“把”字句、“被”字句、“是”字句、连动句、兼语句、双宾语句、存现句、主谓谓语句等，后来又对“比”字句、“对”字句、“连”字句、“使”字句、“有”字句、“得”字句、可逆句、谓词性宾语句等句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从句式的特殊性及其语法教学等实用角度考虑，本书只能对部分特殊句式做些介绍。

第二节 主谓谓语句

一、主谓谓语句的性质和研究

主谓谓语句是主谓短语做谓语句的句子。如：

西湖 || 风景很优美。

《红楼梦》 || 我读过两遍。

白菜 || 五毛一斤。

“风景很优美”、“我读过两遍”、“五毛一斤”作为主谓短语在句子中做谓语，就构成了主谓谓语句。其中，“西湖、《红楼梦》、白菜”等被称为大主语，“风景很优美”、“我读过两遍”、“五毛一斤”等做谓语的主谓短语被称为大谓语，“风景、我、五毛”被称为小主语，“很优美、读过两遍、一斤”被称为小谓语，小谓语可以是动词性的、形容词性的，也可以是名词性的，如上三例的小谓语分别是形容词性的、动词性的、名词性的。

学术界对主谓谓语句范围的认识有宽严之别。以朱德熙《语法讲义》、吕叔湘《主谓谓语句举例》⁽⁵⁾为代表主张宽，主谓谓语句达 6—7 种之多，以胡裕树《试论汉语句首的名词性成分》⁽⁶⁾为代表主张严，仅 3 类，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大主语和小主语即对主语的认识上；陆俭明《汉语句法成分特有的套叠现象》⁽⁷⁾则从汉语句法套叠的系统性、普遍性角度认为主语层层套叠的主谓谓语句的多种多样是合乎汉语语法规律的。同时，也有学者主张不存在主谓谓语句，如范晓区分了主题和主语后认为：“由此看来，汉语中不存在‘主谓谓语句’或一个句子有几个主语的句子。”⁽⁸⁾由于对汉语语法特点、主语和主题等的认识不同，有关主谓谓语句范围或存废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汉语主谓谓语句的构造与特点、性质与用途等问题是主谓谓语句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李子云《主谓谓语句》、孟维智《试论主谓谓语句的特点》和《主谓谓语句的范围》、宋玉柱《关于主谓谓语句的范围

和类型》、华宏仪《与主谓谓语句有关的问题》、邢欣《主谓谓语句的范围》⁽⁹⁾等论文对主谓谓语句的范围、特点、用途等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张旺熹《主谓谓语句的语义模式》则从话语角度讨论了主谓谓语句的语义模式，颇有新意；袁毓林《主谓谓语句的配价和配位分析》⁽¹⁰⁾尝试从动词、形容词、有价名词和隐含的谓词配价和配位的角度，并用话题化等语法过程作为关联机制，来探讨和解释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跟后面的主谓式谓语之间的句法和语义联系；华宏仪对主谓谓语句有过较为细致的研究，出版了专著《主谓谓语句》，该书分6章讨论了主谓谓语句的句法结构、语义结构、语气结构和主谓谓语句词组的句法功能、与主谓谓语句有关的理论问题、主谓谓语句的研究历史等问题，尤其对主谓谓语句的句法结构的描写十分详细。

从理论上说，虽然也可以认为“西湖风景很优美。”“《红楼梦》我读过两遍。”“白菜五毛一斤。”都是“主题+主语+谓语”的句子，可以叫话题句，但也不必陷入这种争论之中，更重要的是要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句子类型或句式的句法结构、语义特点、语用价值进行细致的描写和总结。所以，照顾传统，本书依然把“西湖风景很优美。”“《红楼梦》我读过两遍。”“白菜五毛一斤。”一类句子称之为“主谓谓语句”。

二、主谓谓语句的类型

归纳主谓谓语句的类型又跟对主谓谓语句的范围的认识有关。

在过去的研究中，有学者把“下午我们开会。”“我们下午开会。”“南方这些天正下雨。”“这些天南方正下雨。”等也看作主谓谓语句，原因就在于认为时间、处所名词可以无条件地做主语。实际上，对句子中的时间名词和处所名词应该区别对待，它们在句子中有双重性，要区别它们是体现事物性还是体现时地性，体现事物性的可以做主语，体现时地性的最好看作状语，这样才能把形式和意义统一起来。如“北京很美丽。”“明天国庆节。”等句子中的“北京、明天”是主语；在“北京我们去过。”“美好的明天他们也不展望了。”等句子中的“北京、

美好的明天”是宾语的主题化移位,因而具有事物性,也是主语;存现句中句首的时地名词是主语;可以做主语的时地名词连用时,应优先考虑处所名词的主语地位,如“昨天那儿放了许多玩具。”中的“那儿”是主语;当然,时地名词前有介词的只能是状语;而“我们去年在哈尔滨开了一次会。”“山下解放军正在植树造林。”句中的“去年、在哈尔滨、山下”等最好也看作状语,它们是指明事件或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这样看来,“下午我们开会。”“我们下午开会。”“南方这些天正下雨。”“这些天南方正下雨。”等就不宜看作主谓谓语句,前两句的“下午”是状语,后两句的“这些天”也是状语。这样处理可以减少对大小主语过多的担心,如“这几天我夜里白天心里都在想这个问题。”“昨天这个问题会上大家也没有认真讨论。”“这件事儿我现在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了。”等句子就不再是四五重主谓谓语句了。

不少论著把复指成分或复说语、提示成分看作主语,从而认为“母亲,这是多么亲切、多么伟大的名字啊!”“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也是主谓谓语句。复指成分实质上是句子的特殊成分,主要作用是要使句子条理更加清楚。如果处理为主语(大主语),从实践上看,会使这类成分在句子分析或句法分析时不统一,因为有的或在句末,不在句首,有的或宾语被复指,或其他成分被复指。如:

我们都知道他,你的那个好朋友。

我们班有三类同学:刻苦上进的、无所谓的、一心捣乱的。

我们也请了小王来参加,那个新来的同志。

以上三个例子的复指成分都在句末。可见,把这些成分处理为复指成分或提示成分、复说语,作为句子的独立成分、特殊成分,就能使不同位置上的复指成分等在句子分析时统一起来了。

“我一口水也没喝。”“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上海也去过。”等类句子是否是主谓谓语句争议最大。不少论著看作主谓谓语句,也有坚持不是主谓谓语句,看作宾语提前的。从区别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及区分句法重音和句子重音的角度来看,这类句子跟“一口水我也没

喝。”“什么我也不知道。”“上海我也去过。”不同，“一口水我也没喝。”“什么我也不知道。”“上海我也去过。”等类句子可以按传统看法认为是主谓谓语句，因为句法分析作层次切分时不能先切分出宾语来。而“我一口水也没喝。”可以看作是“一口水”宾语提前，因为从短语层面看不存在“受事+动词”的主谓短语，既然没有这类主谓短语也就无所谓主谓短语作谓语了；从语言事实看，“他什么都不爱吃，只爱吃素菜。”“我不喝酒，一点也不喝。”“我哪儿也不去，不去上海，也不会去北京！”似乎分析为宾语提前更合适一些。

撇开以上这些类型，着眼于大主语、小主语、小谓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主谓谓语句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 大主语跟小主语之间有领属关系或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如(用“||”隔开大主语和大谓语，用“|”隔开小主语和小谓语)：

烟台 || 夏天 | 不热。
 我 || 肚子 | 饿得很。
 小王 || 确实身材 | 高大。
 同志们 || 此时情绪 | 高涨。
 这头牛 || 力气 | 很大。
 西北地区 || 气候 | 干燥。
 我们村 || 过去确实穷人 | 多。
 今天 || 天气 | 晴朗。
 小王 || 稍微性子 | 急了一点。
 老人啦， || 突然脸色 | 变了。
 公园里 || 甚至每个地方 | 都坐满了人。

这类句子因为大主语和小主语之间有领属关系，过去有些论著认为这是偏正短语做主语的一般主谓句，即大主语是小主语的定语，并且大主语和小主语之间还可以添加上“的”。如：

烟台夏天不热——烟台的夏天不热
 这头牛力气很大——这头牛的力气很大
 西湖风景优美——西湖的风景优美

不过,并不是每个这类句子都可以添加“的”的。如:

小王 || 确实身材 | 高大。

同志们 || 此时情绪 | 高涨。

我们村 || 过去确实穷人 | 多。

小王 || 稍微性子 | 急了一点。

老人啦, || 突然脸色 | 变了。

公园里 || 甚至每个地方 | 都坐满了人。

这些句子不能加“的”,而且在大主语和大谓语之间或者有停顿、有句中语气词,或者有副词等状语隔开,这些正是主谓关系的标志,跟定中关系是不相容的。

(二) 大主语是小谓语的受事,小主语是小谓语的施事。如:

孩子上学的学费嘛, || 我 | 来出吧。

星星 || 我 | 也要摘下来的。

三大纪律, || 我们 | 要做到; 八项注意, || () | 切莫忘记。

你说的那种材料, || 我们 | 已经买回来了。

这个人 || 你 | 不可小看。

那本书 || 我 | 给了小李了。

哪儿 || 我 | 都不会去的!

人人 || 我 | 都不得罪。

一点饭 || 他 | 也没吃。

什么 || 我 | 也不会告诉你的!

谁 || 他 | 都敢骂。

有时候,大主语只是大谓语中某个动词(不一定是小谓语)的受事,甚至不好说是受事。如:

这种讨论会, || 我见的 | 多啦!

这个人 || 我 | 知道不是好人。

小王 || 我 | 已经派人去请了。

这篇论文 || 你写比我写 | 好。

你要的那些材料 || 我 | 已经叫人到图书馆去找了。

小王 || 学校 | 派去开会了。

那条蛇 || 孩子们 | 已经剥了皮了。

这类句子都是谓语中某个成分移位到句首做主语的。

(三) 大主语是小谓语的工、具、材、料、与、事等语义成分。如：

这把刀 || 我 | 切肉。——工具大主语

这间房子, || 他们 | 已经放了许多东西。——工具大主语

这杆枪, || 老李 | 打了许多野味。——工具大主语

这块布 || 他 | 用来做西服了。——材料大主语

小王 || 老师 | 送了一支钢笔, 小李 || 老师 | 送了一个笔记本。——与事大主语

小李 || 我 | 协商过了。——与事大主语

对(二)(三)两类主谓谓语句过去和现在都有些论著将之看作宾语提前。这些问题一时很难说清楚。但是“宾语提前说”是有困难的,事实上许多大主语并不能返回做宾语,不仅工具、材料、部分与事不能作宾语,而且有些受事也不是谓语动词的受事,而是谓语中某个非谓语动词的受事,有的是兼语,“那条蛇 || 孩子们 | 已经剥了皮了。”的“那条蛇”只能是“皮”的定语。除非分别对待,大主语是谓语动词的受事的是宾语提前,而另外一些再重新处理。

(四) 大谓语本身是计量关系,用来对大主语进行计量评价,这些主谓谓语句的小主语、小谓语往往是数量词等体词性词语。如：

课时费, || 一节课 | 50元。

大葱, || 五毛钱 | 一斤。

这孩子, || 身高 | 一米八。

母猪, || 通常一胎 | 10个仔猪。

商品房, || 一般一平方米 | 3000元。

(五) 小主语是谓词性的成分,小谓语是形容词性的,大主语是小主语的施事。如：

小王 || 进步 | 很大。

小王 || 说话 | 太快。

这孩子 || 吃饭 | 很慢。

我 || 每天起床 | 很早。

那个姑娘 || 走路 | 很轻。

他 || 写字 | 很用力。

他 || 投篮 | 很准。

这个小姑娘 || 唱歌 | 很好听。

这类句子在形式上很有特点,是一种“Np + Vp + Ap”(Ap指形容词性词语)格式,这种排列从结构关系上看可以构成如下关系:

1. Np + (Vp + Ap),这相当于主谓谓语句;
2. (Np + Vp) + Ap,这相当于主谓主语句;
3. (Np + Vp) + [(Np) + Ap],即 Np 分别跟后面的 Vp、Ap 构成主谓关系,这相当于连动句;
4. (Np + Vp) + [(Vp) + Ap],即 Vp 既是 Np 的谓语,又是 Ap 的主语,这是一种语义紧缩句;
5. (Np + Vp) + (Np + Ap) + (Vp + Ap),即 Np 既是 Vp 的主语,也是 Ap 的主语,Vp 既是 Np 的谓语,又是 Ap 的主语,这也是一种语义紧缩句。

上述第(五)类主谓谓语句,在语义上相当于“4”,如:他投篮很准 = 他投篮 + 投篮很准,而且在 Vp 前和 Ap 前都可以添加多种多样的状语,或者停顿、有语气词等。如:

他过去投篮很准。

他投篮确实很准。

他呀,投篮很准。

他投篮嘛,很准的。

再如:

那个姑娘走路很轻 = 那个姑娘走路 + 走路很轻

那个姑娘现在走路很轻。

那个姑娘走路现在确实很轻了。

那个姑娘,走路很轻。

那个姑娘走路嘛,很轻。

所以,这类句子分析为主谓主语句和主谓谓语句都是可以的,吕叔湘在《主谓谓语句举例》中就认为“他说话太快”可以作主谓主语句和主谓谓语句两种分析。

另有一些句子形式上也是“Np + Vp + Ap”。如:

他待人很诚恳。

他工作很努力。

这个孩子学习很认真。

他说话不谦虚。

他办事不塌实。

战士们打仗十分勇敢。

这几个句子相当于上述“5. (Np + Vp) + (Np + Ap) + (Vp + Ap)”式,如:战士们打仗十分勇敢=战士们打仗+战士们十分勇敢+打仗十分勇敢。跟“他投篮很准”一类相比,“他投篮很准”的 Np 跟 Ap 不构成主谓关系,而这一类的 Np 跟 Ap 能构成主谓关系:他很诚恳、他很努力、这个孩子很认真、他不谦虚、他不塌实,这一类句子的 Ap 主要是表示人的品行、特点的,上一类的 Ap 主要是表示动作行为的程度和状态的。这一类句子的 Vp 是 Np 在某个方面(Vp 方面)具有 Ap 的品行。从结构上看,在 Vp、Ap 前也都可以添加多种多样的状语或有停顿、有语气词等。如:

他过去说话不谦虚。

他说话确实不谦虚。

他说话现在确实不谦虚。

他呀,说话很不谦虚。

他说话呀,很不谦虚。

可见,这类句子尽管在语义关系上与上类句子有所不同,但也可以作主谓主语句和主谓谓语句两种分析;又由于 Np 可以分别跟 Vp 和 Ap 构成主谓关系,所以有学者又把这类句子分析为连动句或连谓句。

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认为“他说话很快”和“他去很合适”不同，前者是主谓谓语句，后者只能是主谓主语句，区别在停顿和添加语气词的位置不同，“他说话很快”只能在“他”后停顿和添加语气词，“他去很合适”只能在“去”后停顿和添加语气词。实际上未必如此，请看：

A：他呀，说话很快。

他说话呀，很快。

他过去说话很快。

他说话现在确实很快。

B：他呀，去很合适。

他去嘛，很合适。

他呀，现在去很合适。

他去嘛，确实很合适。

他现在去确实很合适。

“他去很合适”如果添加一定的后续句，也许只能分析为主谓谓语句，如“他去很合适，不去不合适。”可见，“他去很合适”也可以作主谓谓语句和主谓主语句两种分析，又由于“他去很合适”跟“他说话不谦虚”语义关系相似，也可以分析为连动句。

(六) 大主语表示范围、对象、关涉的事物。如：

这件事，|| 中国人民的经验 | 太多了。

公司的事儿，|| 我 | 不在行。

这次考试，|| 小王 | 得了第一名。

自学辅导，|| 他 | 很有办法。

这个问题，|| 我 | 有新的看法。

这类句子，大主语前面可以加“对、对于、关于、在……上/中”等，若加上这些介词，就成了句首状语了。

三、主谓谓语句的语用功能

(一) 大谓语在某一方面对大主语进行描写，小主语正是大主语

被描写的“某一方面”。如：

西湖风景优美。
老人面色红润。
战士们情绪高涨得很。
田野里春意盎然。
新发的嫩芽，颜色淡红淡红的。
烟台过去夏天不热的。

这类主谓谓语句大主语和小主语之间有领属关系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小谓语多是形容词性词语。“Np + Vp + Ap”主谓谓语句也是这一类。如：

他待人很和善。
这孩子吃饭很慢。
我每天起床很早。
这个孩子学习很认真。
他说话不谦虚。

(二) 大谓语对大主语加以说明，小谓语由动词性词语充当。如：

他面色突然变了。
小王头发都竖了起来。
《红楼梦》我已经读过两遍了。
这篇论文你写比我写好。
你要的那些材料我已经叫人到图书馆去找了。
这把刀我切肉。
这间房子，他们已经放了许多东西。

这类句子的大主语多数都是主题化移位到句首的，大主语是主题。实际上大主语是被描写的那一类，大主语也是主题。大主语表示范围、对象、关涉的事物一类，大主语就更是最为典型的主题化的句子了。可见，主谓谓语句是典型的主题化的句子，大主语是主题。这也是不少学者要取消主谓谓语句的一个证据，他们区分主题和主语，认为“大主语”是主题，“小主语”才是真正的主语。

(三)“一口水他也没喝”不是主题句,“一口水”不是主题,反而是句子的新信息,是句子的焦点,这是一种有焦点标记的强调句(详见本书第一章)。

第三节 “把”字句和“被”字句

一、“把”字句

(一)“把”字句的研究

“把”字句和“被”字句是特殊句式研究中的传统课题,积累了大量研究文献。就“把”字句来说,这些文献对“把”字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把”字句的语用意义和构成条件(句法结构特点和语义结构特点);另一类是讨论“把”字句与相关句型的变换关系及“把”字的宾语的语义类型;另外,像龚千炎《论“把”字兼语句》⁽¹¹⁾则讨论了一种复杂的“把”字结构句——“把”字兼语句。这些论著对“把”字句的语法意义、主语和“把”字的宾语的的性质和语义类型、动词的句法语义限制、句式结构的要求、“把”字句跟相关句型的变换和限制条件、“把”字句的用法等问题作了细致考察。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王还《“把”字句和“被”字句》⁽¹²⁾、饶长溶《把字句·被字句》、宋玉柱《现代汉语语法十讲·“把”字句》⁽¹³⁾和《现代汉语特殊句式·“把”字句》等专著对“把”字句的有关问题也都给予了详细描写和分析。近几年来,“把”字句的研究出现新的态势,不少人从句法、语义、语用等多个角度来考察“把”字句,如张旺熹《“把字结构”的语义及语用分析》把“把字结构”放到具体语境中去考察,认为:“‘把字结构’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独立的语法、语义单位,它以表达与目的意义紧密相关的语义内容为本质特征,它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把字结构’本身表达目的意义;第二,‘把字结构’表达目的的突破实现——结果意义;第三,‘把字结构’表达为了特定的目的而执行特定的行为动作——手段意义。‘把字结构’在语用上的基本规律是,它始终处于一

个明确的因果关系(包括条件关系、目的关系)的意义范畴之中,当人们需要强调这种因果关系时,便使用‘把字结构’的语句形式。”过去人们对特殊句式的研究往往就句论句,没有或很少能在语境中考察它们的语义和语用规律。金立鑫《“把OV在L”的语义、句法、语用分析》从三个平面角度分析了“把OV在L”结构,在《“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语境特征》一文中金立鑫对交际中选择“把”字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选择‘把’字句的表达方式是句法、语义、上下文篇章、语句重点和个人风格等因素决定的。在这些因素之间形成了一个从强制性到非强制性的等级关系。它们依次是:语义上的表达要求→句法的强制性(必须配合篇章上的选择)→篇章上的选择→说话人的语义重心→说话人的风格和爱好。”

(二) “把”字句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

“把”字句和一般主谓(动宾)句具有变换关系。如:

小王打伤了小李——小王把小李打伤了

小王买回家具来了——小王把家具买回来了

他撕破了衣服——他把衣服撕破了

从这几个变换实例来看,“把”字句似乎可以定义为运用介词“把”将谓语动词所支配的受事置于动词前做状语的一种句式。但不少“把”字句“把”后的词语即“把”的宾语不是谓语动词的受事,如“他把背累驼了”中“背”只能看作“累驼了”的受事,在“小王把教室收拾得很干净”中的“教室”具有处所性质,在“老人把箱子装满了旧书”中的“箱子”又有工具性质,在“他把犯人逃走”、“这件事把我的心凉了半截”、“这件事把他怕成那样了”中的“犯人、我的心、他”不仅不好说是受事,倒更像施事什么的。看来“把”字句定义中的“谓语动词支配的受事”最好改成“谓语动词涉及的事物”。同时,并不是每一个一般主谓(动宾)句都可以变换为“把”字句,下列一般主谓(动宾)句都不能变换:

小王心疼小李。

我买了一本书。

小王娶了新媳妇。

这样看来，“把”字句在结构上和语义上都有一些独特之处。下面分三段分别讨论“把”字句的主语、“把”字的宾语及其谓语部分。

1. “把”字句的主语

“把”字句的主语多数是体词性词语，包括名词、代词、名词性短语等。如：

这孩子把冬天的衣服全穿上了。

老大娘把受伤的战士背回自己的家中。

他把我的腿踢破了。

那些小同学还没把会场布置好。

从语义上看，“把”字句是最为典型的主动句，主语应该是施事，可是，不少名词性主语很难说是施事，因为这些主语既不是人、动物，也不是有生命力的或自然力的事物。如：

巧克力把我的牙吃坏了。

那篇文章把孩子写累死了。

那些脏衣服把小姑娘洗怕了。

这些无聊的会议把我们开烦了。

书把他的眼睛读近视了。

他的到来把大家吓了一跳。

这些“把”字句的主语虽然不像施事，但实际上在主语前隐含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也就是句子中的那个谓语动词。如：

吃巧克力把我的牙吃坏了。

写那篇文章把孩子写累死了。

洗那些脏衣服把小姑娘洗怕了。

开这些无聊的会议把我们开烦了。

读书把他的眼睛读近视了。

这些句子里的施事正是“把”后的宾语或宾语中的主体事物，如果把这个宾语放到句首就可以变成重复动词的述补结构。如：

我吃巧克力吃坏了牙。

这孩子写那篇文章写累死了。

小姑娘洗那些脏衣服洗怕了。

我们开这些无聊的会议开烦了。

他读书读近视了眼睛。

可见,这几类句式是有变换关系的。如:

巧克力把我的牙吃坏了。——吃巧克力把我的牙吃坏了。
——我吃巧克力吃坏了牙。——我吃巧克力把牙吃坏了。
——巧克力把我的牙吃坏了。

从这种变换关系来看,“巧克力把我的牙吃坏了。”一类的“把”字句的主语实际上是一个隐含动作的事件,这一事件使动作的主体或其他事物受到影响而产生某种变化、有了某种结果或新的状态,如:巧克力把我的牙吃坏了=我吃巧克力+(这一事件)使我的牙坏了,“他的到来把大家吓得一大跳。”也是这类“把”字句。

可见,“巧克力把我的牙吃坏了。”一类的“把”字句表示了原因和结果的语义关系,而“我们把对手打败了”一类的“把”字句表示的则是目的和结果的关系。语言事实中也的确有许多谓词性主语“把”字句,这些谓词性主语可以有多种结构类型,如述宾、述补、连动、兼语、联合、偏正等。如:

喝凉水把他肚子喝疼了。

约会老是迟到把个对象也吹了。

房子漏雨把家具全淋湿了。

熬夜把他的眼睛都熬红了。

长年伏案写作把背也累驼了。

玩电脑把他玩野了心。

2. “把”字的宾语

“把”字的宾语从构成上来看,也是很复杂的,有名词、代词,也有名词性的短语。如:

他把孩子找回来了。

这孩子可把我气死了。

老王一五一十地把那伙人近来做的各种坏事都告诉了杨书记。

他把我几十年来辛苦积攒的一点儿家当全都糟蹋了。

老人把一双手工精巧的草鞋塞给了那个小战士。

“把”字的宾语也可以是非名词性的，如：

不少人往往把一级一级地晋升职务当作工作的唯一追求。

同学们都把为班级争光看作自己的事。

从语义关系上看，“把”的宾语一般是谓语动词的受事，如：“同学们把作业做完了。”但诚如本节开头所言，“把”的宾语从语义上看往往是复杂多样的，有的宾语只能是动词性结构的宾语，不是动词的宾语，也有类似处所、工具、材料、当事等的。在表示原因（事件）和结果关系的“把”字句中，“把”的宾语往往是谓语动词的施事。

从语用上看，“把”的宾语是谓语处置的对象，一般应是有定的，所谓“有定”是指说话者认为或假定认为是听说双方都已知的事物。有定的事物往往有一定的标志，如有“这、那”修饰、有一定的其他修饰语、是专有名称、是通指事物或周遍性事物。如：

小王把那本书读了一遍。

小王把我昨天买的书读了一遍。

小王把《红楼梦》读了一遍。

小王把每本书都读了一遍。

即使是单个的普通名词或有数量词的名词短语，用在“把”后也要是听说双方已知的某一或某些特指的事物。如：

他把孩子丢了。——特指某一个孩子

他把一本书丢了。——特指某一本书

他把房间打扫干净了。——特指某一或某几个房间

3. 谓语部分

“把”和它的宾语当然属于谓语部分的，这里所说的“谓语部分”是专指除“把”和它的宾语以外的其他谓语部分。

“把”字句对谓语部分有特别的要求。首先,有些动词是不能进入“把”字句的谓语部分的,如“是、有、像、姓、好像、标志着、意味着”等表示关系的动词,“爱、喜爱、记忆、感觉、感到、觉得、认识、知道”等表示心理、认知活动的动词(“你可把我想死了”等是述补短语做谓语部分),“能、会、可能、能够、得”等助动词,“来、下、进、出”等趋向动词,“盛产、劳动、示威、飞舞、着想、搏斗、呻吟、旅游、生气、散步、弥漫、出现、行动、微笑、发生、死、动荡”等不及物动词,“遇到、显得、懒得、免得、见面、涉及、遭到、遭受、合乎、在于、善于”等非动作性及物动词。只有动作性强的及物动词才有可能进入“把”字句的谓语部分。

其次,即使是动作动词,单个动词也很难进入“把”字句的谓语部分,尤其单音节动词更难。如:

* 小王把信寄。

* 小王把那碗饭吃。

* 小王把手里的东西搁。

在这些动词前后添加适量成分,句子就成立了。如:

小王把信寄走了。

小王把那碗饭吃了。

小王把手里的东西搁地上了。

少数双音节动词可以单独进入“把”字句的谓语部分。如:

我们要把那个反动政权推翻。

洪水很快就把他们村淹没。

我一拳就能把他打倒。

这些单个双音节动词多数是动结式动词,但在表示已然句子里这些动词前后添加上适量的成分更妥当些。

总之,能进入“把”字句的动词应当是动作性强的动词,同时其前后一般有其他成分(状语、补语、宾语、重叠、动态助词等),也就是说“把”字句的谓语部分需是复杂结构,即由动词性短语来充当“把”字句的谓语部分。如:

小王把我们大家的错误都往自己一个人身上揽。——前有

状语

我把通知对他说了。——前有状语,后有动态助词

这孩子放学回家就把书包往床上一扔。——前有状语

我们把门都锁了。——前有状语,后有动态助词

这孩子把书包丢了。——后有动态助词

才几块钱就把几个穷亲戚打发了。——后有动态助词

小王把教室整理了一遍。——后有动态助词和补语

快把苍蝇赶走! ——后有补语

他把头低得很低。——后有补语

一句话把他妈妈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有补语

我们一定要把您的话记在心底里。——后有补语

他把头梳了梳,把衣服又整理整理,才走出门。——重叠

动词

我们把消息说给老王听了。——谓语部分是连动短语

你去把小王找回来上班。——谓语部分是连动短语

我们把书给了小王。——后有动态助词和宾语

“把”字句谓语动词再带宾语主要跟动词的配价有关,如果一个动词是三价的,“把”字句的主语、“把”后的宾语是其中的两个配价成分,另一个配价成分就在动词后做宾语。像给予动词、称呼动词、置放动词等三价动词在“把”字句的谓语部分都有可能再带宾语。如:

我把《红楼梦》给了小王。

小王把情况告诉了我。

我们把那些书赠送给希望小学。

他把房子租给了我。

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假借。

学术界把它叫做超导现象。

孩子们把书全都放桌子上了。

她把衣服都晾电线上了。

一个带宾语的谓词性词语前若加上了形式动词,这个谓词性词

语的宾语要调整到形式动词前,使用“把”字是一种调整方式,调整后,原谓词就成了形式动词的宾语,如:我们要认真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要加以认真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加以认真分析。再如:

那位老人把自己的经历给以详细地介绍。

他及时地把这次实验中的教训进行了总结。

有时动词的宾语和“把”的宾语有某种语义联系,如耗材和成果关系:

他把鸡蛋蒸成了鸡蛋糕。

他把钱全买了粮食。

他把布料全做成了西装。

他把苹果做成了果酱。

有的有领属关系或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他把蛇剥了皮。

他把手砸破了皮。

他把坏人的耳朵咬下了一只。

炸弹把老庙炸塌了一半。

他把猪卖了一头。

有的具有同一关系,但属于不同的认知平面:

秘书把报告起了个草。

他不小心把这个字写成了另一个字。

我们把小王充了官差。

有的动词宾语是“把”字宾语所表示的事物中新出现的事物或现象:

他把脸上涂成了红色。

他们把山上炸开了几个洞。

孩子们把操场围成一个半圆。

这些句子的宾语多数是结果成分,这正是动词对“把”字宾语处置的结果——新产生、出现的事物。“V成”结构也多是三价动词结构。

在讨论“把”字句谓语部分结构特点时,多数论著还论及否定词和助动词一般只能出现在“把”字前、不能在“把”字后的问题。

(三)“把”字句的语用价值

前文说过“把”字句跟一般主动宾句有变换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句法结构不同,基本语义结构和基本语义关系相同。同一语义结构用不同的句法结构来表达,不同的句法结构一定有不同的语用价值。“把”字句的语用价值是“把”字句存在于汉语语法系统中的基本条件,“把”字句在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上表现出的特点:主语的施事性或事件原因性、“把”字宾语的有定性、谓语部分的复杂性等,也是由“把”字句特有的语用价值决定的。

关于“把”字句的语用价值,王力早在40年代就提出了“把”字句的“处置”作用,他把“把”字句称为“处置式”。后来有学者发现了存在一定量的不含动作者有意识有目的的动作行为的“把”字句,从而不同意“把”字句表示处置意义的观点。不过,一是大量的“把”字句还是具有处置意义的,二是如果对“处置”的意义理解宽泛些,即不一定要理解为有意识有目的的积极行为结果,那么在有更好的术语来概括“把”字句语用价值时,“处置”仍不失为最好的术语。

“处置”可以宽泛地解释为句中谓语动词所代表的动作行为对“把”字的宾语施加一定的影响,使该宾语发生某种变化,产生某种结果,处于某种状态,遭受某种遭遇。如:

- 他们把小王赶走了。
- 他们把小王打伤了。
- 他们把小王打了。
- 他们把小王说了一顿。
- 他们把小王打断了一条腿。
- 他们把小王请来了。
- 他们把小王娶了一房媳妇。
- 他们把小王出卖了。

他们把小王骗了。

以上各句的“小王”是各种不同处置行为的对象,也产生了不同的处置后果。这种处置意义,使得主语一般是施事或事件,使得“把”字的宾语须是有定的事物,处置要有一定的后果,谓语部分必须是复杂的。“处置”意义使得处置后果成了交际双方关心的重点,因而,跟一般主动宾句相比,“把”字句的语义重心或焦点在谓语部分,“把”字句正是显示句尾焦点的一种常用句式。

跟“把”字意思相同的介词还有“将”字。如:

他们将这个可怜的孩子卖给了人贩子。

我们将坏人赶走了。

二、“被”字句

(一)“被”字句的研究

自《中国现代语法》提出“被动式”以后,有关“被”字句的研究一直受到关注。“被”字句的研究涉及“被”的词性、“被”字句与被动句的关系、“被”字句的类型、语义特点、结构特点、语用价值及与相关句式的变换关系等方面。新时期随着句型、句式研究的深入,“被”字句研究取得了更多的成果。

李临定《“被”字句》⁽¹⁴⁾是新时期“被”字句研究早期的经典性论文,文中讨论了“被”字句的基本句式和扩展句式以及“被”字句跟相关句式之间的变换关系,关于“被”字句的语法意义,该文认为:“在现代汉语里,被字句表示中性以至褒义,有扩大之势,但总的情况还是以表示贬义为主。”这一认识既避免了某些研究者只抓住一点不顾其余的以偏概全的做法,也避免了回避发展的观点。刘叔新《现代汉语被动句的范围和类别问题》⁽¹⁵⁾按主语跟动作的语义关系把句子分为三类:被动句、主动句、混动句,所谓“混动句”是介于主动句和被动句之间的混合性句式,即意念受动句或一般所谓“受事主语句”或“无标志的被动句”,被动句则专指含“被”字的句式,被动句又被分为三

类:a) S + 被 + Vt(+ 了 /C), 是强式被动句,b) S + 被 + N/Np/Pro + Vt(+ 了 / 着 /C), 是弱式被动句,c) S + 被 + N/Np/Pro + 所 / 给 + Vt, 是准强式被动句, 该文在确定被动句和非被动句的界限、划分被动句内部小类时, 是着眼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的。吕文华《“被”字句中的几组语义关系》⁽¹⁶⁾考察了“被”字句的主语和“被”后宾语的多种语义关系, 认为动词的宾语和补语跟主语有某种语义联系, 不与“被”的宾语发生语义关系。吕文华《“被”字句和无标志被动句的变换关系》⁽¹⁷⁾探讨了这两种句式的变换关系和条件, 观察颇为细致。王还《“把”字句和“被”字句》、饶长溶《把字句·被字句》、宋玉柱《现代汉语特殊句式·被动句》、李珊《现代汉语被字句研究》等专著以及一些研究现代汉语句型的著作都对“被”字句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描写和分析。王静和王洪君的《动词的配价与被字句》⁽¹⁸⁾利用动词的配价理论、格语法理论、语义特征分析法来描写“被”字句的使用规律, 认为只有动态性强的、有已实现/未实现范畴区分的、二价以上的动词才可能用于“被”字句。

(二) “被”字句和被动句及“被”字句的类型

被动句跟主动句是对立的, “小王吃完了饭。”“小王把饭吃完了。”“小王吃了。”等都是主动句, “饭被小王吃完了。”“饭小王吃完了。”“饭吃完了。”等都是被动句, 所有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叫被动句, 一般来说被动句是受事居于句首做主语的句子。汉语的被动句按有无被动形式标志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无标志的被动句, 或叫意义被动句、概念被动句, 如“饭小王吃完了。”“饭吃完了。”另一类是有标志的被动句, “被”字句就是有标志的被动句中的典型, “叫、让、给”也有同样作用。

就现代汉语来看, “被”字句有如下类型:

1. 由“被”引进施事, 格式是: 受事 + 被 + 施事 + Vp。如:

小王被人打伤了。

小王被特务盯上了。

2. “被”后施事没有出现,格式是:受事+被+Vp,由于“被”后没有宾语,此处的“被”字就不好叫介词了,可叫助词。如:

大楼被炸倒了。

课被推迟了。

3. “被……所”固定格式:受事+被+施事+所+Vp,这种格式一般只在书面语中使用,是从“为……所”演变而来的,也可以使用“为……所”式,近来又新兴了“由……所”式和“受……所”式。如:

同学们深深地被老人的话所感动,决心好好学习。

新的软件系统为广大用户所关注。

文学家在阶级社会必受自己的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

局势的发展是由各种因素所决定的。

4. “被……给”固定格式:受事+被+施事+给+Vp。如:

我的书被小王给拿走了。

伤员全被解放军给拉走了。

(三) “被”字句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

“被”字句跟“把”字句、一般主动宾句有变换关系。如:

我们打败了对手——我们把对手打败了——对手被我们打败了

孩子们吃完了饭——孩子们把饭吃完了——饭被孩子们吃完了

比照“把”字句,可以把“被”字句定义为:“被”字句是依靠介词“被”引进谓语动词的动作主体于动词前做状语而把动作涉及的对象置于句首的句式,有时“被”字所介引的动作主体没有出现。在这个定义中避免使用施事和受事两个术语,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争议。虽然,一般来说,“被”字句的主语是受事、“被”字的宾语是施事,但有些“被”字句中,主语和“被”字的宾语很难说就是施事或受事。如:

箱子上被孩子们捆了两道绳子。——处所、施事

他被大蒜吃得满嘴臭气。——施事、受事

孩子们被腐烂食物吃坏了肚子。——施事、受事

孩子被凉水喝痛了肚子。——施事、受事

绳子被他们捆箱子上。——工具、施事

菜刀被他砍破了。——工具、施事

他的手被菜刀砍破了。——处所、工具

地里都被农民种上庄稼了。——处所、施事

那块布被他给做成了一套西装。——材料、施事

他被小说迷住了。——受事、施事

他被孩子的学费愁死了。——受事、施事

实际上,后两例中的“小说”,“孩子的学费”很难说是施事。不过,绝大多数“被”字句还是体现了施事和受事的关系。“被”字句跟一般主动宾句相比,在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上都有独特之处。比照“把”字句,“被”字句也可分主语、“被”字的宾语、谓语部分三部分来讨论。

1. 主语

“被”字句的主语一般是从动词之后移位到句首的,跟宾语相比,成为主语要求具有有定性,是交际双方共知的或说话者假定双方共知的事物,在具体句子中“被”字句的主语应是确知的事物,有的有指示代词修饰、有的有其他修饰语、有的是专有名称、有的是周遍性事物。如:

那些学生被老师批评了一顿。

迟到的学生都被老师叫去了。

小王被老师给喊走了。

所有的学生都被放回家了。

即使没有有定标志,在具体交际中也是确知的某一事物或某些事物,如“书被拿走了。”的“书”一定是确定的“书”,而不是泛指。

由含有无定标志的词语做“被”字句的主语是有条件的。如:

她一推开门,发现一个人已被警察按倒在地。

开学后,有一名同学被开除了。

星期天他收拾厨房时,一只茶杯被他打碎了。

这三个句子,第一句的“被”字式做了“发现”的宾语,“发觉、看见、见、预知”等动词后的宾语中的“被”字式的主语可以是无定的;第二句是在“有”字的后面,实际上是兼语;第三句的主语事物隐含在上文。不过,随着语言的发展,无定主语“被”字句也在增多,其原因和条件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充当主语的词语一般是体词性的,包括名词、代词和名词性词语。动词或形容词带有指称性时,也能做主语。如:

勇敢、勤劳、谦虚被视为人类共有的品质。

学习被他看成一种负担。

小王的晋升,他俩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

他要求增加工资被老板看作一种挑衅行为。

妈妈企图包办我的婚姻被我挫败了。

从语义关系上看,主语多数是受事,但诚如前文所言,也有类似时间、处所、工具、材料的成分,甚至有相当于施事的。

2. “被”字的宾语

照传统的看法,“被”字的宾语得是施事,即动作的发出者。实际上,“被”字句中“被”字的宾语是施事的占大多数,这不必举例;但,也有不少“被”字的宾语很难说是施事,上文已举了一些例子,还如:

这孩子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和期望促动着。

他的脸上被欢愉笼罩着。

他被那一点希望激动得不知所措。

小王被雪滑倒了。

他被钉子划破了手指。

他被灯光刺痛了双眼。

他们被黄河的波涛吸引住了。

心灵的创伤终于被岁月抹平了。

孩子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

他们被划船吸引走了。

从词语的构成看,“被”的宾语主要是名词、代词、名词性词语,但

以上这些例子,也有是动词、形容词或谓词性词语的。

3. 谓语部分

能进入“被”字句谓语部分的动词比“把”字句稍微宽泛些,像心理动词、认知动词等都可以进入“被”字句的谓语部分。如:

小李被小王喜欢上了。

他的意图竟被我们感觉到了。

他的行踪被特务知道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心理认知动词都能进入“被”字句的谓语部分,如“怕、希望、害怕、主张、觉得”等就不好进入。综合起来看,不能进入“被”字句的动词有:

关系动词:是、有、没有、像、姓、等于、属于、意味着等;

助动词:能、会、可以、应、应该等;

趋向动词:来、起来、出、进来、上来等;

部分心理认知动词:懂得、怕、生怕、后悔、小心、妄想等;

不及物动词:生活、劳动、前进、死、旅行、病、落、出现、消失、发生等;

非动作的及物动词:敢于、勇于、从事、懒得、免得、乐得、乐于、生于、加以、给予、给以、适合、符合、备有、依从、遭受、遭、予以等。

能进入“被”字句谓语部分的动词一般不能是简单形式,只有少数双音节动词可以。如:

他们没有被土匪收买。

孩子们定会被感动。

风浪中行船的人随时会被风浪吞噬。

一般来说,“被”字句的谓语部分应是复杂的动词性短语。如:

病人被他们不负责任地往地上一丢。——前有状语

他被老板看中了。——后有动态助词

我们被他的行为激怒了。——后有动态助词

他被打伤了。——后有补语和动态助词

小王被骂了一顿。——后有动态助词和补语

地里被种上了粮食。——后有宾语

孩子被老师喊走了一个。——后有补语、动态助词、宾语

“被”字句动词再带宾语的条件大体同“把”字句，这里不再赘述。跟“把”字句一样，助动词、否定词一般得在“被”字的前面。

(四) “被”字句的语用价值

“把”字句有“处置”的意义，“被”字句相对地可以说具有“被处置”的意义，即主语所表示的人或事物在意念上是受动者，被谓语动词代表的动作所处置，处置行为来源于“被”字的宾语，处置的后果使得主语事物有了某种变化、产生某种结果、处于某种状态、有了某种经历，谓语部分的复杂性就是要体现这些处置的后果。主语的这种被处置性对主语来说往往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如：

小王被人打伤了。

小王被蛇咬了一口。

小王被偷了一百元钱。

小王被领导批评了一顿。

小王被雪滑倒了。

小王被晒黑了。

小王被骗了。

从以上句子来看，被处置而产生的结果对“小王”来说确实是不如意的、不企望的。还有的不如意、不企望不一定是针对主语的，如有针对说话者的、针对某种关系的、还有无法明指的。如：

好苗子都被北京、上海的运动队挑走了。——对说话者来说是不如意的

我们教室的玻璃被风刮掉了。——对说话者来说是不如意的

钱被偷走了。——对钱的所属者来说是不如意的

本台消息，本市许多道路被洪水冲垮。——无法明说对谁是不如意的，但事件本身确实不如人意

可见，“被”字句确实有表示不如意的语用色彩或感情色彩。但、

也不能否定有些句子是中性的,甚至有如意、高兴的色彩。如:

小王被调走了。——中性的

小王被吸收入党了。——愉快的

小王被小李爱上了。——难说愉快不愉快

小王被提升为局长。——愉快的

孩子被逗乐了。——愉快的

猴子被耍了一顿。——难说愉快不愉快

他被人从洪水中救了上来。——愉快的、如意的

他投水自杀不成,被行人救了上来。——难说愉快不愉快

再像下列没有明显状态变化的“被”字句都很难说是如意还是不如意的:

快餐逐渐被中国人喜爱。

这样的作品很难被人理解和欣赏。

新人民币正在被流通。

他被人们称作天气预报器。

他被当选为学生代表。

这本书被重印了。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了。

这个“地”常被写成“的”。

可见,就语言事实来看,否认现代汉语“被”字句有不如意、不愉快的感情色彩或语用价值是不符合事实的,但语言是发展的、变化的,中性的或表示如意的、愉快的感情色彩的“被”字句也正在被人们接受,重要的是要研究有后一种语用价值的“被”字句产生的原因和使用条件。

跟“把”字句一样,“被”字句的信息焦点一般也在句末的谓语部分。

第四节 连动句和兼语句

现代汉语谓语部分的复杂性体现了现代汉语句式的特点,其中

由于汉语动词没有定式和不定式之分,使得现代汉语句子谓语中可以连用多个动词性短语,又是谓语复杂性的主要体现。“暂拟系统”之所谓复杂谓语主要指动词连用形式。动词连用结构也早就受到重视,早期语法论著中的坐动词和散动词连用、兼格说,涉及的就是这类问题,王力《中国现代语法》较早地以“递系式”为名对动词连用形式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分析,后来又被分为连动式/句(连谓式/句)和兼语式/句两类,或再被合为连述结构或连谓结构,或者有人要取消,等等都表明动词性结构连用形式的句法结构或者句式很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者的重视。照顾大多数的说法和便于说解,本书从句式角度把动词连用格式分为连动句和兼语句两类进行说解。

一、连 动 句

(一) 连动句的研究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中关于递系式、紧缩式、次品补语的论述里都有对类似一般所谓连动句的描写和分析,像“积累式的紧缩”就是典型的连动句。在李荣编译的赵元任的《北京口语语法》(原名《国语入门》,出版于1948年)中首次运用了“连动式”这一术语。《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之后,“连动式/句”这个名称得到较为广泛的承认,尽管连动式/句的范围有大小之争。

除少数学者外,主张取消连动句的不多,关于连动式的独立性,朱德熙《语法答问》有过精辟论述:“连动式前后两部分之间的关系不是主谓关系,也不是述宾、述补、偏正等等关系,归不到已有的任何一种句法结构类型里去。”⁽¹⁹⁾所以连动式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句法结构,这一认识代表了肯定连动式的学者的意见;但肯定论者关于连动式范围的认识并不一致,主要涉及连动式跟并列式、偏正式、动宾式、动补式、连贯复句的区分。连动句的研究,主要涉及连动句的范围、特点、类型、连用动词结构之间的语义关系、层次分析等问题。

新时期,随着句型句式研究的深入,连动式/句的研究也备受关

注。像朱德熙《语法讲义》、邢欣《简述连动式的结构特点及分析》⁽²⁰⁾、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陈建民《现代汉语句型论》、宋玉柱《现代汉语特殊句式·连谓句》、吴启主《连动句·兼语句》、高更生《复杂单句》⁽²¹⁾、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连动谓语句》等论著对连动句的性质、特点都给予了细致分析和讨论。

(二) 连动句的性质

一般认为由连动短语做谓语构成的句子或由连动短语构成的非主谓句叫连动句。如：

小王 || 打开门放出了那几个孩子。

马上乘车来见我！

第一句是连动短语作谓语的主谓句，第二句是由连动短语构成的非主谓句。可见，认识连动句首先得了解连动短语。连动短语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连用的短语，如“打开门放出了那几个孩子”由“打开门”和“放出那几个孩子”两个动词性短语连用构成，“马上乘车来见我”由“马上乘车”、“来”、“见我”三个动词和动词性短语连用构成。从功能上看，连动短语是谓词性的，但连动短语并不是总做谓语，所以最好不要叫连谓式。在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中，动词或动词性短语连用现象很多，除连动短语、兼语短语外，还有其他一些。如：

边吃边谈；打球跳绳做游戏——联合短语

走了过去；爬起来——述补短语

喜欢打球；同意去——述宾短语

拼命地挣扎；说说笑笑地散步——偏正短语

一看见我就跑；去学校就找他——紧缩结构

看来动词和动词性短语连用是否是连动短语还要有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就是连动短语的特点。如：

1. 连用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共用一个主语，或者说每个动词结构都可以和同一个主语分别构成主谓短语，如：你马上乘车来见

我——你马上乘车、你来、你见我；而“你去叫小玉来”是：你去叫小玉、小玉来，“他同意我去”是：他同意、我去，所以后两者都不是连动短语。

2. 连用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之间不能有语音停顿，书面上不能有逗号隔开，如“小王出了门，招手打了一个的，开往市委大院。”就不是连动句，而是连贯复句，用顿号隔开的一般是联合短语，如“他在方家不停地扫地、舂米、劈柴。”

3. 连用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之间没有关联词语，也没有分句间的逻辑关系，否则是紧缩句。如：

他一来就开始干活。

他拿起帽子就往头上戴。

你有想法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呢？

4. 介词短语跟动词或动词性短语连用不是连动短语，因为介词已经虚化为虚词。

总之，诚如朱德熙所言：“连动式前后两部分之间的关系不是主谓关系，也不是述宾、述补、偏正等等关系，归不到已有的任何一种句法结构类型里去。”⁽²²⁾

从构成部分的功能类看，连动短语当然指动词或动词性短语连用，但也包括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跟动词或动词性短语连用，因为形容词的功能同于动词。如：

小王乘火车去北京看望老师。——全为动词性短语连用

老张吃完饭走了。——动词性短语和动词连用

小王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动词性短语和形容词性短语连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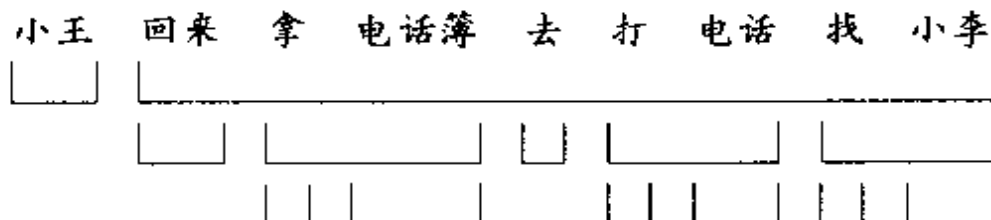
从构成部分的数量层次来看，连动短语的连用部分可以有两个、三个或更多，但无论几个连用的部分都属于同一层次。如：

小王去找小李了。——连用部分有两个：去、找小李

小王去打电话找小李。——连用部分有三个：去、打电话、找小李

小王回来拿电话簿去打电话找小李。——连用的部分有五个：回来、拿电话簿、去、打电话、找小李

“小王回来拿电话簿去打电话找小李”作层次分析时只能这样切分：



(三) 连动句的语义分析

连动句的语义分析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主语跟连动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一是连用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

主语跟连动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较为简单，一是施事跟动作的关系，即主语是各连用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的施事。如：

孩子们吃完饭去做游戏了。

他端着机枪冲入敌军阵地。

另一是受事跟动作的关系，即主语是各连用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的受事。如：

论文已经写好寄给编辑部了。

房子被炮弹击中炸毁了。

布料被裁掉做成衣服了。

一般来说，主语要是施事，就是每一个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的施事，或者是每一个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的受事。主语能不能是一个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的施事又同时是另一个连用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的受事呢？从下面的句子来看还是有可能的：

他端着机枪冲入敌军阵地被打死了。

他参加抗洪抢险累死了。

他爬起来又被打倒了。

他坐车被偷了钱。

他被打倒又爬了起来。

他被人拉去喝酒了。

连用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是连动句研究的重点,也是确定和显示连动句范围的依据之一。如果连用动词或动词性短语限于两个并分别记为 V_{p_1} 和 V_{p_2} 的话,则 V_{p_1} 和 V_{p_2} 之间有如下语义关系:

1. V_{p_1} 和 V_{p_2} 之间有动作的先后关系,即 V_{p_1} 和 V_{p_2} 表示的动作或事件在时间上有先有后、互相衔接、连接发生。如:

他跑过来(V_{p_1})跟我说话(V_{p_2})。

小王去菜市场(V_{p_1})买了不少菜(V_{p_2})。

2. V_{p_1} 说明 V_{p_2} 的动作方式, V_{p_1} 后往往有“着”。如:

他站着(V_{p_1})跟我说了一会儿话(V_{p_2})。

他每天顶着烈日(V_{p_1})值勤(V_{p_2})。

他每天乘地铁(V_{p_1})上班(V_{p_2})。

他瞪大眼睛(V_{p_1})往上看(V_{p_2})。

3. V_{p_1} 和 V_{p_2} 表示动作跟其目的的关系,即 V_{p_1} 表示动作, V_{p_2} 是该动作的目的。如:

我出去(V_{p_1})打电话(V_{p_2})。

我来(V_{p_1})看望老张同志(V_{p_2})。

孩子们去浦东(V_{p_1})参观浦东国际机场(V_{p_2})。

也有目的在前,动作在后的。如:

你问问你妈妈(V_{p_1})去(V_{p_2})!

我看看老张(V_{p_1})去(V_{p_2})。

4. V_{p_1} 和 V_{p_2} 表示动作或事件之间有因果关系,一般是 V_{p_1} 表示原因, V_{p_2} 表示结果。如:

小王病了(V_{p_1})躺在床上(V_{p_2})。

小王熬夜(V_{p_1})熬红了眼(V_{p_2})。

老张上体育课(V_{p_1})摔伤了(V_{p_2})。

他喝白酒(V_{p_1})喝醉了(V_{p_2})。

也有结果在前,原因在后的。如:

我得赶回去(V_{p_1})办这件事(V_{p_2})。

5. V_{p_1} 和 V_{p_2} 表示互补关系,两者互相补充、互相说明。如:

他一直站着(V_{p_1})不动(V_{p_2})。

小王闭着嘴(V_{p_1})一句话也不说(V_{p_2})。

6. “有”字型连动句,“有+ V_p ”往往表示条件、能力和动作的关系。如:

小王有能力做好这件事。

小张有资格申请这个岗位。

他没有钱买大房子。

(四) 连动句的语用价值

连动句在谓语部分连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并共有一个主语,删除了一些成分,且没有停顿,因而跟非连动句相比,连动句显得简洁、精炼、经济、连贯。

二、兼语句

(一) 兼语句的研究

自《中国现代语法》以来,兼语句研究一直很受重视,因为它实在不同于外语的所谓宾语补足语句。但,在兼语句的研究中向来又存在肯定或取消和扩大范围或缩小范围的争论。即使是近年来也是这样。张静《“连动式”和“兼语式”应该取消》和《汉语语法问题》、张礼训《从层次分析作业的要求看兼语结构分析上的矛盾》、符达维《从句子内部结构看所谓“兼语式”》⁽²³⁾等分别从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层次分析、转换分析等不同角度否认兼语结构的独立性;朱德熙《语法讲义》第十二章“连谓结构”把“ $V_1(+N)+V_2$ ”也看作连谓结构,这实质上把兼语式看作成连谓结构的一种。肯定兼语结构独立性的论

著也有宽严之别,龚千炎《由“V给”引起的兼语式及其变化》、宋玉柱《论带“得”兼语句》、周国光《现代汉语的双兼语句》、龚千炎《论“把”字兼语句》⁽²⁴⁾等探讨了一些特殊的兼语句,这实际上扩大了兼语句的范围。宋玉柱《论“准双宾语句”》和杨因《论“我喜欢他老实”的句型归属》、崔应贤等《简论“兼语式”的范围》⁽²⁵⁾则认为由“嘱咐、骂、责怪、喜欢”等表言语活动的动词和表心理活动的动词为 V_1 构成的“动₁+名+动₂”句式为准双宾语句或小句作宾语句,意在缩小兼语句的范围。

不能进行层次分析是否认兼语句独立性的主要论据之一,吴竞存、侯学超《现代汉语句法分析》和吴竞存、梁伯枢《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则从层次分析角度肯定了兼语句的独立性。

邢欣《论兼语式的深层结构》则试图从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转换角度分析兼语结构,邢欣《致使动词的配价》⁽²⁶⁾则从配价角度研究了兼语句第一个动词——致使动词的特点,并认为兼语句中的 V_2 跟 N_1 都是 V_1 的宾语;范晓《“兼语”句》⁽²⁷⁾也认为语义上 V_2 是补充说明“ V_1N ”的,是补语。邢欣和范晓实际上对兼语句是否定的。

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陈建民《现代汉语句型论》、宋玉柱《现代汉语特殊句式·兼语句》、吴启主《连动句·兼语句》、高更生《复杂单句》、邢欣《现代汉语特殊句式研究》、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刘永耕《汉语语法学论稿》⁽²⁸⁾等论著也对兼语句的性质、特点给予了细致分析和讨论。

连动式、兼语式等句子类型的存废之争近年来已不明显,有关语法教材、句型句式研究论著大都认可并讨论了这两种句式。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对存废之争说得诚恳:“自从连动式出现在语法著作以来,一直有人要取消它,也一直没有取消得了。要取消它,因为总觉得这里有两个(或更多)句子成分;取消不了,因为典型的连动式很难从形式上决定其中哪一部分是主体,哪一部分是从属……看样子连动式怕是要终于赖着不走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要给它划定界限。凡是能从形式上划成别的结构的,就划出去。留下来的,尽管有的能

从意义上分别两部分的主次,还是不妨称为连动式,同时说明意义上的主次。”“兼语式也仍然一直有人要取消它,也一直到现在没取消了。”⁽²⁹⁾名称之争、存废之争固然不能说不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对这类客观存在的语法现象的内部结构、语义关系、外部功能、语用价值的细致考察。

(二) 兼语句的性质

兼语句是兼语短语做谓语的句子和由兼语短语构成的非主谓句。如:

我们派小王去灾区。

别让他进来!

“我们派小王去灾区。”是个主谓句,兼语短语“派小王去”是这个句子的谓语,“别让他进来!”是个非主谓句,这个非主谓句是由兼语短语构成的。看来,认识兼语句的关键是认识兼语短语,关于兼语句性质、范围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关于兼语短语的性质和范围的争论。

一般认为兼语短语是一个述宾短语和一个主谓短语套在一起构成的短语,其中述宾短语的宾语兼主谓短语的主语,即兼语短语里存在一个宾语兼主语的成分,“兼语”这个名称也就来源于此。如“派小王去”这个兼语短语就是由述宾短语“派小王”和主谓短语“小王去”套合而成的,其中“小王”就是宾语兼主语的“兼语”;再如:请他来——请他(述宾短语)+他来(主谓短语)、动员青年上前线——动员青年(述宾短语)+青年上前线(主谓短语)。可见,兼语短语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动词性词语(V_{p_1})+名词性词语(N_p)+动词性词语(V_{p_2}),其中名词性词语是第一个动词性词语的宾语,同时又是第二个动词性词语的主语,即:($V_{p_1} + N_p$) + ($N_p + V_{p_2}$)—— $V_{p_1} + N_p + V_{p_2}$ 。反过来看,一个兼语短语“ $V_{p_1} + N_p + V_{p_2}$ ”要能分解出分解式“($V_{p_1} + N_p$) + ($N_p + V_{p_2}$)”来。这是兼语短语区别于其他短语在形式上的主要标志。由此,可以把兼语句和其他类型的句子区别开。下列几种句子就不是兼语句:

1. 在名词性词语后面有停顿,如“周围是农田,种满了各种庄稼。”“我们也请了小王,就是那个电台里刚刚表扬的小伙子。”“老人又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在桥上等着。”这些有停顿的句子是复句。

2. “老王垂着头想着他自己的心思。”“他拉住我说个不停。”等是连动句。连动句谓语的每个动词性词语都跟同一主语发生主谓关系,而兼语句的第二个动词(V_{p_2})的主语是第一个动词的宾语,跟一个动词的主语不同。如果两个动词既能共用一个主语,第二个动词又能以第一个动词的宾语为主语,则是连动兼语融合句,如:指导员带领战士们冲了上来——指导员带领战士们+战士们冲了上来+指导员冲了上来,我请小王吃饭——我请小王+小王吃饭+我吃饭。再如:

小王拉着老奶奶过马路。

孩子们簇拥着老师出了校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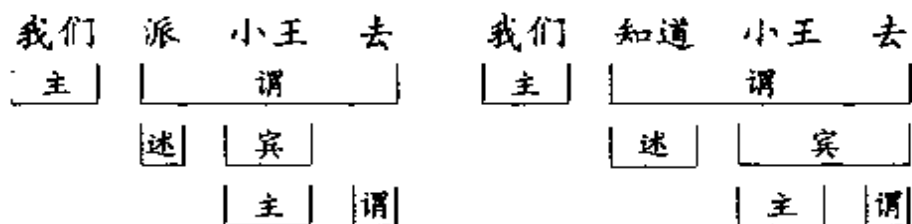
校长陪同市委书记参观了新校区。

3. 主谓短语作宾语句跟兼语句不同,比较:

我们派小王去。

我们知道小王去。

“我们知道小王去”是主谓短语作宾语句,可以在第一个动词“知道”后停顿并可以插入状语,如:我们知道小王去——“我们知道,小王去”或者“我们知道明天小王去”。而“我们派小王去”是兼语句,不能在第一个动词“派”后停顿并插入状语,只能在名词性词语“小王”后停顿并插入状语,如:我们派小王去——我们派小王明天去。两种句子对动词成分的提问形式不同,“我们知道小王去”可以用“什么”提问:你们知道什么?“我们派小王去”不能用“什么”提问:*你们派什么?做宾语的主谓短语可以提到句首:小王去我们知道,兼语句不能这样移位:*小王去我们派。兼语句的第一个动词往往是具有使令意义的动词,带主谓短语做宾语的动词一般是认知、感知意义的动词。当然,主谓短语做宾语句跟兼语句的结构层次更加不同:



4. 兼语句和双宾语句不同,双宾语句的两个宾语之间不存在任何结构关系,如“我送图书馆一批书”中“图书馆”跟“一批书”之间没有结构关系。问题是称呼动词有两种句法形式,一种是“我们称他老黄牛”,“他”和“老黄牛”之间隐含判断关系,如果这种隐含的判断关系显现化,则是另一种句法形式“我们称他为老黄牛”。从形式着眼,可以把前一种句法形式看作双宾语句,把后一种句法形式看作兼语句。再如:

大伙儿喊老王老板/大伙儿喊老王是老板

我们叫小陈经理/我们叫小陈为经理

5. “介词 + 宾语 + Vp”不是兼语短语。有些论著有所谓“被”字兼语句、“把”字兼语句、“在”字兼语句,这会使大量句式重合,介词已经虚化,不宜看作兼语短语的第一个动词。

6. “骂死我也不回家。”“你打死我也要嫁给他。”“赶他也不走。”“撞伤我不能就这么算了。”等句子虽然也是“Vp₁ + Np + Vp₂”排列序列,但有隐含条件或假设关系,因而是紧缩句,不是兼语句。

兼语句的兼语一般认为是宾语兼主语,实际上,兼语更像一个语义成分,说兼语是一个受事兼施事的成分也许更合理些,即“兼语”兼第一个动词性词语的受事和第二个动词性词语的施事(广义的)。

(三) 兼语句的类型

归纳兼语句的类型或范围一般从第一个动词入手。从第一个动词(Vp₁)的语义特征入手可以把兼语句分为如下几类。

1. “使令”类兼语句

Vp₁ 表示“使令”意义的兼语句是典型的兼语句,占兼语句中的大多数,这些表示使令意义的动词有的只有使令意义,如“使、让”,至

于使令意义的产生从动词本身无法看出,所以这类兼语句的主语多数是个事件,即使是个名词性词语即指称,也隐含了陈述。如:

大雨使小王迟到了。——下大雨使小王迟到了。

几天的暴晒使瓜苗全打蔫了。——暴晒几天使瓜苗全打蔫了。

才学习三天就让大家全清醒了。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让人落后。

干旱使农村变得很穷。

“催、逼、促使、强迫、求、派、号召、动员、带领”等动词有具体的词汇意义,这具体的词汇意义使得使令意义产生。除“催逼”义动词外,动词的主语都是施事,“催、逼、逼迫、强制、促使、强迫”等动词的主语可以是施事,也可以是具有陈述性的事件。如:

这件事促使我勤奋学习。——小王促使我勤奋学习

他一贯好吃懒做,逼迫小芳离开他。——他逼迫小芳离开他。

刮大风逼着他回家。——我们逼着他回家。

这件事强迫他交出权力。——大伙儿强迫他交出权力。

“催逼”义、“派遣”义、“请求”义、“嘱托”义、“培养”义、“鼓动”义等类动词可以构成一般述宾短语,也可以构成兼语短语,但不能构成兼语连动融合句。如:

你催一下小王。——你催小王快去。

我们班派小王。——我们班派小王出场。

我们请王老师。——我们请王老师讲课。

他嘱咐我一次了。——他嘱咐我看好门。

我们培养了不少好学生。——我们要培养这些学生做学生会干部。

我们发动了不少群众。——我们发动群众跟犯罪分子作斗争。

具有“带领、陪同”义的动词往往构成兼语、连动融合句。如:

老王带我们上山。

明天我陪您去参观我们工厂。

指导员率领战士们冲入敌军阵地。

小王护送老人回家。

2. “喜怒”类兼语句

此类兼语句的 V_{p_2} 实际上表示的是 V_{p_1} “喜怒”的原因(实质上“使令”类兼语句也隐含原因跟结果的关系:致使原因和致使结果),“我喜欢他诚实”即是“我喜欢他,因为他诚实”或“因为他诚实,所以我喜欢他”。表示“喜怒”义的动词有“羡慕、厌恶、佩服、埋怨、钦佩、爱、斥责、恨、感谢、责备”等,由它们构成的兼语句如:

爸爸埋怨儿子学习成绩不好。

我们都羡慕小李取得了第一名。

老王责备小张来迟了。

他嫌我走慢了。

3. “称呼”类兼语句

“称呼、称、叫、认、追认、封”等动词一般叫“称呼”动词,它们也可以做双宾语动词,如“司令封他一个旅长。”“大伙儿称他老黄牛。”实际上,在这些句子里,两个宾语之间隐含判断关系,如“他是旅长、他为老黄牛”。如果这种判断关系显现化,就可以看作兼语句,称呼动词后面的名词或代词是兼语。如:

司令封他做个旅长。

大伙儿称他为老黄牛。

小王认老李做干爹。

这儿人人称老王是包青天。

人民政府追认李望同志为革命烈士。

4. “有无”类兼语句

“有、没有、无”等动词后面若跟表示人或动物类的名词或代词,并且名词或代词有谓词性后续成分,这类“有无”义动词句就可以看作兼语句。如:

小王有个亲戚在深圳打工。

我们公司没有人喜欢她。

这间房子暂时无人居住。

如果第二个动词是表示关系意义的“叫”，“有无”后的名词是事物名词时，也可以看作兼语句。如：

我们乡有个村子叫高李村。

5. 不少论著把下列句子看作兼语句：

他给了我一件新大衣穿。

公司租给我一间单身公寓住。

他倒给我一杯茶喝。

你倒杯茶给我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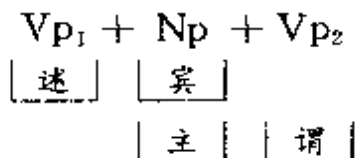
你拿本书我读吧。

这类句子的第一个动词一般是具有“交给”意义的动词，如“给、送、租、拿、倒给”等，这些动词一般可以带双宾语，如“他给了我一件新大衣。”“公司租给我一间单身公寓。”“他倒给我一杯茶。”当直接宾语后再加一个动词时，就成了上面举的句子，增加的这个动词在语义上是原双宾语的间接宾语发出的动作，也就是说第二个动词跟间接宾语构成主谓关系或施事与动作的关系，把这类句子叫兼语句的理由即在此。“你倒杯茶给我喝。”一句中由于“给”的作用使间接宾语后移，但语义关系还在，因而也被看作同类的兼语句；“你拿本书我读吧。”实际上可以看作省略“给”字的兼语句。这类兼语句有学者称为“V 给”兼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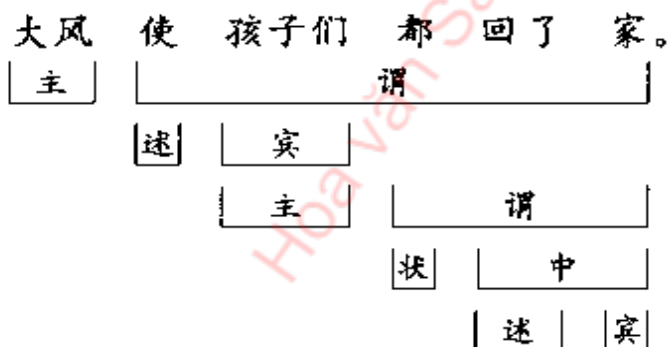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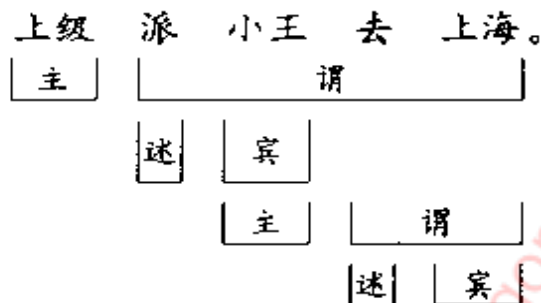
（四）兼语句的层次分析

兼语句的谓语多数学者认为是汉语短语的一种类型，因而兼语短语的命名着眼的应该是句法关系，而实际上兼语短语的命名更多的是着眼于语义关系， N_p 跟 V_{p_2} 的关系主要是语义上的关系，即施事（广义的）和动作的关系。正因为兼语短语不是句法关系的短语，语义关系又十分复杂，所以由兼语短语作谓语的兼语句的层次分析历

来是有争议的,并且成为批评层次分析法的一条理由。实际上,“ $V_{P_1} + N_p + V_{P_2}$ ”不处在同一层次上,直接成分关系应当是“($V_{P_1} + N_p$) | + V_{P_2} ”,这种层次关系若用图解法(从大到小),可以表示为:



例如:



第五节 存现句和可逆句

一、存 现 句

(一) 存现句的研究

存现句包括表示存在、出现和消失的句子,不过对存现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存在句上,存在句也最能体现存现句的特点。

范方莲的《存在句》⁽³⁰⁾一文可以认为是存在句研究的开端。新

时期存在句研究取得突破,成为特殊句式研究的重要成果。关于存在句的范围,多数学者认为语义上的“存在”跟作为一种结构类型的“存在句”应有区别,存在句的特点首先表现在这种结构形式的固定性上,即:空间词语(A段)+动词(B段)+名词性词语(C段),也就是说存在句不但要含有“存在”的语义,还要受结构上的限制,即A→B→C先后顺序的制约,不能只因为某种句式含有“存在”语义就归入存在句的范围。这些认识着眼于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是可取的。

新时期人们一方面从句法形式上限制存在句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挖掘了不少新的存在句类型,如“定名谓语句”存在句、定心谓语句存在句、名词谓语句存在句等以名词或名词性偏正结构做谓语句的存在句;动态存在句的发现也是新时期存在句研究的重要成果。

关于存在句的特点,一般是将存在句分为A、B、C或前、中、后三段,并分别描写它们的特点,这种研究方式实际上是范方莲《存在句》一文观点的继续,如宋玉柱认为:“存在句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句首是表示处所的词语,中间是动词结构,句末是表示存在的人或事物的名词结构,这是现代汉语表示存在的一种特有的句式。”宋玉柱还认为作为一种动词谓语句,存在句的作用不在叙述,而在描写⁽³¹⁾。雷涛《存在句的范围、构成和分类》⁽³²⁾认为存在句有两个特点,语义上确认人或事物的存在,可用“……有……”格式替换,结构上由“处所词语(A段)+动词或动词性词语(B段)+名词或名词性词语(C段)”三部分组成,其中C段必不可少,A或B可以隐含,结构应强调A→B→C的先后顺序,因而有“A+B+C”、“A+C”、“B+C”、“C”几种样式,该文也认为:“存在句表示什么地方存在着什么人或事物,它具有较强的口语性,常常出现在环境描写之中。”文中还对存在句A、B、C各段的构成及互相之间的语义关系、结构关系进行了详细描写。

关于存在句的分类,目前来看成系列的有如下三家:一是聂文龙的分类:

存在句 { 动态句(位移类、非位移类)
静态句(坐类、贴类)
(聂文龙《存在和存在句的分类》)(33)

二是宋玉柱的分类:

存在句 { 静态存在句(有字句、是字句、着字句、经历体存在句、定心谓语存在句、名词谓语存在句)
动态存在句(进行体动态存在句、完成体动态存在句)
(宋玉柱《谈谈存在句系列》)(34)

三是雷涛的分类:

存在句 { A + B + C (单纯句[有字句]、判断句[是字句]、完成句[了字句]、实现句[着1字句]、状态句[着2字句;动态句、静态句])
A + C(定心谓语句)
B + C
C
(雷涛《存在句的范围、构成和分类》)

关于存在句的分析,有关“台上坐着主席团”的讨论代表了几种不同的分析类型,不过新时期大多数学者分析为主谓句。宋玉柱《存在句的变换方式》和李宇明《存在结构中主宾互易现象研究》(35)则从变换角度对与存现结构有关的句法、语义现象进行了考察。与存在句相关的隐现句,宋玉柱《现代汉语特殊句式·存现句》、崔建新《隐现句的谓语动词》(36)均作了讨论。

(二) 存现句的性质和类型

存现句是叙述或说明某处或某时存在、出现、消失某些人或事物的句子。如:

桌子上放着几本新书。——表示某处存在某物
教室里还有不少学生。——表示某处存在某人

马路上走来了一队巡逻兵。——表示某处出现某人

昨天来了三位客人。——表示某时出现某人

监狱里逃走了几个犯人。——表示某处消失某人

今年又少了几个长工。——表示某时消失某人

这些句子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段(记为A)是表示某事物或人存在、出现、消失的处所或时间,中段(记为B)是表示存在、出现、消失意义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有时可以没有动词性词语),后段(记为C)是存在、出现、消失的人或事物。可见,存现句的基本结构类型是“处所/时间词语+动词性词语+名词性词语”,即“前段+中段+后段”或“A+B+C”。

存现句作为特殊句式得以确立当然首先应该表示“存现”意义,但实际上表示存现的句子并不一定都是存现句,表示存现的句子是否是存现句,还必须看它是否具有存现结构的特点。像“小王在上海”虽然表示存在,但不符合存现句结构的要求,不是存现句;像“在地毯上堆着许多衣物”由于处所前有介词,不能做主语,所以不是存现句,是一种非主谓句。反过来,具有存现结构特点的句子是不是都是存现句呢?当然也不一定,因为还要表示“存现”意义,像“台上唱着梆子戏。”“操场上开着大会。”“电视上正播放着武打片。”“我心里老惦记着那个孩子。”等句子因不表示“存现”意义,而被看作所谓的“假存在句”(37)。

存现句按句式意义和相关形式特点的不同(谓语动词的情状类型不同)一般分为三类:

1. 表示存在的存现句,即存在句。如:

院子里种着几种名贵花木。

山下是一片草地。

口袋里只有几块钱了。

广场上一群一群的游人。

2. 表示出现的存在句,即出现句。如:

她眼睛里立即闪现出了一片绿洲。

星期天来了几位老同学。

3. 表示消失的存现句,即消失句。如:

我们班又转走了一位同学。

教室里少了几把椅子。

前天烧掉了一批走私香烟。

表示出现和消失的存现句一般合称隐现句。

有学者把表示某处人或事物有所变化的句子单列一类叫“变化句”。如:

他脸上变了颜色。

她的身上换了装扮。

村里改变了面貌。

认为这些句子中的“颜色、装扮、面貌”不是新出现的事物,而是事物有所变化⁽³⁸⁾。从意义上看,这些句子跟上面三类句子确有不同,但从形式特点上看,这些句子跟出现句一样,可以归入出现句。

(三) 存在句的类型和结构特点

存在句可以分为静态存在句和动态存在句两种,静态存在句是过去研究较多的一种存在句,动态存在句是近些年来才被学术界注意的。

1. 静态存在句

静态存在句按中段(B)的不同情况可以分为几个次类:

“V着”句。这类存在句谓语动词后面带有动态助词“着”,动词带上“着”以后表示一种静态存在状态,“V着”表示人或事物持续存在的情状,如“站着、睡着、趴着、刻着、铺着、印着”等,“V着”句的前段即主语是处所词语或时间词语,包括方位名词、处所名词、时间名词以及短语,后段一般由名词性短语充当,多数是定心短语,往往带数量词,表示不定指。如:

衣服上绣着一朵牡丹花。

台上坐着主席团。

柱子上雕刻着许多小动物。

地上都铺着红地毯。

江面上停着一艘军舰。

“V 着”存在句一般可以变换为“Np+V+在+L”句。如：

衣服上绣着一朵牡丹花。——一朵牡丹花绣在衣服上。

台上坐着主席团。——主席团坐在台上。

柱子上雕刻着许多小动物。——许多小动物雕刻在柱子上。

地上都铺着红地毯。——红地毯都铺在地上。

江面上停着一艘军舰。——一艘军舰停在江面上。

“V 过”句。这类存在句表示某处曾经存在过某人或某事物，跟“V 着”句不同之处一是在意义上，“V 着”表示存在的情状，说话时存在的情状还在，而“V 过”句是表示曾经有过某种存在的情状，二是中段不同，“V 过”句动词后带动态助词“过”。如：

窗户上晒过咸鱼。

这根绳子曾经晾过孩子们的衣服。

他身上长过许多痱子。

那里放过几本书。

“V 了”句。“V 了”有时也表示存在的状态，构成静态存在句，此时“了”可以换为“着”，此时“了”的“完成”义已经不明显，主要体现出“状态”义。如：

车站里挤了一大群人。——车站里挤着一大群人。

墙角堆了一堆衣服。——墙角堆着一堆衣服。

绳子上挂了几件衣服。——绳子上挂着几件衣服。

山脚下挖了一个个掩体。——山脚下挖着一个个掩体。

如果，“了”不能换为“着”，则不是静态存在句，而是动态存在句，如：他的头上撞了一个大包——*他的头上撞着一个大包。

“有、是”句。中段动词可以是“有、是”，“有、是”是关系动词，在存在句里“有、是”表示一种存在关系。不过，比较起来看，“有”字存在句

依然具有领有关系，“山下有一片小树林”，表示领有，有小树林，也可以有其他，而“山下是一片小树林”，表示判断，除了小树林，没有别的。“有、是”存在句还如：

黑板上有一个通知。
村子里有一所小学。
家里还有两个同学。
山顶上是一座小水库。
门前是十字路口。
原野上是满眼的麦地。

名词性谓语句。有的存在句没有中段，后段是名词性词语直接做谓语，名词性的谓语一般是偏正短语，多数带数量词。如：

远处一片神奇的绿洲。
屋外满天的晚霞。
村外一片繁忙的景象。
田野里阵阵欢笑声。
南泥湾一派丰收的景象。
村东头一间间破瓦房。
后院一棵棵的大枣树。
他身上一层泥巴。

这类名词谓语句式的存在句，往往可以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加上“是、有、V着”，如“远处是一片神奇的绿洲。”“村外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村东头有一间间破瓦房。”“后院种着一棵棵的大枣树。”“他身上沾着一层泥巴。”但名词性谓语句式的存在句在表述类型上有别于前几种，这类句子的作用不在叙述、判断、说明，而在描写，尤其可以用于文学作品的场景描写，如“马路两旁一排排笔直高大的白杨树，树上满眼的绿色，树下斑驳陆离的阴影；远处一块块丰收在望的稻田，一簇簇劳作的人影，一阵阵劳动的号子……啊，原野里一派早秋的喜人景色。”若换成“有”字句或“是”字句则主要成了叙述或说明。

2. 动态存在句

有的“处所词语+V着+名词性词语”句中的“V着”不是表示静态的存在状态,而是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如:

蓝天上飞着几只云雀。
马路上正奔驰着一辆豪华轿车。
演武厅里闪动着明晃晃的大刀。
水面上漂动着几条小船。
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

这类句子跟静态“V着”存在句结构形式一样,可以看作是存在句,但“V着”本身的语法意义不同,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有的还带有“正、正在”等表示进行意义的副词,因而这类句子如果看作存在句,为区别前面的“V着”句,可叫动态存在句,即进行体动态存在句。

跟上类句子相似的是动词后带“了”的存在句,“V了”句的“了”表示“完成”义,这里的“了”上文已经说了,不能替换为表示存在状态的“着”,这类“V了”句也不同于出现句和消失句的“了”。这类句子可称为完成体动态存在句。如:

长江江阴段最近架了一座长江大桥。
房子后面近来又栽了几棵大树。
门前已经挖了一方水塘。
墙上又掏了几个小洞。

(四) 隐现句的类型和结构特点

隐现句是出现句和消失句的合称。出现句是表示某处或某时出现某人或某事物的句子,消失句是表示某处或某时消失了某人或某事物的句子。

1. 出现句

出现句的前段主要是表示处所的词语,以方位词或方位短语为多,也有表处所的名词、名词性短语或代词。相对于存在句来说,出现句前段是表示时间的词语的情况多一些。如:

他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教室里新来了几位同学。

外面已经摆上了酒席。

前面竖起了一杆红旗。

这儿露出了一点破绽。

邻居家来了一些警察。

三峡一下子涌来了许多建设者。

午夜响起了雷声。

上个月又进了一批抢手货。

小王家昨天来了几位客人。

以上最后一个例子的前段既有处所词语,又有时间词语,不过从句法分析看,应当把处所词语看作主语,时间词语看作状语。

出现句的中段跟存在句很不一样,出现句的谓语动词从意义上讲必须有“出现”意义,如“出现、露、闪现、来”等;从形式上讲,动词后面一般要带“了”,这个“了”正是表示出现新情况的“了”;或者中段是述补短语,补语往往是“出、起、进、来”等趋向动词或者带“来”的复合趋向动词。如:

窗外下起了大雨。

哨所正面出现了敌人的身影。

我们班转来了一位新同学。

蓄水池里流进了不少污水。

台上走上来几个不熟悉的演员。

马路两旁不时闪现出一枝枝鲜艳的大红花来。

教室里走进来了一位老者。

地上落下了几滴鲜血。

需要注意的是出现的事物是针对前段的处所时间来说的,所以“地上落下了几滴鲜血”是出现句,而“天上落下了几滴雨”应该是消失句。

出现句的后段一般是名词性短语,往往带数量词作定语,一般是非有定的事物;也可以是单个的名词。如:

天空中飞来了一群大雁。
眼前露出了一丝光亮。
头顶上传来了隐隐的雷声。
手上流出了鲜血。

2. 消失句

表示某处或某时消失了某人或某事物的消失句的前段和后段跟出现句基本相同,但中段谓语动词不同,首先不同在意义上,消失句的动词是表示“消失”意义的,如“走、丢、掉、逃、少、死”等,动词后面一般带“了”,或者动词后带“丢、掉、走、下、去”等做补语。如:

今天又病死了一只鸡。
班里少了一个同学。
公司里调走了几名员工。
山上掉下去几块大石头。
监狱里逃跑了一些犯人。
书里撕下了几幅插图。

(五) 存现句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

1. 传统语法强调主语的施事性质,因而把存现句分析为倒装句,即施事后置句,而把句子前段的处所词语和时间词语分析为状语,这样存现句就成了“状语+谓语+主语”的变式句。现在,一般的论著都把存现句分析为主谓句,即句首处所词语或时间词语做句子的主语,相对的后段就成了宾语,这样存现句就分析为“主语+谓语(述语+宾语)”。后一种分析是有道理的,从意义上讲存现句句首的处所或时间词语不是表示动作发生的处所和时间,而是事物存在、出现、消失的处所或时间。存现句主要是静态意义的句子,所以,句首词语是谓语陈述的对象,体现了一定的事物性;再者,下列句子的存在,使得把句首词语处理为状语更加显得不合理了:

门外漆黑得很,没有什么活着的東西,只停着一辆黄包车,
蹲着一个老年车夫。

屋子里就放着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书架，空荡荡的。

这个房间是孩子的卧室，住着他们的小儿子。

原野上静极了，偶然传来几声乌鸦的叫声，也令人毛骨悚然。

小棚里堆放着许多农具和刚收下的粮食，是他们家的仓库，不是住人的地方。

这些句子是由两个以上的分句构成的复句，其中有的分句是判断句，并跟存现句并列，判断句的主语是处所词语，而这个处所词语又同时是存现句的前段，这个前段词语既然是与存现句并列的判断句的主语，当然也应该是存现句的主语；另外有的分句是描写句，且跟存现句并列，形容词性词语对处所词语进行描写，处所词语是描写句的主语，又是存现句的前段，这个前段词语即处所词语当然也只能分析为主语了。像存现句、描写句、判断句有时一起并列，处所词语是描写句和判断句的主语，也只能是存现句的主语。如：

书房里摆放着电脑、书架，挂着名人字画，十分清净雅致，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像这个句子“书房里”是前两个存现分句的前段，又是第三个描写分句和第四个判断分句的主语，所以，作为存现句前段的“书房里”不能不分析为主语。再者，存现句的前段(A段)还可以成为兼语句的兼语，如“投进水塘的石子使水面上泛起了微波”，“水面上”既然在兼语句中是宾语兼主语的兼语，那么在“水面上泛起了微波”一句中就不能再分析为状语了，只能分析为主语。

存现句的前段是主语，中段和后段是谓语，谓语是述宾短语，中段是述语，后段是宾语。

2. 存现句的前段既然是主语，那么存现句就是主谓句，所以非主谓句就不能看作存现句。有的论著把句首处所词语或时间词语前带介词的句子也看作存现句，如认为下列句子是存现句：

在树下面坐着一群庄稼人。

靠南墙有一张木椅。

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

从城里来了一帮学生。

从山脚下突然钻出了五个人来。

介词短语不能做主语,所以也不能做存现句的主语,介词短语在这些句子里都是状语。虽然从语义上看,这些句子里的介词短语也是表示存在、出现、消失的处所,但这些句子却不是存现句,存现句的确立既有语义上的要求,更有形式上的限制。

3. 过去有的论著认为“台上坐着主席团”一类是倒装句,主语即施事后置。实际上,存现句的后段不限于施事。如:

门前站着一个人。——后段是施事

桌子上放着一碗水。——后段是受事

绳子上挂着几件衣服。——后段是受事

黑板上写着几行大字。——后段是结果

村里有个小庙。——后段非施非受

山脚下是一片农田。——后段非施非受

由于受事和非施、非受语义类别的存在,也否定了存现句是主语后置句的说法。可见,后段作为存现句中的宾语在语义关系上也是多样的,实质上,它们在存现句里只是存在、出现、消失的人或事物,并不体现施事或受事性。

从语义上看,前段是后段事物存在、出现、消失的处所或时间(主要是处所)。实质上,作为处所,在三种存现句中的语义性质并不一样,存在句的处所是事物存在的场所,体现的是空间性,因而若添加介词可以添加“在”或变换为“V在”句,而不能添加“从”,如:台上坐着主席团——在台上坐着主席团——主席团坐在台上——*从台上坐着主席团;隐现句的处所是事物出现的终点位置或事物消失的起点位置,因而可以添加介词“从”或动词后有“出、起、来、去”等趋向动词或变换为“V到”句,一般不能添加“在”(尤其消失句不能添加“在”,出现句有的可以),如:草丛里跳出了一只蚂蚱——从草丛里跳

出一只蚂蚱——草丛里跳出了一只蚂蚱，他们家来了一位客人——一位客人来到了他们家——*在他们家来了一位客人，教室里走了几个同学——从教室里走了几个同学——*在教室里走了几个同学。

中段的动词即述语表示事物存在、出现、消失的方式。比较“墙上挂着一幅画、墙上有一幅画、墙上是一幅画、墙上一幅画”四种表达方式，虽然都是存在句，但只有第一句即“V着”句表明了存在的句式。

4. 一般来说，存现句的中段和后段是述题，是新信息部分，前段是主题，是已知信息部分，其中后段是新信息的重点，即焦点部分，所以后段往往是无定的，也是不可缺少的。

二、可逆句

(一) 可逆句的性质及研究

存现句中有一部分句子主语和宾语可互换位置。如：

手心贴着膏药——膏药贴着手心

仓库钻出了老鼠——老鼠钻出了仓库

大地笼罩着薄雾——薄雾笼罩着大地

监狱逃出了一个犯人——一个犯人逃出了监狱

另外“一锅饭吃30个同学”也可以说成“30个同学吃一锅饭”，“一间房子住5个人”也可以说成“5个人住一间房子”。

人们把这种主语和宾语可以互换位置而基本语义关系不变的句子叫可逆句或主宾可互易句。

早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里已经提到所谓“两面性”动词，举例是：一个大饼夹一根油条——一根油条夹一个大饼，三四个人盖一条被子——一条被子盖三四个人；马汉麟《论两面性的动词》⁽³⁹⁾也涉及到可逆句这种语法现象；宋玉柱、李敏曾专门讨论过这种句子⁽⁴⁰⁾。

需要说明的是可逆句好像是句式的变换,但还是跟变换有所不同,如“台上坐着主席团”可以变换为“主席团坐在台上”,变换也是词语或成分的位置移动的,但是变换式跟原式只是主要词语相同,次要的词语如虚词可以不同,如上句“V 着”成了“V 在”。再如以下一般也被认为是有变换关系的句子:

我们打败了对方——我们把对方打败了——对方被我们打败了

我送给小王一本书——我送一本书给小王

这两组句子具有变换关系,变换后基本语义关系不变,但第一组添加了虚词,第二组使用了插入法,改变了语言单位;另外,这些变换易位的成分不一定是成分位置的可逆性易位。而可逆句的句法成分位置都具有可逆性易位的特点,并且不增删、改变各类语言单位。所以,句式的变换并不等于构成可逆句。

基本语义关系改变的也不是可逆句,如:我们打败了对手——对手打败了我们;倒装不是可逆句,如:“你来了。”——“来了,你。”

当然,从成分的可逆性易位看,可逆句应该不限于主宾可互易句,如下句子也都应该看作是可逆句:

下了雨——雨下了

刮起了大风——大风刮起了

阴了天——天阴了

国庆节是10月1号——10月1号是国庆节

我国的首都是北京——北京是我国的首都

五毛一斤——一斤五毛

12个一打——一打12个

三人一组——一组三人

(二) 可逆句的种类

可逆句的可互易成分一般围绕一个核心互易,按核心的情况可以把可逆句分为如下几类:

1. “供用”义可逆句

表达某些物品、器具、食物、材料等可以供多少消费者、使用者、占有者消费、使用、占有的句子可叫供用句，供用句的主语、宾语可以互易。如：

一辆车坐 30 个人。——30 个人坐一辆车。

一锅饭吃 10 个人。——10 个人吃一锅饭。

一根桩拴 5 匹马。——5 匹马拴一根桩。

两床被子盖了四个人。——四个人盖了两床被子。

两室一厅住两家。——两家住两室一厅。

一个槽喂两头叫驴。——两头叫驴喂一个槽。

五块钱住两个晚上。——两个晚上住五块钱。

1000 元花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花 1000 元。

两米布裁了一件西装。——一件西装裁了两米布。

供用句是较早发现的可逆句。从过去的论著所举例句看，主语和宾语多是数量名结构，且主语中的数词一般是“一”，从上举各例看，主语中的数词也可以不是“一”，也可以只是数量词而没有名词。同时，主语还可以没有数量词：

这间房子住三个人。——三个人住这间房子。

人住里屋，东西放客厅。——里屋住人，客厅放东西。

绳子上晾衣服，架子上晒被子。——衣服晾绳子上，被子晒架子上。

左边挂挂历。——挂历挂左边。

供用句是说明某物、食品、材料可以供消费、使用、占有的数量的句子，所以供用句实际上主要表示一种数量关系，动词只是供用的方式，因而有数量词的句子可以把动词去掉。如：

一辆车 30 个人。——30 个人一辆车。

一锅饭 10 个人。——10 个人一锅饭。

一根桩 5 匹马。——5 匹马一根桩。

两床被子四个人。——四个人两床被子。

两室一厅两家。——两家两室一厅。

一个槽两头叫驴。——两头叫驴一个槽。

五块钱两个晚上。——两个晚上五块钱。

1000元一个学期。——一个学期1000元。

两米布一件西装。——一件西装两米布。

由于供用句表示的是一种供用能力,所以在动词前可以加助动词,如:一锅饭可以/能吃10个人——10个人可以/能吃一锅饭;如果供用事实已经实现或成为过去,动词后还可以加“了、着、过”(“着”表示状态)。如:

一辆车坐着/了/过30个人。——30个人坐着/了/过一辆车。

一锅饭吃了/过10个人。——10个人吃了/过一锅饭。

一根桩拴着/了/过5匹马。——5匹马拴着/了/过一根桩。

两床被子盖了/着/过四个人。——四个人盖了/着/过两床被子。

两室一厅住了/着/过两家。——两家住了/着/过两室一厅。

一个槽喂了/过两头叫驴。——两头叫驴喂了/过一个槽。

五块钱住了两个晚上。——两个晚上住了五块钱。

1000元花了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花了1000元。

两米布裁了一件西装。——一件西装裁了两米布。

2. “存现”义可逆句

当存现句的主语不是方位短语时,不少存现句的主语和宾语是可互易的,这类句子按动词后附成分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类:“V 着”类、“V·满/遍”类和“进/来或V进/入/来/出”类。

“V 着”类举例如下:

客厅弥漫着浓浓的烟味。——浓浓的烟味弥漫着客厅。

碧绿的田野笼罩着一层薄雾。——一层薄雾笼罩着碧绿的

田野。

大楼四周环绕着高高低低的绿树。——高高低低的绿树环绕着大楼四周。

受伤的手臂裹着厚厚的绷带。——厚厚的绷带裹着受伤的手臂。

她浑身罩着珠光宝气。——珠光宝气罩着她浑身。

“V 着”类可逆句的“着”只能是表示状态的“着”，作为存在句只能是静态存在句，动态存在句不可逆：天空飘动着几朵白云——*几朵白云飘动着天空。能进入“V 着”可逆句的动词不多，主要是一些有“遮盖”义的动词；另外，静态存在句的主语多数是方位短语，但可逆句不能是方位短语，如：田野里弥漫着阵阵清香——*阵阵清香弥漫着田野里、地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一层厚厚的雪覆盖着地上，所以可逆存在句的主语必须是表示处所的名词或名词短语。

“V·满/遍”类例句如下：

大海充满了一种神秘感。——一种神秘感充满了大海。

外滩挤满了游客。——游客挤满了外滩。

头发沾满油污。——油污沾满头发。

眼睛布满血丝。——血丝布满眼睛。

原野开遍了鲜花。——鲜花开遍了原野。

这类句子中的处所词语也不能是方位短语，同时动词后要有“满/遍”做补语，否则不可逆，如：眼睛里布满血丝——*血丝布满眼睛里、原野上开遍了鲜花——*鲜花开遍了原野上、眼睛布满血丝——*血丝布眼睛。

“进/来或 V 进/入/来/出”类例句如下：

家里进水了。——水进家里了。

学校来客人了。——客人来学校了。

瓶里钻进了一个虫子。——一个虫子钻进了瓶里。

我们班转来了一位同学。——一位同学转来了我们班。

公司调入了一批新货。——一批新货调入了公司。

监狱逃出了一个犯人。——一个犯人逃出了监狱。

3. “并合”或“烹调”义可逆句

具有使两种事物混合、合并义的动词和“烹调”类动词可以构成可逆句。如：

一斤漆配半斤汽油。——半斤汽油配一斤漆。

一份水泥拌两份沙子。——两份沙子拌一份水泥。

一份石灰和三份水。——三份水和一份石灰。

这类可逆句表示的是一种数量关系，即比例关系，动词也可以省去。如：

一斤漆半斤汽油。——半斤汽油一斤漆。

一份水泥两份沙子。——两份沙子一份水泥。

一份石灰三份水。——三份水一份石灰。

“烹调”类动词句。如：

青椒炒鸡蛋。——鸡蛋炒青椒。

香菇炖豆腐。——豆腐炖香菇。

虾仁拌黄瓜。——黄瓜拌虾仁。

“熬、煮、煎、焖”等动词都可以构成这类可逆句，一般来说，这类句子的主语或宾语有一个是主料，另一个是配料；若要体现主料和配料的比例关系，则主语或宾语可以受数量词限制。如：

一个青椒炒两个鸡蛋。——两个鸡蛋炒一个青椒。

4. “是/等于/像”字句等可逆句

“是”字句、“等于”句、“像”字句都是表示两个事物的关系的。“是”字句是表示判断的，若表示的是等同判断，则可以构成可逆句。如：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中国的首都是北京。

10月1号是国庆节。——国庆节是10月1号。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是北大和清华。——北大和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

“等子、相同于、等同子”是表示等同关系的，可以构成可逆句。如：

二加三等于五。——五等于二加三。

$a + b - c$ 等同于 $a - c + b$ 。—— $a - c + b$ 等同于 $a + b - c$ 。

“像”表示认同时，可以构成可逆句。如：

小王长得像小张。——小张长得像小王。

小芳像她妈妈。——她妈妈像小芳。

“换、兑换、兑”也表示一种等同关系，可以构成可逆句。如：

一美元换/兑换/兑 8 块多人民币。——8 块多人民币换/兑换/兑一美元。

5. “对、朝、挨、靠”等加“着”的可逆句

“对、朝、挨”加“着”表示一种相向关系，可以构成可逆句。如：

校门对着车站。——车站对着校门。

邮局的正门朝着我们的宿舍。——我们的宿舍朝着邮局的正门。

小王挨着小李。——小李挨着小王。

6. 表纯粹计量关系的可逆句

表纯粹计量关系的关系句往往是数量词直接做谓语句，多数表示数量的换算，可以构成可逆关系。如：

一斤 500 克。——500 克一斤。

一个月 30 天。——30 天一个月。

一打 12 个。——12 个一打。

三个人一组。——一组三个人。

五毛一斤。——一斤五毛。

一件大衣 800 元。——800 元一件大衣。

7. “气象”类可逆句

所谓气象句是指“下雨、刮风”一类表示气象变化的句子，这类句子往往是动词性非主谓句，但也可以成分互易成为主谓句，因此也可以看作一种可逆句，只不过互易的不是主语宾语罢了（“6. 纯粹计量关系”句也不是主语宾语互易句）。如：

下了雨。——雨下了。

阴天了。——天阴了。

下雪了。——雪下了。

如果在“下雨了”等句子的句首有处所、时间词语，则一般不可互易，如：昨天下雨了——*雨下昨天了。

另外“我想死你了”和“你想死我了”也是具有可逆关系的句子。

(三) 可逆句的语义和语用

可逆句中的主语或宾语虽然对句中动词来说，可以看作施事、受事或处所、工具，但从整个句子的语义来看，主要是表明某种关系，如数量关系（计量或换算）、比例关系、相向关系、等同关系、供用关系等，因而如上文所言，不少可逆句可以将句中的动词省去，变成纯数量关系句，这也正是可逆句可以成分互易的主要原因，因为关系总是互相或相向的。

至于存现句类的可逆句，也是无动作义的句式，动词只表示存在、出现、消失的状态或方式，整个句子是描写性的（动词或动词短语多数是状态性的），正是因为动作义的丧失，动词没有了支配能力和支配的方向性，增加了关系义，才使得成分可互易位置。

可逆句成分互易后的基本语义关系虽然不变，但句法关系变了，主语变宾语、宾语变主语，主语变谓语、谓语变主语，气象句的句法关系变化更大，连句子结构类型都变了。不过，成分互易位置后，变化最大的当属于语用方面，即主题变成了述题或述题的一部分，述题或述题的一部分变或了主题；信息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即已知信息成了新信息，新信息成了已知信息。如：

大地 笼罩着 薄雾。——薄雾 笼罩着 大地。

主题	述题的一部分	主题	述题的一部分
已知信息	新信息的焦点	已知信息	新信息的焦点

同时，是否可逆如上所言还受到结构的限制，如有的要求主语、

宾语是数量名结构,有的要求主语不能是方位短语。

第六节 双 宾 语 句

一、双宾语句的性质和研究

双宾语句也是动词谓语句一个重要的下位句型,也是特殊句式研究的传统课题。过去的研究在双宾语句的范围、划界、动词的类、两个宾语的类以及“动词+宾语₁+宾语₂”的层次等问题上取得了不少成就。像马庆株《现代汉语的双宾语构造》、李临定《双宾语句类型分析》、范晓《交接动词及其所构成的句式》⁽⁴¹⁾以及朱德熙《语法讲义》、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陈建民《现代汉语句型论》等论著都对双宾语句给予了细致的描写和分析。

双宾语句是指句中述语动词后边带两个互相之间没有句法结构关系的宾语的句子,如“我送了小王一本书。”这个句子的述语“送”带了两个宾语:小王、一本书,这两个宾语之间没有诸如联合、主谓、同位、偏正等结构关系,一般把靠近述语的宾语叫近宾语或间接宾语,如上句的“小王”,把远离述语的宾语叫远宾语或直接宾语,如上句的“一本书”。从语义上看,直接宾语一般是受事,间接宾语是与事。

能带双宾语的动词是有限的,一般得是三价动词,有施事、受事、与事三个必有成分,同时是有方向的动词,如“送、给、赠送”等是交与动词,即外向动词,“我送小王一本书”表示“一本书”从说话者“我”这儿转移交给了接受者“小王”那里,“拿、取、抢”的方向正好跟交与动词相反,是接受动词,即内向动词。

二、双宾语句的类型

按照动词的方向特征和其他语义特征的不同,可以把双宾语句分为如下几类。

(一) “交”类双宾语句

“交、送、赠、赠送、献、赐、赏、赏赐、让、塞、交、退、还、找、递、递交、寄、托付、补贴、推荐”等动词都具有“给予”意义，是典型的外向动词，由它们构成的句子表示施事把某物给予了与事。如：

营业员找了我一些零钱。

那个首长赏赐他许多礼物。

小王还了我不少东西。

“交”类动词多数都构成“V给”式。如：

小王昨天发给我一个伊妹儿。

我交给他一个包裹。

我们赠给这个希望小学许多图书。

“交”类动词大多可以构成如下句式，即双宾语句可有如下的变换式(以“送”为例，S代表施事， O_1 代表与事， O_2 代表受事)：

句法格式	例句
(1) S+V/给+ O_1 + O_2	小王送/给了小李一本书。
(2) S+把+ O_2 +V/给+ O_1	小王把那本书送/给了小李。
(3) S+把+ O_2 +给+ O_1 +V来/去	小王把那本书给小李送来/去了。
(4) S+V+ O_2 +给+ O_1	小王送了一本书给小李。
(5) O_2 +被+S+V/给+ O_1	那本书被小王送/给了小李。
(6) O_2 +S+V/给+ O_1	那本书小王送/给了小李。
(7) O_2 +S+给+ O_1 +V来/去	那本书小王给小李送来/去了。
(8) S+给+ O_1 +V+ O_2	小王给小李送了一本书。

当然，并不是每个“交”类动词都有如上那么多的句法格式，有的动词句法格式很少，这跟“交”类动词的更小类有关，如“援助”只有“交”类动词的(1)(4)(6)(8)四种句法格式。

(二) “教”类双宾语句

“教、教授、告诉、告、报告、通知、回答、答复”等作谓语句动词构成

的句子施事往往把某种抽象的事物给予与事,所以,“教”类动词也是一种外向动词。如:

老师教了我们一首新歌。

我报告上级一个新情况。

这类动词后有的也可以加上“给”构成“V给”式,如:

老师教给我们一首新歌。

跟“交”类动词不同的地方除了直接宾语多是抽象的事物外,直接宾语还可以是主谓短语或其他谓词性短语。如:

他告诉我们战争开始了。

他通知大家吃饭时间到了。

公司答复工人明天发工资。

他报告上级前方路基塌方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动词往往也可以构成兼语句。如:

上级通知我们去开会。

他告诉我们去休息。

这两个句子中的“通知、告诉”对后面的名词来说实际上有一种使令意义,这个名词又是其后动词动作的发出者,所以是兼语句,若要提问可以这样“上级通知我们干/做什么”、“他告诉我们干/做什么”;而“他通知大家吃饭时间到了”只能用“他通知大家什么”来提问。有时两种句式的差别是细微的:

他通知我们什么?——他通知我们开会了。——双宾语句

他通知我们干/做什么?——他通知我们开会。——兼

语句

“教”类动词可以构成如下句式(以“教”为例):

句法格式

例句

(1) S+V+O₁+O₂

老师教/给了我们新知识。

(2) S+把+O₂+V/给+O₁

老师把新知识教给了我们。

(3) S+V+O₂+给+O₁

老师教新知识给我们。

(4) O₂+被+S+V/给+O₁

新知识被老师教给了我们。

(5) $O_2 + S + V / 给 + O_1$ 新知识老师教给了我们。

(三) “V 给”类双宾语句

“写、带、踢、传、转、指、抛、丢、下放、抄、派”等动词本没有“给予”意义，不能构成双宾语句。但，这些动词带上“给”以后就可以带双宾语句了。如：

老王指给他一张办公桌。

他最近写给我一封信。

他带给我们一个好消息。

他们转给我一个通知。

这类双宾词句可以有如下变换格式：

句法格式

(1) $S + V 给 + O_1 + O_2$

(2) $S + 把 + O_2 - V 给 + O_1$

(3) $S + 把 + O_2 + 给 + O_1 + V 来 / 去$

(4) $S + V + O_2 + 给 + O_1$

(5) $O_2 + 被 + S + V 给 + O_1$

(6) $O_2 + S + V 给 + O_1$

(7) $O_2 + S + 给 + O_1 + V 来 / 去$

(8) $S + 给 + O_1 + V + O_2$

例句

小王带给了小李一本书。

小王把那本书带给了小李。

小王把那本书给小李带来/去了。

小王带了一本书给小李。

那本书被小王带给了小李。

那本书小王带给了小李。

那本书小王给小李带来/去了。

小王给小李带了一本书。

(四) “接”类双宾语句

“接、收、接受、拿、接收、要、赊、讨、讨还、夺、抢、骗、骗取、偷、窃取、赚”等动词具有“取得”意义，由它们构成的双宾语句都是内向的，即施事从与事那里获取某物。如：

他拿了我一本书。

我最近收到他一封信。

小王骗了这家公司不少钱。

他偷了老乡一只鸡。

“接”类动词双宾语句的与事是受事的分离之处,因而与事往往可以由“从、向”引导置于动词前做状语。“接”类双宾语句可以有如下变换句式:

句法格式	例句
(1) S+V+O ₁ +O ₂	他除了老掌柜一斤盐。
(2) S+向/从+O ₁ +V+O ₂	他向/从老掌柜(那儿)除了一斤盐。
(3) O ₁ +被+S+V+O ₂	老掌柜被他除了一斤盐。
(4) O ₂ +S+V+O ₁ +的	那斤盐他除老掌柜的。
(5) O ₂ +S+向/从+O ₁ +V+的	那斤盐他向/从老掌柜(那儿)除的。

(五) “借”类双宾语句

“借、租”等动词的方向特征是两歧的,由它们构成的双宾语句孤立看往往是有歧义的,有人把这类动词称为“兼向动词”是有道理的。如:

我借了小王不少钱。

小王租了我一间房子。

不过,在句中添加了“给”或“从、向”等就可以分化歧义了。如:

我借给小王不少钱。——我从/向小王(那)借了不少钱。

小王租给我一间房子。——小王从/向我(那)租了一间房子。

(六) “询问”类双宾语句

“问、询问、求、请教、请示、考、烦、麻烦”等动词的动作方向很有意思,如“问”是把疑问信息给与事,但“问”的目的却是要获得未知信息,所以很难说是“给予”或“取得”,这是由“询问”类动词本身的语义特征决定的。这类双宾语句如: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麻烦你一件事。

我考你一个问题。

我请教他们几个问题。

这类双宾语句有的可以变换为“向”字句或主谓谓语句。如：

我向他们请教了几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问了他。

“询问”类双宾语句的远宾语也可以是主谓短语或其他谓词性短语。如：

我问他们我们如何才能迅速完成任务。

这两个行人请教我如何预定车票。

我请示上级工作是否还进行下去。

(七) “欠”类双宾语句

“欠、短、少、费、拖欠、浪费、花”等动词虽然有一定的方向性，但只有方向的趋势，却没有方向的实现行为，如“我欠他不少钱”，“不少钱”是应该还“他”的，但没有“还”的行为，相反，倒是“我”有所获得。这类句子既不能添加“给”，也不能使用“从、向”。这类句子的变化不多。如：

公司拖欠银行许多贷款。

孩子们浪费了我们许多时间。

我还短他一本书。

(八) “称呼”双宾语句

“称、称呼、叫、骂、封”等动词既可以构成兼语句，也可以构成双宾语句，双宾语句如：

我们称他老黄牛。

大伙儿骂他草包。

这类句子跟兼语句一样都可以变换为“V 为/做/作”句。如：

我们把他称作老黄牛。

大伙儿把他骂作草包。

北京被称为文化名城。

可见,“称呼”类双宾语句和兼语句是相通的。

(九)“放”类双宾语句

“放、摆、挂、贴”等所谓置放动词后带处所词语时,往往没有介词,这时就可以构成双宾语句格式。如:

小王放地毯上一些书。

他摆书桌上一些花儿。

他种院子里一些花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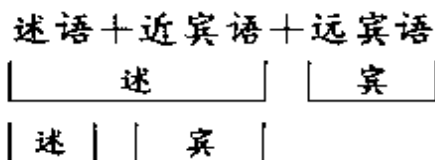
这些动词往往可以构成“V 在/到”句。如:

他摆书桌上一些花儿——他把一些花儿摆到书桌上——
一些花儿被他摆在书桌上

“V 到/在 Np”有人分析为述补短语,“到/在 Np”做补语,也有人分析为述宾短语,“V 到/在”述补结构做述语。

三、双宾语句的层次分析

双宾语句是主谓句的下位句型动词性谓语句的再下位句型,就谓语句部分看主要包括述语、近宾语、远宾语三个部分,而对这三个部分的层次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觉得可以把双宾语句格式看作述宾结构再带宾语的格式,图解如下:



注:

- (1) 傅雨贤《谈谈汉语几种句式的转换》,《语法研究和探索》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吕文华《“被”字句和无标志被动句的变换关系》,《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年。
- (2) 李临定《汉语比较变换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宋玉柱《现代

第四章 句 式

汉语特殊句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 (3) 张旺熹《“把字结构”的语义及其语用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主谓谓语句的语义模式》，《世界汉语教学》1993年第3期。金立鑫《“把OV在L”的语义、句法、语用分析》，《中国语文》1993年第5期；《“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语境特征》，《中国语文》1997年第6期。
- (4) 宋玉柱《现代汉语特殊句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邢欣《现代汉语特殊句式研究》，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5年；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1998年；吴启主《连动句·兼语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饶长溶《把字句·被字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珊《现代汉语被字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华宏仪《主谓谓语句》，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 (5) 吕叔湘《主谓谓语句举例》，《中国语文》1986年第5期。
- (6) 胡裕树《试论汉语句首的名词性成分》，《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4期。
- (7) 陆俭明《汉语句法成分特有的套叠现象》，《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
- (8) 范晓《汉语句法结构中的主语》，《语言研究的新思路》，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 (9) 李子云《主谓谓语句》，《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3期。孟维智《试论主谓谓语句的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主谓谓语句的范围》，《语法研究和探索》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宋玉柱《关于主谓谓语句的范围和类型》，《南开学报》1987年第5期。华宏仪《与主谓谓语句有关的问题》，《烟台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邢欣《主谓谓语句的范围》，《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 (10) 袁毓林《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 (11) 龚千炎《论“把”字兼语句》，《语法研究与探索》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 (12) 王还《“把”字句和“被”字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
- (13) 宋玉柱《现代汉语语法十讲·“把”字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
- (14) 李临定《“被”字句》，《中国语文》1980年第6期。
- (15) 刘叔新《现代汉语被动句的范围和类别问题》，《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年。
- (16) 吕文华《“被”字句中的几组语义关系》，《世界汉语教学》1990年第2期。
- (17) 吕文华《“被”字句和无标志被动句的变换关系》，《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

社,1987年。

- (18) 王静和王洪君《动词的配价与被字句》,《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19) 朱德熙《语法答问》,55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 (20) 邢欣《简述连动式的结构特点及分析》,《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 (21) 高更生《复杂单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 (22) 朱德熙《语法答问》,55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 (23) 张静《“连动式”和“兼语式”应该取消》,《郑州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汉语语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张礼训《从层次分析作业的要求看兼语结构分析上的矛盾》,《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符达维《从句子内部结构看所谓“兼语式”》,《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 (24) 龚千炎《由“V给”引起的兼语式及其变化》,《中国语文》1983年第4期;宋玉柱《论带“得”兼语句》,《徐州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周国光《现代汉语的双兼语句》,《阜阳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
- (25) 宋玉柱《论“准双宾语句”》,《现代汉语语法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杨因《论“我喜欢他老实”的句型归属》,《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崔应贤等《简论“兼语式”的范围》,《河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
- (26) 邢欣《论兼语式的深层结构》,《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邢欣《致使动词的配价》,《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27) 范晓《“兼语”句》,《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
- (28) 刘永耕《汉语语法学论稿》,巴蜀书社,1999年。
- (29)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546—54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 (30) 范方莲《存在句》,《中国语文》1963年第5期。
- (31) 宋玉柱《现代汉语特殊句式》,98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 (32) 雷涛《存在句的范围、构成和分类》,《中国语文》1993年第4期。
- (33) 聂文龙《存在和存在句的分类》,《中国语文》1989年第2期。
- (34) 宋玉柱《谈谈存在句系列》,《逻辑与语言学习》1992年第3期。
- (35) 宋玉柱《存在句的变换方式》,《天津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李宇明《存在结构中主宾互易现象研究》,《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
- (36) 崔建新《隐现句的谓语动词》,《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2期。
- (37) 宋玉柱《略谈“假存在句”》,《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6期。
- (38) 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211—212页,书海出版社,1998年。

- (39) 马汉麟《论两面性的动词》，《南开大学学报》1955年第5期。
- (40) 宋玉柱《语法论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李敏《现代汉语主宾可易位句的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
- (41) 马庆株《现代汉语的双宾语构造》，《语言学论丛》13，商务印务馆，1983年；李临定《双宾语句类型分析》，《语法研究和探索》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范晓《交接动词及其所构成的句式》，《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3期。

参考篇目：

1. 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1986年。
2. 陈建民《现代汉语句型论》，语文出版社，1986年。
3. 宋玉柱《现代汉语特殊句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4. 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1998年。
5. 《句型 and 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年。
6. 邢欣《现代汉语特殊句式研究》，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5年。
7.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新1版。

第五章 句 类

第一节 句类的性质和句类的研究

一、句类的性质

句类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句类是句子类型的简称;狭义的句类专指句子的语气类型。句子语气类型是从句子语用平面给句子所作的重要分类。本章所谓的句类专指句子的语气类型。

人们的语言交际总是有一定的语用目的的,这种语用目的就是句子的表达用途,如陈述一件事、询问一个问题、表达一个请求或命令、抒发一种感情,等等,句子的这种语用目的、表达用途是由句子的语气来反映的。语气是句子语用目的或表达用途的外在体现,语气又是通过语调或语气词表现出来的。句类就是根据表达用途、语用目的,也就是根据句子的语气类别对句子所作的分类。

句类不同于句型,语气是决定句类的因素,跟语气无关的因素都是非句类因素,像句子所表达的内容、句法成分的配置方式和多寡、语义关系的样式和语义成分的多少等都不影响句类的划分。像反问句虽然从内容上看,表达的是陈述句的内容,但从句类看依然是疑问句,而不是陈述句;像“屋里真冷啊!”可能含有暗示让人关窗户、开空调、生火等意图,但从语气看依然是感叹句,而不是祈使句;像“我渴了。”可能含有暗示让人倒茶水、买饮料等意图,但从语气看,仍旧是陈述句,而不是祈使句。

二、句类的类别

句子从语气角度看,一般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四类,分别表示陈述语气、疑问语气、祈使语气、感叹语气。如:

小王已经回来了。——陈述句

小王回来了吗? ——疑问句

小王快回来! ——祈使句

小王回来啦! ——感叹句

表示招呼、应答的句子,不同于上述句类,可以称为呼应句。如:

小王! ——哎! ——前为呼句,后为应句

三、句类的研究

汉语句类的研究起源很早,汉语语气助词的丰富使学者很早就重视对句子语气类型的研究。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句型论”编是新时期以前对句类研究最多的著作,该书对“询问命题”、“疑惑命题”、“命令命题”、“感叹命题”的性质、种类、表达方式进行过细致的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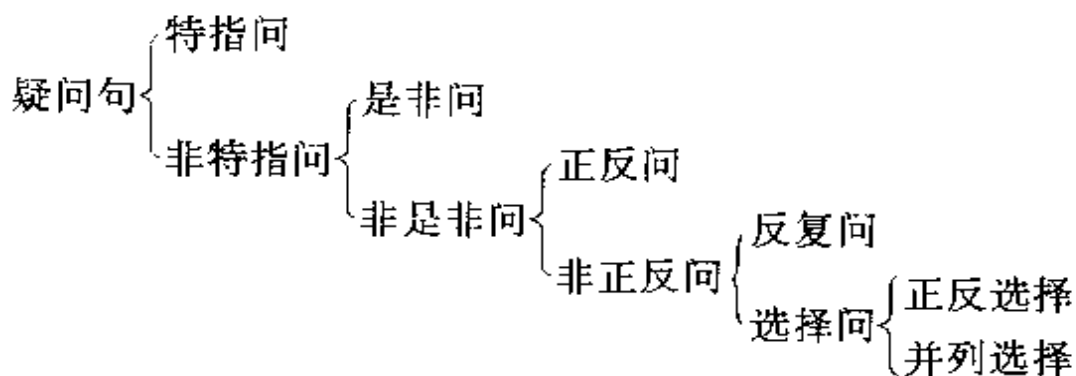
新时期句类研究更加受到重视,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就。

陈述句是句子研究的基点,因而对作为句类的陈述句的专题研究并不多。感叹句的研究也不多,房玉清《实用汉语语法》⁽¹⁾对感叹语气及感叹句的描写比同类著作详细;郎大地的《受副词“多么、真”强制的感叹句》⁽²⁾也是不可多得的专论。

祈使句的研究近年来受到重视,朱德熙《语法讲义》“1.4.6”和“15.2”两节讨论了祈使句的用途和结构特点;王书贵《说“祈使句”》⁽³⁾对祈使句的语法结构和运用作了较全面的讨论,在《语法讲义》之后又有所发现,如看到祈使句的主语除第二人称代词外还可以是第一人称代词,谓语一般是表示动作行为的V_P,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是形容词性词语,该文还研究了祈使句的肯定式和否定式的类

型及祈使句的使用、语气等问题。刘月华《从〈雷雨〉〈日出〉〈北京人〉看汉语的祈使句》⁽⁴⁾用统计的方法,分析了曹禺三部剧本的 2110 个祈使句,并以之为依据来分析汉语祈使句的句法、语义、语用等相关问题;祈使句的基本结构类型和语法特点、怎样表达委婉程度不同的祈使、可以构成祈使句的动词和形容词、祈使句的主语和语调。彭可君《副词“别”在祈使句里的用法》、王红旗《“别 V 了”的意义是什么》和《“别 V 了!”中动词的特征》⁽⁵⁾等论文对“别 V 了”这样的否定式祈使句的有关问题给予了讨论。新时期对祈使句研究做出特别贡献的是袁毓林,其博士论文及公开出版的《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⁶⁾尝试运用变换分析、语义特征分析和话语的语用结构分析等当代语言学的分析手段,对现代汉语中十多种比较典型的祈使句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描写。

疑问句研究是句类研究的重点。关于疑问句的类别学术界的看法并不统一,一般教材如黄伯荣《现代汉语》、邢公畹《现代汉语教程》、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等把它分为是非问、特指问、正反问、选择问四类;也有分为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三类的,正反问是选择问的小类,如朱德熙《语法讲义》、胡裕树《现代汉语》、邢福义《现代汉语》等;房玉清《实用汉语语法》分为是非问和非是非问两大类,非是非问下再分特指问、正反问、选择问三类;袁毓林《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⁷⁾尝试建立一个兼顾历史和方言的泛时性疑问句系统:



袁文严格采取对立性二分标准划分出疑问句的层级系统,科学性高。

由于汉语中存在用疑问形式表示非疑问信息的句子,因而按有无疑问又可将疑问句分成一般疑问句或有疑而问句或真性问句,跟反问句/反诘句/无疑而问或测度句/半信半疑句相对,多数教材都有如此分类。林裕文《谈疑问句》⁽⁸⁾是疑问句研究的重要论文,该文认为给疑问句分类的主要依据应该是能相互区别的疑问形式特点即疑问句结构的形式标志,以做到形式和意义的相结合,该文还论述了询问的焦点即疑问点的有无和分布以及间接疑问句问题。徐杰等的《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疑问程度和疑问句式》⁽⁹⁾两文分别讨论了与疑问句相关的疑问中心和疑问程度问题。其他如吕叔湘《疑问·否定·肯定》、陈昌来《从“有疑而问”到“无疑而问”——疑问句语法手段浅探》、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¹⁰⁾等论文也对疑问句的形式、功能、语法手段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关于是非问句,范继淹《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¹¹⁾认为是非问句是选择问句的一种特殊形式,并描写了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邢福义《现代汉语的特指性是非问》⁽¹²⁾分析了“有什么任务吗?”一类所谓特指性是非问。吴振国《现代汉语选择问句的删除规则》⁽¹³⁾对选择问句句法上的删除规则进行了细致描写;丁力《现代汉语列项选择问句》⁽¹⁴⁾把现代汉语疑问句分为是非问、选择问、特指问三类,其中选择问又分列项选择问和正反选择问,书中对现代汉语列项选择问句的语表形式、语里内容、语用价值给予了十分详尽的研究。其他如萧国政《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陆俭明《由“非疑问形式+呢”造成的疑问句》、刘月华《用“吗”的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用法比较》、于根元《反问句的性质和作用》、郭继懋《谈表提醒的“不是”》、王志《回声问》和《交谈中的提醒句》⁽¹⁵⁾等论著研究了简略形式问句、反问句、回声问、提醒问等问句。邢福义《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¹⁶⁾一书中有许多篇论文描写了毛泽东著作中的设问句、特指问句、是非反问句、选择问句的句法形式和运用规律,开创了专书疑问句研究的新局面。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¹⁷⁾是新时期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的代表作,该书首先对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的历史、现状、研究对象和问题作了评述,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的新的疑问句分类系统——“选择系统”，该系统首先把疑问句分为是非选择问和特指选择问两大类，前者又分为单项是非选择问(是非问句)和双项是非选择问(正反问句)两类，后者又分为有定特指选择问(选择问句)和无定特指选择问(特指问句)两类，进而对语气词“呢”、“非疑问形式+呢”疑问句、“怎么”疑问句、“吧”字疑问句、选择问句、正反问句、“X不X”附加问句、回声问、设问和反问句、间接问句、叹词疑问句、疑问句群、非疑问用法“什么”的使用等跟现代汉语疑问句有关的课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在研究方法上，这些研究充分运用了三个平面的理论，从归纳疑问句的句法形式规律、形式标志、形式类、再分类到探讨各类疑问句的语义特征、内部语义关系、歧义、疑问程度再到观察疑问句的语用功能、语用特征、语用价值，构成了对现代汉语疑问句的多侧面的全面系统研究。由于方法得当，又充分占有材料，《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发掘了不少新的事实，如回声问、附加问、叹词问、“怎么”问句的研究，又如对“疑惑”和“询问”的区别、反问句的答语系统描述、“什么”的非疑问用法的探讨和描写等。

黄伯荣《陈述句 疑问句 祈使句 感叹句》、刘月华《句子的用途》⁽¹⁸⁾是现代汉语句类研究的两本普及性的专著，其中刘月华的《句子的用途》更有特色。范晓主编的《汉语的句子类型》也分析了疑问句、祈使句、评议句等句类。

第二节 感 叹 句

一、感叹句的性质

感叹句是表达感叹语气的句子。如：

太好啦！

多么幸福的生活啊！

您真是个好人！

打倒恐怖分子!

真没劲!

孩子,可苦了你哪!

由感叹语气表达的句子是表情的句子,感叹句表达的感情是强烈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可以表达喜悦、赞赏、愤怒、悲伤、惊讶、醒悟、斥责、鄙视、无可奈何、意外、慨叹等等不同的感情。如:

好香的干菜啊! —— 赞叹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哇! —— 赞叹

大伙儿失去了一位多好的朋友啊! —— 慨叹

唉,这几天真是倒霉! —— 慨叹

哎呀,你可吓死我啦! —— 惊讶

哟,怎么回事呀? —— 惊疑

哎,小声点儿! —— 提醒

噢,我明白了! —— 领悟

嘿,过去的事就别提它了! —— 无可奈何

唉,真的没有办法呐! —— 叹息

哼,做梦! —— 鄙视

呸,真不要脸! —— 斥责

哈哈,你真行啊! —— 高兴

由于感情的种类不同,感情的强烈程度不同,因而表达方式也有差异。叹词、感叹语气词、某些副词、某些句式都可以帮助表达不同的感情,语调更是主要的表达方式:一般感叹句的语调是尾音拉长而下降,但表示斥责感情时也可以用高升调,表示惊讶或意外等情况时也可以用曲折调,所以感叹句的语调(句调)往往随感情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二、感叹句的表达手段

感叹语调是感叹语气的主要表达手段,但语调是内在的,配合感

叹语调的表达起感叹作用的手段还有叹词、感叹语气词、某些副词、某些句式及句式变化等，书面语中的感叹号也是一种提示感叹语气的方式，尽管有感叹号的句子不一定是感叹句。

(一) 叹词句

不少感叹句是由叹词直接构成的叹词句，即叹词非主谓句。不过，叹词句往往作为始发句，要跟后续句组成句群。如：

呸！你不要血口喷人！

唉哟！疼死我了！

啧啧！还是处长呢！

啊！我心中的绿洲，你在哪里啊？

有的叹词，只是独立语，用在句首，如：

哈哈，真是有意思得很！

呵，我的小白杨啊！

哎呀，真疼呀！

(二) “天、妈、娘、上帝”等名词+感叹语气词

“天、妈、娘、上帝”等往往和感叹语气词结合起来表示感叹，这些名词已经失去实在的意思，成了纯粹的感叹语，作用同叹词。如：

天哪，这么大呀！

我的妈呀，你到底来了！

上帝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吧，这是个什么样的世道啊！

我的天娘大大啊，小祖宗你可回来啦！

(三) 句末带感叹语气词

句末带感叹语气词，这是常用的表达感叹语气的方式。如：

你吓死我们啦！

长城，我心中伟大的长城啊！

黄河是我们伟大民族的发祥地啊！

多么壮丽的河山呀！
这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哇！
这一胜利对鼓舞我军的士气太重要啦！
她是个好人哪！

(四) 某些副词、代词跟语气词配合

副词“多么、多、好、真、太、可”以及“这么、怎样、什么”“何等”等常和语气词配合表示感叹语气。如：

太了不起啦！
我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多么激动啊！
多壮的小伙子呀！
你可真有人缘哪！
好美丽的城市啊！
这是真正令人激动的时刻呀！
我好不容易赶上你们啊！
这是何等幸福的生活呀！

“好”还可以做定语表示感叹，“好一个”是专职表示感叹的。如：

好小伙子！
好一个武松！
好一个秃头和尚！
好一张脸面！

“这么、怎样、什么”做定语时也表示感叹语气。如：

这么大的蛋糕啊！
这是怎样的场面呀！
什么东西！

(五) 口号、祝词

口号、祝词可以看作感叹句，一般没有语气词。如：

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祝您生日快乐！
祝您生活幸福，万事如意！

（六）主谓倒装

有主语和谓语的感叹句往往采用倒装句的形式，来突出对谓语部分的感叹。如：

多么伟大啊，我们时代的歌手！
太好了，这项计划！

当然，上述这些表示感叹语气的方式还可以综合运用。如：

啊，这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工程啊！
呸，你是什么东西呀！也有资格来教训我！

三、感叹句的结构

感叹句是在快乐、激动、兴奋、惊讶、悲哀、愤怒、厌恶、恐惧等强烈感情中对某种情感的抒发，受这种语境的影响，感叹句在结构上也有明显的特点。

（一）感叹句结构多比较简短

说话者在感情剧烈活动时，往往无法组织复杂言语，面对此情此景、面对直接的交际对象，往往多用简短的词句，突出需要抒发的重点，而隐略其他。感叹句多是非主谓句，这一点从上文的举例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再如：

太快啦！
好人哪！
多么宽敞的教室啊！
可真地为难你了啊！
多好的工作呀！

啊,我心中的祖国啊!

(二) 句型上,感叹句以叹词句、名词性非主谓句、形容词性非主谓句为多

感叹句往往是对具体的人或事物有所感慨、赞叹、斥责,往往在性质、程度上对人或事物有所感叹,所以,除叹词句外,更多的是名词性非主谓句和形容词性非主谓句,且多带有可以显示感叹点的性质、程度等的修饰语。

(三) 主语多是第一、第二人称代词或指示代词,多用“是”字句

在主谓句中,感叹句的主语以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这、那”为多,主谓句又以“是”字句为多。因为感叹句往往是直接面对感叹对象(第二人称、这、那)或感叹所谈论的对象(第三人称)的。如:

那该多好啊!

这孩子好乖呀!

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哇!

那是何等壮丽的景象哪!

那可是百年不遇的喜事呀!

他是那么的谦虚而伟大呀!

她多么热爱自己的家乡呀!

你是什么东西!

他真是交了好运啦!

第三节 祈 使 句

一、祈使句的性质和类型

句子是传递信息的,就句子传递的信息对听话人的要求来看,有

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类是使信息储存的句子，像陈述句、感叹句都是使信息储存的句子，使信息储存于听话人的大脑中；另一类是使信息反馈的句子，疑问句和祈使句就是使信息反馈的句子，要求听话人有所反应。疑问句要求听话人用言语反馈，祈使句要求听话人用行动来反馈。可见，祈使句是要求听话人或别的人做某件事或不做某件事的句子，如“冲上去！”“请把门打开！”是命令或请求听话人做某事，“不许大声说话！”“你不要再去了！”是禁止或劝说他人不做某事。再如以下句子都是祈使句：

快走！

请坐！

您就收下这个苦命的孩子吧！

冬天别喝凉水！

大家静一静！

禁止行人乱穿马路！

让他走吧。

小王你来一下。

上课不要迟到。

祈使句要使用祈使语气，祈使句在语调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句尾一般用降调，稍长一点句子后面几个音节语速加快，二是整个句子的语音强度一般都比陈述句重些。在书面语中，当祈使语气特别强烈时，句末一般用感叹号，若语气不太强烈，是一般性的命令、请求、劝止时，句末也可以用句号，如上面列举的后三例。祈使句有时也可以用语气词“吧、罢、啊、呀、哇、哪”等。如：

你就老实点吧！

来罢！

别客气，请吃啊！

您慢走，走好哇！

你可要跟他好好过日子呀！

祈使句因祈使内容或语用意义的不同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 表示命令的祈使句

表示命令的祈使句要求对方、听话人必须服从,因而言辞急促、态度坚决、语调急降而短促,句子简短,往往没有主语,不用语气词,也不用敬辞。如:

出去!

滚开!

站起来!

出发!

抓住他!

表示命令的祈使句的说话人和听话人地位一般不平等,往往是上级对下级、地位高对地位低、长辈对晚辈、年龄大对年龄小、优势一方对劣势一方等。如果说话人和听话人不构成这种关系,就不能使用这种语势强烈的命令式祈使句,否则会引起听话人反感,而起不到命令作用。言语交际中经常听到听话人不满地说“你怎么能用这种命令的口气跟我说话”或“你有什么权力命令我”,“谁给你的权力来命令我”等等句子,以示对某种命令的不满和抗议。所以使用这种祈使句一定要注意双方的关系和场景。

(二) 表示禁止的祈使句

表示禁止的祈使句明确要求听话者不能、不准做什么事,要求听话者遵守照办,不做所禁止的事项,因而语气直率,一般不用敬辞,不用语气词,多用否定词或否定词加助动词,句子一般没有主语。如:

不许大声说话!

禁止吃有响声的食物!

不准吸烟!

不要乱说乱动!

别过来!

别起来!

别动!

甭踏入草地!

小孩子不能这样跟大人说话!

表示禁止的祈使句跟命令句实质上是一样的,命令句主要是从肯定、正面方面下命令的,表示禁止的句子是从否定、反面方面来下命令的,所以有时命令句和禁止句可以连用。如:

安静! 不许说话!

站住! 别动!

趴下! 别起来!

天掉香烟! 这里不准吸烟!

别磨蹭! 快走!

不过,相对来说,表示禁止的句子因为使用了否定词或助动词,口气没有命令句强硬。

(三) 表示请求的祈使句

表示请求的祈使句语气比命令句、禁止句舒缓一些,常使用语气词“啊、吧”,常使用敬辞“请”或“您、诸位、各位”,有主语的句子也相对多一些。如:

请多多美言!

帮我找本语法书吧!

你去给我倒杯水来吧!

各位请慢用啊!

您多提意见啊!

诸位请多包涵!

请您过来一下。

您老人家就不要来了吧!

(四) 表示劝说的祈使句

这类祈使句语气更为和缓、委婉,一般用语气词“吧”,也多使用

敬辞“您、各位、诸位”等，有主语的句子多一些，还可以有否定词语“别、不要、不好”等。如：

各位去休息一会儿吧！

您老少说几句吧！

您不好这样说他吧！

你们不要再生气了！

（五）表示催促的祈使句

这类句子含有催促他人立刻或尽量、尽快做某些事的意思，句中常用“快、快些、快点儿、倒、倒是”等词语，或重复这些词语；语气舒缓的催促句，句末常使用语气词“啊、吧”或使用敬辞“请、您”等，也常使用主语。如：

快点做啊！

快走！

说！说啊！你倒是快点儿说呀！

请快点来吧！

您倒是快去吧！

快！快！快点儿！

大伙儿快些走吧！

（六）表示商议的祈使句

这类祈使句含有如下含义：或者对要做的事可以缓做，或者用别的办法也可以，不一定这样办，或者不一定非由谁办不可，总之对要做的事是跟听话者协商着办的，因而语气和缓，常用语气词“吧”或用敬辞“您”，常用“让”构成兼语句，也常用主语：

您请等一会儿再来吧！

这事就让他试试吧！

要不就这么定下来吧！

请各位稍等一会儿吧！

不然明天再来吧。

(七) 表示许可的祈使句

这类祈使句含有同意、认同听话人做某事的意思,常用语气词“吧”,也常用主语和表示许可的助动词,句子也常有主语:

您可以进来了。

能让他走了。

就进来看看吧!

您这样就行了。

你就这么办吧!

(八) 表示号召的祈使句

这类祈使句多见于标语、口号,祈使对象泛指,一般是非主谓句。
如:

要珍惜每一寸土地!

为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学习吧!

(九) 表示提醒、警告、威胁的祈使句

这类句子旨在要听话人防备什么事情、警告对方不该做什么或者威胁对方。可以使用语气词,多有主语。如:

当心受骗!

您小心点!

你这样的学习态度可不行啊!

你小心我的拳头!

你等着瞧吧!

你敢说!

二、祈使句的句法结构

从结构上看,祈使句一般是主谓句或动词性非主谓句、形容词性非主谓句等,其中非主谓句出现的频率更高些。主谓句一般是动词性谓语句,也有形容词性谓语句。

祈使句实际上由三个部分构成,祈使主体——一般是说话者、受祈对象——一般是听话者、祈使内容——受祈对象执行的动作行为,祈使内容一般由动词性词语或形容词性词语充当,如“我命令小李去”一句中,“我”是祈使主体,“小李”是受祈对象,“去”是祈使内容。多数情况下,祈使主体是不出现的,如“你们快走吧”,只有受祈对象,在句中做主语,更有连受祈对象也不出现的,只有祈使内容,如“滚!”“进来!”“请坐!”

祈使句的主语一般比较简短,往往是第二人称代词,这类句子的祈使主体不出现,主语是受祈对象。如:

你别再说话了!

您请等一下!

您请坐!

你们可以走了。

第一人称代词如果是包括式的“咱们、我们”,也可以做祈使句的主语,这时主语包容了祈使主体和受祈对象。如:

我们一块儿走吧!

咱们开始吧!

我们要高举烈士的旗帜永远向前!

我们要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第一人称代词单数“我”很少做祈使句的主语,如果做主语,这个句子一般是兼语句或主谓短语做宾语句,兼语句的兼语和做宾语的主谓短语的主语是受祈对象。如:

我劝你还是去一趟吧!

我希望你回去看看她老人家。

表示泛称的“大家、各位、诸位、大伙儿”以及称谓词语或专有名称也可以做主语，主语是受祈对象。如：

大家请回吧！

诸位安静点儿！

同志们请进！

妈妈就别说了吧！

小王先说！

老王去吧！

相当多的祈使句是没有主语的，谓语部分可以是单个的动词、动词性短语，少数也可以是形容词性短语。如：

请！

您请！

您请坐！

大伙儿跑快点吧！

你多买几件吧！

小王先等一等！

快！

快点！

安静！

同学们严肃一点！

从特殊句式看，祈使句中兼语句和“把”字句较多一些。如：

请大家安静一点儿！

让他去吧！

叫小王进来。

请他进来！

让小王先说。

把桌子擦擦！

把衣服洗干净点儿！

别把水弄地上!

不许把错误都推给别人!

有意思的是“请”字句的“请”往往可以到兼语的后面,而且以在后为常,比较:

大家请安静点儿! —— 请大家安静点儿!

诸位请多提意见! —— 请诸位多提意见!

各位请上车吧! —— 请各位上车吧!

您请坐! —— ? 请您坐!

各位请进! —— ? 请各位进!

您请喝茶! —— ? 请您喝茶!

一般来说“请”字在后更客气些,“请”已相当于纯粹的礼貌用语,较少“邀请、请求”义;而“请”字在前,较多“邀请、请求”义。

在某些特殊场合,单个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也可以构成祈使句。如:

票!

车票!

钢笔!

水!

大号拖鞋!

森达皮鞋!

红色墨水!

一瓶汽水!

名词性非主谓句祈使句只能用在特殊场合,如买卖双方的买方、供需双方的需方、售票时等,即在一定场合说话人要求听话人把某个事物(名词或名词性词语所表达的)拿给说话人,这是一种命令或请求祈使句,这种祈使句是由“给我/请给我……”或“我要/我买……”等在具体场合的隐略所致。

三、肯定性祈使句和否定性祈使句

祈使句从标志上看,可以分为肯定性祈使句和否定性祈使句,一般表示命令、请求、商议、口号、提醒的祈使句是肯定性祈使句。如:

站起来!

你该认真地记笔记!

大伙儿必须马上转移!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可以进来了!

您等一会儿再来吧!

要把卫生工作做好!

肯定性祈使句可以用助动词或副词加助动词“必须、该、应该、要、一定要、千万要”强化祈使主体的主观态度。而否定性祈使句一般含有“别、甭、少、不要、不用、不许、不准、别不、别这么/那么不”等否定词语,一般表示禁止、劝说、警告、口号等的祈使句可以是否定性祈使句。如:

不许动!

别把水洒地上!

甭乱说!

您老少说几句吧!

你不用上班了!

别不把这件事当一回事呀!

别这么不小心!

别那么不谦虚!

不准大声说话!

不要忘记过去!

区分肯定性祈使句和否定性祈使句,除了它们有语义和用词上的不同外,更主要的是二者在动词的选择上有所不同,有些动词能适

合两种祈使句,有些只适合一种祈使句,不适合另一种祈使句。两种祈使句都适用的动词。如:

睡一会儿去!	别睡!
去看望他一下吧!	不要去看望他!
叫醒他!	甭叫醒他!
拿本书来!	别拿书!
站起来!	不用站!

只适用肯定性祈使句,不适合否定性祈使句的动词。如:

请尊重别人!	* 别尊重别人!
应爱护同学!	* 不要爱护同学!
要安慰小王!	* 别安慰小王!
应该发扬优点!	* 不要发扬优点!
应改正缺点!	* 别改正缺点!

只适用否定性祈使句,不适合肯定性祈使句的动词。如:

* 伤她的感情!	别伤她的感情!
* 欺骗孩子!	别欺骗孩子!
* 隐瞒真相!	不能隐瞒真相!
* 惯坏孩子!	甭惯坏孩子!
* 糟蹋艺术!	不许糟蹋艺术!

至于什么样的动词能适应何种类型的祈使句,这跟动词的语义特征有关。据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考察,非自主动词只能进入否定性祈使句,不能进入肯定性祈使句,如:跌、丢、怕、忘记、恼、嫌、着急、害怕、愁、心疼、伤心、后悔……;自主动词中的褒义动词一般只能进入肯定性祈使句,不能进入否定性祈使句,如:帮助、安慰、尊重、改正、爱护、改善、照顾、培养、称赞、赞美、团结、夸奖、赡养……;自主动词中的贬义动词一般只能进入否定性祈使句,不能进入肯定性祈使句,如:骗、欺骗、诈骗、剥削、捣乱、抱怨、埋怨、堕落、嚷、惹、敲诈、调皮……;只有自主的中性(无褒贬色彩)的动词才可以既适合肯定性祈使句也适用否定性祈使句,如:站、做、坐、摘、走、跑、

去、休息、睡、说、讲、答应、看、进、动手、告诉、收拾、化装、点头、动、动弹、加入、劳动、调查……

四、祈使句的运用

祈使句是语用色彩很浓的句类,这种语用色彩主要表现在表敬程度上,表敬程度如表敬、表卑、不卑不敬等的不同影响主语的有无和主语用词的选择,也影响语气强弱的不同,语气强弱的不同又影响主语的选择和语气词的使用。

一般来说,表敬祈使句多有主语,且主语是“您、您几位、各位、诸位”等,使用敬辞“请”,“请”字多用在主语后。表示请求、劝说、商议的祈使句的表敬因素多些,语气也比较舒缓,多用语气词“吧、啊”。如:

您请进!(比较:进!)

各位请多提宝贵意见!

您少说几句吧!不要再生气啊!(比较:少说几句!不要生气!)

您晚一会再来吧!(比较:晚一会再来!)

您多帮帮忙吧!

表卑的(即对地位低的听话者)祈使句,少用主语,即使用也少用“您”一类的主语或“请”字(除非有意显示谦虚、谦逊)。这类祈使句一般用于表示命令、禁止、催促、警告、威胁,语气也重些、强些、急促些,少用语气词。如:

进来!(比较:进来吧!您请进!你进来吧!)

别说话!(比较:您别说话!)

出去!(比较:出去吧!你出去吧!您请出去吧!)

不准吸烟!

快点做!(比较:请快点做吧!您快点做吧!)

无明显敬卑色彩的祈使句,主语的使用是自由的,一般选择“你、你们”为主语,语气词的选择也是自由的。

因而选择什么类型、什么结构、什么语气的祈使句,是很有讲究的,要切合不同的交际对象、交际目的、交际场合。

第四节 疑 问 句

一、疑问句的性质和类别

(一) 疑问句的性质

用疑问语气的句子是疑问句,疑问句主要是表示询问的,询问总是希望听话人或被问人作出回答,因而疑问句是希望听话人用言语反馈的句子,所以“问”总是和“答”相联系的。如:

这学期谁做我们的班主任? —— 王霞老师。

这是什么东西? —— 微波炉。

您老准备去哪里? —— 北京。

你买多少码的鞋子? —— 40 码。

现在几点了? —— 下午三点。

你为什么哭啊? —— 他打我了。

他如何学习英语的? —— 主要从听说入手。

你上过大学吗? —— 上过。

你上没上过大学? —— 上过。

你认识他吗? —— 是的,认识。

疑问句使用疑问语调。疑问语调比较复杂,一般来说疑问句句末用升调的多,不过不同的疑问句句末语调不完全一样,用不用语气词也会使语调有所不同。书面语中,疑问句句末用问号标示。

(二) 疑问句的类别

由于含有疑问语气的句子不一定都有疑问,因而,可以按疑问信息的有无即疑问程度的高低把现代汉语疑问句分为三类:

1. 有疑而问

提问者确实有疑问,期待被问者或对方回答,以获得新的信息,这又叫真性疑问句。如:

我们明天去什么地方呢?

你是哪个班的同学?

小王生活得怎么样?

那是什么?

他是谁?

2. 半信半疑

问者对某一问题已有些主见,对提出的问题已有一定的倾向(倾向于肯定或否定),但又不能确定,提出问题的目的是期望被问者或对方予以证实,这类问句又叫测度句,“吧”是测度句的句末语气词。如:

你明天还来吧?

你明天还来,是吧?

是不是你明天还来?

你明天还来,对吧?

你莫非明天还来?

3. 无疑而问

问者对某一问题明明已经有了确定的见解,只是用疑问语气或疑问方式表达出来,目的是为了增加表达效果,并不期望听话人回答,这类句子又叫反问句或反诘问句,反问句常用“难道、岂、倒也、就、当真、便、也、还、更”等副词,或句末有“不成”,或使用“怎么、哪里(儿、个)”跟助动词或“是”连用,句首有“谁说、谁知道”,或句子中有“何必、何不、何以、何至于”,或者用“你说、你看、你想想看”,等等。如:

讨饭一样的人也配问我么?

难道这不正是他渴望的吗?

存在便是合理吗?

你没看见人家正忙着吗?

他们哪个能和您比呢？

谁说我不愿意嫁他？

你何必怕他呢？

你说这事可笑不可笑？

上述分类是就疑问句的表达内容即疑问程度来分的，大致说来，就疑问程度的高低看，依次是有疑而问>半信半疑>无疑而问，无疑而问简直就没有疑问。

若就疑问句的形式或结构来看，疑问句可以分为四类：是非问句、特指问句、选择问句、正反问句。如：

小李在家吗？——是非问句

你已经听清楚了？——是非问句

哪位是你的朋友？——特指问句

谁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呢？——特指问句

你是今天去，还是明天去？——选择问句

你是哥哥呢，还是弟弟呢？——选择问句

你吃没吃饭？——正反问句

你明天去不去北京呢？——正反问句

这四类形式和结构的疑问句从疑问程度看，各有不同表现。是非问句的形式既可以表示有疑而问，也可以表示半信半疑或无疑而问。如：

你知道这件事吗？——有疑而问

是小李求你办的吧？——半信半疑

从来如此，难道就一定对吗？——无疑而问

特指问句只有有疑而问和无疑而问，没有半信半疑的。如：

你看，这事是谁做的？——有疑而问

我们这里谁还配讲规矩？——无疑而问

选择问句也只有有疑而问和无疑而问，没有半信半疑的。如：

是五点开会，还是六点开会？——有疑而问

是妥协还是抗战？是腐败还是进步？（毛泽东）——无疑

而问

“是妥协还是抗战？是腐败还是进步？”一句，对说话者毛泽东来说是没有疑问的，对听话者也是没有疑问的，是无须选择的，因而是反问句，即属于无疑而问。

正反问句既可以表示有疑而问，也可以表示半信半疑或无疑而问。如：

你去不去看电影呢？——有疑而问

小李是不是去了上海？——半信半疑

我问你全世界能不能找到这样腐败的政府？——无疑而问

就疑问程度来看，即使是“有疑而问”的疑问句本身也有疑问程度的差别，一般来说，特指问句因对所询问对象全然不知，所以疑问程度最高；其次是是非问句；再次是选择问句和正反问句。如果这样，就可以从疑问句的疑问程度角度构成一个降级疑问序列：

特指问句 > 是非问句 > 选择问句 / 正反问句 > 测度句 > 反问句

这个序列左边的疑问句的疑问程度高于右边的疑问句。当然，具体的疑问句的疑问程度除了受疑问句的类型、语气词制约外，还可能受句中某些副词、助动词以及上下文语境的影响。

二、表达疑问的手段

（一）语调

疑问句的语调是构成疑问句的基本手段，确定一个句子是不是疑问句主要依据是语调，像无疑而问的句子虽然并不表示疑问，但它使用了疑问语调，所以还是属于疑问句；像有的疑问句表示的是祈使的目的，但因为使用了疑问语调也还属于疑问句。如：

不过为这些小事，还问他做什么？——不许问

就为这点儿小事，还哭什么？——不许哭、不该哭

你认真听课好不好？——要求对方认真听课

某人打电话，对方是孩子接的电话：

某人：“喂，你好，你妈在家吗？”

孩子：“在！”

接着孩子挂上电话。

从一般疑问句的角度看，以上这个交际是没问题的，一问一答，答的信息能满足问的要求。但，在打电话这个语境中，一般来说，某人是要孩子的妈妈来听电话，虽是问句，却有祈使的目的。从句类来看“你妈在家吗？”还是疑问句。

反过来看，有些句子虽然有其他疑问形式，但由于没有疑问语调，也算不得疑问句。如：

他们谁也不认识谁。

小李来了也没说什么，只是随便看了看。

疑问句的语调虽然一般是上升的，是通过加大语音频率来表现的，但因为受句子中句末语气词、语气副词或疑问代词等的影响，也会有些变化，如句末有“吗”的疑问句，语调上升不明显。

（二）句末语气词

疑问句句末语气词是用来帮助表达疑问语气的，一般认为疑问语气词有“吧、吗、呢、啊”四个，但真正能表达疑问语气的语气词不多。“吗”是较为公认的疑问语气词；“呢”是不是疑问语气词则有争议，即使承认“呢”负载了疑问信息，同时也应该看到疑问句里的“呢”还附有“提醒”的语义色彩；“吧”表示测度语气，是一个表示“信疑之间语气”的语气词，所以有学者认为“吧”只能算半个疑问语气词；“啊”则不负载任何疑问信息，不是疑问语气词。所以，疑问句句末语气词的价值并不一样，有的负载疑问信息，表达了疑问语气，有的并不负载疑问信息，不表达疑问，只是句末语气词而已，表达其他语义色彩。

（三）语气副词

反问句中常出现语气副词“难道、岂、何不”等帮助表达反问语

气,它们还常和“吗、呢”配合使用。如:

难道说你不认识我了?

这样岂不是等于说他是小偷吗?

你何不先通知他一下呢?

“莫非、大概、恐怕、好像”等表示推测语气的副词常用在测度句中,并可以跟“吧”配合使用。如:

你莫非是王强吧?

他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吧?

他好像走了吧?

(四) 疑问代词

“谁、什么、哪、哪里、哪儿、多少、几、多、怎么、怎么样、怎样、为什么”等疑问代词常用在特指问句中,用来询问人、事、地点、时间、原因、方式、动作的情状等问题,表示疑问点。

三、疑问句的疑问点

句子中新信息的重点是焦点,疑问句中的重点就是疑问点。疑问句的疑问点的确定跟疑问句的类型即疑问句的结构特点有关。一般来说,特指问句中的疑问代词就是疑问点,回答时只要针对疑问代词回答即可。如:

谁去了北京? ——小王。

小王什么时候去了北京? ——昨天。

小王昨天去哪里了? ——北京。

特指问句由于疑问代词可在句中不同位置,因而疑问点也可以在不同位置。同时特指问句的疑问点还可以不止一个,即疑问句中有两个以上的疑问代词,如“昨天谁给我买了什么样的礼物?”

选择问句的被选择项(即 A 还是 B)就是疑问点,回答时只要针对选择项 A 或 B 来回答即可。如:

是小王去北京,还是小李去北京? ——小王。

小王今天去北京,还是明天去北京? ——今天。

正反问句的正反双方即“X 不 X”是疑问点,回答时只要针对“X”或“不 X”来回答即可。如:

你明天去不去北京? ——不去。

你来不来上英语课? ——来。

是非问句的疑问点从句子结构本身往往看不出,句子结构本身没有指明疑问点,那么是非问句的疑问点如何确定呢? 一是依靠语境,如问答双方谈论的是时间,那么在下面的句子中时间词语就是疑问点:

小王明天去北京吗? ——是的,明天去。

若谈论的是地点,则下句中地点是疑问点:

小王明天去北京吗? ——是的,去北京。

若谈论的是“小王”,“小王”就是疑问点:

小王明天去北京吗? ——是的,小王去。

另外可以用重音来显示疑问点,如上三句中,“明天”、“北京”、“小王”就分别读重音。也可以用“是不是”或“的是”来提示疑问点:

是不是小王明天去北京? ——是的。

小王是不是明天去北京? ——是的。

小王明天是不是去北京? ——是的。

小王明天去的是北京? ——是的。

可见,不同的疑问句的疑问点的分布及形式标志是不一样的,回答形式也不一样。带“呢”或可以加“呢”的疑问句的疑问点由句内因素来表示,这些因素包括特指问句的疑问代词、选择问句的选择并列项、正反问句中的肯定和否定项,由于这些因素体现了疑问点或疑问信息,所以有学者认为语气词“呢”不表示疑问语气;面带“吗”或可以加上“吗”的疑问句主要依靠句外因素来表示疑问点,所以“吗”的主要作用是表示疑问语气。

四、是非问句

是非问句在句法结构中没有疑问代词、并列选择项、肯定否定项等疑问表达形式,只是在一般陈述句的基础上加上疑问语调——上升语调,或者加上疑问语气词“吗”就可以了。如:

小王来了。——小王来了? ↗——小王来了吗? ↗

他发表小说了。——他发表小说了? ↗——他发表小说了吗? ↗

他是北京人。——他是北京人? ↗——他是北京人吗? ↗

是非问句可以用疑问语气词,如“吗”或“吧、么”(“吧”是测度语气词),语气舒缓时也可以用非疑问语气词“啊”,用疑问语气词时,语调上升可以不明显。如:

咱们下午还打排球吗?

您是北京人么?

你没有吃饭啊?

你还没有做完作业吧?

用语气词的是非问句还可以有一些变化形式,即前句用陈述句形式,再用“是吗、对吗、好吗、行吗、成吗、可以吗”,或者再加上“您看、你看、各位看”等,这些是非问句明显有商量、推测的口气,接近于测度句。如:

你今年去过北京,是吗?

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吗?

你帮我制订一个工作计划,成吗?

这是你做的,对吗?

小王跟我一块儿走,行吗?

我明天去见您,您看可以吗?

是非问句不能使用语气词“呢”。是非问句也可以不使用疑问语气词,若不用疑问语气词,则语调一定要上升。

是非问句要求听话人对问句的语义内容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肯定回答可以用“是、是的、对”,当面交谈也可以用点头来回答;否定的回答可以用“不、没有”,当面交谈可以用摇头来回答。如:

你来吗? ——是的。 ——不。

你明天来吗? ——不。 ——对。

小李来了吗? ——是的。 ——没有。

小李现在来了吗? ——没有。 ——是的。

需要注意的是是非问句本身是否定句时,回答方式有汉语自己的特点。如:

问:小王还没有来吗?

肯定回答:是的,还没有来。

否定回答:不,已经来了。

再如:

问:小王不去北京?

肯定回答:是的,不去。

否定回答:不,(他)去。

是非问句的回答式,可以简略,只针对疑问点,也可以用完整式,如对“小王买到书了吗?”的回答,若疑问点是“买”,则可以有如下回答方式:

——小王买到书了。 ——小王没买到书。

——小王买到了。 ——小王没买到。

——买到书了。 ——没买到书。

——买到了。 ——没买到。

——是的。 ——没有。

在带语气词“吧、吗”的疑问句中,有些句子中还有疑问代词。如:

你去上海见到谁了吗?

你去上海见到谁了吧?

大家一定是捡到什么东西了吧?

大家看到什么了吗？

同学们没看见什么吗？

你近来又打算干什么吧？

这是一种特指问和是非问混合的句子，不过以是非问为主，因为回答时一般先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如有必要再针对疑问代词来回答，否定回答则无法针对疑问代词来回答，如上面几句：

你去上海见到谁了吗？——是的，见到了小李。——没有。

你去上海见到谁了吧？——是的，见到了小李。——没有。

大家一定是捡到什么东西了吧？——对，捡到了一件古玩。——没有。

大家看到什么了吗？——是的，看到一辆新汽车。——没有，没看到什么。

同学们没看见什么吗？——是的，没看见什么。——不，看见一辆新汽车。

你近来又打算干什么吧？——是的，打算写一本书。——不，什么也不干。

五、特指问句

特指问句中含有疑问代词“谁、哪一个、什么、哪里、哪儿、怎样、怎么样、怎么”等，要求听话人特别针对这些疑问代词来具体回答，问句中的疑问代词也就是疑问点。如：

小王今天去了哪里？——北京。

今天谁来找过我？——小王。

你哪天生日？——11月4日。

你买了什么礼物呢？——滋补品。

哪位同学先回答？——我。

小王日子过得怎么样？——还可以。

你是怎样渡过难关的？——贷款。

所以,特指问句既不能作肯定、否定回答,也不能像选择问句、正反问句那样作选择回答,一般得具体回答。当然,若问者误问,答者也没法具体回答,只好否定问句本身。如:

你今天去哪里了? ——我没去哪里/我哪里也没去/瞎说,谁说我去了哪里?

你买了什么礼物呢? ——我没买礼物/我什么礼物都没买。

如果是针对第三方或其他事物,听者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也无法具体明确地回答,或者知道也不说,只能如此回答:

小王今天去了哪里? ——不知道。

他哪天生日? ——不清楚。

他们找到了什么? ——不了解。

特指问句可以使用语气词“呢、啊”,但不能使用“吗”;也可以不使用语气词。无论使用不使用语气词,语调加疑问代词足以表达特指问句的疑问信息。如果用了“呢”,疑问句的疑问程度似乎会被减弱,反倒增加了提醒、深究的附加色彩。试比较:

小王去了哪里? ——小王去了哪里呢?

你今天几岁了? ——你今年几岁了呢?

他们买了些什么东西? ——他们买了些什么东西呢?

小王几点来? ——小王几点来呢?

特指问句的回答方式也有简略式和完整式,如“小王买了几本书?”的回答形式有:

小王买了10本书。

买了10本书。

小王买了10本。

10本书。

10本。

特指问句是句内有疑问形式即有疑问代词的疑问句,但有些特指问句句内没有疑问代词,这种特指问句一般叫“非疑问形式+呢”疑问句。如:

小王呢？
我的那本书呢？
你的自行车呢？
我不要钱呢？
要是失踪了呢？
没借到钱呢？

从构成上看，这类疑问句可以分为“Np 呢？”和“Vp 呢？”两种。从语义上看，“Np 呢？”大体有两种含义，一是问 Np 所在之处所，或问 Np 所在之处所跟相关动态趋向。如：

小王呢？——在里屋。——在里屋收拾材料。
你的自行车呢？——丢家里了。
我的那本书呢？——在他那儿。
老张呢？——去学校了。——去学校开会了。

二是问 Np 怎么样了，只有当“Np 呢？”作为后续句时才有这种含义，前一种含义不限于后续句。问 Np 怎么样的句子如：

甲：小王真有本事。
乙：小王爸爸呢？
甲：没的说，更有本事。
乙：小王工作单位好吗？
甲：很好。
乙：工资收入呢？
甲：很高。
乙：他爸爸的收入呢？
甲：比小王还高。

“Vp 呢？”含有“如果 Vp，那么怎么办(样)呢？”的意思。如：

我不要钱呢？=如果我不要钱，那么会怎么样呢？
要是失踪了呢？=要是失踪了，那么怎么办呢？
没借到钱呢？=如果没借到钱，那么怎么办呢？

所以，Vp 前往往有假设连词，Vp 可以是动词或形容词性短语，

也可以是主谓短语。如：

要是没有按时完成呢？

如果不走呢？

不漂亮呢？

错了呢？

要是他死了呢？

当然，少数“Vp 呢？”也可以不表示假设含义。如：

这件事我认为这样办就行了，老王，您说呢？

小王，你觉得呢？

小张，你以为呢？

这类句子是询问对方的看法的，不含有假设意味，也不好添加假设连词。另一类是询问甲跟乙的对待关系怎么样的。如：

张老师对你呢？=张老师对你怎么样呢？

老王把小王呢？=老王把小王怎么样了？

小张比他哥哥呢？=小张比他哥哥怎么样呢？

六、选择问句

选择问句是问话者提供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况供回答者选择回答的疑问句。如：

你明天走，还是后天走？

大学毕业后，你是先找工作，还是准备继续深造呢？

是小张去，还是小王去，还是小李去？

所以，选择问句跟是非问句、特指问句不同，问话者已经提供了询问的范围和可供回答选择的若干选择项。选择问句可以不使用语气词，也可以使用语气词，若用语气词只能用“呢”，“呢”的位置既可在句末，也可以只在某一选择项后，还可以几个选择项后都用“呢”。如：

你是要小王，还是要小张？

你是要小王呢,还是要小张?

你是要小王呢,还是要小张呢?

你是要小王,还是要小张呢?

选择问句在结构上很有特点。选择问句从句型上看,一般是复句,各个选择项分别为复句的分句,分句之间有选择关系。麻烦的是,从书面语来看,有的作品中,在每个选择项后面都带有问号。如:

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呢?还是和二弟拌嘴呢?

你们要命呢?还是要现大洋?

你是把我给他呢?还是把我们俩一齐赶出去呢?

按说,选择问句作为一个句子,书面上只能在句末有一个句末点号,所以有学者认为上述用两个问号的句子是不规范的;但也有学者承认这种用法。

选择项在句子中往往有关联词语连接,主要是表示选择关系的“是……还是”以及变化形式“是……是”、“还是……还是”、“……还是”,也可以没有关联词语,选择项之间一般有逗号,也可以没有。如:

我是讲两个小时,还是只讲一个小时呢?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你是吃米饭呢,是吃面条呢?

大伙看看,还是我对,还是他对?

他们这场球输了赢了?

我们马上就走呢,住在这里呢?

从频率上看,使用“是……还是”和“……还是”的频率要高些。从结构上看,选择项可以是单个的词、谓词性短语,也可以是主谓短语,当两个选择项的主语相同时,其中一个选择项(一般是后项)可能是非主谓结构,若两个选择项的主语不同时,两个选择项都以主谓结构为常,主语是否相同,也涉及“是、还是”的位置,不过,“是、还是”的位置一般在各选择项的疑问点前,可见“是、还是”还有标志焦点的作用。如:

是你明天去北京,还是他明天去北京?

明天是你去北京,还是他去北京?

你是明天去北京,还是后天去北京?

你明天是去北京,还是去天津?

你明天去的是北京还是天津?

也可以用“是……还是”只把焦点提取出来做选择项。如:

是你还是他明天去北京?

明天是你还是他去北京?

你是明天还是后天去北京?

这时,“是……还是”结构只能算作一个联合短语做句子成分,如在“是你还是他明天去北京?”和“明天是你还是他去北京?”中“是你还是他”做主语,在“你是明天还是后天去北京?”中“是明天还是后天”做状语。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两个选择项中的相同部分往往可以省略。如:

我们明天是请小王呢,还是我们明天请小张呢?

我们明天是请小王呢,还是明天请小张呢?

我们明天是请小王呢,还是请小张呢?

我们明天是请小王呢,还是小张呢?

我们明天请小王还是小张?

选择问句的选择项从结构或逻辑上看是选择关系,从语义上看,是复杂的。如:

这幅画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选择项之间是对立关系

这幅画是国画,还是油画? ——选择项之间是差异关系

这幅画是小王画的呢,还是小王收藏的呢? ——选择项之间是相容关系

选择问句的问者希望答者就选择项中选一项作答,回答有完整式也有简略式。如:

问:是小王去北京,还是小李去北京?

答:是小王去北京。

——小王去北京。

——小王去。

——小王。

但答者也有就选择项以外作答的,或者将选择项合并作答的,这都是对问者设计的选择项的否定。如:

问:是小王去,还是小张去?

答₁:他俩都不,小李去。

答₂:他俩都去。

选择问句的疑问点可以在句中的不同位置。如:

你是看书,还是写作? ——疑问点在谓语上

你是买衣服,还是做衣服? ——疑问点在谓语动词上

你是买衣服,还是买鞋子? ——疑问点在宾语上

是你去上海,还是他去上海? ——疑问点在主语上

你是明天去,还是后天去? ——疑问点在状语上

这是小王的书,还是小李的书? ——疑问点在定语上

你是看清楚了,还是看糊涂了? ——疑问点在补语上

七、正反问句

正反问句也称反复问句,一般是用谓语或谓语中的一部分组成肯定和否定叠合的形式进行提问,要求答者从肯定项和否定项中挑选其中的一项回答。正反问句的疑问点就是肯定和否定的叠合,一般记为“X不X”,“X”是肯定项,“不X”是否定项。如:

明天你来不来?

小王考上大学没考上大学?

我们还讨论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那里夏天热不热?

他长得好看不好看?

你到底想不想来?

他是不是讲师？

正反问句可以不用句末语气词，如上各句，也可以使用句末语气词“啊”或“呢”。如：

他还来不来了呢？

北京的春天风沙大不大啊？

你去没去看他啊？

正反问句的回答也有完整式和简略式之分，如对“小王说没说过这句话？”的回答可以有如下形式：

小王说过这句话。——小王没说过这句话。

小王说过。——小王没说过。

说过这句话。——没说过这句话。

说过。——没说过。

正反问句的疑问点“X 不 X”在句子中有许多变化，首先双音节动词作为 X，可以缩略，“AB 不 AB”可以缩略为“A 不 AB”或“AB 不 A”。如：

你认识不认识小王？——你认不认识小王？

她长得漂亮不漂亮？——她长得漂不漂亮？

你们明天考试不考试？——你们明天考试不考？

我们游泳不游泳？——我们游泳不游？

这种缩略形式存在是否合乎规范的问题，如：学习不学、行不行动、决没决定。

二是动宾短语作为 X，可以删略，以“你想小王不想小王？”为例，其删略形式很多。如：

你想不想小王？

你想小王不？

你想小王不想？

如果动词是双音节动词再带宾语则提问格式就更多了，以“你认识小王不认识小王？”为例，其提问形式可有：

你认识小王不认识小王？

你认识不认识小王？

你认不认识小王？

你认识不认小王？

你认识小王不认识？

你认识小王不认？

你认识小王不？

“是不是”构成的问句在形式上等同于正反问句，但从语法意义看更接近于是非问句，它可以用“是、嗯”或“不、没、不是”、点头或摇头来回答。如：

是不是小王去了北京？——是/嗯。——不是/不。

“是不是”的类型比较多。如：

这是你的书不是？

这是不是你的书？

这是你的书，是不是？

他们是来开会的不是？

他们是不是来开会的？

是不是他们来开会？

他们来开会，是不是？

“是不是”在一个句子里还会随着疑问点的变化而移动，一般来说，“是不是”在疑问点的前面。如：

是不是小王昨天在北京新华书店买到了《红楼梦》？

小王是不是昨天在北京新华书店买到了《红楼梦》？

小王昨天是不是在北京新华书店买到了《红楼梦》？

小王昨天在北京新华书店是不是买到了《红楼梦》？

小王昨天在北京新华书店买到的是不是《红楼梦》？

位于句末的“是不是、好不好、对不对、行不行、可以(可)不可以”等从形式上看是“X不X”格式，可以看作正反问句，但语义上看是表示征询对方对某事的看法或意见的，问者先说出对某事的看法或意见，然后在句末用上述格式进行提问，目的在征询对方。由于它是附

在非疑问句的后面表示疑问,所以不少学者把这类疑问句称为“附加问”,这类疑问句的回答也是要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如:

我们一块儿去打篮球吧,好不好?

你把书借给他看一天,行不行?

是你去请的小王,是不是?

他年轻,要多干点儿,你说,应该不应该?

我来做这件事,可以不可以?

小王有办法完成这项任务,对不对?

这类疑问句还可以有句末语气词“呢”,如:

吵架并不能解决问题,你说,对不对呢?

注:

- (1) 房玉清《实用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 (2) 郎大地《受副词“多么、真”强制的感叹句》,《语言研究》1987年第1期。
- (3) 上书贵《说“祈使句”》,《湖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 (4) 刘月华《从〈雷雨〉〈日出〉〈北京人〉看汉语的祈使句》,《语法研究和探索》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 (5) 彭可君《副词“别”在祈使句里的用法》,《汉语学习》1990年第2期。王红旗《“别V了”的意义是什么》,《汉语学习》1996年第4期;《“别V了!”中动词的特征》,《汉语语法特点面面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
- (6) 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7) 袁毓林《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语法研究与应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
- (8) 林裕文《谈疑问句》,《中国语文》1985年第2期。
- (9) 徐杰等《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疑问程度和疑问句式》,《汉语描写语法十论》,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
- (10) 吕叔湘《疑问·否定·肯定》,《中国语文》1985年第4期;陈昌来《从“有疑而问”到“无疑而问”——疑问句语法手段浅探》,《烟台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
- (11) 范继淹《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中国语文》1982年第6期。

现代汉语句子

- (12) 邢福义《现代汉语的特指性是非问》，《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4期。
- (13) 吴振国《现代汉语选择问句的删除规则》，《华中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
- (14) 丁力《现代汉语列项选择问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 (15) 萧国政《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华中师大出版社，1994年。陆俭明《由“非疑问形式+呢”造成的疑问句》，《中国语文》1982年第6期。刘月华《用“吗”的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用法比较》，《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年。于根元《反问句的性质和作用》，《中国语文》1984年第6期。郭继懋《谈表提醒的“不是”》，《中国语文》1987年第2期。王志《回声问》，《中国语文》1990年第2期；《交谈中的提醒句》，《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
- (16) 邢福义《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
- (17) 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 (18) 黄伯荣《陈述句 疑问句 祈使句 感叹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刘月华《句子的用途》，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参考篇目：

1. 林裕文《谈疑问句》，《中国语文》1985年第2期。
2. 张斌《汉语语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3. 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 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1998年。
5. 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6. 黄伯荣《陈述句 疑问句 祈使句 感叹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
7. 刘月华《句子的用途》，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第六章 复 句

第一节 复句概说

一、复句的研究

复句研究向来受到语法学界的重视,自《马氏文通》始,复句就成了语法学家关注和讨论的对象,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汉语语法学中对复句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开始阶段

《马氏文通》以“读”的有无和“读”的使用为标准把文言文的句子分为与读相联者、舍读独立者、不需读惟需顿及转词者三类,其中与读相联者包括读在句外(如: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读在句内(如:陛下褒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足矣)两类,舍读独立者包括叠句而意别深浅者(君子喻于义,小义喻于利。……并列)、排句而意轩轾者(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递进)、两商之句(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假设)、反反之句(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转折)四类。尽管《马氏文通》以“读”为标准来划分句子类别没有科学依据,但它是十分重视复句的。自此,复句就受到学者的重视,不过早期的语法研究由于没有认识到主谓短语跟其他短语功能、作用的一致性,所以往往把主谓短语做句子成分的句子看作复

句,称为包孕复句,尽管有些学者认识到包孕句与一般意义上的复句有所不同,但也还不愿意放弃包孕句、包孕复句。同时,早期的复句研究,对复句语法地位的确立也主要着眼于意义的复杂与否,对复句的结构、形式、外部标志、逻辑关系的研究不多。50年代以前,复句研究中,《中国语法要略》可算得上代表,该书在“表达论”部分对复句关系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描写。

(二) 发展阶段

50年代后期语法学界就复句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集中在“单复句的划分标准”、“包孕句的归类”、“复句内部的分类”、“具体句子的归纳”、“复句的定义”等方面。这次讨论的一个收获是明确了复句的结构标准,认识到了复句的分句在结构上的独立性,即复句的分句不做别的分句的句法成分,复句的分句在结构上是互相独立的,在意义和关系上又是互相依存的;同时,也认识到所谓包孕句实际上是主谓词组做句子成分的单句,从而取消了“包孕复句”说。

(三) 深入阶段

新时期,复句研究虽没有像50年代那样引起了众人参与的集中讨论,但在冷静地观察、描写、解释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50年代复句问题讨论的延续,单复句区分标准的讨论依然时有论说⁽¹⁾,一些有关复句的论著也涉及单复句的区分标准,这些论著对所谓意义关系、语序、语音停顿、关联词语等标准都有过考察,多数学者虽一致认为对单复句不易采取简单的处理办法,且大多认为结构标准应是区分单复句的主要标准,但由于对单句、复句的结构特征认识的不一致又有不同看法。由于单复句区分的纠葛,不少学者不再在单复句区分上做文章,转而主张取消单复句的划分,如陈建民《现代汉语句型论》着眼于口语句子的多态性、考虑到中介物的大量存在,从而主张取消单复句,把过去认为的复句归入一主多谓和多主谓句等上位句型中去;主张取消单复句划分的态度最为坚决而多次论述

之的是孙良明,他在一系列论著⁽²⁾中“明确提出汉语没有单句、复句之分,主张取消单复句划分这一方法,按结构层次、结构关系分析句子构造”,认为汉语没有“分句/子句”这一级语法单位,因而就无单复句之分,并进而主张建立“关系结构”/“关系短语(词组)”以代替原来的各复句结构,使“关系短语”成为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等短语之外的又一短语类。也有学者在认真探求单复句的划界问题,陈信春《单复句划界研究》⁽³⁾一书收作者探讨单复句划界问题研究的专论11篇,对划界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和难以处理的语言现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而单复句能否分清,过去的研究多停留在定性认识上,因而肯定论者和否定论者都难以说服对方,邢福义采取定量和定性结合的分析方法,认为汉语确实存在单句和复句的对立,具体表现为典型单句和典型复句的对立,同时单句和复句的纠结也是客观存在的,据有限材料统计“纠结现象量多的达54%,最少的也达33%强,大多数都在40%以上,都超过典型单句和典型复句的平均数”。看来不承认单复句区分和对立是非客观的,一定要划清单复句也是非客观的,“显然,要想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这是徒劳无功的努力……不应该沉溺到‘划界’问题里头,而应该集中精力对复句自身的规律性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挖掘,作出有利于认识复句的描写和解释”⁽⁴⁾。邢福义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新时期复句研究的基本特色,即对复句自身的规律性进行描写和解释。

复句自身的研究首先是复句的分类研究,一般论著分为联合复合和偏正复句,联合复句下包含并列、连贯(顺承、承接)、递进、选择等等,偏正复句下包含转折、条件、假设、因果、目的等等。对这一较流行的复句分类体系,邢福义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一体系中一级类(联合、偏正)不能统率二级类,而二级类又不能概括所有重要现象,进而提出因果、并列、逆转三分的新的分类系统⁽⁵⁾。《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避免联合、偏正之分,直接列并列、承接、选择、转折、因果、假设、条件等8种二级复句,而为该“提要”服务的“教学语法丛书”中的《复句》则分为非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两类⁽⁶⁾;林立提

倡第一层次分为关联词语复句和无关联词语复句,第二层各分推理复句和非推理复句⁽⁷⁾;胡明扬⁽⁸⁾则从汉语实际出发着眼于形式给汉语复句进行了重新分类:有关联词语复句和无关联词语复句(意合句、流水句、排比句);王维贤等⁽⁹⁾首先按关联词语的有无分为意合句和形合句,形合句再分为单纯的和非单纯的(复并的),单纯的再分为条件的和非条件的,前者再分为一般条件和非一般条件,后者再分为选择的和非选择的。传统的联合、偏正之分往往着眼于分句之间的意义关系;邢福义的三分主要着眼于逻辑关系,要求从关系出发,用标志控制;林立、胡明扬的分类偏重于语法形式标志;王维贤等的分类则把逻辑事理和句法形式因素结合起来考虑。

关联词语是复句的重要逻辑语义关系标志和形式标志,因而关联词语很受复句研究重视,各类教材、语法通论著作、虚词词典都描写了关联词语在复句中的作用。王维贤⁽¹⁰⁾从逻辑语义角度讨论了关联词语的作用;邢福义的复句研究更是注重关联词语的标志控制作用,其《复句与关系词语》不仅用大量语言事实描写了各类复句所用之关联词语,而且总结出关联词语对复句关系的“显化、转化、强调”作用。张拱贵⁽¹¹⁾较全面地讨论了复句的有关问题,尤其关于复句的特征、分句间的联系手段、句型混合现象的研究值得重视。

结合逻辑来具体考察现代汉语复句是新时期复句研究的主要特点,语法学家和逻辑学家互相合作取得了众多有价值的成果⁽¹²⁾,这些论文不仅从逻辑角度来细致分析某类具体复句语义关系和形式标志,有的还引进了预设、蕴涵等语用观念来解释;王维贤等则全面运用三个平面理论结合逻辑分析对现代汉语的各类条件复句、非条件复句、意合句进行了多侧面的描写、分析和解释,尤其专论了复句的三个平面问题和形合句的句法语义、语用制约关系⁽¹³⁾。

在新时期的复句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并研究了一种新的复句类型——流水句。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里就已经提出:“汉语口语里特多流水句,一个小句接一个小句,很多地方可断可连。”⁽¹⁴⁾范继淹⁽¹⁵⁾也涉及到流水句现象;胡明扬和劲松以北京口语为材料,

从语音特征、结构特征、语义特征等角度描写了流水句的特点⁽¹⁶⁾；吴竞存等⁽¹⁷⁾在《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中则专章讨论了流水句的层次切分、类型和结构特点；王维贤等《现代汉语复句新解》在过去研究基础上总结了流水句四个方面的特点：1)从句法形式看，流水句一般不用关联词语；2)从句子的表层组织看，流水句结构和语气灵活多变；3)从小句间的语义关系看，流水句大多表现为多层次性；4)从小句间的语义联系看，流水句中小句和小句组合松散，时常若断若续，可断可连。作者认为：“流水句之所以能自由自在，如行云流水，是由现代汉语语用平面的语序的灵活性和口语化这两个因素决定的。”⁽¹⁸⁾

在新时期现代汉语复句研究中，邢福义无疑是最有成就的，他在《复句与关系词语》、《汉语语法学》⁽¹⁹⁾以及大量论文中对现代汉语复句的性质、类别、逻辑语义关系、语用价值、使用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描写和解释。

新时期的复句研究中，还出版了一大批普及性或注重实用与表达的论著⁽²⁰⁾。

二、复句的性质

简单地说，复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构成的句子。进一步说，认识和理解复句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一) 复句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构成，复句的分句，从结构和功能上看相当于单句，因而复句的分句在结构上就不一定是主谓结构，也可以是非主谓结构，从功能上看，有谓词性的短语，也有体词性的短语。如：

因为雨下得太大，孩子们不能过河上学。——主谓结构+
主谓结构

因为下大雨，孩子们不能过河上学。——非主谓结构(谓词性)+主谓结构

风刮了一夜,竟然下起雪来了。——主谓结构+非主谓结构(谓词性)

刮了一夜的狂风,也下了一夜的大雨。——非主谓结构(谓词性)+非主谓结构(谓词性)

太棒了,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非主谓结构(谓词性)+主谓结构

一场大暴雨,河水又涨了许多。——非主谓结构(体词性)+主谓结构

我接过信看了一眼,好秀丽的字啊!——主谓结构+非主谓结构(体词性)

杏花,春雨,江南。——非主谓结构(体词性)+非主谓结构(体词性)+非主谓结构(体词性)

多么熟悉的场院啊,多么亲切的身影和乡音啊!——非主谓结构(体词性)+非主谓结构(体词性)

(二) 复句的分句在结构上是互相独立、互不包含的,就是说充当复句的分句不做另外分句的句法成分。如“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可以作为—一个分句与另外的分句构成复句:

他获得了博士学位,父母亲都很高兴。

不是我获得博士学位,而是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从句法结构看,上两个句子中的“他获得了博士学位”是各自独立的句法结构,在句法关系上跟句中其他分句没有关系。而在下列句子中同样的语言形式却有—不同的语法地位:

他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消息在—亲人中传开了。——“他获得了博士学位”是定语

我们已经知道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做宾语

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使在读的同学很受鼓舞。——“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做主语

靠着他的勤奋,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位”只是一个单句

“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在以上句子中由于做了别的句法成分的直接成分,从而失去了作为分句的独立性,成为句法成分;后一句子中,“他获得了博士学位”是句首修饰语后的独立单句。

需要注意的是,分句中的某些成分可以依靠前后分句而省略某些成分,如“小王离开家门,就直奔海边,乘船而去。”这句后两个分句的主语是承前省略,因而不是第一个分句的主语“小王”的谓语,所以后两个分句没有失去作为分句的独立性。再如“我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我们的事业。”后两个分句的主语也是承第一个分句的主语而省略。

(三) 分句在结构上的相互独立性是相对的,同时它们还要互相依存,这种互相依存主要表现在构成一个复句的各分句之间在语义上是互相依存、互相关联的,分句凭一定的逻辑语义关系而连接。如“如果我们有了错误,你一定要给我们指出来。”分句间有假设关系;“只要我们有错误,你就该给我们指出来。”分句间有条件关系;“因为我们有了错误,所以他给我们指出来。”分句间有因果关系;“我们有错误,而且错误还很大。”分句间有递进关系;“我们有错误,他们也有错误。”分句间有并列关系;“我们有错误,错误是不尊重顾客。”分句间有顺承关系。

分句间的互相依存,不仅表现在分句间有一定的逻辑语义关系,而且表现在分句间的关系往往依靠一定的关联词语来连接,关联词语更加强化了分句间的依存关系。如:

你去,我去。——没有一定的关联词语,关系不够显豁

如果你去,我就不去。

只要你去,我就不去。

只有你去,我才不去。

因为你去,我才去。

要是你去,我就不去。

尽管你去了,我也不去。

虽然你去了,我也不去。
既然你去,我就不去了。
即使你去,我也不去。
不论你去不去,我都不去。
与其你去,不如我去。
宁可你去,也不能我去。
是你去,还是我去?
你去,我也去。
你去,或者我去。

可见,关联词语更加显化了复句分句间的依存关系。复句分句间的依存关系还表现在分句间可以承前或蒙后省略某些成分,如“既然没有带来有效证件,你就不能取走这些东西。”第一分句蒙后省略主语,“你既然没有带来有效证件,就不能取走这些东西。”后一分句承前省略主语。

如果分句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语义上的依存关系,就不能构成复句。如:

- * 北京下雨了,上海的孩子都不能上街了。
- * 宋师傅病了,北约在南斯拉夫开战了。

若分句间没有一定的依存关系,即使有关联词语也不能构成复句:

- * 因为北京下雨了,所以上海闹水灾了。
- * 尽管宋师傅病了,但北约在南斯拉夫还是开战了。
- * 电影开演了,于是外面下了大雨。

(四) 复句无论多么复杂,也无论由几个分句构成,从句子的角度看,复句只是一个句子,因而复句作为句子有一个统一的语调,只在整个复句末尾才出现一个终止性停顿,书面上用句末标点。从语气上看,复句也有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语气。如:

由于消防设施没有安装,以致火起后无法进行有效的灭火。
要是小王回来了,我让他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呢?

宋师傅的病好了,大伙儿是多么的高兴啊!

你给我马上去打电话,要小王立即来见我!

复句的分句间一般有一定的句内停顿,书面上用逗号、分号,所以“停顿”或者书面上的逗号、分号也被视为区分单句和复句的一个标准。如:

他走过去伸手把大门拉开。——单句

他走过去,伸手把大门拉开。——复句

三、复句和单句的区分

(一) 单句和复句区分的标准

单句和复句的划分问题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之一,以致有学者提出要取消单复句的划分。可是无论是要区分单复句,还是要取消单复句,语法研究者所面对的语法问题或语法现象并没有减少,需要处理、解释的问题依然存在。

区分单句和复句,或者区分简单句和复杂句、简单句和复合句,并不是汉语语法所特有的现象,许多语言都有这种语法现象,所以,单复句的区分应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就语法事实来看,在汉语语法(不论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客观存在着两种不同体制的句子——单句和复句。像“小王已经回来了。”“大会到此结束。”“我昨天还看见他呢。”“你叫什么名字?”“多好的小伙子啊!”“起立!”等等,没有人会否认它们是单句,这些典型的单句应该不会跟复句相混的。像“小王回来了,所以他妈妈很高兴。”“虽然老天一直下雨,但工地上的劳动也一直没有停下来。”“要是我们早做防备,火灾也不会发生。”“不仅小王取得了好成绩,连小张也进步不少。”“不是我错了,就是你错了。”“小王出来了,接着小李也出来了。”“我们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产品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等等,也不会有人否认它们的复句地位,这些典型的复句也不会跟单句相混。

可见,尽管语言中存在大量的单句和复句的纠葛,但作为单句和

复句语法地位确立依据的语法事实也是大量存在的,单句和复句得以确立是建立在典型单句和典型复句基础之上的,单句和复句的对立也是建立在典型单句和典型复句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就语法事实来看,单复句的对立是客观存在的。就典型单句和典型复句来看,单句和复句有如下不同:

1. 单句内部各组成成分互相是不独立的,成分与成分在一定的层次上按一定的结构关系结合,单句的各个成分依存于一定的结构关系中。单句内部除特殊成分复说语和插说语外(特殊成分是有标记的成分),各成分是互为成分的。而复句中的各分句之间如上文所说在结构上是互相独立的,一个分句不做另外分句的句法成分。

2. 由于复句的分句在结构上是互相独立的,分句在表述功能上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一个复句就有两个以上的结构中心和表述中心,像“因为天气不好,所以航班延误了三个小时。”就有“天气不好”和“航班延误了三个小时”两个结构中心和表述中心——两个陈述。而一个单句只有一个结构中心、只体现一次表述。

3. 逻辑语义上,单句一般表达一个判断,体现出一个命题;而复句多数表示的是推理,有因果、假设、条件等推理关系,即使表示判断和命题,也往往是几个判断和命题的复合,如“小王走了,小李也跟着走了。”“我们队不仅战胜了对手,而且以大比分胜出。”“大伙儿愉快地离开这个山村,向新的驻地进军。”

4. 复句中分句之间往往有关联词语连接,关联词语是识别复句的外在标志,在有关联词语的句子中,可以依靠关联词语来分辨单句和复句,没有关联词语的复句,也可以试着添加适当的关联词语来帮助识别复句及其关系。单句内部很少使用关联词语。

5. 复句的分句间一般有停顿,“停顿”也可以作为识别单复句的外在标志,书面上分句间的停顿一般用逗号或分号表示。单句内部的停顿较少,如果有停顿,多数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或者在特殊成分之后以及倒装成分前后,书面上单句内部的停顿用逗号,不用分号。

可见,单复句的区分涉及结构标准、独立结构数量、逻辑语义关

系、语法标志、语音标志等许多方面,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对区分单复句来说,都不是唯一的标准或者都不能说是充分而必要的标准,而是各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辨别单复句不能仅就某一个方面来看,而应综合多种情况再作判别。同时更要注意汉语句子的复杂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对不太典型的单句或复句更要全面地来看。

(二) 单复句区分时应注意的问题

面对复杂的语言现象,在区分单句和复句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分句的主语可以承前或蒙后省略,要把省略主语的分句跟连动句、联合短语做谓语区别开来。如“孩子们都跳下河,奋力向对岸游去,看谁先上岸。”是个顺承关系的复句,后两个分句的主语承前省略;而“孩子们转身跑出去叫人。”则是连动句。再如“我们工作努力,学习勤奋,为人和善。”是并列复句,后两个分句的主语承前省略;而“我们俩边走边谈。”则是联合短语做谓语的单句。

2. 关联词语虽然是辨识复句的重要标志,但需要注意的是关联词语并不是复句所专有的,且不说起关联作用的副词可以用于单句,即使是连词也可以用于单句。如:

无论谁,都应该遵守法律。

不管谁,都应该遵守法律。

为了孩子,他献出了生命。

只有有知识和能力的人才能立足于当代社会。

因为大雨,他迟到了。

这些含有“无论、不管、为了、只有……才、因为”的句子是单句,问题是这些词的词性有待讨论,如它们还是不是连词,是什么样的连词。

3. 句内停顿是辨识复句的重要标志,但要注意的是“停顿”有单句成分间的停顿和复句分句间的停顿两种,尽管分句间的停顿一般

来说是必要的。所以在区分单复句时要注意两种停顿，如下句子中的停顿都是单句的停顿：

那些孩子呀，没有一个是调皮捣蛋的。——主语和谓语之间停顿

一大清早，我们就出发去目的地。——句首状语后的停顿

在那个小山村里，我们找到了奄奄一息的老王。——句首状语后的停顿

他偷别人钱的事，我们还不知道。——受事居主语位置，其后有停顿

多么激动啊，这些孩子！——倒装成分间停顿

孩子们都跑来了，从教室里，从操场上。——后置成分前停顿

据说，小王去了美国。——特殊成分后停顿

我们认识他，那个自称华侨的家伙。——特殊成分前的停顿

做学问，说实在的，有苦也有乐。——特殊成分前后停顿

我们认为，一切搞鬼的人都难免最后的失败。——谜语和宾语之间停顿

4. 体词性词语做分句，要区别于呼语、无介词的句首状语，如下句子中的体词性词语都不是分句：

小王，叫老张过来一下。

叫老张过来一下，小王。

清晨，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出事的那一天，我们正在家里看电视。

南京路上，我们看到了新上海的繁荣。

体词性词语做分句，或者是同类体词性词语的并列：多么热闹的街市，多么嘈杂的人群！如果体词性分句跟非体词性分句连接，则两者之间往往隐含某种逻辑关系。如：

一场寒流，天气变得很冷。——因果关系

半月春风,草绿了,花开了。——因果或顺承关系

都大姑娘了,要注意形象!——因果关系

一切都好说,老哥们了!——因果关系

这么大的风,孩子们还是出发了。——转折关系

这么好的景色,又有你陪伴,我不想回去了。——前两个分句之间是并列关系,再跟后一个分句构成因果关系

我们翻开画册看就了几眼,多么好的画啊!——顺承关系

他们学习认真,工作努力,多么好的一群小伙子啊!——顺承关系

5. 紧缩句形式上像单句,逻辑关系及关联词语上像复句,一般被看作复句的变式。

第二节 关联词语和复句的类别

一、分句间的关系类型

一般认为复句分句间的关系是抽象的“逻辑—语法”关系。实际上观察复句当中分句间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一是着重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这样观察到的是分句间的事理关系。如:

他是学生,我也是学生。——两事并列

他在外工作,我在家做家务。——两事对比

孩子们都下了车,跑向海边。——两事前后顺承

二是着重判断与判断之间的关系,或者着重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这样观察到的是逻辑关系。如:

或者你抄错了,或者我报错了。——全句是复合判断,两个分句各代表一个判断,分句间是选择关系

因为下大雨了,所以孩子们迟到了。——全句是复合判断,两个分句各代表一个判断,分句间是因果关系

只有坦白,才能从宽。——全句是复合判断,两个分句各代

表一个判断,分句间是条件关系

如果你来了,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了。——全句是复合判断,两个分句各代表一个判断,分句间是假设关系

三是着重强调说话人的主观意图,这样看到的是某种心理关系或者语用关系,如说“这个将军虽然屡败,却能屡战。”意在表扬这个将军的英勇不屈,如说“这个将军虽然屡战,却是屡败。”意在批评这个将军是常败将军,正句和偏句的不同安排反映了说话者的不同心理视点,但事理上没什么不同。再比较:

小王尽管取得了很多成绩,可是缺点也不少。

小王尽管缺点不少,可是也取得了很多成绩。

这两句从事理上看没有什么差别,从逻辑上看也都是断定两种情况并存的复合判断,也都是转折关系。但从心理上看却差别很大,前者侧重讲缺点,意在掩盖或忽略成绩,后者侧重讲成绩,意在掩盖或忽略缺点。再比较:

他很丑,但很温柔。/他很温柔,但很丑。

他不仅人长得好,人品也很好。/他不仅人品好,人长得也好。

他教学效果好,但科研不突出(,所以不适应高校工作)。/他科研突出,但教学效果不好(,所以不适应高校工作)。

“只要坦白,就能从宽”和“只有坦白,才能从宽”从事理上看没什么差别,逻辑上看有差别,一是充分条件关系,一是必要条件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心理关系上的差别,前者对犯人来说,心理负担轻些,坦白可以从宽,不坦白也还有别的从宽之路,后者就不同了,坦白成了从宽的唯一出路,所以,这两个句子体现了说者和听者之间的不同的心理关系、心理距离。

复句的分句间往往可以有不同的关系,如“孩子呛了凉风,感冒了”,从事理关系上看是顺承关系,从逻辑关系上看是因果关系,所以,这个句子看作顺承关系和因果关系都是有道理的,不同的关系可以用不同的关联词语来显化:

孩子呛了凉风,于是就感冒了。——顺承关系

孩子呛了凉风,所以就感冒了。——因果关系

再如“他很丑,很温柔”也可以用不同的关联词语来显化出不同的关系:

他很丑,也很温柔。——事理关系,并列关系

他很丑,但很温柔。——逻辑关系,转折关系,心理上强调温柔

他由于很丑,所以很温柔。——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心理上强调温柔

意合法的复句,有的只有一种理解,关系显豁;有的可以有不同理解,若添加上一一定的关联词语,分句间的关系由隐而显,关联词语是分句间关系的显性标志。

二、关 联 词 语

(一) 关联词语的性质

关联词语是复句中用来联结分句表示分句间关系的词语,也叫关系词语。如“假如世界上没有了爱,人类就不能生存下去了。”一句用“假如……就”联结两个分句,标明它们之间是假设关系;“即使世界上没有了爱,人类也照样要生存下去。”一句用“即使……也”标明让步关系;“因为世界上没有了爱,所以人类将没法生存下去。”一句用“因为……所以”标明因果关系;“世界上不仅没有了爱,而且连人类也将没法生存下去。”一句用“不仅……而且”标明递进关系。再如“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一句有“虽然……却……所以”等关联词语来联结三个分句,标明这个复句是个二重复句,“虽然……却”标明的是第一层,是转折关系,“……所以……”标明的是第二层,是因果关系;“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一句用“因为……所以……如果……就”来联结四个分句,并标明“因为……所以”是第一层,是

因果关系，“如果……就”是第二层，是假设关系；“李小姐笑了笑，然后点点头，便回到她的办公室去了。”一句用“……然后……便”标明顺承关系。以上这些句子都表明，关联词语是复句关系的标志，多数复句，尤其复杂的复句，分句间往往有关联词语；没有关联词语的复句一般叫意合句，但也可以添加上适当的关联词语来显化复句关系。

语法上说的关联词语是专指标明复句关系的词语，不用来标明复句关系的词语尽管跟关联词语的形式、意义相近或一样，也不能称为关联词语，如副词“也、就、都、又、才、还”在复句中可以起关联作用，或者单用，多数跟其他词语配合使用。如：

不仅小王去了，小李也去了。

听不见傣寨的狗吠，也看不见山里人家的灯光。

里屋有了灯光，还有了轻轻的说话声。

虽然下雨了，他还是提前到了。

只要人类还存在，爱就不会消失。

孩子胡乱喝些稀饭，就进屋看书去了。

小李走了一会儿，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来了。

他是个大知识分子，又是博士，又是大学教授。

只有刻苦学习，才能取得好成绩。

还不是我压着不办，才批判一通了事？

无论谁来劝，他都不改变主意。

副词“也、就、都、又、才、还”只有在复句的分句间起关联作用时，才可能成为关联词语，不在复句的分句间起关联作用时，就只是副词而已。如：

他进屋后一句话也/都没说。

你怎么又迟到了？

你怎么才来呀！

他为什么还不来呀！

我们马上就出发！

“而、并且、而且”是连词，在“科学工作任重而道远”、“她聪明而

且贤惠”、“孩子们聪明并且活泼”中,就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连词;它们只有在复句的分句间起关联作用并标明复句关系时才是关联词语。一些经常用作关联词语的词,有时也不起关联作用,如用在单句中时,它们就不是关联词语。如:

无论/不论/不管谁都应该尊老爱幼。

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因为/由于水灾,粮食减产很多。

(二) 关联词语的语法地位

关联词语并不是一个内部统一的、独立的词类,也不是一类短语,而是依据在复句中起联结分句、标明分句间关系的作用而聚拢起来的一些词语。从来源上看,有连词:因为、所以、不但、而且、不仅、但是、如果……;有副词:就、又、都、还、才等;有类似助词的“的话”;有比词大的超词习惯搭配:如果说、之所以、若不是、不但不、正因为、是因为……

可见,关联词语从词类上看,不属于某一个词类,有连词、副词、助词、动词(是);从语法单位上看,关联词语不是固定的级,有词、也有比词大的单位;从造句功能上看,关联词语也没有划一性,有的只起标明分句间关系的关联作用,有的在起关联作用之外还有修饰作用、陈述作用,像连词一般只起关联作用,副词则兼做状语,“是……还是”则可能做述语,如“你是他的客户,还是他的亲戚?”在句中“是”起关联作用,把这些不同词类、不同级别、不同造句功能的语言单位聚拢到一起,所以,关联词语还是有统一的功能或作用的,即“关联作用”。

(三) 关联词语的作用

关联词语的作用就是在复句的分句间起关联作用。具体说,关联词语在复句中可有如下作用。

1. 有些复句中分句间的关系,没有一定的关联词语就不能表现

出来,或者说去掉关联词语,分句就联系不起来了。如:

如果美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

我没有批准这件事,因为你还没有来。

尽管他有许多重要的贡献,可是他一再把自已的成绩归功于领导的指导。

我们不论认识什么事物,都必须全面地去看,不但要看到它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否则,就不能有比较完全和正确的认识。

这些句子如果把其中的关联词语抽掉,就不容易看出分句间的联系了,这些关联词语是这些复句中所必需的。

2. 一个复句包含分句较多,关系也比较复杂,不用关联词语就不能把各种关系清晰地表达出来,关联词语在这类句子中有凸显复句分句间关系的作用。如:

小王收入不高,而且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家庭负担很重,但是,为人还是很慷慨大方,宁可不抽烟,不添置衣服,也要经常帮助比他更困难的人。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后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我们如果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这些句子较为复杂,分句多,去掉关联词语,分句间的关系虽然还可以理解,但不太清晰。

3. 有的复句去掉关联词语,可能发生关系的变化,反过来,一个没有关联词语的复句,添上关联词语也可能变成另外的关系,而且往往可以添加不同关联词语表示不同关系。可见,关联词语有显化复句关系的作用。如:

如果你去,我也去(,我们都去)。——假设关系

你去,我也去(,我们都去)。——并列关系

小王出了门,直奔酒店。——顺承关系

小王如果出门,就会直奔酒店。——假设关系

小王只要一出门,就直奔酒店。——条件关系

我们是同学,感情很好。——隐含几种可能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同学,所以感情很好。——因果关系

我们虽然是同学,感情却很好。——转折关系

我们不仅是同学,而且感情也很好。——递进关系

我们是同学,并且感情很好。——并列关系

我们如果是同学,感情就应该很好。——假设关系

(四) 关联词语的位置和搭配

关联词语在句子中的位置受到关联词语本身的性质和所连接的分句的情况两个方面的限制。一般来说,来源于副词的关联词语总是在分句中的述语的前面。如:

只要天不下雨,会议就如期召开。

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官,都应该遵守宪法。

他住的房子,又小,又潮湿得可怜。

来源于连词的关联词语的位置跟连词本身情况有关,也跟分句的主语情况有关。假设关系、因果关系、条件关系、让步关系的连词可以放在主语的后面,也可以放在主语前。如:

我如果没有钱,就不去北京了。——如果我没有钱,就不去北京了。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账。——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账。

知识分子因为没有独立性,所以向来依附于统治阶级。——因为知识分子没有独立性,所以向来依附于统治阶级。

由于老炳父子俩住的地方远,所以他们晚来了一步。——老炳父子俩由于住的地方远,所以他们晚来了一步。

你既然不愿意工作,国家为什么还要照发工资?——既然

你不愿意工作,国家为什么还照发工资?

小王既然能把房门的钥匙给她,就很可能把我的打算告诉她。——既然小王能把房门的钥匙给她,就很可能把我的打算告诉她。

要不是白娘子游湖遇雨,她怎能碰见许仙?——白娘子要不是游湖遇雨,她怎能碰见许仙?

要不是小王差点儿丧命,我们还不会知道这里的秘密。——小王要不是差点儿丧命,我们还不会知道这里的秘密。

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我们的同志只有尊重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

只有自己不动摇,才能帮助动摇的人。——自己只有不动摇,才能帮助动摇的人。

只要共产党依靠群众,就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只要依靠群众,就是不可战胜的。

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休想跟腊月结婚。——我只要还活着,你就休想跟腊月结婚。

天色虽然已黑,但一切仍可看得分明。——虽然天色已黑,但一切仍可看得分明。

虽然他只有三十六岁,却已经在球场上拼搏了20年。——他虽然只有三十六岁,却已经在球场上拼搏了20年。

尽管天很黑,可敌人还是给我们发现了。——天尽管很黑,可敌人还是给我们发现了。

他尽管来了,可一直不说话。——尽管他来了,可一直不说话。

他们即使馋涎欲滴,也不敢先吃。——即使他们馋涎欲滴,也不敢先吃。

别人即使对他说恭维话,他也没有反应。——即使别人对他说恭维话,他也没有反应。

他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说闲话。——宁可他自己吃

亏,也不让别人说闲话。

宁可我去讨饭,你们也要读书。——我宁可去讨饭,你们也要读书。

不管别人如何说,我也不会放弃。——别人不管如何说,我也不会放弃。

我不管来不来,都会给你个信儿。——不管我来不来,都会给你个信儿。

无论/不论别人如何说,我都不会放弃。——别人无论/不论如何说,我都不会放弃。

无论/不论我去不去,都会给你个信儿。——我无论/不论去不去,都会给你个信儿。

这些复句的两个分句有的主语相同,有的主语不同,这些关联词语都既可在主语前,又可在主语后。不过,话语中到底在主语前,还是在主语后,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主要是受话题和表述重点的影响,比较:

他虽然没有论文,却也来参加会议了。

虽然他沒有论文,却也来参加会议了。

小王虽然来了,小李却没有来。

虽然小王来了,小李却没有来。

来源于连词的关联词语,如果在后一分句,一般只能在主语前。

“一边……一边”、“一方面……一方面”、“不是……而是”、“不但/不仅……而且”、“或者……或者”、“是……还是”、“要么……要么”等并列、选择、递进关系的连词,受两个分句的主语情况的影响,主语相同时,一般放在主语后,主语不同时,一般放在主语前。如:

我一边打工干活,一边学习。——*一边我打工干活,一边学习。

小王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小王工作,一方面学习。

一方面管理要严,一方面销售要抓紧。——*管理一方面

要严,销售一方面要抓紧。

我不是想要什么,而是想看一看。—— * 不是我想要什么,而是想看一看。

不是我不去,而是他不去。—— * 我不是不去,他而是不去。

你是去呢,还是不去? —— * 是你去呢,还是不去?

是你去呢,还是他去? —— * 你是去呢,他还是去呢?

他不但/不仅会唱歌,而且会作词作曲。—— * 不但/不仅他会唱歌,而且会作词作曲。

不但/不仅他会唱歌,而且我也会唱歌。—— * 他不但/不仅会唱歌,我而且也会唱歌。

你或者去一趟,或者打个电话。—— * 或者你去一趟,或者打个电话。

或者你去,或者我去。—— * 你或者去,我或者去。

要么你去,要么我去。—— * 你要么去,我要么去。

你要么去,要么不去。—— * 要么你去,要么不去。

有的关联词语常单用,如:接着、以致、以便、以免、然后、这才;有的关联词语可以单用,也可以跟别的关联词语配合使用,如:就、也、都、才、还、那么;有的则常要配合使用,如:既然……就、既……也、如果说……那么、只要……就、与其……不如、一方面……一方面、不但……而且、不但不……反而、即使……也、无论……都、尚且……何况、宁可……也(不)、虽然……但是、因为……所以,这些常配合使用的关联词语,如果出现前项,后项一般出现,如果出现后项,前项则不一定非出现不可,像“所以、因此、因而、而且、但是、那么”等也都经常可以联结后项而单用。

关联词语的配合成对使用有一定的搭配习惯,不能任意组合,像“只有……就”、“只要……才”、“即使……就”等就是不合习惯的组合;另外,有些关联词语还跟某些固定词语搭配使用,如“不管”往往跟一定的疑问形式组合,如疑问代词、X不X;当然,某些关联词语可以跟

不同的关联词语组合表示不同的关系,如副词“也、都、又、就”等。

三、复句的分类

复句是句子结构分类的结果,句子从结构上首先可以分为单句和复句。就复句来说,则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分类,比如说从分句间紧缩和停顿来看,可以分为紧缩复句和非紧缩复句(一般复句);从有无联结分句的关联词语来看,可以分为有标志复句(有关联词语复句或形合复句)和无标志复句(没有关联词语复句或意合复句);从分句间的层次多少来看,可以分为一重复句(简单复句)和多重复句;从语气来看,也可以分为陈述语气复句、疑问语气复句、祈使语气复句、感叹语气复句;从分句结构类型或功能是否相同来看,可以分为同质联结复句和异质联结复句;从分句间关系是否单一来看,可以分为关系单一复句和关系套合复句,如“因为天下雨,所以小王没有按时来”是单一的因果关系复句,“小王没有坐那趟车,否则就危险了”是单一的假设复句,而“小王因为早交了钱,否则就被罚款了”则是因果跟假设的套合,再如“除非……否则”、“要么……否则”、“既然……却”、“既……但又”、“只有先……然后才”、“既……更”、“要不是因为……就”、“即使……但也”等配合类型的关联词语联结的复句都是套合关系的复句。

在复句分类中,更主要的分类标准是逻辑关系,即着眼于分句间的意义关系、逻辑关系的分类,然而,也正是这种分类的分歧最大。如有分因果关系和非因果关系两大类的,有分条件关系和非条件关系两大类的,有分因果关系、并列关系的、转折关系三大类的,有分联合关系、偏正关系、补充关系三大类的。更多的或传统上是分为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两大类。

第三节 联合复句

联合复句是指分句间没有主次之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平

等地联合在一起,联合复句的联合项(分句)无论多少都是同一层次的。联合复句按分句间的逻辑语义关系一般可分为并列复句、顺承复句、递进复句、选择复句、解注复句等五种。

一、并列复句

并列复句的几个分句往往分别述说相关的几件事,或者是一件事的几个方面,撇开语用安排或表述重心,前后分句的顺序往往可以调换。如:

小王会讲德语,小李也会讲德语。

他又能吃苦,又聪明。

这笔钱不是我的,而是我爸爸的。

一方面敌人在退却,一方面我军在进攻。

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

有时我们说普通话,有时我们说吴语。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国政治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他一边走,一边思考,一边还瞅着马路上的行人。

并列复句可以有关联词语,单用的“也、又、还、同时、同样”等一般用于后续分句中,成套的有:既……又/也、不是……而是、是……不是、一边……一边、有时……有时、又……又、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会儿……一会儿。并列复句也可以不使用关联词语。如:

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他不能说,不能吃。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从前后分句的语义关系上看,并列复句可以分为平列式和对比式两种。几个分句平列地叙述几件事或一件事的几个方面的是平列式。如:

他一边走,一边对我招手。

他既会写诗,又能作画。

前后分句有对照关系的是对比式。如:

这不是表扬你,而是在讽刺你呀!

小王是想表现一下自己,而不是真的想做些慈善事业。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人民一天天好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对比式并列复句跟转折复句的不同,转折复句前偏后正、主次分明,同时关联词语也不同。

二、顺 承 复 句

顺承复句又叫连贯复句、承接复句、顺递复句,是几个分句述说连续动作或相关事物、道理,表示事物间先后相继的关系的复句,因而分句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语序不能任意颠倒。

顺承复句常用的关联词语有单用的:就、便、又、于是、接着、然后,常用于后续分句;成套的有:首先……然后/接着、起先……后来。如:

我在武汉只呆了几天,就匆匆赶回了上海。

他慢慢地踱进一家银行,看了看,又转身出来了。

她莫名其妙地笑了笑,然后点了点头,便走回自己的办公室。

起先只小张一个人唱,后来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

首先我递给科长一份报告,接着我给老王一个通知,然后我就离开了办公室。

顺承复句有不用关联词语的,只借助动作或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安排分句。如:

竹子滑下溪水,转入大河,流进赣江,挤上火车,踏上迢迢的征途。

他披衣坐起,摸出香烟,点着火,怔怔地发呆。

顺承复句按顺承的内在联系,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时间上的顺

承,分句是按时间的先后排列的。如:

他一下飞机,看见一名潇洒男士陪着妻子来接,就开始吃惊,接着又觉得尴尬,最后又想通了,开始显得落落大方起来。

我悄悄地起身,穿上大衣,轻轻地带上门,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二是空间上的顺承,分句按空间位置的顺序排列,这实际上是按人的视点顺序的排列,有由远而近,有由近而远,有由大到小,也有由小到大。如:

遥远的天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是一条弯弯的小船。

眼前是一片小树林,树林过去是一大片农田,农田尽处是那座不高的山。

院子的东面是一间厨房,厨房的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大盆,盆里盛着许多汤。

这座土楼是小城的中心,楼四周是一些小卖铺,铺子后面才是本县大大小小的衙门。

三是事理上的顺承,分句是按照一定的事理逻辑来安排的。如:

夏日的太阳渐渐移到劳作的人群的头顶,炽热的阳光直射在人们的头上、脸上、身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滴在没有水分的土地上。

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女儿叫张婉,张婉找个女婿叫木匠小张。

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合理的判断,合理的判断产生于细致周到的分析,细致周到的分析出于对客观事物的了解和熟悉。

修辞上的顶真就是典型的按事理顺序首尾衔接的。

三、递进复句

递进复句,也有叫进层复句或推进复句的,是后一个分句比前一

个分句在意义上更进一层,表现出事物间有进一层的关系,这“更进一层”的意义往往体现在程度、数量、时间、范围等方面,分句的顺序较为固定。

递进复句往往有关联词语来显化递进关系,单用的有“而且、况且、何况、尤其、甚至、更”等。如:

小王会唱歌,而且还会作词、作曲。

你论文不能按时完成也不要勉强,何况我们还不知道会议能否如期举行。

你不该不来,尤其你连个电话也不打。

老教授在病中也总是惦记着他的学生,何况现在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呢?

我们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更会为灿烂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甚至还想到了自杀。

成套使用的关联词语有:不但/不仅……而且、不但……反而、尚且……反而、尚且……何况,等等。如: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他非但没有送来情报,就连人也没了消息。

我死尚且不怕,何况只是吃点苦受点累呢!

他不但不帮我,反而处处为难我。

小王不但不给他妈钱,反倒把他妈妈赶出了家门。

递进复句按分句有无否定意义,可以分为顺进和反进两种。顺进就是后一分句以前一分句的意思为基点顺向来推进,“不但……而且”是顺进递进复句的典型关联词语,跟“不但”意思相同的还有“不仅、不只、不单、不光、非但”等,跟“而且”相当的还有“并且、且、甚至、就连”等。“尚且……何况”等也是顺进类,这类句子的前一分句是后一分句的衬托,意在强调后一分句表示的意思。顺进递进复句的后项也可以用“也、还、又”等副词,但前项必须有“不但”等才可以构成明显的递进关系,比较:

小王能唱歌,也/还/又能作词、作曲。——并列关系

小王不但能唱歌,也/还/又能作词、作曲。——递进关系

不过“也/还/又”经常跟“而且”连用。如:

小王不但能唱歌,而且也/还/又能作词、作曲。

反进递进复句是前一个分句以否定的意思为基点,后一分句则向一个肯定的意思反向推进,“不但不……反而”是反进递进复句的代表关联词语,跟“不但不”相当的还有“不仅不、非但不、不光没”等,跟“反而”相当的还有“反倒、相反、偏偏”等。

四、选择复句

几个分句分别叙述两种以上的情况,以供人选择和取舍。选择复句一般有关联词语,不同类型的选择,有不同的关联词语,按选择的类型或关联词语的不同,可以把选择复句分为两个小类。

一是取舍未定的选择复句,分句提供两个以上的选择项,至于选择哪一项,说话者没有确定,即选择未定。常用的关联词语有两类,一是用在陈述句中,如:不是……就是、要么……要么、或者……或者、或者。如:

反正呀,这项工作不是你做,就是我做。

你要么马上答应,要么把东西退给我们。

要么你下岗,要么你去服务公司,要么你去进修。

你或者继续深造,或者去找份工作。

我明天去北京,或者去天津。

或者你去,或者让小王去,或者你们一块去。

“不是……就是”含有非此即彼的意思,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可能,所以也称“限选复句”;“要么……要么”“或者……或者”容许第三种情况,也可以构成三个分句以上的选择复句,所以又叫“商选复句”。

取舍未定的另一类关联词语是用在疑问句中,“是……还是”或

“还是”构成选择问句，选择问句从复句看就是选择复句，这类选择复句也属于“商选复句”。如：

你是继续深造读书呢，还是找份工作上班挣钱呢？

我们去北京玩呢，还是去杭州玩呢？

你是参加拔河呢，还是参加投掷呢，还是参加长跑呢？

二是取舍已定的选择复句，分句提出的选择项，说话者已经予以选择，即选择已定。一种是先取后舍，说话者选择了前项，而舍弃了后项，即肯定前项否定后项，常用的关联词语“宁可/肯/愿……也不”。如：

我们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

他宁愿住在偏僻的城郊，也不愿住在闹市区。

取舍已定的选择复句的另一种是先舍后取，说话者舍弃了前项，选择了后项，即否定了前项，肯定了后项，常用的关联词语是“与其……不如/毋宁/勿宁”，后项中的关联词语还可以跟“倒、还”连用。如：

与其这样半死不活，不如死而后生。

我们与其在这个单位不受重用，还不如下海自己干。

与其匆匆忙忙就开始工作，勿宁事先慎重考虑。

与其说她有过人的才能，倒不如说她以美貌胜人。

表示取舍已定的选择复句是舍此而取彼或取此而舍彼，主观态度十分明显，抉择语气十分坚决。不过，相对来说，先取后舍的复句要比先舍后取的复句态度更加坚决些，后者语气委婉一些，比较：

宁可站着死，也不愿跪下生。

与其跪下生，还不如站着死。

取舍已定的选择复句由于选择已经确定，实际上不存在选择了，所以，一些论著把它们独立为一类，叫取舍复句，放在偏正复句中，也有将“与其……不如”放在假设复句中，把“宁可……也不”放在让步复句中的。

若将“宁可……也不”放在选择复句中,那么选择复句中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选择,即前一分句表示说话者做出的选择,后一分句表示进行这一选择的目的是,以示决心和态度,关联词语是“宁可/肯/愿……也”。如:

我宁可回家晚一点,也要将任务完成。

他宁愿挨一顿批评,也要把老王拉来评评理。

五、解注复句

解注复句是后面分句对前一分句有所解释、说明、补充、总结的复句,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后一分句直接对前一分句进行解说。如:

小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特别容易激动。

我们正在辩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熟练员工不断跳槽的现象。

我不想跟你说,也就是说,我再也不想接触你了。

这些解注复句,后一分句对前句或前句的某一部分直接予以解说,后一分句前往往有“即、就是、就是说、这就是、那就是、意思是”等词语连接。有的后一分句前有冒号,来标明解说关系。如:

部队接到命令:立即急行军去支援友邻部队。

他在工作了几年后又有了新的想法:应该再去学校学习几年。

有的后一分句用“像、好像、仿佛”等来描写、补充前一分句,后一分句的主语往往承前省略。如:

他把手抱在头顶上,像是在投降。

这孩子瞪着凶狠的大眼睛,好像有谁欺负了他。

有的后一分句开头重复前一分句的谓语或谓语中的一部分,后一分句的主语往往承前省略。如:

他突然一阵风似的跑了起来,跑得是那么突然、那么迅疾。

室内变得一片寂静,静得令人恐惧不安。

不少解说关系的复句是没有关联词语或其他形式标志的,有的后一分句的主语承前省略。如:

里屋睡着一个大人,是我们的叔叔。

路口有一家商店,是华联超市。

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葱葱郁郁的。

这个人就是我常说的小李,中等身材,面容清瘦。

二是所谓的总分关系复句,总分复句有的是先总说,后分说,分说部分有的前有冒号,有的有数量词,有的有“有的……有的……”。如:

他有两个孩子:小强在读大学,小华在外打工。

他的门前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

当前我们要做好三件大事:一是扩大国内需求,二是扩大对外贸易,三是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家里来了许多客人,有的是村干部,有的是乡干部,有的是叫不上名字的穿各种制服的人。

毕业了的学生走入社会,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有,改行的有,没找到合适工作的也有。

总分复句的另一种是先分说,后总说,总说分句往往有总括性词语“都”或总括性的语句。如:

他一个孩子在北京读书,一个孩子在清华读书,两个孩子都很争气。

有人要去北京旅游,有人要去浙江千岛湖旅游,还有人要去安徽黄山,一片乱哄哄的叫喊声。

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也有可能先总说,后分说,再总说。如:

他口袋里装着两封信,一封是小芳写的,一封是秀芬写的,两封信都让他心跳。

解注复句的解说复句、分说分句、总说分句,总是主谓短语或省略主语的谓词性短语,不能是体词性短语,否则就成了复说语了。如下句子就是含特殊成分复说语的单句:

他有一辆小汽车:奥迪 2000 型。

老王只有一个孩子,小王。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是老王的希望。

他买了几件家具:沙发、席梦思床、餐桌、餐椅。

第四节 偏正复句

偏正复句一般由两个部分构成,两部分在语意上是一偏一正或一主一从,所以偏正复句也叫“主从复句”,正句或主句是句子主要意思所在,偏句或从句是修饰限制正句或主句的,是次要的、从属的。一般来说,偏正复句是偏句在前,正句在后,有时为了语用的需要也可以正句在前,偏句在后。偏正复句按照分句间逻辑语义关系可以分为因果复句、转折复句、假设复句、条件复句、让步复句、目的复句等几类。

一、因果复句

分句间存在原因跟结果关系的复句是因果复句,一般来说,因果复句中偏句在前说明原因,正句在后说明结果。按照是说明因果关系的还是推论因果关系的,可以把因果复句分为两类。

(一) 说明因果复句

说明因果复句是就既成事实说明原因和结果,所叙述的事实一般是已经实现了的,也就是说是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说明和描写。常用的关联词语有“因为/由于……所以/因此/因而”,也可以单用“由于、因为”在前一分句,或单用“所以、因此、因而、以致”在后

一分句。如：

因为人的生命是以时间计算的，所以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生命。

由于路途太遥远，因而没能及时赶到。

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很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利用。

知识的海洋是无边无际的，因此，学习是无止境的。

我每天都买那份报纸，以致报童每天下午按时等我下楼。

有时为了强调原因，用“之所以……是因为”格式把表示原因的分句放在后面，或者在后一分句单用“因为”，形成前果后因表示法。如：

他之所以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是因为他过于骄傲。

科学是不怕人批评的，因为科学就是真理。

说明因果复句也可以没有关联词语。如：

天下这么大的雨，我们都迟到了。

说明因果复句有时也可以表示未实现的因果关系。如：

因为天可能下雨，我带了一把伞。——原因未然，结果已然

因为天下雨，你该带一把伞。——原因已然，结果未然

因为天可能下雨，你该带一把伞。——原因未然，结果未然

（二）推论因果复句

这类因果复句是以一定的事实或知识前提作为根据或理由，从而推出一种新的结果或预测某一种结果，结果不一定是实现了的，而且也可能是不真实的结果。常用的关联词语是“既然……那么/就/便”。如：

你既然没有什么毛病，就应该来上班。

既然恒星都是大大小小的太阳，那么我们研究所得的关于太阳的许多知识都可以用在恒星上。

既然你不去，那就让小张去吧。

“既然”在口语里也可以说成“既”。如：

你既来了，就帮帮他吧。

后一分句前用“可见”承接的复句一般是推论因果复句。如：

小王在运动会上跑出了这样好的成绩，可见他平时训练是非常刻苦的。

有时推论因果复句也可以不用关联词语。如：

孩子们大多又拉又吐，一定是食物中毒了。

推论因果复句，一般是据因推果，上举各例多是如此（“可见”句不是），也可能据果推因，比较：

小王既然病好了，就应该来上班。——据因推果

小王既然来上班了，病就应该好了。——据果推因

二、假设复句

假设复句是偏句提出一种假设的情况，正句说明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要产生的结果。假设复句一般有关联词语，如“如果……就”“假若……就”等，跟“如果、假若”同义的还有“要是、要、假使、假如、如、倘若、倘、设使、设若、若是、若、万一”等，“就”前面还可以有“那么、那、便”。口语中，后一分句也可以不用“就”。如：

如果小王不当选，我就辞职不干。

要是你不早点儿来，那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你若是从井冈山山坳走过，便能看到一条条修长的竹滑道。

假如你不告诉我真相，我会更加痛苦。

万一我们牺牲了，请转告祖国我们没有辜负她的养育之恩。

假设复句实际上是以假设为依据来推断某种结果，所以由假设而生的结果有的可以实现，有的是对过去的假设，结果是不会出现的，有的是对一种不可能成立的情况的假设，是对客观事实的反面的假设，是虚假的，根本不可能实现。如：

假使你再长大五岁，我会告诉你事实的真相的。——对将

来的假设

假如李时珍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他是不可能写出《本草纲目》的。——对过去的假设

如果你现在还没来,那你就要挨批评了。——对现在的假设

如果地球不自转,就不会有现在的昼夜之分。——对不可能的假设

对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假设,往往用于论证,如上例,更多地则是用来表明说话者的主观态度和情感、决心。如:

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就嫁给你。

假如六月里下了大雪,我就放过你。

倘若公鸡能下蛋,我们就能完成你的任务。

要是地球不转了,我们就会重逢。

“……的话”也可以用在表示假设的分句后帮助假设。如:

假使他真有办法的话,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地步。

您有空的话,我想跟您谈一件事。

假设复句有时为了突出假设或补充假设,也可以将表假设的分句后置。如:

我想今天下午去拜访您一下,如果您有空的话。

下午我一定去,假如不下大雨。

由“否则、不然、要不、要不然”联结的复句,可以看作假设复句,偏句指明一种事实,正句接着指出如果不这样就会成为另外的事情,“否则”等可以变成“如果不……”。如:

快走吧,要不然会迟到的。

幸亏我早动身一个小时,否则就赶不上这班车了。

我身上一时没有钱,要不那天我也会买许多彩票的。

假设复句中提出假设的偏句,实际上是提出一种假设的条件,所以,也可以将假设复句放在条件复句中,列出“假设条件”一类。

三、条件复句

条件复句是偏句提出一种条件,正句说明在满足这种条件下所产生的结果,一般来说条件分句在前,结果分句在后。按照条件和结果的关系,可以把条件复句分为三类。

(一) 充分条件复句

充分条件是有了就够的条件,只要满足某种条件,就会有某种结果,典型的关联词语是“只要……就”。如: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小李只要来看一看她,就可以了嘛。

只要没有氧气,就足以置人类于死地。

有时,可以没有“只要”或“就”。如:

没有水,生命就无法延续下去。

老王到场,一切就都好办了。

只要老王到场,一切都好办了。

不过,没有“只要”,跟假设复句、因果复句不易区分,如“没有水,生命就无法延续下去”也可以理解为假设或因果,可添加的关联词语至少有三种:

只要没有水,生命就无法延续下去。——条件

因为没有水,生命就无法延续下去。——因果

如果没有水,生命就无法延续下去。——假设

(二) 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必须满足或只有满足这种条件,才会有某种结果,不能缺少,也不能更换。典型的关联词语是“只有……才”,还有“除非……才”“必须……才”。如:

只有勤奋刻苦,才可以顺利通过考试。

只有相信群众,才能把群众的事办好。

除非有特效药,才有可能救活她。

必须消灭恶霸,农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有时,可以单用“才”。如:

我们大家一条心,才能克服困难。

不过,在已然句中,单用“才”也可能是因果关系。如:

我们大家一条心,才把事情办好的。——因为我们大家一条心,才把事情办好的。

一般来说,必要条件给人的感觉是唯一条件,有的也确实是这样,但实际上并不完全这样,如果某个结果需要几个必要的条件,必要条件就不是唯一的了,如阳光、空气、水、土壤都是植物生长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这样下列句子都是合理的:

只有照射到阳光,植物才能生长。

只有有空气,植物才能生长。

只有吸收到水分,植物才能生长。

只有有合适的土壤,植物才能生长。

实际上,“只有……才”格式的必要条件复句含有强制性的迫使听话人去认识说话人所提条件的决定性的作用,至于是否是唯一条件,说者和听者未必关心。

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不同,首先,关联词语不同,“只要……就”和“只有……才”分别为固定格式,不能交叉搭配成“只要……才”和“只有……就”;其次是语气不同,必要条件强调必不可少,口气坚决,态度强硬,要求偏严,而充分条件,强调应该满足,同时也不难满足,口气较为缓和,态度宽容。比较:

只要老王来了,就有办法对付这个家伙。(有老王就行)

只有老王来了,才有办法对付这个家伙。(非老王不可)

只要坦白交代,就能从宽处理。(不要担心,你还是有希望的,说吧)

只有坦白交代,才能从宽处理。(不然,没有别的出路,说吧)

同时“只要……就”还隐含着除了这个条件,还有别的条件可以选择,而“只有……才”隐含着这是唯一条件,没有别的选择。另外,就客观实际看,有的条件只能是必要条件,而不可能是充分条件。如:

只有有好的种子,才能高产。

只要有好的种子,就能高产。(未必)

只有水源充足,落差大,才能发电。

只要水源充足,落差大,就能发电。(未必)

再如“只要呼吸到空气,我们就能生存”“只要有食物吃,我们就可以生存”“只要有水喝,我们就能生存”等表达,从逻辑上和客观实际来看,都是不正确的,把“只要……就”换成“只有……才”就正确了。

有的条件只能是充分条件,而不可能是必要条件。如:

只要从上海师大坐上43路公共汽车,就可以到南浦大桥。

只有从上海师大坐上43路公共汽车,才可以到南浦大桥。

如果说话者站在上海师大的位置,满足坐上43路公共汽车这个条件,肯定可以到南浦大桥的(“上海师大”和“南浦大桥”分别是43路公共汽车的起点站和终点站);但不坐43路公共汽车则不一定不能到南浦大桥,因为还可以有别的办法,如打的、换车甚至步行,所以后一句是不符合事实的。

还有,“只要”可以后置和独用,“只有”一般不后置、不独用。如:

我们可以不考虑你的过去,只要现在和将来好好干。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只要能救活我的孩子。

甲:这么苦的活你也干?

乙:只要对祖国建设有益。

(三) 无条件的条件

正句所表示的结果并不以偏句的条件变化为根据,而是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结果的产生不以条件为转移,也就是说结果的产生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或者通通认可,或者通通排除,

各种条件都不对结果有所制约。无条件条件复句往往是固定格式或含有固定用法,常用的关联词语是“无论/不论……都”“不管……都”“任凭……都/也”,同时在条件分句里往往有表示任指的疑问代词“谁、什么、怎么、多少、多、哪、哪儿、怎样、如何”等,或者有“还是、或者”“X不X”以及“大小、快慢”一类的反义组合等选择性结构。如:

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国度,都不会忘记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家不论大小,都应该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

不管你怎么劝说,他就是不松口。

任凭谁向他提问题,他都会认真回答。

不论你来还是他来,都是没有用处的。

无论我们去或者留,他都显得漠不关心。

有时为了突出无条件,表示无条件的分句可以在后。如:

反正我不会跟你们走的,无论你怎么说。

老王总是有办法的,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四、转折复句

转折复句是正句不顺着偏句的意思说下去,而是跟偏句的意思相反或相对。一般来说,偏句在前,正句在后,前后分句在语意上是由一个方向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后一分句在语意上对前一分句有所转折。转折复句可根据语意转折的程度分为三类。

(一) 重转复句

正句跟偏句明显对立,语意明显相反或相对,常用关联词语有“虽然……但是”“尽管……但是”,“虽然”也可以说成“虽、虽说”,跟“但是”同义的还有“可是、但、可、而、然而、却”,“虽然”一类的关联词语有预示转折的作用。如:

我们虽然感受到他的关心,但总是对他的好心存有怀疑。

尽管已经80多了,可他每天还是按时到研究所来。

虽说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而他就是不放心。

虽到了农历五月,山里却依然有些寒气。

重转复句有时偏句可以在后,起补充说明作用,但正句不能有“但是”类词。如:

小王一直没说一句话,虽然来了很长时间。

他还是按时赶来了,尽管下了很大的雨。

(二) 轻转复句

偏句没有预示转折的关联词语,正句用“但是”一类的词语突然转折,也叫“突转句”,跟“但是”意思一样的还有“但、可、可是、却、而、然而”等,这类转折复句在语意上比有预示转折的词语的重转复句轻一些。如:

他内心很是悲哀,但忍住没有让眼泪流出来。

他在会场坐了大半天,可是一句话也没说。

现在早就不再自己织布穿了,然而他还保留下了跟了他几乎一辈子的手工织布机。

无论重转转折复句还是轻转转折复句,“但是”类词都可以跟“却”连用表示转折。如:

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一天一天不值钱了,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

她嘴上虽然没说出来,但是心里却不能不想。

(三) 弱转复句

正句跟偏句没有明显语意的对立,转折的意思较为轻微,常在正句前用“只是、不过、只不过、倒”连接。如:

她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只是眼里含有悲伤。

这儿你可以随便看看,不过,太太的房间你不要进去。

小王平时不多说话,辩论时倒妙语连珠。

这孩子看上去身体很瘦弱,不过打球倒是一把好手。

转折复句一般要有关联词语,但有时偏句和正句对比很明显时也可以不用关联词语,靠意思来显示转折。如:

我嘴上没说出来,心里很高兴。

这孩子平时成绩很好,这次考试的成绩并不理想。

重转转折复句,含有容认性让步的意味,有的论著归在让步句中,不过重转转折复句的偏句显示的是一种已然的事实,而让步复句的偏句未必是已然的事实,只是退一步承认它可能是一种事实(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是事实),另外,如果重转转折复句归在让步复句中,就跟其他“但是”类复句不统一了,重转复句跟轻转复句、弱转复句应该是统一的。

五、让 步 复 句

让步复句是偏句先退一步说,把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条件都姑且当成一种事实,正句说明在这种让步条件下所产生的结果。让步复句一般有关联词语,尤其偏句要有关联词语——显示让步关系的词语,常用的关联词语有:即使……也、纵然……也、哪怕……也、即便……也、就是……也、就算……也、纵使……也等。如:

即使中国将来强大了,也不会称霸。

纵然是皇帝老爷来了,我也不怕。

就算他将来当了大官,我们也不会再认他。

这个恶霸就是烧成了灰,我也能认出他。

有的论著把让步复句放在条件复句或假设复句中,不过条件和结果、假设和结果总是一致的,而让步复句的让步条件跟结果不强调一致。可见,让步复句跟转折复句相比,虽有转折意味,却不强调对已然事实的转折;跟假设复句相比,有假设的意味,却不把条件当作假设而退一步看作事实;跟无条件条件复句相比,有条件和结果的关系,但不强调条件和结果的一致性。总之,“让步”是让步复句的独特的语义特征,“让步”关系也保证了让步复句的独立性质。

六、目的复句

目的复句是偏句表示一种动作行为，正句表示偏句采取某种动作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目的有两种，一类是积极的目的，是想获得的，一类是消极的，是想避免的，由此，目的复句也可以分为两类。

(一) 积极性目的复句

偏句表示采取某种动作行为，正句表示想要实现或达到的某种目的，正句前常用“以便、为的是、以、用以、借以、好”等。如：

今天他起得很早，为的是赶头班车。

我们还是从小路走，以便节省时间。

小王采取了第一方案，借以节省粮食。

我们早就来到了人民广场，好占据有利地势。

(二) 消极性目的复句

偏句表示采取某种动作行为，正句表示避免发生某种不希望出现的结果，正句前常用的关联词语有“省得、免得、以免、以防”等。如：

你要保管好现金，以免被不法分子偷走。

麻烦你顺便把书捎来，省得/免得我再跑一趟。

不要把手露在被子外面，以防感冒。

“为了”也表示目的，“为了”目的句表示目的的分句在前，表示动作行为的分句在后，即表目的是偏句，表动作行为的是正句，这跟上述的目的复句不同，“以便、以免”类目的复句，目的是表述重点，“为了”类目的复句，动作行为是表述重点，比较：

我起得很早，以便赶上头班车。

为了赶上头班车，我起得很早。

我把保险柜的钥匙收藏起来了，免得被人偷去。

为了防止被人偷去，我把保险柜的钥匙收藏起来了。

“为了”类目的复句既可表示积极目的,也可以表示消极目的。

有的论著把目的复句放在因果复句中,这看到了原因跟目的的关系。实际上,目的复句的前后分句可以互为因果,前一分句即表示动作行为的分句也就是某种目的得以实现的原因,可以把表示目的的关联词语换成“因为这样可以”。如:

我起得很早,以便赶上头班车。——我起得很早,因为这样可以赶上头班车。

换个角度看,表示目的分句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正是要采取某种动作行为的原因,这样可以把目的复句变成“因为要……(所以)”格式。如:

我起得很早,以便赶上头班车。——因为要赶上头班车,所以我起得很早。

我把保险柜的钥匙收藏起来了,免得被人偷去。——因为要免得被人偷去,我把保险柜的钥匙收藏起来了。

不过,目的复句的关联词语跟因果复句的完全不同,用上“以便、以免、为了”目的性也很强,把目的复句独立出来,是很有道理的。

第五节 多重复句

一、一重复句和多重复句

以上所讲述的复句都是简单复句,说简单有两层含义,一是表义简单,分句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往往只有一种,是单一关系的复句,二是语言形式或句子本身简单,往往是由两个分句构成的复句。实际上,由于复句主要用于表示逻辑语义关系,实际的语言运用无论表义还是语言形式往往是很复杂的,分句也往往有好多个,这样才足以说明某种事理关系。两个以上分句构成的复句实际上有两类,一类是多个分句在同一层次上联合。如:

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

首,又继续战斗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对,你也不对,他也不对。

这件事,不但我反对,而且他也反对,甚至你们自己人中也有人反对。

这些复句有三四个分句,但分句间没有层次差别,从层次关系上看,还是一层复句,又叫一重复句,有些论著的简单复句也专指一重复句。另一类多分句复句,分句间有一定的层次关系,即各个分句不处在同一层次上,如“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就能出色完成任务。”有三个分句,但三个分句不处在同一层次上,“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和“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就能出色完成任务”是同一层次上的两个部分(一部分一个分句,另一部分两个分句),而“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和“就能出色完成任务”是下一层次上的两个分句,可见,这是一个两个层次的复句,叫二重复句。以下复句也不止一个层次,即是多重复句:

即使是最坚硬的金属,一接触它们的表面就会溶解,甚至化为气体。

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

可见,多重复句要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分句构成,但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分句构成的复句未必都是多重复句,决定是否是多重复句,除了要看分句数目外,更要看分句间有无层次差别,关键看各分句是否处在同一层次上,有不只一个层次的复句才是多重复句。这跟确定句法结构的层次关系是一样的,联合短语、连动短语即使句法成分很多也只是一个层次的句法结构,只有当不同句法成分处在不同层次上时,才是多层次句法结构。语法上把有两个以上层次的复句叫做多

重复句,按层次的数目可分为二重复句、三重复句、四重复句、五重复句,从理论上讲,还可能有更多层次的复句,但从表达和接受、理解来看,实际语言运用中,五重以上复句就不多见了。

二、多重复句的分析步骤

多重复句因为分句数目多,分句间层次和逻辑关系复杂,因而不便于理解、接受和运用,要正确理解、接受和运用多重复句,首先要对多重复句的层次和关系进行正确的分析。为保证多重复句分析的正确,应该掌握一定的分析程序或步骤,这些步骤也是分析多重复句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 准确确定分句的数目

确定好构成多重复句的分句数目是正确分析多重复句的前提。由于受到“句”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分句是主谓结构的最好辨认,而对非主谓结构,尤其体词性短语是不是分句就有些踌躇了。实际上,如前文所言,主谓结构、非主谓结构、谓词性短语、体词性短语都可能成为分句,只要具有分句的特质就行。像下面一个多重复句,分句本身的结构是各不相同的:

①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②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③头上扎着白头绳,④乌裙,⑤蓝夹袄,⑥月白背心,⑦年纪大约二十六七岁,⑧脸色青黄,⑨但两颊却还是红的。

这个复句共有9个分句(已在每个分句前用数目并加圈标示),其中第①②③⑦⑧⑨是主谓结构的分句,第④⑤⑥是非主谓结构的体词性短语做分句。再如:

①一篇好的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②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③接着加以分析,④然后综合起来,⑤指明问题的性质,⑥给以解决的办法,⑦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

这个复句有 7 个分句构成,第①⑦是主谓结构分句,其他都是非主谓结构分句。

同时,也不能把不是分句的误认为分句,这主要针对单句的句首状语、特殊成分、倒装成分而言,尤其要辨别单句内偶然具有的某些一般充当关联词语的成分带来的误导,如单句内用“无论、不论、不管、为了、因为”等成分。如下复句中的划线部分都不能误认为分句:

无论谁,都不能践踏法律,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为了祖国的解放,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是我们伟大时代的楷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那一年的春天,我独自一人来到这个小岛上,开始了我的海洋生物课题研究。

小王买了三本书:《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书都是老师指定的参考书,必须认真读。

铃声响后,同学们飞快地跑回教室,从操场上,从阅览室,从乒乓球室。

确定好分句数目以后,分析时可以在每个分句前依次用数字标示出来。如:

①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②然而说到希望,③却是不能抹杀的,④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⑤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⑥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⑦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二) 抓住关联词语

多重复句,尤其层次多的多重复句中,各个分句间的层次和关系往往要依靠关联词语来显示出来,关联词语成了多重复句的层次和关系的重要标志,因此,分析多重复句时,要充分利用关联词语这个外在标志。利用关联词语,不仅要找出每个关联词语,更主要的是要正确地把握关联词语所管辖的范围和所表示的意义。如:

①即使人们疑心，|②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佬儿，||③大概不认识路，||④所以讲不出价钱来。

这个复句有“即使”“也”“所以”三个关联词语，其中“即使……也”是成套的，这里涉及“也”管辖的范围，也涉及到“所以”分句的原因分句的范围，从逻辑关系上，“也”是管辖到句末的，所以第一层在①②之间，是让步关系，②③分句是原因部分，所以第二层在③④之间，是因果关系。

①今日虽然是五月初一，|②但高山中的夜晚仍有点轻寒侵人，||③所以这一堆火也使周围的人们感到温暖和舒服。

这个复句有“虽然”“但”“所以”三个关联词语，其中“虽然……但”是成套的，这里涉及“但”的管辖范围，也涉及“所以”分句的原因分句的范围，本句“但”管辖②③两个分句，所以第一层在①②之间，是转折关系，②③之间是因果关系。

为清晰起见，在进行多重复句分析时，可以将找到的各关联词语做上标记，如在关联词语下面加点：

如果没有氧_·气，光有氢_·气，或者光有氢_·气，没有氧_·气，都不能生成水。

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和欢乐。

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_·我们就_·会胜利。

尽管古代的一些作家，并不完全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们既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思想中就不能不具有唯物主义的成分，因而他们能够从艺术描写中反映出一定的客观真理。

(三) 综观全局，准确确定好第一层及其关系

分析多重复句，确定第一层的位置和关系最为关键，因为第一层及其关系决定了该多重复句的性质和类型，第一层若找错了或者弄错了关系，整个多重复句的分析就基本是错的了。要确定第一层次就

要总揽全句,全面理解该多重复句的意思,依靠形式标志或意念,一举找出第一层次所在的位置,分析出逻辑语义关系。如:

虽然我把主要精力用于数学,但我并没有放弃古诗文的学习,时常写点诗,既丰富业余生活,又练了自己的文笔,对写作论文也有很大帮助。

该句从全句看,是想说明研究数学跟古诗文学习这两个看似没有关系的学科的关系,说明说话者并没有重理轻文,第一分句说的是有关数学的事情,后面的分句都转向叙述有关古诗文的事情,所以从全句看,该句是转折关系,又有转折关系的关联词语“虽然……但”,第一层在“但”前。再如:

只要能够不断发现错误、缺点,而又能够不断改正这些错误、缺点,从错误、缺点中学会新的知识、本领,便可以使认识不断深化,从而逐步掌握规律,达到胜利。

本句从全句看是为了说明如何对待错误、缺点以及这样做可能得到的结果,句子前半部分说的是条件,后半部分说的是在这一条件下产生的结果,关联词语“只要……便”帮助显示这一关系,所以第一层次在“便”前。

确定好第一层次及其关系,等于掌握了该多重复句的基本性质和类型,按照确定第一层次及其关系的方法,可以依次确定第二、第三、第四等层次及其关系。

(四) 逻辑关系和形式标志

多重复句往往直接反映人们思维中的判断、推理的过程,因而分析多重复句常常可以根据它们的逻辑语义来确定多重复句的层次和关系。但,多重复句分析毕竟是语法分析,语法分析应该从形式出发去发现意义,做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语法跟逻辑虽然关系密切,但语法不等于逻辑,它有自身的规律,所以在分析多重复句时应该避免单纯逻辑观点,当形式标志跟逻辑关系在表层有矛盾时,更要注意这个问题。如:

掌柜是一副凶面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从单纯逻辑语义关系看，该句第一层可以切分在“所以”前，整句是因果关系；但从句子的形式看，分号把句子分成两个部分，分号前面说的是一方面的情况，意在衬托分号后面的部分，这样看，分号前后应该是第一层，整句是并列关系。再如：

如果你做学问的功底不扎实，你就不可能成为专家学者；|即使短期内有些成绩，也不可能做成大学问，更不可能成为一代宗师。

从单纯逻辑语义关系看，该句第一层次不是不可以切分在“也不可能”前面，整句是假设关系；但从形式上看，分号把该句隔开，表达了两层意思，所以第一层次应该在“即使”前面，是并列关系。

当然，避免单纯逻辑语义关系不是说不要逻辑语义关系，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逻辑语义关系跟形式标志是一致的。

（五）意合法跟语言环境

意合法的多重复句因为没有关联词语来显化复句关系，有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切分，但在具体语言环境中，又往往只有一种理解。如：

树木长得茂盛，树阴厚，孩子们夏天喜欢在树林中玩。

孤立地看，这个多重复句既可以是假设关系，也可以是因果关系、条件关系。如：

如果树木长得茂盛，树阴厚，孩子们夏天就喜欢在树林中玩。

因为树木长得茂盛，树阴厚，所以孩子们夏天喜欢在树林中玩。

只要树木长得茂盛，树阴厚，孩子们夏天就喜欢在树林中玩。

而在具体语境中，语境往往限制了多重复句的关系只能有一种

理解。如：

花种得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得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和果实，却可以食用。

该句分号两边是并列关系，但孤立地看，分号两边即第二层却有假设、因果、条件几种可能的关系，但在吴伯箫《菜园小记》一文中，就只能是假设关系了。

三、多重复句分析中表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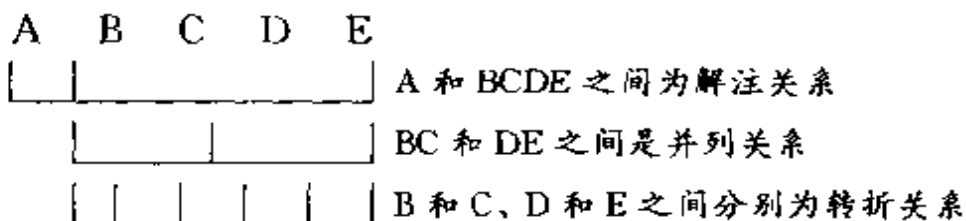
多重复句的分析实际上就是把分句作为切分单位来对多重复句进行层次分析，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分句实际上就是具有直接关系的分句，因而分析多重复句也要遵守层次切分的基本原则，如要保持分句的相对独立性，即分析出的片段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作为分句的功能，同时分析出的同一层次上的具有直接关系的分句要具有一定的逻辑语义关系，即可搭配，另外，分析结果要符合原来句子的意思。可见，多重复句分析也要遵循结构、功能、意义的三原则，只不过，多重复句的层次分析分析到分句就行的，分句是多重复句层次分析的最小单位，所谓结构、功能、意义是就分句和分句之间的关系而言的。

既然多重复句的分析也是层次分析，那么分析的结果就要体现出分句间的层次关系，而且这种层次关系要用一定的表示法显示出来。就目前的论著来看，显示多重复句层次分析的方式有如下一些，以下一句子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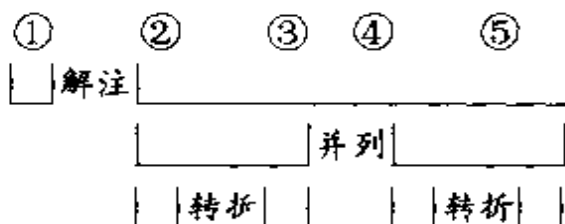
我想这就和挑西瓜一样：有的看着好，可里边是生的；有的看样子很生，可里边却很甜。

这是由 5 个分句构成的多重复句，分析结果可有如下几种表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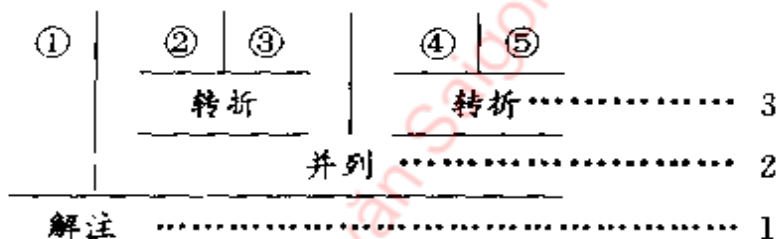
1. 在每个分句前标上 A、B、C、D、E，整个复句的分析是这样的：



2. 在每个分句前标上分句序号①②③④⑤, 整个复句分析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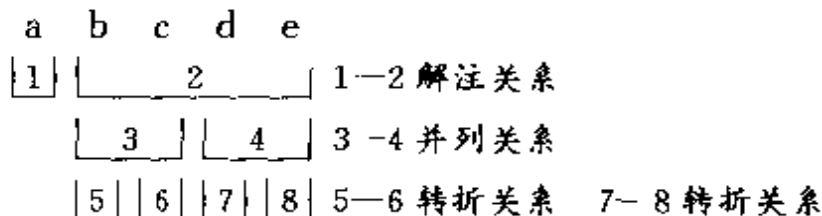


3. 在每个分句前标上分句序号①②③④⑤, 整个复句分析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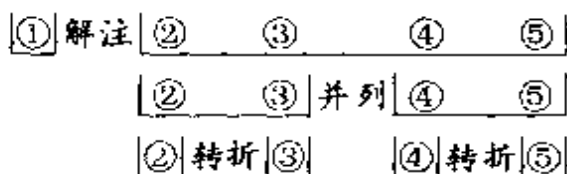


这是一种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分析方法。

4. 在每个分句前标上分句序号 a、b、c、d、e, 在每个层次上标上层次数, 整个复句分析是这样的:



5. 在每个分句前标上分句序号①②③④⑤, 并将序号填入框中, 整个复句分析是这样的:



当然,还可能还有其他显示多重复句层次分析的方法。以上这些显示方法一般叫框式图解法或图解法,这种图解法还可以简化为所谓划线法。如:

①我想这就和挑西瓜一样: | ②有的看着好, ||| ③可里
边是生的; || ④有的看样子很生, ||| ⑤可里边却很甜。
解注 转折 并列 转折

划线法首先标示出分句数,然后总揽全句,理解全句的意思,并着眼于形式标志或关联词语,找出第一层的位置,用单竖线“|”将第一层次的两个部分隔开,并在单竖线下注明复句关系;接着用同样的方法找出第二层次的位置,用双竖线“||”隔开,并在双竖线下注明关系;依次类推就可以找出第三层次、第四层次、第五层次等。

四、多重复句分析示例

为节省篇幅,下面用划线法来分析一些多重复句(分句前的序号也省去)。

(一) 二重复句:

1. 手术室里虽有十多个人, || 可是谁也没有讲话, | 只
有明亮的灯在嘶嘶响着。
转折 并列

2. 不管遇到多大困难, |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 || 就能出
色完成任务。
条件 假设

3. 即使是最坚硬的金属, | 一接触它们的表面就会熔解,
|| 甚至化为气体。
让步 递进

4. 他后来还托他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
毛, || 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 | 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并列 转折

5. 一群穿着各色衣裳的姑娘驾着采莲船, | 一边不停地
顺承

摘莲蓬，|| 一边唱着笑着。

并列

6. 今日虽然是五月初一，| 但高山中的夜晚仍有点轻寒

转折

侵人，|| 所以这一堆火也使周围的人们感到温暖和舒服。

因果

7. 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

假设

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更谈不上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

递进

8. 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 因为它表示着成熟和繁

因果

荣，|| 也意味着愉快和欢乐。

并列

9. 大约潭是很深的，|| 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 仿

因果

解注

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 这才这般的鲜润呀。

顺承

(二) 三重复句：

1. 如果没有氧气，||| 光有氢气，|| 或者光有氢气，||| 没

并列

选择

并列

有氧气，| 都不能生成水。

假设

2. 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 又开动了机器，|| 既是轻

并列

并列

装，||| 又会思索，| 那我们就胜利。

并列

假设

3. 虽然是满月，||| 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 所以不能

转折

因果

朗照；| 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

转折

4. 即使人们疑心，| 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

让步

佬儿，||| 大概不认识路，|| 所以讲不出价钱来。

解注

因果

5. 广聚见他的话头又不对了，|| 也不敢强叫，| 可是又

因果

转折

想听听他们谈些什么，|| 因此也不愿走开，||| 就站在圈外。

因果

顺承

6. 这个院子,虽然并不气派, || 甚至连条平坦的路也没有, ||| 下雨天到处是水塘和泥坑, | 但却时有漂亮的卧车驶入, || 都是找人事局那位科长的。
递进
并列
转折
顺承

(三) 四重复句:

1. 朋友,天山的丰美景物何止这些, | 天山绵延几千里, ||| 不论高山、深谷,不论草原、森林,不论溪流、湖泊,处处有丰饶的物产, ||| 处处有奇丽的美景, || 你要我说可真说不完。
解注
解注
并列
解注
2. 唱歌的时候,一队有一个指挥, | 指挥多半是多才多艺的, || 既能使自己的队伍唱得整齐有力, ||| 唱得精彩, ||| 又有办法激励别的队伍唱了再唱, ||| 唱得尽兴。
解注
并列
并列
并列
3. 我们不管读什么书, || 都必须认真地去读, ||| 不仅了解书的内容, ||| 而且要通过书的内容去了解其反映的时代和社会, | 否则就不能算读懂读透。
条件
并列
递进
假设
4. 我们不论认识什么事物, || 都必须全面地去看, ||| 不但要看到它的正面, ||| 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 否则,就不能有比较完全和正确的认识。
条件
解注
递进
假设

(四) 五重复句:

1. 一篇好的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 || 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 ||| 接着加以分析, ||| 然后综合起来, ||| 指明问题的性质, ||| 给以解决的办法, | 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
假设
顺承
顺承
顺承
并列
因果

2. 十八世纪初,人们对电的种种现象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 | 富兰克林根据实践构成了对电的鲜明的直觉, || 他把电想象为一种电流体, ||| 这种流体充塞于一切物体中; ||| 在稳定状态时,物体不带电, ||| 流体过多就带正电, ||| 过少就带负电; ||| 流体有趋于稳定的趋势, ||| 这种趋势表现为吸引力, ||| 吸引力太强就发生火花或电震。
并列 解注 解注 并列 并列 并列 并列 解注 并列 顺承

(五) 六重复句:

1. 我的父亲允许了; | 我也很高兴, || 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 ||| 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 ||| 闰月生的, ||| 五行缺土, ||| 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
并列 因果 递进 并列 并列 因果

(六) 七重复句:

1. 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 | 然而应酬很从容, || 说话也能干, ||| 寒暄之后,就赔罪, ||| 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 ||| 因为开春事物忙, ||| 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 ||| 人手不够。
并列 并列 解注 顺承 因果 转折 因果

第六节 紧缩句

一、复句的紧缩和紧缩句

复句可以紧缩。如:

只要他一回来,我就告诉你。——他一回来我就告诉你。

老师们即使来了,也不会发言的。——老师们来了也不会

发言。

困难就是再大,我们也能克服。——困难再大我们也能克服。

我们如果不把任务完成,就不休息。——我们不完成任务就不休息。

只有无私的人,才能无畏。——无私的人才能无畏。

即使说了,你也不明白。——说了你也不明白。

他棋下得时间越长,棋艺越高。——他棋艺越下越高。

所谓“紧缩”实际上包括“紧”和“缩”两个方面,紧指复句内部的语音停顿取消了,分句间的联系更加紧凑了,缩是指复句中某些成分被缩略掉了,紧和缩在一个句子里往往同时体现。这样,一个复句经过紧缩成为一种既不同于复句(句子内或分句间没有语音停顿了),也不同于单句(表达的是复句的分句间的关系)的所谓紧缩句,可见,紧缩句是用单句形式表达复句内容的一种特殊的句子形式。紧缩句是由复句紧缩而来,也就是复句的分句紧缩联结,紧缩联结的结果使得紧缩句有如下特点:

(一) 对紧缩句的切分首先得到的单位不是句法成分,而是相当于复句的分句,如“说了你也不明白”第一次应该切分为“说了”“你也不明白”两个部分,这两部分之间没有句法关系,因而不是句法成分,倒相当于复句的分句,两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分句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紧缩句中也常用关联词语,如以上例句中的“一……就”“再……也”“不……不”“……才……”“……也……”,这些已经形成为固定格式,紧缩句往往是由一些固定格式形成的。这些特点使得紧缩句区别于单句,所以紧缩句不少论著又称为紧缩复句,即紧缩了的复句或经过紧缩的复句。

(二) 其次,紧缩句各部分之间没有语音停顿,有些成分还被缩略了,如“困难就是再大,我们也能克服——困难再大我们也能克服”缩略了“就是”;“他棋下得时间越长,棋艺越高。——他棋艺越下越高”缩略的就更多了。这一特点又使紧缩句区别于一般复句,形式上像单

句,正因为此,复句或多重复句中,如有紧缩句,紧缩句只算一个分句。

可见,紧缩句是介于单句和复句之间的一种特殊句子结构形式,正因为如此,某些句子看作单句或紧缩句是有分歧的。如:

我出门就进了书店。

我只要有钱就买书。

你进去就知道了。

我说完也走了。

大家吃完饭都离开了。

这些句子在紧缩句和连动句中徘徊,不过,着眼于有起关联作用的副词,我们倾向于看作紧缩句。

二、紧缩句的类别

紧缩句按有无固定格式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没有固定格式的,分句间没有停顿并可能缩略了一些成分,直接联结。如:

眼高手低。——转折关系

雨过天晴。——顺承关系

我请他他不来。——转折关系

人在阵地在。——条件关系

你不走我走。——因果或假设关系

雪怕太阳草怕霜。——并列关系

这类紧缩句的两个部分的主语往往不同。

二是有固定格式,分句间没有语音停顿,但用固定格式来联结。如:

你非写不可。——假设关系(非……不)

雨不停也走。——让步关系(不……也)

他越想越难受。——条件关系(越……越)

三是利用“谁……谁”等相同疑问代词呼应联结,意思相当于假

设、条件等关系,这些疑问代词都具有任指性质。如:

这孩子谁见谁夸。
你爱去哪里去哪里。
大伙儿需要什么拿什么。
你吃多少买多少。

这种呼应格式中也可以有关联词语“就、便”。如: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哪里需要我们就哪里安家。

用数量词做呼应式。如: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咱们少一个人就少一个帮手。

也有重复谓语动词呼应的。如:

你能来来吧!
你要管就管到底。
你们该说说,该看看。

当然,有些一般复句也可以紧缩掉其中的语音停顿,而成为紧缩句。如: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秤砣虽小压千斤。
只要你去我就不去。

三、紧缩句的固定格式

紧缩句的固定格式有的是成套的,如“一……就”“再……也”“不……不”等,单看主要作副词,有的是单用的,一般是副词“也、就、才、都”。常用紧缩句的固定格式有以下几种。

(一) 成套使用的

1. 不……不,相当于“如果……就”。如:

理不讲不透。

他们俩不打不相识。

我不走不行。

2. 非……不,相当于“除非……否则”。如:

今天我非批评他不可。

小王非北大不考。

这孩子非肯德基不吃。

3. 再……也,相当于“即使……也”。如:

你就是再劝也没用。

饭再难吃也得吃。

学费再贵也得读书。

4. 不/没……也,相当于“即使……也”。如:

不吃饭也得走。

没有钱也要去。

不看也要交钱。

5. 一……就,相当于“……接着……”或“只要……就”。如:

我没上学就认识了他。

这个人一下班劲头就来了。

这种货一上市就销售一空。

小王一同生人说话脸就红。

6. 越……越,相当于“只要……就”。如:

他越坐越着急。

我越说越激动。

老鸭越老越香。

7. 不……就,相当于“要是……就”。如:

明天不下雨就好了。

你不说就罪加一等。

老王不生病就来。

8. 非……才,相当于“除非……才”。如:

他非做出点成绩才好交代。
他这病非住院才能治好。
你非说出来才能减轻罪过。

(二) 单用某些关联副词的

1. 也,相当于“即使……也”“如果……也”。如:

下大雨我也不怕。
烧成灰我也认得你。
来了我也不高兴。
我们没有事也不会来打搅。

“也”也可以联结并列关系。如:

他站在讲台上也是发愣。
小王在人丛中只敢看自己的脚也不敢看人。

2. 才,相当于“只有……才”或“因为……才”。如:

他喜欢你才找你的。
看过东西才好谈价钱。
审查了材料才能下结论。

3. 就,“就”的联结作用比较丰富,相当于“只要……就”“如果……就”或“既然……就”等。如:

你来了就好办了。
他去了我就不去了。
你想说就说吧。
我有意见我就要提。

“就”还可以相当于表顺承关系的“接着”。如:

说完就走了。
吃完饭就去上学了。

跟“就”相当的还有“便”。如:

说生气便真地生气了。
吃饭便吃饭,干活便干活。

躺下便打呼了。

4. 却,相当于“虽然……却”。如:

有钱却没处买。

想说却不敢说。

人走心却没走。

5. 又,相当于“虽然……却又”。如:

想上台又有些害怕。

我很想去看看又怕他不愿见我。

打长途又怕花钱。

- “又”也可以联结并列关系和假设关系。如:

他哭完了又说了下去。

他不坏又怎么会被枪毙呢?

6. 都,相当于“却又/但是”“如果……就”“无论……都”等。如:

大家说都说不过他。

我们玩都玩不过小王。

你拉都拉不动他。

你批评谁都得有个分寸。

有理哪儿都能说。

7. 还,相当于“如果……就”“无论……都”。如:

去了还是好说话些。

做完作业还可以商量。

嫁给谁还不一样?

- “还”也可以联结并列关系。如:

他当了副县长还依然去劳动。

我们吃完饭还抽了一根烟。

8. 再,相当于“如果……就”。如:

你有办法再给我一件吧。

他作业做完再来玩。

- “再”也可以联结并列关系。如:

你把信送去再当面交代一下。

我等一会儿再去。

单用副词关联的紧缩句,副词“也、都、才、再、还、就”等本身意义就十分复杂,因此在紧缩句中的意义也很复杂,孤立看往往不易把握其含义,需要结合上下文以及句中其他因素来确定其含义。

注:

- (1) 如王艾录《复句标准浅谈》,《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陈春荣《从句子的表述性谈复句的划分》,《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张静《单句、复句的定义和划界问题》,《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等等。
- (2) 孙良明发表了许多论文,都意在取消单复句的划分,这些论文有:《试论以句法结构为纲,统一词组和句子结构分析》,《语文研究》1982年第2期;《从汉语动词特点谈汉语无单句复句之分——再论以句法结构为纲统一词组和句子结构分析》,《山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汉语句法分析问题——兼述句结构成分分析法》,《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3期;《按结构关系,破单句复句划分》,《汉语析句方法讨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汉语没有单复句之分主张的先导——纪念〈马氏文通〉出版90年》,《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再论按结构层次关系分析,取消单复句划分》,《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2期。等等。
- (3) 陈信春《单复句划界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 (4) 邢福义《汉语复句与单句的对立和纠结》,《世界汉语教学》1993年第1期。
- (5) 邢福义《复句问题论说》,《华中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 (6) 黄成稳《复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 (7) 林立《现代汉语复句研究概观》,《语文导报》1985年第7期。
- (8) 胡明扬《流水句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4期。
- (9) 王维贤等《现代汉语复句新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 (10) 王维贤《复句和关联词语》,《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1期。
- (11) 张拱贵《关于复句的几点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1、2期。
- (12) 如张文熊《怎样分析复句中各分句间的关系》和《句子的逻辑分析需要用些数理逻辑的方法》,《逻辑与语言研究》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王维贤《论“转折”》,《逻辑与语言研究》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年;《论转折句》,《中国语言学报》4,商务印书馆,1991年。石安石《怎样确定多重复句的层次》,《语文研究》1983年第2期。龚千炎《现代汉语的假设让步句》,《语法研究和探索》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王志《转折句》,《语言研究》1987年第1期。范晓《补充复句》,《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冯志纯《试论转折关系的假设复句》,《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2期。等等。
- (13) 王维贤《论因果句》,《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王维贤等《现代汉语复句新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 (14)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501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 (15) 范继淹《汉语句段结构》,《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
- (16) 胡明扬、劲松《流水句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4期。
- (17) 吴竞存等《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语文出版社,1992年。
- (18) 王维贤等《现代汉语复句新解》,298—29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 (19) 邢福义《复句与关系词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汉语语法学》,东北师大出版社,1997年。
- (20) 如孟田《关联词语例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湘《复句、句群、篇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林杏光《复句与表达》,中国物资出版社,1986年;赵遵礼《现代汉语复句辨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黄成稳《复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赵恩芳和唐雪凝《现代汉语复句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等。

参考篇目:

1. 邢福义《复句与关系词语》,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
2. 邢福义《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 张斌《现代汉语》,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年。
4. 郭中平《单句复句的划界问题》,《中国语文》1957年第4期。
5. 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1998年。